

Martin Anderson Nexø

PELLE EROBREREN

——Laereaar——

本書根據 J. Joly 法譯 M. Anderson Nexø: PELLE LE CONQUERANT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4) 并參照 J. Muir 和 B. Miall 英譯 M. Anderson Nexø: Pelle the Conqueror (Peter Smith, New York, 1959) 轉譯。

內 容 說 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八十四歲的高齡去世的馬丁·安德遜·尼克索，是現代丹麥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長篇小說三部曲——“征服者貝萊”、“狄蒂——人的孩子”和“赤色分子莫爾頓”。在這三部曲中，作者徹底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揭露了法西斯走狗的面貌，反映了丹麥工人運動的發生和發展，暴露出機會主義者的醜惡面目，指出了革命的真正道路。三部曲中貝萊和莫爾頓就是兩個鮮明對比的典型人物：貝萊成年以後的歷史成為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代表，而莫爾頓的一生卻是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走上正確革命道路的典型。

三部曲的第一部“征服者貝萊”又分為四卷，是作者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間寫成的。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學徒生活”描寫貝萊的前期生活；第三卷“偉大的鬥爭”和第四卷“黎明”描寫貝萊的後期生活。也就是在第三卷和第四卷里，作者以丹麥開展中的工人運動為背景，寫出在首都環境里的貝萊。在這時期，他的世界觀和活動方面開始轉變——他開始現出了自耕農的面貌，越來越脫離工人運動，走上了機會主義改良主義的道路。

第二卷“學徒生活”，描寫少年貝萊從農村進入城市後，在一家鞋匠作坊當學徒的種種經歷。他遭受到許多折磨，看到作坊的日趨沒落，同伙的失業挨餓，以及他們家庭的悲慘遭遇，覺得在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的威脅下，當手工藝人沒有出路，因而感到空虛失望。作坊倒閉後，他就過着顛簸的流浪生活。後來，經過貧苦同伴的鼓勵和幫助，才又振作起來，向“更廣大的世界”——京城哥本哈根——進軍。作者在這一卷里，還描寫了貝萊的父親拉賽和他的情人喀爾娜怎樣雄心勃勃地離開岩石農莊，到荒地去開墾，想建立自己的事業。結果，喀爾娜犧牲了生命，拉賽一敗塗地。莫爾頓的父親也是這樣。作者通過這些人物的遭遇，深刻地說明了在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下，勞動人民儘管有堅毅的意志，刻苦的精神和強悍的勞動力，光憑個人奮鬥，還是免不了失敗。

第一章

貝萊飛出窩的那個風光明媚的五月早晨，恰巧克勞斯·海爾曼老爹格拉格拉地趕着糞車，往城里去裝糞。這件不相干的小事情卻決定了貝萊的一生。因為這時最委決不定的就是這麼一個問題：貝萊到底該怎麼辦？

他自己始終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他只是在太陽光下慢步往前走，睜開兩隻眼睛看着前面的光明世界。至於他到了那邊之後該怎麼辦——唔，這是一件很不容易了解的事情，想它做什麼？想了也徒然顯得傻氣。所以他只管往前走。

現在他已走完了山嶺，在最後一個小山上頭了。他在一道干溝里躺下歇歇腳，平平喘息；他雖然又疲倦又飢餓，可是精神卻很好。在他腳底下，距離不過一二公里，就是城市。它顯出一種光輝愉快的气象，午炊烟從几百個烟囪里裊裊地升入青空，紅色的屋頂對着這光明興奮的日子頑皮似的笑着。貝萊立刻就計算起這些房屋來；他不想誇大，只把它們估計到一百萬家，而現在他已經數到一百多家了。

在計算的半中間，他忽然改變了主意，那邊城里的人吃的是什麼呀？他們一定生活得很好！那麼，吃的時候，盡量吃飽了才放手，算不算是失禮呀？或者是不是也應該像那些地主老爺參加宴會的

时候那样，只吃一半便把湯匙放下呀？对于一个时常挨餓的人，这些問題却是很重要的。

大路上，行人很多，有的步行，有的乘車；有的車后載着箱子，有的把他所有的家私都裝在一个袋里，抗在背上走，就像貝萊一样。这些人中間，有些是貝萊認識的，他跟他們和藹地点点头；他也知道他們是到哪里去的。有些人是到城里去的，也就是他所要去的城里，有些人还得走远些，要远远地飄过海，到美国，或者甚至到更远的地方去，为国王服务^①；这些人，你从他們的服裝和严肃的臉色上就可以望得出来。另外一些人只是到城里去欢度五月节，把他們的工資好好地揮霍一番。这些人都是成群結队地在路上走，哼着小曲，或是吹着口哨，兩手不帶东西，有說有笑的兴致很高。但是最有趣的，要算那些把箱子裝在独輪手車里，或者提着箱子的兩個把手的人了。他們都是臉色通紅，行动非常兴奋；这都是些毅然决然脱离农村和他們过慣的生活方式，而投奔到城里去的人，正如貝萊自己一样。

一个貧农推了一輛手車走过，車里載着一只綠顏色的箱子，箱子不大，可是很闊，上面滿是这个貧农亲手画的許多美丽的花卉。挨着他走的是他的女兒；她兩頰紅紅的，眼睛凝視着茫茫的前途。那父亲正在对她說話，但是她的神情却好像並沒有在听，“唔，从今以后，你得自己照顧自己了；你得千万当心，別糟蹋了自己。对于那些能發迹的、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城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可是对于那些給人家踩在脚底下的人，它是毫無情面的。所以你可千万不要太相信人家，因为城里人都是很狡猾的，他們会使出各种各样的詭計，叫你上圈套。不过同时你得待人客气些，說話温和

① 即服兵役。

些。”她沒有答話；她更关心的显然是她那雙穿着新鞋子的腳，不讓鞋跟顛倒，顛躓了步子。

也有許多人川流不息地從城裏來。整個上午，貝萊一路碰到許多瑞典人，他們都是當天早晨乘輪船到這裏來，打算在農村里找工作的。這裏頭有已經被工作折磨壞的老人，也有小孩子；也有跟金黃頭髮的瑪麗一樣漂亮的姑娘，也有腰帶挺硬和胳膊挺粗的青年工人。這些人到這裏來剛好彌補上離開此地的某些人的空缺——但是這些事，現在已經和貝萊沒有關係了。七年以前，他也同樣感到過使這些人神色不安的情緒，但是他們在此刻才開始的行程，在他已經走過了。再回頭去看一下又有甚么好處呢？

這時路上走來了一個曾在新村農莊里當過車夫的工人。他通身的穿著完全像個美國人，提個旅行包，圍着一條絲圍巾，外衣沒扣上，可以看得見里边口袋塞滿着文件。原來他到底下了決心，動身到那邊去，找他的已經在美國等了他三年的未婚妻。

“哈羅！”貝萊喊，“你這就走了嗎？”

那人走到貝萊身旁，把旅行包放下在溝沿上。

“唔，是呀！該走啦，”他說。“羅拉不肯再等我了。只好讓老人家自己想辦法，不能再靠兒子的幫助；我已經給他們干了三年活，現在可要他們自個兒想辦法了！”

“他們當然會有辦法，”貝萊滿有把握地說。“要不然，他們也會得到幫助。年輕人耽在家里是沒有前途的。”這是他平時聽比他年紀大的人常說的話，現在他也學着說一遍。並且裝出一副儼然的神氣，拿棍子打着草地。

“當然，何況羅拉也不願意嫁一個窮苦的莊家漢。好吧，再見！”他伸出手來給貝萊，想笑一笑，可是竟力不從心，臉上顯出來的却是一副苦相。他又站了一會，望着他的皮靴，把大拇指在臉上摸來

摸去的好像想把这副苦痛的神情擦掉似的；接着才提起旅行包走了。他显然是心里不很愉快。

“我倒很愿意把你的船票和未婚妻接收过来呢，”貝萊兴冲冲地嚷着，他感到心里非常高兴。

在貝萊的年轻的血液鼓励他走的这条路上，今天大家都在和他一起走，每一个有些勇气的青年，每一个有些姿色的姑娘。路上行人一刻儿也没有断过；就像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一大批为了不願意老死在自己的家乡，因而从他们各人的老家逃出来的人；一大批宁愿选择充满了诱惑性的未知世界去过活的人。许多散布在綠野中或整齐地排列在通到城里去的大路两旁的小磚屋，都是那些放弃了农作，穿著得像城里人一样的农民，冒险到城里来住的屋子。在底下的海岸边，还有许多屋子密密層層地圍繞着一座教堂，好像彼此之間竟没有一点空隙似的。各式各样的被某种欲望誘惑到离家出走的人，就都在那边徘徊閑蕩，因为大海把他们攔住了。

貝萊可不願意讓任何东西攔住他的前程。如果他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他就要出海去。总有一天，他能找到一处中意的海岸，于是他就上岸去采掘黄金發財。那边的姑娘都是赤身裸体在外边走的，只用一种藍色的刺花来遮掩她們的私处。但是貝萊的爱人却耽在屋里，貞潔地等他回家。她比鮑娣和金髮的瑪丽合并起来更加美丽，許多人追求她，可是她却忠实地耽在家里，唱着一首情歌等候他：

我的情郎出門去了，
在兇險的海上。
轉眼过了三个年头，
也沒有收到他一封信。

她正在唱的时候，信却送进大門来了。在他父亲拉賽所收到

的每一封信里，都附着一張十克郎的鈔票，有一天，一封信里還附寄着他們兩個人的船票呢。這首情歌就不用再唱了，因為跟他的情形不符。這首歌曲的下文是說翁媳兩個都在海上遭了難，那可憐的青年人從此就整天站在海邊，癡心地盼望着每一條從天涯海角涌現出來的船。可是她和拉賽終於平安到達了——當然不消說是經過了許多災難的——貝萊於是站在岸上歡迎他們。他打扮得像个野蠻人一樣，在他使他們認出他以前，裝得好像要吃掉他們似的。

“嘿！”貝萊一挺身站了起來。這時他聽見路上有一陣瑤琅瑤琅的聲音，好像有一千把鐮刀在一起撞響；原來是一輛用木板條釘成車廂的大車在顛顛簸簸地駛過來，拉車的是兩匹貝萊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那樣可憐的騾馬。馱者座上坐着一個老農民，搖搖擺擺地好像隨時都會跌得粉身碎骨，就像他的車馬和其他的東西一樣。貝萊起初簡直摸不准，這一路行動中所發出來的古怪聲音，到底是那車子的聲音呢，還是這兩匹瘦出骨頭來的騾馬的聲音。當那車子走到他面前，老農民把車停下來，邀他坐上去的時候，他覺得不能拒絕老頭兒這番好意，便坐了上去。他的兩個胳膊因為剛才背過旅行包還痠痛得很呢。

“你是到城里去吧？”克勞斯老爹指着貝萊的行裝問。

進城，一點不錯！好像有甚么東西把貝萊那顆快要跳出來的心緊緊抓住了似的。沒等到他自己發覺，他早已把他自己的一切和他的整個前途告訴給這個老農民了。

“是的，是的……不錯……是的，當然！”克勞斯一邊听貝萊的話，一邊點着頭說。“是的，不錯！誰都這樣。那麼你打算將來做個甚么人物呢？做個大官還是做個國王？”他抬起頭來慢慢地說。“是的，到城里去；很好，很好，人家都走這條路，他們覺得有甚么東西在叫他們走……一個毛頭小伙子，只要筋骨里有點力氣，或者口

袋里有几个錢，他总得到城里去，把力气和錢花掉。你想，他們从城里帶些甚么东西回来？除了大糞，沒有別的！我一輩子就沒有在城里檢到过別的东西，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可是这些話說了有甚么用？就好比轉过背去对着風放屁。他們就好像小牛發了疝气痛——拔脚就跑，跑到城里去，干大事情。到后来，克劳斯·海尔曼老爹会来收拾他們屙出来的东西的！他們在那里沒有工作，也沒有可以投奔的亲戚，但是他們还巴望城里有了不起的事兒在等着他們呢。不錯，城里的街道上有現成的床好睡，溝里还淌滿了食物和錢！唔，可是你打算怎么办？說出来讓我听听。”

貝萊滿臉通紅。他還沒有开口，就已經給人看出是个傻小子了。

“哦，哦，哦，”克劳斯兴高采烈地說，“你也并不比人家笨多少。如果你肯听我的話，你还是到鞋匠叶貝·柯福特那兒去当学徒罢；我現在就是要上他那兒去裝糞，我知道他正要收一个徒弟。这样，在城里你就不至于沒有个着落了，而且还有人用車子把你一直送到他門口，像个大爷一样。”

貝萊吃了一惊。他从来沒有想到过他会当一个鞋匠。在农村里，人們虽然还看重做手艺的，可是他們也只常常对一个身上有殘疾的孩子說：“好吧，我們总可以讓他去做个鞋匠或者裁縫！”貝萊可不是一个應該坐在屋子里做安靜工作的廢料，他身强力壯，四肢健全。那么，他到底將做些甚么呢？唔，这当然要看他的命运了。他自己很强烈地觉得，他的工作應該是一种活躍的工作，一种需要勇气和精力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哪些是他所不願意做的工作，这一方面却是可以肯定的。

当他們的車子顛簸地走在城里的路上，貝萊为了向这个广大的世界致敬，逢人就脫帽招呼，可是誰也不跟他回礼，他的兴致就

消沉下来，完全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一路被城里的孩子指指点点地訕笑着的这辆可憐的車子，跟他这种情緒也大有关系。

“跟这等家伙去打招呼，哼！”克劳斯咬着牙齒說：“你看他們架子多大，可是他們的東西全都是从我們这些人偷去的。要不然你說是哪兒来的？你看他們下了春种沒有？”說着他就輕蔑地望着前面的路。

在石头的鋪道上，一点东西都沒有長出来。这許多小屋子，挤得很紧，甚至有些屋子，在貝萊看来，好像准要从行列里給挤出来似的。貝萊一路看过去，惊异得換不过气来。这里人多得至少要用千数来計算吧，他心里老是想不通一个問題：他們的粮食打哪兒来的？現在他又想起了自己所熟悉的那个穷人的世界，在那里，無論怎么起勁，連买一双袜子的夢都做不成的。他立刻就覺得完全喪气了，知道他今后要在这許多石头里找面包吃，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里的人并不是从土地里种东西出来吃的，而是去找得来的，可是怎么个找法呢？

滿街都是人。女的一群一群的站在路边，互相摟着腰肢，看着鋪子里陈列的布匹，显出非常欣羨的样子；她們都在輕輕地前前后后的晃来晃去，好像在做夢一般。一个跟貝萊年紀相仿的孩子，滿臉紅斑，在馬路中間走，兩手捧着一个大面包，边走边吃；他的耳朵上都是癩疤，手也冻腫了。农庄工人大都挟着一叠紅布走过，他們的外衣拍着他們的小腿。他們忽然在一个路角上站住，小心地向四下里張望一轉，然后匆匆忙忙地轉进一条橫街上去了。店里的伙計在鋪子門口踱来踱去，光着头，要是有人在他們櫥窗面前站住，他們便很客气地請人家进店里去看貨，同时，隔着一條街对別家鋪子里的伙計偷偷地眈眈眼。

“今天这些做生意的把他們的貨色全都拿出来了，”貝萊說。

克劳斯点点头。“是啊，今天他们把平常卖不掉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今天是傻子——闊少爷赶集。你看——”他指着一条横街，“那边都是酒店。他们一心只想到这条路上来，可是报应也来得很快。你不妨等到晚上，转进去找几个人问问，他们一年的工钱还剩多少。唔，不错，城里是个好地方——真是了不起的好地方！”他说着厭弃似地吐了一口唾沫。

貝萊那一股盲目的勇气全都消失了。他看来看去，也看不到一个能使自己赚到面包的办法。他虽然很高兴投身到这个新的世界，可是他却不愿意，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不觉地，加入到这一伙人堆里去剥削他农村里的老朋友。他只觉得一切勇气都完了，心里只有一股悲哀的情绪，甚至感到他自己所有的财富，他的一双手，在这里也毫无用武之地。他躊躇不定地坐在车上，听憑克劳斯老爹把他格拉格拉地載到叶貝·科福特师傅的作坊里。

第二章

鞋匠作坊的大门开向一条小街，看得见来往行人，永远好像有急事似的拉斯慕笙太太，老船长艾勒比，审计官的使女——她老是戴着一顶白帽子，还有那些把产业交给小辈，自己到城里来享福的农庄主，因为患瘋湿病而退休的海员。外边，鋪卵石的大街上，許多麻雀在那里喧噪，它們張着翅膀在馬糞堆里玩，吱吱喳喳的把馬糞攪得狼藉滿地。

院子的門窗全都开着，一道綠色的陽光射进作坊里，照在每一个人的臉上。但是毫無用处。一絲風都沒有；况且，貝萊的热是从心里發出来的，他焦急得不断地冒汗。外加他还在勤奋地上蠟，

除非外边有甚么东西吸引他，他的心才会游行到太陽光里去。

外边的一切都沉浸在陽光里，从空闊的作場里看出去，这道陽光就好像一道金黃的河流，在兩排房屋中間流过，永远朝着一个方向，望海那边流去。有时，一点白色的羽毛在空中飄浮过来，跟着便是一莖灰色的蒭草籽，一群蚊蚋，或者是一只胡蜂在飞来飞去。这些东西在大門口打轉，閃閃發光，好像有甚么东西在誘引着它們——显然是甚么地方出了事，或者是甚么地方有宴会。

“你睡着啦，小鬼？”那职工冷冷地問。貝萊怪不好意思地馬上繼續做和蠟的工作，他把瀝青浸在热水里，用力揉按。

在面包房的院子里，人們正在用絞車吊起一袋一袋的面粉。絞車發出很可怕的輾軋声，在这些輾軋声中間，可以听到那面包房的老板，也就是老鞋匠的弟弟，姚尔根·科福特，在那里假声假气地罵他的兒子。“你是个蠢才，賽倫，你是个可憐的傻子。你將來到底会成个甚么东西呀？难道你以为只要每天去禱告禱告，我們就有飯吃了嗎？你好好耽在这兒，不許出去，要不然，哼，我就打得你一辈子成个殘廢！”接着老板的妻子也插嘴进来罵兒子，一会儿，忽然大家靜下来了。再过了一会儿，那兒子沿着对面屋子的牆脚下，像个鬼影似的溜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本贊美詩。他一臉的哭相，沿着牆躲躲閃閃的走，要是有人看他一眼，他就吓得兩腿發抖。他今年二十五岁，还乖乖地讓他父亲打，不吭一声。可是他如果要出去参加祈禱会，他就不理会人家的嘀咕和他父亲的打罵了。

“你睡着啦，小鬼？我要来把你打醒呢，你等着瞧吧！”

在作坊里，一时沒有人說話。只要那职工沉默下来，别的工人誰也不敢开口。各人埋头做各人的工作，貝萊尽量地拉出了一些瀝青，屨进一些油脂，然后再用力揉按。在外面太陽光里，有几个頑童在跑来跑去的玩着。他們看見貝萊，就捏紧拳头抵在鼻子下，

挑衅似的对他点着头，还唱着：

小皮匠，小皮匠，
瀝青塗在鼻子上，
越擦越黑，
越擦越不像！

貝萊裝做不看見他們，但是心里却偷偷地把他們每一個都記住。他一心想要把他們從這世界上掃除出去，一個都不剩！

忽然他們全都跑到街上，因為那兒正有一個洪亮而單調的聲音在響起來：這是那個瘋狂的鐘表匠，站在他家的高台塔上，唱戲似的把全世界都咒罵到了。

貝萊知道這個人是瘋子，他在滿城里胡說八道的那些話都毫無意思，但是他覺得這聲音仍然是很好聽的。然而他手里的工作，那“瀝青的考驗”，卻像一種最後審判似的在威脅他，所以他不由自主地，漸漸對這種預言似的聲音冷淡起來了。這聲音說出了很莊嚴的話，可是又毫無意義，正如“聖經”上那些莊嚴的話一樣。使他吃驚的只是這種聲音是一種很可怕的声音，正如那個從雲端發出來使摩西和保羅都吓得跪下來的聲音一樣的可怕，也正如貝萊在岩石農莊的時候，每逢夜里聽到庄主夫婦吵架時的聲音一樣的可怕。

只有那職工小倪喀思的那塊墊膝皮阻止着他，使他沒有像使徒保羅那樣地跳起來跪在地上。這塊墊膝皮，在他的一切幻想中間，是一片無可否認的現實；兩個月來，它已經教會了他絕不忘記自己是个甚么人，在甚么地方。于是他只好振作起精神，把他所有的悲哀揉和在這可惡的瀝青里，聊以自慰。此外，他還把這瀝青比之為他將來總有一天會墮落進去受苦的地獄，這麼一想，也就覺得安心了。這時他又聽到他師傅的兒子在外面院子里高興地說話

的声音，这使他所有的煩惱都消散了。这种“瀝青的考驗”，既然大家都受过，那就决不会是很可怕的，况且他还看見过人家做的工作比这更艰苦呢！

揚斯低着头坐着干活，好像随时都在等着吃巴掌；这是他常常挨到的責罰。他工作很慢，而且很迟鈍，仿佛中了符咒一般。貝萊已經可以赶上他的工作速度了。彼得和爱米尔是两个很机灵的家伙，只是他們專喜欢打架。

院子里的苹果树中間，正洋溢着初夏的風光，紧靠在鞋匠作坊的窗下，那只猪正在槽里吃食。吃食声音犹如一陣和風吹过貝萊的心上。自从克劳斯·海尔曼老爹把这只尖声号叫的小猪从他的麻袋里倒出来的那一天开始，貝萊就在这里生定了根。在最初几天里，这小猪不断撒野似的叫喊，使貝萊的孤寂之感得到不少慰藉。現在，它的叫喊只是为了吃得太坏，这件事情也使貝萊大为生气，喂猪仔應該讓它尽量的一頓吃飽，否則就不会胖起来。决不能像現在这样地每隔几分鐘丢一点东西給它吃。要是它受了热，它就会胃痛的。但是这些城里人却一点都不懂。

“你睡着了嗎，小鬼？你在打鼾啦，該死的！”

少师傅一蹶一拐地走进来，喝了一口酒，便坐下来看書。他一边看書一边輕輕地吹着口哨，跟別人的槌打声合着节拍。小倪喀思也吹起口哨来，那两个年紀較大的学徒正在槌皮，这时也按着口哨的节拍揮动他們的槌子，他們甚至輪流槌打，此起彼落，使节奏更快些。为了跟上他們的槌打声，那职工的顫抖的口哨声也愈来愈古怪，槌打和口哨好像在互相追逐。这时少师傅安德萊从書本上抬起头来傾听。他坐在那里，眼睛凝視着远处，好像从書里看到种种模糊的影象在他眼前晃蕩似的。后来，他忽然警覺过来，对大家看了一轉，裝出一副戏謔的臉色；于是他站起来，靠着拐棒，支持

他那羸廢的腿股。他的手輕輕地在空中揮舞，头和整个臉都跟着节奏如痴如狂地摆动。

啪！——他揮舞着的手一下子落在一柄切皮刀上，用手指裝出按笛孔的样子在刀口上按着，同时还偏着头，閉上眼，好像在傾听內心發出来的声音。忽然，他高兴得容光煥發，乐得全身發起抖来，伸起一只脚像着了魔似的屈动着脚趾，仿佛用脚趾在彈豎琴似的。他像一个音乐方面的白痴，同时也像一个音乐小丑。嗒的一声，刀子掉在地上了，他手里只剩了一个錫的刀鞘：叮——嗒——嗒——嗒——，叮——嗒——嗒——嗒——嗒——像变魔术似的，笛子忽然变做小鼓和鑊鈸了。

貝萊笑得直不起身来，随即就吃惊地对那职工的垫膝皮看了一眼，接着又哈哈大笑，可是誰也不注意他。少师傅的手指和手腕瘋狂地舞弄着錫的刀鞘，忽然他运用起胳膊来，于是刀鞘砰的敲在他的左膝盖上，又砰的敲上他的木鞋跟，随即又跳过来砰的敲了敲貝萊的腦袋。这样的在許多出人意外的地方乱敲乱打，砰，砰，砰，好像在發瘋似的应和着倪喀思底悠揚的口哨。因此大家都放肆起来。年紀最大的学徒爱米尔，也放胆吹起口哨。起先还有点顧忌，后来看看沒有人打他巴掌，便越吹越起勁了。跟着是第二个学徒揚斯，——人家都叫他音乐鬼，因为無論甚么东西，到他手里都能奏出音乐来，——現在他很巧妙地彈着做鞋子用的蠟綫，發出兩三種抑揚的声調，好像一个懦怯的低音歌手在領導一个乐队。外边，苹果树叢中，許多鳥兒在跳躍吵鬧，它們好奇地偏着头，展开翎毛，参加了这一場被一角蔚藍的天所引起的狂欢。但这时，少师傅突然發作一陣咳嗆，于是一切喧鬧都停止了。

貝萊努力地做他的和蠟的工作，他揉着瀝青，随时攪和着油脂。每当这一大塊黑东西快要变硬的时候，他就得赶快把双手浸

入热水里，因此他手上長滿了肉刺。老师傅叶貝从院子里急急忙忙地走来，少师傅安德萊馬上把一塊砧板盖在書上，勤謹地磨他的切皮刀。

“这样很好！”叶貝說，“蠟愈热愈好，縫起东西来就更牢了。”

貝萊已經把蠟做成一个个圓球，浸在水桶里，默默地站着，因为他不敢自动地說一声“我做好了。”人家曾經把这种“攪蠟的苦役”誇張成非常可怕的工作；好像这件神秘的工作里潜伏着許多恐怖；如果他不自信是个能干的孩子，那他早就逃跑了。現在他打定主意，不管情况怎么坏，他得忍受下去，要紧的首先还是吃飽肚子。他將來总有一天能摆脱他的农民样子，学会手艺，同时也学会手艺人的歌，过他們的流浪生活，穿上他們那种漂亮的职工衣服。这个作坊只能說是一个悶不通風的地窖，你得坐在这里像奴隶似的做那些又臭又油膩的皮靴。但是他知道，必須經過这里，才能到达广大的世界，那兒，职工們平时都穿着漆皮鞋，制造各式各样配得上国王穿的华貴的鞋子。在这个小城里，貝萊开始感觉世界是广大無边的，这种感觉使他焦急，他决計要征服这个广大的世界！

“我做好了！”他决然地說。現在他可以断定到底他能不能学得成手艺了。

“那么你拉一根蠟綫罢——不过要拉得像一個荒年那么長！”那职工說。

老师傅听了这話便兴奋起来。他走过来仔細地瞧着貝萊。他觉得自己又年輕了，嚙嚙不絕地講起六十年前他自己在哥本哈根当学徒的情形。那时候真苦啊！当学徒的誰都不許睡到六點鐘才起床，晚上也不是一到八點鐘就可以停工，讓他們到外头去自由玩耍。不，他們四點鐘就得起床，一直在作坊里做工，晚上要到工作做完才歇手。那时候，人都能做，也都肯学，师傅只教一遍就懂，否

則就要挨墊膝皮啦！那時候啊，唔，人家還看得起手藝，就是國王也得學一點。哪兒像現在這樣，到處都是粗制濫造的東西！

學徒們彼此睜眼。少師傅安德萊和那職工都不做聲。你何必因為縫紉機谷碌谷碌地响而去跟它吵架呢！因此大家便听憑叶貝獨自喋喋不休。

“你算是上好蠟了嗎？”小倪喀思問。“這樣的綫只能縫豬皮。”

大家都笑了，但貝萊只管擦着綫，情緒上好像是在給自己搭斷頭台。

“我做好了！”他輕輕地說。

於是他們從架子上拿下一副最大號的男式鞋楦，用蠟綫的一端縛住，一直挂到外邊人行道上，引得行人都聚集在街上看。然後叫貝萊爬到窗檻上站着，把身子盡量偃向窗外，於是大徒弟愛米爾把蠟綫擱在他脖子上。作坊里的人全都站起來看，只有少師傅不參加這玩意兒。

“好啦，拉吧！”那職工發出號令，這件事情是歸他指揮的。“拉，這樣，往下拉，把綫頭一直拉到你的腳邊！”

貝萊便把蠟綫往下拉，那副很重的鞋楦在人行道上跳跳蹦蹦。拉了一會兒，他嘆了口氣停住了；原來蠟綫因磨擦而發熱，灼得他脖子很痛。他站在那兒蹬腳，好像一條自己都不知道為甚么挨了打的牛。他一邊很小心地拉起那副鞋楦，一邊很苦痛地看着他們。

“拉，拉！”叶貝吩咐。“你得不停地拉動它，要不然就要粘住了！”可是已經太遲了；蠟已經凝固在他頸背上的頭髮里了。爸爸拉賽常常把這些頭髮叫做“幸運的髮髻”，因而預言他將來一定會交好運的。現在，貝萊站在那兒，怎么用勁也不能把蠟綫拉動一下。他的臉色顯得又可憐又可笑，脖子痛得很厲害，嘴里淌着口涎。

“哼！他連一副鞋楦都拉不上來！”叶貝嘲笑地說。“我看他還是回鄉下去擦牛屁股罷！”

貝萊氣憤已極，閉上眼睛，甩著頭，用力一拉，身子一扭，才拉動了。有一點粘糊糊滑溜溜的東西跟著蠟綫一起從他手指間滑過；原來是帶血的頭髮，那根蠟綫在他脖子上勒出了一條細槽，流著黃水和溶化的蠟。但是貝萊已不覺得痛，他氣得要命，只想抓起一柄槌子來把他們這批傢伙都打倒，然後跑到街上去，碰到一個人就打他一槌子。但這時那職工給他解下了鞋楦，於是他又意識到疼痛和他的可憐的情況。他聽著叶貝喋喋不休的聲音，看著那默默地坐在一邊，沒有勇氣表示意見的少師傅。忽然自己感到自己很可憐。

“唔，是呀，”叶貝嚕嚕地說，“要做鞋匠就不該害怕蠟綫擦壞他一點皮膚。怎麼？你要哭啦！唔，我當學徒的時候才算是真正吃過苦頭呢。我們要把蠟綫在頸子裡繞上兩轉才能拉。就是做完了這工作之後，我們的頭總好像還有一根綫吊著似的昏昏沉沉地在搖擺。那才是苦年頭。”

貝萊為了忍住眼淚站在那兒，赧赧不前。但是想像到當年叶貝的頭搖搖擺擺的樣子，又不禁高興得頑皮地暗笑。

“現在我們要試試他經不經打，”那職工說，預備動手打他了。

“不，等著罷，等他該挨打的時候再打罷，”少師傅安德萊趕忙說。“馬上就有機會的。”

“好，上蠟的工作算他學會了，”叶貝說，“現在的問題是要看他有沒有坐功？有些人一輩子也學不會這套坐的功夫。”

“不錯，這也應該先考驗一下，我們才能斷定他有用沒用，”小說喀思鄭重地說。

“你們的這些鬼把戲到底有沒有個完？”安德萊怒氣沖沖地說

着，走了出去。

但是叶貝却越来越得意了，他腦袋里充滿了他兒童时代的种种回忆和一連串对付新学徒，使他完成就業仪式的惡作劇。“在那时候，我們常常給他們身上打上無法拭去的特別的烙印，他們自己也不想逃过，反而一辈子以为光荣呢。可是現在，时代沒那么严肃了，人人都很調皮，借口多得很；这也做不得，那也做不得；你得了皮疔痛啦，他得了坐板瘡啦，一切只有上帝知道的毛病。每隔一天总有人拿个医生証明書来，說是坐得太多，屁股上生了坐板瘡，于是一切就得从头訓練过。不，我当学徒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学徒的往往要光着身子坐在一只三脚凳上，由兩三个人用垫膝皮抽打他！这就叫做皮打皮，哼，只有这样他才能練得好坐功。”

那职工做了一个手勢。

“喂，練坐功的凳子准备好了沒有？好，你到那边去坐下来罢。”

現在無論叫貝萊做甚么，反正都一样，所以他就慢慢地走了过去，在那凳子上坐下。但是剛一坐下，他忽然痛苦地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惡狠狠地向四下看着，一下子便抓起一柄錘子。可是他馬上又把錘子放下，眼泪如泉水一般掉下来了。

“你們又在給他搗甚么鬼？”

少师傅从切皮間里奔来。“你們又在使甚么詭計陰損他了？”他把手在凳子上一摸，原来凳子上嵌滿了許多断了的皮錐尖兒。“你們都是野蛮鬼；跟你們在一起，誰都要以为他走到野蛮人堆里来了！”

“哼，好一个軟心腸！”叶貝冷笑地說。“現在收容一个徒弟連給他事先打坐板瘡預防針都不行了！难道我們应当給他前胸后背

塗上蜜糖，像以色列的國王一樣嗎？你難道真個變成自由思想家了，噫？”

“你別干預這種事，爸爸！”安德萊很生氣地喊着。“你別干預這種事，爸爸！”他臉色鐵青，通身顫抖。把老头兒猛地推出屋外，連老头兒按照行規，在貝萊肩膀上拍一下，表示正式收他做徒弟的工夫都沒給他。

貝萊坐在那兒沉思。他簡直很失望。這一切隱隱約約的帶暗示的話使他感到恐怖，但同時也覺得很感動。他原以為工作的考驗好像是他一生的分界綫，要從這一邊過渡到那一边，他就會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有點像“聖經”上所講的那種神秘的割禮，一種進入新生的儀式。可是現在，他才知道這件事情只是一種安排好了的惡作劇！

少師傅扔給他一雙童鞋，叫他綳鞋底。這就意味着他已經被收留下來，學習這一行手藝，不必再給別人準備蠟綫了。但是他也並不因此而感到什麼喜悅。他坐在那裡，跟心頭不停地涵涌起來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緒鬥爭着。趁沒有人注意他的時候，他用手指沾濕了唾沫，揉揉他的脖子。他覺得自己宛如一只剛從圈套里逃出來的貓，吓得半痴半呆的，坐在那裡舐干它的毛。

門外，蘋果樹底下，金綠色的陽光鋪了滿地，遠處，船主家的園里，三個衣服華麗的姑娘正在散步游玩；在貝萊看來，她們仿佛是別一個世界里的人物，正如歌謠里所說的“在陽光明媚的海濱的幸福的孩子”。豬圈後面，不時有一只老鼠鑽出來，在那邊的一大堆碎玻璃中間鑽得格格地响。那口豬一邊失望似的叫着，一邊吃它的爛土豆。它這種叫聲驚醒了貝萊底一切關於將來的好夢，使他心里充滿了一股很強烈的思家之感。

當他情緒上正覺得勝利的時候，就有各式各樣的东西來進攻

他了；他在这个作坊里受考驗的种种苦楚，街上的頑童，那些不把他看作自己人的学徒，以及他在这个不熟悉的世界上时常碰到的釘子和犄角，此外还有这个臭气熏蒸的、从来沒有一道陽光照进来的作坊……还有，对人的蔑視。在这个地方，好像永远沒有人能尊重別人的。

师傅不在的时候，小倪喀思也常常跟年紀大的兩個学徒閑扯。有些話使貝萊打开了新的眼界，他不禁要插嘴問一些問題；他們談到乡下的事情的时候，他总爱插嘴糾正几句，因为对于这些事，他們这些人所知道的加起来也抵不上貝萊。可是他一开口，拍！一个巴掌就把他送到角落里；不問到他，不准他开口。但是貝萊是个眼快心快的人，况且过去又習慣了和爸爸拉賽海闊天空地談論一切，現在要他閉嘴不說話，怎么也办不到。

在这里，从学徒起一直到那个对自己的手艺感到非常驕傲的老师傅，每人都好像伸出着一只鉄手向別人勒索应有的尊敬。只有貝萊一个人毫無要求別人尊敬他的权利，只有他尊敬別人的义务。唯一的例外是少师傅，他并不像一根橫軛似的压在这小学徒的脖子上。他是个好人，常常不去理睬那职工和別人，有时在貝萊感到不快乐的时候，他会走过去，一屁股坐在貝萊旁边。

院子里，当陽光从树叢中照下来显得特別明亮，鳥雀的啁啾也变了一种特別好听的音調，貝萊知道这是牛在中午的一次反芻之后，正要站起来的时候了。这时总会有一个牧童从小樅树叢中走出来，英勇地揮响着他的鞭子；他是这一群牛的統帥——他就是从来不受別人管束的貝萊。在牧場那边跌跌撞撞地把牛赶回去的是誰呀——噯，这是拉賽呀！

爸爸拉賽！

他自己也不知怎么的，竟情不自禁地嗚咽起来。“閉嘴！”那职

工威胁似的申斥他。貝萊觉得很伤心；他竟从来没有想起过該回去看看拉賽。

少师傅走过来，从貝萊头頂的架子上取东西，他把一只手亲热地攔在貝萊肩膀上，一条腿搖搖晃晃的悬空吊着。他在那兒停留了一会，看着外边的天，攔在貝萊肩膀上的温暖的手使貝萊得到了安慰。

但是这也并不使他感觉愉快，因为此刻他心里只想到他的好爸爸拉賽。自从那个陽光明丽的早晨，他抛下孤独的老人家出走以后，还没有看見过他老人家一面，也没有听人家提起过他，自己甚至也没有想起过他。他得整天工作，以求适应新的生活，而不受到伤害；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广大的新世界，他必須在这个新世界上找个立足之地。他簡直是沒有一点空暇；这个城市已經把他吞沒了。

但是，此刻，他想想他的行为，觉得自己真是世界上最不孝的兒子。他的脖子还在痛——他得找一个沒有人看見他的地方去躲一躲。于是他找一个藉口走到院子里，轉过洗衣房后面，在井边的柴堆旁蹲了下来。

他躺在那里，想想自己为了要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而無耻地把爸爸拉賽抛在困境里，心里感到無限懊丧。是的，当他們父子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实在沒有对父亲尽过他应尽的孝心，也没有給父亲以应得的照顧。倒是拉賽，在他这样衰老的年紀，还时时牺牲自己，給貝萊減輕工作，卸除他过重的負担，虽然貝萊的肩膀尽能够担当得起。他也想到，有时候，他待父亲太粗暴了，譬如关于他父亲和奥尔遜太太的那件事情；而且他对老人家高兴起来的那种喋喋不休的閑話，也不能很耐心地傾听，虽然現在他很願意一辈子听他那些話。他記得清清楚楚，有过好几回，他曾以疾言厉色罵过拉賽，态度恶劣得使拉賽嘆一口气走了开去；因为拉賽从来不以疾

言厉色还报人家——他只会沉默着，自己伤心。

这是多可怕啊！貝萊丧失了他所有的勇气而陷于絕望了。当爸爸拉賽孤另另地飄泊在异乡人中間，也許連个容身之处都無法找到的时候，他还耽在这里做甚么？他想来想去，毫無可以自慰的理由，也找不出一一点藉口或遁辞；貝萊想到他这样的不孝，不禁大哭起来。他躺在那兒伤心絕望地哭到泪尽力疲的时候，忽然作出了一个非常坚毅的决定；他必須放弃自己的一切利益——他的前途，广大的世界，而把他的一生献給父亲，使他老人家幸福快乐。他必須立刻回到岩石农庄去！他忘記了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只能賺到自己的一口飯。他現在的全部願望，只是供养他那衰老的父亲，使他的生活美好。貝萊毫不怀疑自己有没有这份能力。在他这种孩子气的頹丧的情緒中間，他把一个壯健的成年人底全部责任都担負在自己的肩上了。

他滿臉眼泪，躺在那兒玩弄着兩根松柴，忽然，井背后的接骨木树枝分开了，露出一双大眼睛惊异地对他望着。原来是曼娜。

“是不是他們打了你——要不然你为甚么哭呀？”她殷勤地問。

貝萊把臉轉了开去。

曼娜把头髮摔向腦后，牢牢地盯着他看。

“是不是他們打了你？唔？要是他們打你，我可要进去把他們狠狠地罵一頓！”

“这干你甚么事？”

“不回答人的，那就是沒有好教养的。”

“咳，閉嘴！”

曼娜这才离开了他，可是仍旧和她兩個妹妹爬在园子后面的花棚上，隔着院子对他惊异地瞧着。但是他毫不在意；他不愛管她們的事；他也不要女人家同情他，或者給他調解。她們都是不中用

的女人，尽管她們的父亲出外航海賺了大錢。要是她們在他身边的話，就得好好地吃他一棍子！不过現在，他只好對她們伸一伸舌头，表示輕蔑。

他聽見她們吃惊地喊了一聲。可是以后呢？以后他决不跟她們在一起玩了，也決不到她們花园里去跟她們玩大海螺壳和珊瑚石了！他要回到乡下去侍候他的老父亲！將來，等这件事做完之后，他就得亲自出海去，他也会把这些东西帶回来的——整船整船的裝回来呢！

有人在作坊窗口叫他。“这个小畜生到哪儿去啦？”他聽見他們說。他吃了一惊；他已經完全忘記了他是在当人家的学徒呢。于是他赶忙站起来，很快地奔进屋里。

歇工之后，貝萊随即就把身上衣服收拾整潔。別人都出去寻快活去了；只有他一个人耽在頂楼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裝进他的布袋。这里头有一大堆新奇的东西——鉛皮的小汽船，火車，和空肚子的鉛皮馬——都是他在这个誘人的城里，尽量地在他的財力所办得到的範圍內，用五个克郎买来的。他把这些东西裹在要洗的衣服里，免得碰坏，然后他把袋子从頂楼的窗口扔到外边小巷子里。現在的問題是他應該怎样打厨房溜出去，而不引起叶貝老婆的疑心。她那双眼睛像个巫婆那样厉害，而貝萊自己呢，也有点心虛，好像人人都看得出他在想做甚么似的。

但是一切都很順利。他从容鎮靜地慢慢地走着，使人家以为他是拿衣服給洗衣妇去洗。但是一轉弯，他馬上迈开大步，尽快地走去。他簡直是归心如箭啊！有几个頑童向他叫喊，还向他丢石子，他都滿不在乎。只要能走得成就行，別的都無足重輕，他心里所感到的只是一片內疚和乡思。

他終於走到岩石农庄外面的那些小屋跟前，这时已經过了午

夜。他累得喘不过气来，腰肚也痛了。他闭上眼睛，靠在旧锻冶坊的牆上，才算慢慢地休息过来。喘息平定之后，他就打后門走进牛舍，摸索到牧人住的房間里。牛舍里的地是他走熟了的，这时他已经摸黑走到那条大公牛的欄旁了。往常它总是聞他一聞，然后噴出一声鼻息——它还記得嗎？但是貝萊觉得牧人房間里的气味好像有点异样。“爸爸拉賽太不收拾啦，”他这样想，于是他从那睡着的人的头下揭开被子。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罵他。“不是拉賽嗎？”貝萊說，吓得两个膝盖發起抖来。

“拉賽？”那个新的牧人从床上坐起来喊道，“你說的是不是拉賽？你是不是要找那个上帝的兒子，这个魔鬼嗎？他們已經从地獄来过，把他活活地帶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太有用了，不是嗎？老魔鬼变做一个女人亲自到这里来把他帶走的。你还是到那边去找他罢。一直走，走到魔鬼的曾祖母那里，你就打听得到了。”

貝萊在院子里站着想了一想。才明白爸爸拉賽已經离开了！要結婚了，也許是已經結了婚。准是跟喀尔娜。他呆呆地直立在那兒，回想起了种种往事。广大的农庄靜寂地沉睡在月光里，他周圍的一切都好像在睡夢中引起了回忆，在喃喃地撫慰他，使他想起幼小的时候，小猫常常睡在他的枕头边，也是用这种声音咪咪嗚嗚地跟他說話，那时他便把臉頰貼在它們顫抖着的柔軟的身上。

貝萊記得很清楚。有一回，在叔父卡萊家里，他曾睡在年長的一对孿生子的搖床里，叫別的孩子給他搖。那时候他剛滿九岁。他們給他搖了一会以后，他忽然失去了现实的感觉，看見一片給烟熏黑的天花板——这不是卡萊屋子里的天花板——在他头頂上高高地搖蕩着，他还觉得有一个老妇人，用一条披肩裹沒了臉嘴，坐在他搖床旁边，像一个影子似的，用她的脚搖动着他的搖床。因为用力过大，搖床震蕩得很厉害。每逢她的脚从踏脚板上滑掉的时候，

地板上就發出木枝破折的聲音。貝萊跳起身來：“怎麼，歪倒啦，”他詫異地說。“甚么？沒有，你在做夢！”卡萊微笑着，向搖床底下看了一眼。“歪倒了！”拉賽說。“那對你才合適呢！你小的時候，搖床要是不歪倒你就睡不熟，所以我們只得把搖床做成高低不平的，歪得簡直沒法搖。為了稱你的心，彭姐還踏破了好幾雙新木屐呢。”

現在，這個農莊院子就像一個大搖床，在忽隱忽現的月光中搖來搖去，使貝萊完全沉思於過去，無窮無盡的兒童時代的回憶都在他心裡湧起。一切都像從前那樣在他頭頂上搖蕩着，大地好像只是一個廣大的深淵裡的一個黑點。

這時莊主屋子裡的哭聲忽然發作了，又響又淒厲，整個農莊都聽得到，由此可知康斯脫魯又無耻地溜走掉，使女主人氣得按捺不住了。……可是拉賽……啊，拉賽到底在哪兒呀？

貝萊一跳就進了釀酒房，敲着女工的房門。

“是你嗎，安特爾思？”屋裡有人輕輕地說，於是房門開了，一雙臂膀攔住了貝萊，把他拉進屋去。貝萊伸手一摸，摸着一個赤裸裸的乳房——怎麼，這是金頭髮的瑪麗啊！

“喀爾娜還在這兒嗎？”他問。“我能不能跟喀爾娜說句話？”

她們見到他，都很高興；金頭髮的瑪麗很熱情地摸着他的臉，她剛才還跟他親過嘴呢。喀爾娜看見他已經儼然是個城里人的模樣，簡直詫異得靜不下來。“現在你也是個鞋匠了，還是城里最大的作坊裡的鞋匠哩！是的，我們聽人家說起過，是屠夫祥生打菜場上聽來的。你長得又高又大，又那麼斯文。你在城里過得很不壞啊！”喀爾娜邊說邊穿起衣服。

“爸爸拉賽在哪兒！”貝萊這樣問了一句。他一提到父親的名字，喉嚨就好像給哽住了。

“等一等，等一等，我陪你一起出去。看你現在穿得多漂亮，我

差一点認不得你了。你說是不是，瑪麗？”

“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他一向就是这样，”瑪麗說着，蹺起脚来碰了他一下。这时她已經又睡在床上。

“这还是我平常穿的那套衣服，”貝萊說。

“不錯，不錯，但是你的神气可不同了——城里人都有一副老爷样子。好吧，我們出去罢？”

貝萊跟瑪麗亲热地說了再会，因为他想起應該好好地感謝她一番。她以很热情的眼光望着他，要把他的手拉进被窩里去。

“父亲到底怎样了？”他們一走到外边，貝萊便焦急地說。

原来拉賽已經离开农庄！貝萊走了以后，他簡直受不了。那么多的工作叫他一个人做也委实太累。可是，目前这一刻他在甚么地方，喀尔娜可說不出来。“他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想置一份小产业，”她得意地說。“总有一个天气好的日子，他要进城去，会順便看看你的。”

“这里的情形怎么样？”貝萊問。

“唔，艾列克又能說話了，他又开始像个人了——人家已經可以懂得他的意思。康斯脫魯和他的老婆，他們在比賽酗酒呢。”

“他們在一塊兒喝酒嗎？是不是像那个做木屐的和他的老婆子那样？”

“就是那样，他們常常喝得醉醺醺地睡在樓上，你看不見我，我看不見你，他們就这样的糊涂。你想，沒有个主子，这个农庄上甚么事情都糟得不成样子。老話說得好：‘家宅無主，受人欺侮’。但是你有甚么办法，除了酗酒之外他們就沒有共同感到趣味的东西！我反正都不管，等拉賽找到个地方，我也要离开这里了！”

貝萊很明白她的意思，他沒有甚么不贊成的，所以也就不开口。他們一边走着，喀尔娜一边驚訝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在城里，他們給你吃得怪好的吧，是不是？”

“不錯，酸湯臭肉。其實還是這裡吃得好呢。”

她不信他的話，她以為這話說得太傻了。“那麼鋪子裡那許多好東西，肉呀，蛋糕呀，糖果呀，都到哪裡去了？”

“這我可不知道，”貝萊拗性子似的說；他對這個問題也曾絞過腦筋，可是沒有想通。“人家只管我吃的。洗的穿的都得我自己料理。”

喀爾娜聽了不免露出了詫異的神色；她滿心以為貝萊已經登上天堂了。“那你怎么过的呢？”她關心地問。“你一定覺得很困難啦。好吧好吧，等我們安頓好了自己的家，我們會盡力幫助你的。”

他們在大路上分別了，貝萊又疲乏又沮喪地趕路回城。走到鞋匠作坊，天已經亮了，他悄悄地溜上了床，誰也沒有發覺他出去過。

第三章

小倪喀思洗淨了臉上的骯髒，穿上最好的衣服，把一些髒衣服打了個包裹，要到菜場上去交給從亞寇爾來的屠戶帶回家去給他母親洗；貝萊替他拿着包裹，跟在背後走。在走過鄰近的住宅的時候，小倪喀思對好些個從窗子里探出身來的女傭人很親熱地打着招呼。貝萊覺得與其跟在他背後走，不如跟他並排走，更有興趣，二人同行，總該是肩並肩的。但每次他走到倪喀思身旁，這位职工總是把他向路邊溝里一推，最後貝萊竟在人行道邊沿的石坎上栽了個跟斗；於是他只好放棄了這個意圖。

走到街頭，看見那位瘋狂的鐘表匠站在他家的高台階頂上，把

一个鐘摆宕来宕去；这个鐘摆吊在一根很長的繩子上，正在来回摆蕩，他的手指也跟着在动，好像計算摆动的次数似的。这景象很有趣，貝萊惟恐倪喀思沒有看見。

“你看，那鐘表匠在做實驗呢，”他起勁地說。

“閉嘴！”那职工冷冷地說。貝萊才知道他是不許說話的，于是从此就不再開口。

他摸着那个包裹，想猜測包里有些甚么东西。他的眼睛一路看着人家的窗戶和橫街小巷，又不时地把他閑着的那只手擱到嘴邊，好像是打呵欠，实际却是偷偷地把他从廚房檢得來的一小塊黑面包送進嘴里。他的吊褲帶已經斷了，因此他必須不停地鼓起肚皮，不讓褲子滑褪下去。一路上可看的東西真多，他也不放過那煤炭商人底狗，趁它老老实实在人行道旁邊聞聞嗅嗅的時候，順便踢了它一脚。

他們迎面碰到一個出喪的行列，那职工除下了帽子走過，貝萊也學着他的樣。跟在行列後面的是那個支着一根拐棒的癩腿裁縫卞列格拉夫；凡是人家出殯，他都去送喪，而且總是走在行列的末尾，因為他的走路姿勢需要很多的空間。他常常得停下來，眼睛看着地，等前面的人走遠了幾步，才先把拐棒向前拄出去，向前蹣一步，然後又站住等人家。他這樣子很像一個兩腳規，在慢慢地丈量着行列所經過的路程。

但是，最可笑的是這裁縫竟忘記了扣上他那條黑色喪服褲子的褶幅，讓它一直拖到膝蓋邊，活像一條圍裙。貝萊恐怕倪喀思還沒有看到。

“卞列格拉夫忘記了——”

“閉嘴！”小倪喀思回頭罵了一聲，於是貝萊又縮著頭把手緊緊地掩著嘴。

在史达尔街上，有人在大声喧鬧。一个身体碩大的胖妇人站在那兒跟两个海員吵架。她戴着睡帽，穿着襖裙；貝萊一看，認得她的。

“这是母猪啊！”他說。“她是个可怕的女人，在岩石农庄！……”

噉！小倪喀思狠狠地給了他一个巴掌，打得他坐在木雕匠底阶石上。“一，二，三，四——好，起来走！”倪喀思向前数了十步，才准他跟着走。“你要是不保持这个距离，看看我的顏色！”

貝萊規規矩矩地守着这距离走，但他忽然發現小倪喀思也跟师傅叶貝老爹一样，屁股生得很大。这当然是由于坐得太多，腿股粗大了。他也尽量翘起屁股，把腰股边的衣服上的縐痕摸摸平，一手插在胸前的外衣里，趾高气揚地向前走。如果那职工偶然搔搔痒，貝萊也跟着搔痒——他的身子也晃晃蕩蕩地学职工的悠然自得的神气；这玩意儿使他累得兩頰緋紅，但是他覺得挺有趣。

到了菜場上，倪喀思放他自由之后，他便走到乡下来的屠夫們跟前，打听拉賽的下落，可是誰也不能給他甚么消息。他又向每一輛大車去打听。“拉賽·喀尔生嗎？”有一个人說。“哦，他是在岩石农庄上看牛的！”于是他叫过另一个人来，問他知道不知道岩石农庄上的老牧人拉賽的消息，那第二个人又叫来第三个人，于是引得許多人都聚集在大車旁边，談論这件事。有些人是一向在整个蓬霍尔姆島上旅行，到处收买牲口的，因此差不多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們都知道，可是他們却說不出一点拉賽的消息。“那么他一定不在这島上，”有一个人很肯定地說。“你另外再找一个爸爸罢，孩子！”

貝萊無心跟他們开玩笑，所以便溜走了。况且，他还得赶紧回去做工。許多鋪子里的小老板，这时正在一輛輛大車中間忙着买肉，已經看見了貝萊。这些家伙平时虽然彼此都怀着妒忌，可是在管教学徒的时候，却是狼狽为奸的。

卞列格拉夫底拐棒靠在門背后，他自己却坐在窗子旁边，穿着他的笔挺的黑礼服。他两手拿着一方白手帕不住地擦着眼睛。

“死的是你的亲戚嗎？”少师傅譏諷地問。

“不，我是在可憐那些还活着的——孤兒寡婦。世界上总是有人在居喪帶孝。人生是不快乐的啊，安德萊。”

“是呀，今年馬鈴薯的收成也很坏，卞列格拉夫！”

鄰舍姚尔根站在門口，堵住了整个門。“哈！原来卞列格拉夫在这里！”他嚷着，“而且还穿得堂堂皇皇的！今天是怎么回事，去求婚啦，嚶？”

“我是去送喪的！”卞列格拉夫安靜地回答說。

这个胖面包师不禁怔了一怔，他向来不喜欢人家意外地說到死喪。“你啊，卞列格拉夫，你應該做一个赶柩車的，那么你至少可以不至于茫無目的地白忙了！”

“人家死了，我去送喪，这也不是完全沒有目的呀，”卞列格拉夫訥訥地說。“我虽然穷，可是也沒有穷到什么都缺少的地步，我又沒有亲人。我给死人送喪，也沒有一个活人会受到損失。况且我又都認識他們，从他們出生时候起一直关心着他們的，”他辯解似的补充說。

“如果人家也邀你去吃散福飯，吃到人家一些好东西，”面包师接着說，“那我倒也容易了解。”

“人家可憐的寡婦，帶了四个孩子，她自己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养活他們呢，还去吃她的东西！不，这我可不干！她还是借了三百克郎，才算把她丈夫的喪事办得像个样子。”

“这种事兒法律應該禁止，”安德萊說；“有孩子的人可沒有权利把錢浪費在死人身上。”

“这是她对丈夫的最后一番敬意，”叶貝譴責似的說。“这是每一个好妻子的責任。”

“当然，”安德萊接口說。“天知道，总該有个办法才行。譬如有些地方，女人死了丈夫，就應該跳在她丈夫火葬的柴堆里，活活燒死呢。”

面包师姚尔根搔搔他的大腿，皺着眉头說：“安德萊，你又在說謊話哄人了。我知道世界上沒有一个女人肯做这种事。”

但是卞列格拉夫知道这鞋匠不是說謊，他把一双枯瘦的手望空中揮着，好像在驅赶一件看不見的东西，不讓它碰上身来。“感謝上帝，把我們生在这个島上，”他輕輕地說，“这里的事情，不管是多么頑固，可总是正常的。”

“我所不懂的是，她哪兒来这許多錢呀？”面包师說。

“她当然是借来的，”卞列格拉夫說，口气之間分明是不想再談这件事。

叶貝輕蔑似的反唇相譏道：“誰肯借三百克郎給一个穷舵手的寡妇？这样等于把錢丟在海里了。”

面包师姚尔根走到卞列格拉夫跟前，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就是你把錢給她的，是你干的事，除了你誰也不会当这个傻瓜！”他恫吓似地說。

“你別管我！”卞列格拉夫訥訥地說，“我沒对你怎样！她在悲哀的日子中間总算有了一天快乐。”他說着手都抖了。

“你是个蠢貨！”叶貝冷冷地說。

“卞列格拉夫，你站在墓穴旁边看的时候，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少師傅問，为了想轉換話題。

“我是这样想的：現在你長眠了，你去了总比活着好得多，”那老裁縫簡單地說。

“是啊，这是因为他光給穷人送丧，”叶貝帶点輕蔑似的說。

“我常常禁不住会想到，”安德萊接口說，“万一这是个騙局呢？也許他跟着他們，觉得滿高兴的，可是結果竟毫無所得呢！所以我从来不高兴去看人家办丧事。”

“是呀，問題就在这兒，万一竟毫無所得呢？”面包师姚尔根扭动着他的胖身子。“世界上許多事情，我們都想像得滿好的；要是万一竟全是假的呢？”

“这是一个不信教的人的想法！”叶貝說，并且在地上頓了一脚。

“但願上帝保佑我，不要說出不信教的話来！”他的弟弟姚尔根說，还很严肃地摸了一下臉。“但是一个人总不免会想起，他周圍所看到的是些什么？尽是一些病痛，死亡和求叫上帝。我們活着，活着，我跟你說，叶貝大哥，我們就是为活而活着的！但是，天啊！那些还没有生出来的多么不幸啊！”

說到这里，他又像平时一样，想到他的小姚尔根，便沉思起来了。小姚尔根不肯降生到世上来，承襲他的姓氏，相貌和其他一切……这就是他的信心，他相信这件事是毫無办法的。这时別的人便輕輕地說話，免得打攪他的沉思。

貝萊是对天下一切东西都有兴趣的，他的一对招風耳朵把他們所說的話全都听进去了。但是每当他們談到死丧的时候，他就厭煩地打起呵欠来。他自己从来沒有生过重病，自从媽媽彭姐死后，从来沒有丧亡事故侵入过他的生活环境。这是他的运气，因为他只有一个爸爸拉賽，这就成为他的全胜或全敗的局面。在貝萊心目中，死神底殘酷的手是不存在的，他不明白人們怎样会乖乖地鼻子朝着天躺下来；人世間值得看的东西多着呢，單是这个城市，已

經叫你看得忙不过来了。

在第一个晚上，他就跑到街上孩子聚集得最多的地方去找朋友。他不願意等待；他慣于把牡牛的角抓住，把牛牽来牽去，憑这套本領来向城里的孩子表現他的优越。

“这小子是什么人？”孩子圍着他問。

“我叫貝萊，”他說，很自負地站在人群中間，向四周看着他們。“我八岁就到了岩石农庄，那是北部的一个最大的农庄。”他把双手插在袋里，睥睨一切地咳嗽了一声，因为他覺得，跟他所要說的話比起来，什么都是不足道的。

“哦，原来你是个庄稼汉！”一个孩子說，其余的都笑了。路特也在这一群孩子中間。

“是的，”貝萊說，“我也耕些地，也給牛割草料。”

他們互相諷諷眼。“你真是一个庄稼汉嗎？”

“是的，当真是，”貝萊回答說，可是有些窘；他这时才注意到他們說“庄稼汉”这个字的声口有点异样。

于是他們都大笑起来：“他自己承認了。他是从乡下一个最大的农庄里来的。这样說来，他是乡下的最大的农庄主人了！”

“不，农庄主人叫做康斯脫魯，”貝萊郑重地說。“我不过是牧童。”

他們又哄然大笑。“他什么也不懂！哈，我的天，他是个最大的多巴佬！”

貝萊并不因此而着慌，他留着一手好武器，現在正好使用出来。“我們农庄上有个人叫做艾列克，他力气很大，同时打得贏三个人，可是我們的管家比他更强；他把艾列克一拳打成傻子呢。”

“真有这事？怎么会呢？真有人能把一个庄稼汉打成傻子嗎？那么誰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他們乱哄哄的爭着問他。

貝萊一挺身走到發出最后一句問話的孩子面前，瞪着眼看他。可是那頑皮孩子却一边溜开，一边笑着說，“当心你的新衣服，別弄皺了袖子！”

貝萊身上穿的就是一件干净的藍襯衫，它的圍領和袖边就是代替領子和袖口用的。他知道他今天穿得很整潔，可是人家恰恰就利用这一点来取笑他。

“你們看他脚下踏了兩条易北河的大船呢！老天爷，它們快要堵住半个港口啦！”这是在嘲笑那双康斯脫魯的皮鞋。貝萊曾經再三考虑过，該不該在平日穿出来。“你什么时候庆祝你的佣雇日呀！”第三个孩子問。这是在取笑他的又胖又紅的臉了。

这时貝萊气極了，他向四周看看，有沒有一件可以应战的东西。因为看情形，結果必然会跟这一伙人狠狠地打一架。不錯，他們已經全都在跟他作对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瘦瘦的大孩子走上前来。“你有沒有一个漂亮的妹妹？”他問。

“我根本沒有兄弟姊妹，”貝萊冷冷地說。

“这可沒趣了。好吧，你会不会捉迷藏？”

貝萊当然会捉迷藏！

“好吧，那么，来玩一下吧！”这个瘦孩子把貝萊的帽子拉下来遮着眼睛，叫他轉身对木柵欄站着。“数到一百——不准欺騙，我警告你！”

不，貝萊决不欺騙，他既不会偷看一眼，也不会跳过一个数字，因为这个开端对他將来的关系很大。他只允許自己利用兩只脚去做某些探察功夫，他相信他們一个一个地都会被找到的。他規規矩矩数滿了一百，然后揭开遮眼的帽子。一个人也看不見了。“喊一声！”他叫着，可是沒有人答应。貝萊在木材堆里和倉庫里找了

半点钟，最后他才溜回家上床去睡觉。但是当晚他梦见他终于把他们全都找到了，他们便推举他永远做他们的领袖。

他本可以怀着天真的信心投入这城市的怀抱，让它把自己抱上梯阶，可是这个城市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他。这里的人，对于那些在别的地方都受人尊敬的英雄行为，显然都不屑谈起，反而只会引起嘲笑。他试过好几次，时常换一些新的花样，可是所得到的回答总是：“乡巴佬！”他的整个小心灵原来充满了热情，可是现在却意气消沉了。

貝萊随后就看出，他所有的整个武器庫都在他兩手中潰灭了，他在农庄上或村子里，由于他的勇敢和善良而挣到的一切名望，在这里全都算不了什么。这里所看重的是另外一些品德；这里流行的是另外一种切口，穿的是另外一种衣服，人們对待事物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凡是他所看重的一切，甚至他那頂有綫子和絲帶的綉着鐮刀的美丽的帽子，在这里都变成可笑的了。他是滿怀着自信到这个城里来的——誰知现在却苦痛地發現了自己原来是一个嘲笑的对象！每当他想跟人家去做伴，人家总是把他推在一旁；他没有跟人家說話的权利；他只能永远站在末尾！

除了一路退到后面，排在末尾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他的分。对于一个处处都急于要显显身手的活躍的少年人，这是很困苦的。貝萊一边退，一边还很有自信地准备再掙扎上前。不管他失败得多么惨，他对于自己的能力总永远保持着頑强的信心，誰都打击不掉这种信心。他确信問題不在他自己，而在他的周圍的一切，因此他便不断地寻求新的本領，作自我斗争，以消除那些旧的習慣。在每一次失败之后，他总是不倦地从事这种寻求，第二天晚上，他便靠着一些經驗教訓，又冲上前去，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又吃了败仗。他要胜利，目前还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呢？他从前以为最威風的便是

穿了拉賽的旧靴子，在街上咯咯咯的走过，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但是在此地，他不这么做才算够男子气派，因为这种行为在此地被認為是乡气。要他否定他的过去，这在貝萊是較为困难的，因为他的过去和爸爸拉賽紧紧的联系着，否定过去，就会給他一种不孝之感。但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他要在城里耽下去，他必須适应城里的一切，接受城里人的主張和偏見。但是他心里却决定要等到自己一朝得志之后，便把这一切都加以唾弃。

使他最苦痛的事情，是他这門行業一点不受人重視。無論你的工作成就怎样好，一个鞋匠永远是一个瀝青鼻子大屁股的可憐虫！个人的成就在这里是一文不值的；他觉得必須趁早另外去找一个行業。

但是，無論如何，他畢竟已經到了城里，成为城里的居民之一了——这可沒有人能加以否定。这个城市，虽然已經失去了它从前，当拉賽和他打这里經過到乡下去的时候，所曾有过的魅力，可是它依旧显得偉大和繁华。許多人穿着华丽的衣服，还有許多人靜靜地坐着就賺到許多錢，可是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賺来的。所有的路都通到这里来，这个城市吞噬了一切的東西——猪啊，麦子啊，人啊——無論什么东西，迟早都要送到这里来的！那“母猪”也帶了路特来住在这里，路特此刻在一个漆匠家里做学徒，那对孿生子也在这里！有一天，貝萊看見一个大孩子，兩手遮着臉，靠在一扇門边号啕大哭，兩三个較小的孩子正在打他；原来是好哭的彼得，他現在在一条船上当厨房的小厮，什么东西都漂流到这个城里来了！

但是爸爸拉賽——他却不在这里！

第四章

城里有一种特别现象，使人们不容易早睡，也不容易早起。这里晨曦照不到地面，在屋子里，看不见早晨。这里的黄昏也不使人四肢困倦，催促他们上床去休息；这里的生活好像是颠倒的，因为人们到了晚上反而精神抖擞！

大约在早晨六点半钟，睡在楼下的师傅总拿他的拐棒敲响天花板。贝莱对这响声有答应有责任，他便机械地从床上坐起来，捏着拳头敲打他的床沿。接着，因为他还没有全醒，便又躺了下去。过了一会，楼下天花板又响起来，这回师傅发脾气了。“见鬼！你们今天还打算起来吗？”他骂着，“难道要我把咖啡送到你们床上来才肯起来吗？”于是贝莱睡眼惺忪地翻下床。“起来，起来！”他一边叫，一边推着他的那些伙伴。扬斯常常发出惊惧的叫喊，把两手护着头，方才醒过来，一骨碌地跳下床。但是爱米尔和彼得，年纪小，不太懂事，要叫醒他们，很不容易。

贝莱得赶忙下楼，到作坊里把一切都收拾好，在浸皮的桶里加满了水，窗槛旁边放一堆沙，预备给少师傅吐痰用。这时候他自己也还是睡眼朦胧的，便顾不得去多管别人的事。有些日子，他得马上就坐到矮凳子上去做鞋，并不要他先做什么旁的差使，这就得费好几小时才能使他活潑过来。

他每天早晨总得看一看他昨晚有没有在什么显著的地方打上粉笔记号，这就记录着他有什么事情不该忘记。贝莱的记性向来不很好，所以要用这种天才的办法来补救。所以现在他只要记得这粉笔记号代表的是什么，就成了，要是连这个都忘掉，他就还是

白費心。

作坊整理好之后，他就得赶快出去替师母給“他們”买面包。他自己的早餐是一塊麦餅和一杯咖啡，这是当他的师母喃喃不絕地在旁边做这做那的时候，他就在厨房里吃了的。这老妇人瘦得像個僵尸，整天駝着背走来走去，用不到手的时候，她总是把一只手按着肚子。她对什么事情都不乐意，而且还时常講到墳墓。“我的兩個大兒子都出海去了，在美国和澳洲；我再也看不見他們了。在家里的这两个男人呀，搖搖晃晃的一点事情也不能做，都要人家服侍。可憐的安德萊，身子又不好，叶貝已經不中用了，这两天来他睡到被窩里都不感觉暖了。可是他們倒会使喚人，并且不断使喚人，他們讓我一个人来来去去的忙个不了，連个帮手也沒有，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要是有一天我真睡到了墳墓里，那我真該感激上帝呢。你睜大眼睛張大嘴巴站在这里干什么？滾出去！”于是貝萊只得把他那杯加紅糖的咖啡端到外头作坊窗口去喝完。

每天早晨，师傅进来以前，大家做活都不卖力；这时候他們还都迷迷糊糊，瞻望着一个悠長而乏味的日子。那职工也并不催他們加紧工作；因为他自己也落得偷懶一会儿。大家坐在那里發呆，不时把錘子向这里那里敲敲打打裝样子，有人甚至还伏在桌子上睡熟了。到后来，听見板壁上敲了三响，于是大家都惊醒了。这是叫貝萊的暗号。

“你們在做什么？我看你們是在偷懶！”师傅总怀疑似地看着貝萊說。但是貝萊早已記下了每人今天應該做的工作，一件一件背給他听。“今天礼拜几？礼拜四？糟糕！叫揚斯把曼娜的鞋面攔一下，立刻先做那領港員的靴子，答应他上礼拜一就做好的。”

少师傅呼吸很困难地說道：

“哦，我昨晚很不舒服，貝萊，这一夜过得真够受的；我身子很

热，耳朵里老是嗡嗡地响。新的血液猛得很，老是像苏打水似的在我脑袋里沸滚。但是幸而我还生得出新血来，要不然，你知道，我很快就要送终了。你信不信地狱？至于天堂，那完全是胡说；要是我们不能在人世得到幸福，还能希望在别处找到什么幸福呢？可是地狱你信不信？我梦见我把最后一块肺都咳出来了，于是我就到了地狱里。‘你干吗到这兒来，安德莱？’他们问我，‘你的心还没有坏！’所以他们不收容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又不能用心来呼吸呀，所以我快要死了。我以后会变成个什么？也许你能告诉我吧？

“人就是不能再回到亲娘肚子里去；要是回得进去，再带两条坚实的腿生到世界上来，你就可以看我飞也似的到海外去了。我不想再在这里混下去了……哦，你今天看过自己的肚脐眼没有？好，你们笑吧，你们这些小流氓；我可不是开玩笑。要是你们每天早晨先看一看肚脐眼，包管大有好处。”

少师傅一半当真一半玩笑似的说着这些话。“好吧，现在你去把我的葡萄酒拿来罢；在架子上，鞋带匣子背后。我冷得厉害！”

贝莱拿了个空酒瓶回来。少师傅和颜悦色地看着他。

“那么去给我找一瓶来。我没有钱，你想个办法罢，你不是个傻瓜。”少师傅说罢就对他看着，那种眼神好像一直看到贝莱心里，常常使他觉得想哭出来似的。贝莱所过的生活，直到现在为止，一向都是简单明朗的，他不懂得这种幽默与悲哀，快乐与忧郁的混合情绪。但是他仿佛感到一点上帝的仁慈，心里不禁颤抖起来；甘愿为少师傅赴汤蹈火。

阴冷的天气，这病人就很难过，冷把他压住了。他洗过脸，头发还是水淋淋的，走进作坊里来的时候，他总走到那还没有生火的炉灶旁边站着，牙齿直打颤，两个脸颊凹陷得很深。“现在我的血太少了，”在这种时候，他常常这样说，“不过新血已经在生长，它每

天晚上都在我耳朵里叫响呢。”说到这里他咳了一阵。“你看，又吐出了一块肺，”他说着，便把一堆粘痰指给正在旁边刷皮鞋的貝莱看。“不过以后还会长好的！”

“少师傅马上就要满三十岁，”那职工说：“危险的时候快要过去了。”

“是啊，对！只要我能拖到那个时候，再拖六个月，那就好了，”少师傅兴奋地说，同时还看着貝莱，好像这事全靠貝莱似的。“只要再过六个月！那时全身都会变新了，新的肺，什么都是新的。不过新的腿，天知道，我可一辈子也不会得到了。”

貝莱和少师傅之间渐渐地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内心的谅解；这种谅解并不表现在语言里，而是表现在眼色里，口气里，以及各人的行动里。当貝莱站在少师傅背后的时候，好像觉得少师傅那件皮短褂也在发出一股温暖，貝莱随时随地都在将眼光跟着他，而少师傅对貝莱的态度也显然跟他对别人的不同。

每当貝莱在街上跑了一趟差使回来，他走到拐角上，就可以很高兴地看见少师傅站在门口，紧紧地抓着他的拐棍，一只瘸腿闲适地搁在棍上，正在东张西望的候着他。少师傅要是不在屋子里，这里便是他常耽的地方，他不看他的冒险故事书的时候，总在这里呆的。但是貝莱却愿意他站在那儿。当他在走过少师傅面前的时候，他总腼腆地低下头，因为少师傅常常一把抓紧他的肩膀，来势重得使他的肩膀发痛，然后又把他推推送送的，亲热地说：“啊，你这个小流氓！”这是貝莱生活上感到的唯一的安慰，他从这里得到了温暖。

貝莱并不了解那少师傅，因为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少师傅向来不出门，只有一次，当他觉得身子好些的时候，就到汉生酒店里去混一阵。但这是个例外，通常他总是走到门口便支持不住。

于是他只好站在門口，看着街景，然後便又癩着腿回進屋子裡，用他那些很有感染力的幽默話，使一個陰暗的作坊立刻變成愉快的場所。他從來沒有到過外國，他也不想去，但是儘管如此，他的思想和談話却時常在海闊天空的周遊世界，因此惹得貝萊有時非常動心，渴望出海去。少師傅所要求的只是他將來的健康，但是他卻有點像神仙故事里的人物，奇聞異事都在他周圍；使你得到的印象，就好像幸福已經從天上降臨在他身上了。貝萊崇拜他，可是並不了解他。少師傅有時也會拿他那條癩腿開玩笑，但有時又會忘記了他的腿是癩的，有時他會嘲笑他的貧窮，好像手裡已經抓了滿把的金錢。總之，這是貝萊覺得莫測高深的人物。貝萊有時也把安德萊看得出神的那些書偷來看看，可是不能使他得到更多智慧；他不敢妄想到北極或世界的中心去，但只要有機會能參加一次最起碼的海航，他就滿足了。

他簡直沒有機會坐下來靜靜地耽於他的幻想。他時時刻刻都聽到：“貝萊，替我去跑一趟！”雖然是賒賬的，可是什麼東西都只買一點點。“這樣才不會欠一筆大賬，”葉貝常常這樣說；少師傅安德萊倒是滿不在乎。

工頭的婢女跑了進來，一定要取她女主人的鞋子；這本來答應了禮拜一就可以做好的，可是少師傅竟忘記了。

“快做好啦，”他還理直氣壯地說。“快些做呀，揚斯！”

於是揚斯急忙把一副鞋楦塞進了那雙女鞋，同時安德萊便哄著那姑娘到外邊去，在門廊口給她說說笑話，平平她的氣。

“馬馬虎虎打上幾個釘子，讓它能對付過今天就行，”少師傅對揚斯說。接著又回頭說：“貝萊，快跑，把鞋送出去！你說我們明天一定把鞋再取回來好好修！快跑，像有魔鬼追你似的快跑！”

貝萊便跑出去，當他回來以後，剛要把皮作裙束上，他又得跑

出去了。“貝萊，去借几个銅釘——那么今天就不用再买了。到克勞生鋪子去借——不，还是到勃龍鋪子去借罢；早上你已經到克勞生那兒去过了。”

“为了那个螺絲槓頭，勃龍鋪子對我們不高兴呢！”貝萊說。

“真見鬼！我們得記住送去修理，然后还給他們，別忘了送到鐵匠那里去。哦，那么現在我們該怎么办？”少師傅沒了主意，一个一个地看着大家。

“到鞋匠馬爾凱那里去借吧，”小倪喀思建議。

“我們从来不問馬爾凱借东西，”少師傅皺着眉头說。“馬爾凱是个穷光棍，吃面包連黃油都买不起！”原来馬爾凱曾經搶去了叶貝鋪子里的一个老主顧。

“那我上哪兒去好？”貝萊有点不耐煩地說。

少師傅一声不响地坐着，好久才說：“得了，拿錢去买！”于是丢了一个克郎給貝萊；“只要我口袋里有一个銅子，你就不讓我安靜一下，你这小鬼！买一盒米，把欠克勞生和勃龍兩家的債都还清。”

“那么他們就都知道我們有整整的一盒了，”貝萊說，“况且，他們还跟我們借过很多別的东西呢。”貝萊表現他做事情的細心周到。

“好小子！”少師傅說着便开始看他的書。“你們看这家伙多精明！”他显得很滿意似的。

可是过不了多久，又是：“貝萊，替我跑一趟！”等等的話。

一天工夫，大多消磨在跑差上，貝萊也不想把跑差的时间縮短些，因为他不喜欢聞作坊里的臭气，也不喜欢坐那些矮木凳。要买要取的东西那么多，貝萊便把这些差使看作是他的特殊的任务；沒事的时候，他也在外边闲游浪蕩，像一条小狗似的，到处聞聞嗅嗅。所以这个城市的情况他都已熟悉，对他没有什么秘密了。

貝萊向來有一種要克服一切的驕脾氣。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在城里所遭受到的却只有失敗；他曾一再地犧牲他從前那些性情脾氣，可是至今也沒有有一點收效。他已經改掉了他的胆小和疑慮，因為現在要緊的是抓住機會，應付各方面來的事情。他還得把他那些好的品德作為犧牲品，奉獻到這個城市的祭壇上，因為它們太多下氣了。但是如果他愈躲閃，他冒的險也愈大，所以他就不屈不撓地在外邊去奔走，非得把這個城市征服不可。現在，生活已逼得他爬出了他的安全的貝殼，可能很容易被吞食掉了。

城市固然把他從安穩的窩里騙了出來，但在別的方面，他還是原來那樣一個好少年，除了他已長得更高了些之外，許多人都未必看得出他有什么不同。但是，他像現在這樣地滿街逛蕩，輕浮而不自然地摹仿着城里人的樣子，在平日也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衣服，而且穿得很皺，如果給爸爸拉賽看見了，恐怕會傷心得緊呢。

他肩膀上挂着一雙皮靴，手指攬着靴帶，嘴里吹着口哨，就這樣地在街上揚長而過。不時裝個鬼臉，走路也小心一些，這是因為他的褲子擦痛了他的屁股。今天他很倒楣。早晨，走過一家鐵鋪，看見里面的鐵匠在一半火光一半黑暗中運用他的氣力打鐵的樣子，不禁停了下來。熔爐里的火焰和鐵的鏗鏘，這種真正工作的種種活躍的喧鬧聲，使他着了迷，不得不進去問他們要不要收一個學徒。他當然沒有蠢到把自己的來歷告訴他們，但是當他回到鞋匠作坊，已經有人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叶貝。貝萊本來已經忘了這件事情，但此刻褲子擦痛了他的屁股，這才又想起來。他因此又想起，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是決定了的，你總沒有法子跑得掉；一個人開頭做什么事，他就得一輩子做下去，就像神仙故事里的那個孩子一樣。這種發現，一般地說來，在貝萊也不算是很新奇的。

他像平時一樣地挑最遠的路走，老是在人家後院和橫街上東

寻西找，也许会碰到什么奇遇。他忽然闯到亚尔皮努思在当伙计的那家杂货铺里。亚尔皮努思的生活并不愉快。他没有玩儿的权利，一天到晚在店堂后面货房里，竖起一架梯子爬到架子上去取货物。贝莱虽然极想跟他谈谈，可是他竟没有闲谈的工夫。因此贝莱便随手捞一把葡萄干溜走了。

走到码头上，他上了一条刚开进港的载运木材的瑞典船。“有鞋子给我们修补吗？”他问，一只手按在屁股上，因为裤子有个破洞。

“克劳生的徒弟刚才来拿去了，”船主回答说。

“真讨厌！你们该交给我们做的，”贝莱说。“你有陶制烟斗没有？”

“有，你过来！”船主抓起一根绳索，贝莱便逃到岸上。

“现在你来打罢！”他嘲笑似地喊。

“要是你给我买五个欧勒咀嚼烟草来，我就给你一个陶制烟斗。”

“一个烟斗值多少钱？”贝莱很老实地问。船主又抓起了那根绳索，可是贝莱早已跑掉了。

“买五个欧勒的咀嚼烟草，要长叶子的，”他没有走进店门就喊着。“要买顶好的，因为这是给病人吃的。”他把钱丢在柜台上，装出一副脸皮很老的神气。

老船主拉乌撑着他的两支拐杖站起来，从贝莱手里接过了烟草；他的牙床一牵一转的像一具碾磨，手和脚都因风湿病变了样。“这是给产妇吃的吗？”他神气奸猾地问。

贝莱除下了那陶制烟斗底长杆子，使它放在口袋里不至于露在外边。他攀上一只救难船，一直往前走去，马上就看不见他了。但过一会儿以后，他又从客舱舱口里走出来，带着一双挺大的航海

靴，和一块“黑美女”烟叶饼。走在甲板室背后，他就把那塊棕色的烟叶饼咬了一大口，勇敢地咀嚼起来，自以为很有大丈夫的气派。但是走到船上烘烤木料的爐子跟前，他就嘔吐了，好像肚子里的五臟六腑都在拼命的想从嘴里冲出来。他像一只病猫似的拖着脚步走，兩边太陽穴里跳得厉害；但是同时内心也微微感到一点滿意，因为他知道一个人要做出真正的英雄事業，必須禁得起最可怕的后果。

这个港口上，有許多木材堆和許多正在修理停泊着的船舶，在各方面看来，都和当年貝萊躺在刨花堆里給爸爸拉賽看守箱子的时候一样地迷人。那个牵着兩条惡狗的黑人也还在港內堆棧的屋頂上弯下身来，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当年怎么居然会看了他害怕。走罢，不用想这些事，他忙着呢。

貝萊跑了一段路，跑到旧碼頭，就只得站住了，因为看見“大力士”在那里敲花崗石。他的皮膚給風吹日晒得成为古銅色的，濃厚的黑頭髮上滿是石屑；身上只穿一件襯衫和一条帆布褲子，襯衫前襟敞开着，看得見他那壯健的胸膛；但襯衫后面却貼紧着他的背脊，因而也看得清他的肌肉的运动。他每敲一下石头，空中就响起一声：噓！于是四周的牆壁和木材堆都發出了回声。行人都連忙避过，到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去站住看他。因此老是有一小群人站在那兒，新来的人补上了剛去的人的空缺，正像一群站在獅子籠前面的看客。他們好像在希望發生一些意外，一些足以使大家吃惊的岔子。

貝萊一徑走到“大力士”身边。这“大力士”就是他的同伴揚斯的父亲。“您好，”他大胆地說，紧挨在这个巨人身边站着。可是这石工看也不看一眼他是誰，把他推在一旁，繼續敲他的石头：噓！噓！

“他乖乖地干这个活已經好久了，”一个老头兒說。“你說他是不是已經安靜了下來？”

“总有一天他会永远安靜下來的，”另外一个人說。“城里的人必須擺脫了他，才能得到安靜呢。”于是他們走了開去。貝萊也想走遠些，無論哪里，只要沒有人看見他的地方。

“小皮匠，小皮匠，
工作起來懶洋洋，
吃碗粥，像清湯，
一棍子，背脊上，
教訓你個好榜樣！”

這是街上三個頑皮兒童在唱。貝萊毫無打架的意思，便裝做沒有看見他們。可是他們緊跟在他背後，向他挑釁。他還沒有知道是怎么回事，已經給他們仰面朝天地打倒在人行道旁。三個頑皮孩子全都壓在他身上，他躺在路邊溝里，一動也不能動，給那混賬的烟葉害得一點氣力都沒有了。兩個年紀大些的孩子扯開他的胳膊，按在石板上，用力壓住，另外一個年紀小的便使勁打他的臉。這是一個預先策劃好的暴行，貝萊現在只能把臉兒轉來轉去的避過拳頭，原來都是這一張倒楣的胖臉兒，許多孩子耐他不得。

後來，正當他大吃其虧的時候，忽然出現了一個耀眼的景象。在那邊門口，站着一個穿白衣服的面包店的學徒，正在悠然自得地笑着。那不是別人，正是倪命，他的小同學，那個了不起的小鬼倪命！他常常像一條獵狗似的跟人家打架；常常從人堆里打出來，毫不受傷。貝萊閉上眼睛，覺得自己很丟臉，因為他知道這不過是一個幻象。

可是，說也真奇怪，這個幻象竟跳到陰溝里來，把那些頑皮孩子推在一邊，扶他站起來。貝萊認得出這些手指底勁道——在小

学里的时候，它們已經像鉄爪一般了。

随后他便坐在面包爐后面，倪侖的那張骯髒的床上。“那么你是个皮鞋匠了？”倪侖首先同情地說。他穿着雪白的衣衫，兩条光胳膊交叉在袒露的胸口，自以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貝萊觉得很舒服，吃着倪侖給他的一塊黄油蛋糕，認为这个世界比以前更有趣味了。倪侖咀嚼着烟草，还把黑的烟叶水吐在床头的地上，完全像个成年人的样子。

“你嚼烟草嗎？”貝萊問，赶紧把自己的烟叶遞給他。

“是的，我們都嚼的；做通宵工作的人都得嚼嚼烟草。”

貝萊不能了解人怎么能白天夜里都不睡觉。

“京城里的面包师都得这样，人們才能在早晨吃到新鮮面包。我們师傅也想行这个办法。不过这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干的，所有的生活習慣都会給打乱了。最糟的是半夜，那是个陰陽交界的时候。我們定眼看着鐘摆，等到打十二点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呼吸，独怕正气出去，邪气进来。师傅熬不住夜，他的烟叶吃到嘴里会發酸，于是他只好把它搁在桌子上。当他一觉醒来，往往会把烟叶当作一顆葡萄干嵌进面团里。喂，你的姑娘叫什么名字？”

貝萊想到老船主艾勒比的三个女兒，但是再想了一想，不成，他不能褻瀆她們的名字。他只好老实說沒有。他还没有找到姑娘。

“唔，你得找一个，他們才不会欺侮你。我跟师傅的女兒已經有了来往，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已經長得很好了，你知道！不过我們还得瞞着老头兒！”

“那么等你升做职工的时候，你打算娶她嗎？”貝萊很有兴趣地問。

“怎么，要我背上一个老婆和兒女嗎？你真是个傻瓜，貝萊！別

找那种麻烦！女人只是在男人烦恼的时候，给男人玩玩的，懂吧？”他说着伸了个懒腰。

倪命已经长成为一个漂亮的青年人了，不过举止之间还有些粗鲁。他坐在那里，眼色很异样望着贝莱。“鞋匠的学徒！”他瞧不起似的说，同时还把舌头抵着一边脸颊，使它鼓起来。贝莱不做声，他想到自己打不过倪命。

倪命点燃了他的烟斗，连带他那双泥污的鞋子，一倒就仰天躺在床上，咕咕呱呱地说着。“你们那个职工怎么样？我们的职工是个神气活现的家伙。有一天我打了他一个耳刮子，他太不客气了。我学会了哥本哈根人的这种拳法，可以把谁都收拾得服服贴贴。只要你硬了头皮干上去就行。”好家伙，倪命这小子竟变得这么狠！贝莱觉得自己越发渺小了。

但是忽然间，倪命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外边面包房里有一个凶狠的声音在叫喊。“爬窗子出去——赶快！”他嚷着，“我们的职工来了！”于是贝莱只好爬窗子逃跑，连那双航海靴都忘了拿，里边给他扔了出来。当他跳下地的时候，听见了一个清脆的耳刮子声音，这是他很熟悉的。

贝莱游荡回来，觉得很疲倦；可是闷塞的作坊也似乎并不逗他高兴。他很觉得沮丧，因为一看钟表匠家的时钟，他已经在外面耽了三小时。他简直不能自信。

少师傅站在门口东张西望，还是穿着他那件皮短褂和绿色粗呢的围裙；嘴里轻轻地吹着口哨，他的神情宛如一只羽翼已经长成，而还不敢飞出窠去的雏鸟，你可以从他的眼光里看出他对世界上一切奇闻异事的渴望。

“你这小鬼，又到港口去过了？”他一把抓住贝莱问。

“是的。”贝莱惭愧地回答。

“那边的情形怎么样？有什么新聞？”

貝萊就在阶沿上把所見所聞都講給他听；有一条运木材的瑞典船，船主的老婆怎样在海上忽然分娩了，于是只好由一个厨司动手接生；还有一条俄国船，因为船上發生了叛变，所以开进港来；說不定会出乱子呢。今天只收到这一双靴子。“这是救难船上拿来的，要換底。”

“唔！”少师傅漠不关心地看着那双皮靴。“那条帆船安德萊亞号是不是快要开走了？”

这件事貝萊却不知道。

“你这个笨蛋！你沒看見嗎？唔！唔！給我去搞三瓶啤酒来！可是要藏在衣服里，別給我老头兒看見，你这小鬼！”

此后，少师傅便很快地恢复了他的兴致。貝萊束上了他的作裙，膝上套好了皮片。每一个人都在低着头干活，少师傅安德萊坐着看書。除了工作的声音之外，一点別的声音都沒有，只有那职工不时地用輕輕的声音發着命令。

每天下午五点钟，作坊的門便微微地开了一条縫，一条沾滿了面粉的光胳膊塞进一份报纸，放在櫃台上。这就是面包师的兒子賽侖，他从来不給人瞧見自己，总是躲躲閃閃地像个夜里的賊。要是少师傅偶尔一把拖住他，把他拉进作坊里来，他就像一只失去了林藪而惊慌的野兽，于是他低着头站着，把手遮着眼睛，誰都沒法逗引他說一句話；一有机会到来，他便溜走了。

报纸送到，作坊里便起了一阵騷动。要是在少师傅兴致高的时候，他便把报纸高声地念出来。关于两个头或者八条腿的小牛；五十磅重的大南瓜，全世界最胖的人；玩弄火器不慎，因而發生的慘剧，或者是馬尔諦尼克地方的大蛇。全世界的奇聞怪事都傳到了这陰暗的作坊里，政治消息却絕不念到。如果碰上少师傅兴致不

好的时候，他念出来的就是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例如：大西洋起了火，所以人们都吃煮熟的鲨鱼过活；或者是美国的天倒塌了一角，天使都从天庭跌落到人们晚餐的托盘中。这些都一听就知道是撒谎，也是马上会惹人申斥的胡言乱语。不过少师傅向来不喜欢骂人，要是屋子里有点喧闹不宁，他就不高兴；可是，他有他自己的办法叫人家尊敬他。他在念报的时候，人们随时听得到一两句叱骂，使你一惊，可是你相信他骂的是报纸上的事情。

将近歇工的时候，作坊里的锤子打得特别起劲。一个很长的工作日快要结束了，一天的疲惫和麻烦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人人心里都在想着那些小酒店或树林子，想到即将到来的种种娱乐。这时候，常常有邻居踱进来聊天，于是时间便过得更快。他讲起某些事情，于是这位无所不知的少师傅安德莱便凑和着发表他的意见。一整天在外边响着的喧声现在侵入到作坊里来了，作坊里的人因此便感觉到自己也参加了城市的生活。这就好像作坊的墙已经倒塌了下来。

快到七点钟，外边街上响起了一个古怪的声音，节奏很慢的在传过来；先是很沉重的一撞，接着是清脆的响；而后又是沉重的一撞，好像是一只用东西裹住的大脚在践踏，接着又是清脆的咯咯响。这是卞列格拉夫，撑着拐棒晃到作坊里来了。卞列格拉夫的行动比任何人都迟缓，可是他来得比任何人都早。少师傅安德莱，如果在兴致不高的时候，就一蹶一拐的走开去，为了不愿意跟另一个残废人在一起。否则，他就很热烈地欢迎卞列格拉夫。

“唔，你真是个难得来的贵客，可不是？”当卞列格拉夫走上台阶摇摇晃晃地进门来的时候，他便这样嚷；于是那老人便笑起来，因为好几年来他一向是这样地每天光临的。说过以后，少师傅就不

再去注意他，只管自己看書，卞列格拉夫便也只管自己一声不响地沉思，他把瘦白的手东摸摸西摸摸，仿佛那些最家常日用的东西，对于他都是新奇的。他像一个新生的嬰兒似地抓着每一样东西，人們都只好对他微笑着，讓他坐在那兒，像个孩子似地摸摸弄弄。想跟他連續地談一會兒話，簡直不可能；因为即使他找你談起話來，他的話也总是莫名其妙的。卞列格拉夫所談的总是一些人家从来不去注意，也決不加以思考的事情。每当他坐在那兒，摸弄着一些最平凡的东西，人們便会說，“現在卞列格拉夫快要發作他問話的脾气了！”原来卞列格拉夫是个愛發問的人；他会問一些关于風和天气，甚至他自己吃的东西的問題。他会問出一些最可笑的，人人都認為当然如此的問題來，例如：石头为什么是硬的，水为什么能灭火。人們都不去回答他，只是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他挺聰明，”他們說，“他的頭腦也很清楚。不过他的想法总有点兒別扭。”

少師傅从書上抬起頭來，“唔，卞列格拉夫，我會不會繼承到你那些錢呀？”他开玩笑似的問。

“不——你一向待我很好，我不願意讓你有什么灾难。”

“这样就使我更糟了，你看不出嗎？”

“不是这样說，你繼承的一份已經不坏了。在还有許多人穷苦得很的时候，你不應該要求得太多。”

“有些人在銀行里存着錢呢，”安德萊若有所暗示地說。

“不，都完了，”老人高兴地說。“現在我跟你一样穷啦。”

“見鬼！难道你把錢都打窗子里扔光了？”少師傅在椅子上轉身來問。

“哼，扔光！你总像一个法官似的，告發我这样或者告發我那样！我可不覺得我做了什么錯事；每年冬天都有人愈来愈穷苦，这

也是真的。安德萊，当你四周的人都挨餓的时候，你有了錢就是一個負擔；要是你幫助了他們呢，往后你就会知道这反而是害了他們；这是他們自己說的，所以一定不是假話。我現在已經把錢都捐給慈善救济会了，这样就不会帮錯人了。”

“五千克郎全捐了！”少師傅沉思地說。“这样說来，今年冬天穷人們很快活了。”

“唔，他們不能直接得到粮食和柴火的救济，”卞列格拉夫說，“不过他們还是可以从別的方式上得到帮助的。因为我正要把錢捐給慈善救济会的时候，船主孟森，这个人你認識的，他来找我，要求我把这笔錢借他一年。要是他借不到这笔錢，他就得破产，要是他那份大企業停頓下来，就有許多穷人沒有飯吃，想起来也很可怕。我觉得这个責任落在我身上了。况且这样安排这笔錢还是很妥当的，这样一来，对穷人就有了双倍的好处。”

少師傅安德萊搖着头。“恐怕是你要自寻煩惱了吧？”

“为什么，难道我又做錯了嗎？”老人很吃惊地問。

“他馬上就要破产了。这家伙是个老騙子，”少師傅喃喃地說。“你要了他的借据沒有？”

老人点点头，好像对自己的先見之明很得意。

“利息多少？五厘嗎？”

“不，不收利息。把錢放利息，我不干这种事。因为利息总得从个什么地方来，無疑又是剝削穷人。利息是血淋淋的錢，安德萊，这也是一种新花样，我們年輕的时候，从来沒有听到过什么叫作利息。”

“不錯，不錯。既然把自己所有的都給了人家，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計較呢？”少師傅說过便繼續看他的書。

卞列格拉夫坐在那兒沉思了一会，忽然抬起头來說：“你讀的

書多，能不能告訴我，什么东西叫月亮不會掉下來？我昨天想了一夜，就沒有睡熟。她永遠在天空里走，可是你清清楚楚看得見，她底下只有空氣，沒有別的。”

“魔鬼才知道，”安德萊思索似地說。“她准是自己有力氣，把自己撐住着。”

“我也這麼想，這是不能勉強的。不管人們把我們放在那兒，我們都可以走來走去，不過我們腳底下總得有地面載着我們。你是不是常常在看書嗎？我想你准是把世界上所有的書都看過了把？”卞列格拉夫從少師傅手里接過書本，上上下下摸了一轉。“這是一本好書，”他說着，把書攔到耳朵邊，用指節骨敲着書面，“材料挺好的。這是一本講荒唐故事的書呢還是歷史書？”

“這是一本講旅行的書。他們到了北極，在那兒給冰冻住了，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來。”

“這太可怕了，人怎麼居然會這樣拿生命去冒險。我也常常想，世界的盡頭不知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不過要我自己去看看，那可不成，我決不會有這份膽量。再也回不到老家！”卞列格拉夫顯出一副悲哀的神色，對大家一個個地看着。

“他們的腳都凍壞了，有些人要把腳趾頭截掉，有些人還得把整隻腳都鋸掉呢。”

“好了，別說了！這些可憐人，他們從此就殘廢了！我不要再聽下去了！”老人坐在那兒搖搖晃晃的，好像很不舒服。但是過了一會，他又好奇地問道：“是不是王上派他們到那邊去打仗的？”

“不，他們是去尋找伊甸園的。他們中間有一個研究古書的人，發現了伊甸園，據說是在冰海的后邊，”少師傅一本正經地說。

“伊甸園，也就是人們叫做樂園的，可是這是在兩條大河匯合成第三條大河的地方！是在東方的啊！書上寫得明明白白。因此

你們看的那本書准是哄人的。”

“确是在北極，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个有自由思想倾向的少师傅說：“这确是毫無疑义的，我給你說，其余的都是愚蠢的迷信。”

卞列格拉夫皺着眉头，弯着身子，坐了一会，眼光移来移去地沉思着。“好，好，”他低低地說，“誰都有新鮮的想法，使自己显得特別，可是誰也改变不了墳墓。”

少师傅安德萊不耐煩地在椅子上扭动着；他的心情像一个女人一样容易改变。卞列格拉夫在他跟前，此刻已經使他觉得討厭了。“喂，我学会了念咒召魂的法子，你要不要試一試？”他忽然問。

“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要試！”老人躊躇不安地微笑着說。

但是安德萊已經伸出兩個手指头指着老人的眯着的眼睛，还对他定眼看着，同时嘴里念着咒語。

“憑着血的名义，憑着气的名义，憑着一切好的和坏的体液的名义，还憑着海洋的名义，”他喃喃地念着，弓起了身子，宛如一只大雄猫。

“停住，停住，我不要試！”卞列格拉夫撑在他的兩根拐棒中間，窘得搖搖晃晃的，一双眼睛紧瞧着大門，可是他解避不掉这个魔法。忽然，他把安德萊那只作法的手拚命地打下来，趁机会逃了出去。

少师傅坐着呵他的手。“嘿，他打得真重，”他惊异地說着，把他那只泛紅的手掌伸給大家看。

小倪喀思毫無反应。他虽然并不迷信，但是他不喜歡人家对任何事情的真相加以嘲弄。

“現在我該做什么啦？”彼得問。

“大副杰遜的那双靴子做好了沒有？”少师傅看了看鐘，接着說

道，“好吧，你就歇歇去罢。”

歇工的时候到了。少师傅拿了他的拐棍和帽子蹉蹉拐拐的到汉生酒店里去打台球；职工也换上衣服出去了。两个年纪大的学徒在水桶里洗干净脖子，也马上就要出去玩了。

貝萊呆呆看着他們。他也感到很需要到外边去溜溜，散散一天的煩悶，但是他那双袜子已經全是破洞，他那件工作衣服已經很髒，明天要穿，今天就非洗不可。唔，他这件襯衫到底穿了两个礼拜，还是四个礼拜？想起来，他就会臉紅到耳根，日子过得真快……他本来只想把这种討厭的洗衣服工作拖延一二天的，誰知一拖就拖了十四五天！他渾身感到一种可怕的虱子蠕动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他昧了良心，不听爸爸拉賽的警告，才受到这种惩戒的？爸爸不是叮嘱过，誰要是不把自己身上弄干净，他就丢臉了。哎呀天哪！貝萊大大的吃了一惊，他在楼下院子里搓洗他的工衣和襯衫的时候，两个耳朵根还是通紅的。他觉得应该把这件事看作老天爷給他的及时的教訓。

后来，工衣和襯衫都洗好挂在籬笆上了，它們伸手趴脚的，好像为了自己已經干干净净而要拥抱老天似的。但是貝萊自己却垂头丧气坐在他的擱楼窗口，一只脚伸出在窗外，这样就至少有一部分身子是在戶外了。他父亲教給他的那种灵巧的縫补本領在这里也沒有用到，所有的破洞都只是馬馬虎虎地縫攏就是，如果爸爸拉賽看見了，他准会感到很丢臉呢。他漸漸地从窗洞里爬出到屋頂上，往下面一看，在那船主的花园里，三个女孩子正在無所事事地向作坊这边張望，显然是很煩悶的样子。可是，当她們抬头看見他的时候，馬上就变成另外一些人。曼娜向他走过来，急躁地勾在那堵矮石牆上，对他噘着嘴唇。她傲慢地把头往后一摔，頓了頓脚，但是始終不出一声。另外两个女孩子笑得直不起腰来。

貝萊很明白这种無声的語言的含意，但是他还勇气十足地抵抗了好一会。然而，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了；便只好不顧一切，去和她們在一起。

貝萊的一切夢想和欲望都是向男子有兴趣的方面發展的。他觉得最可笑的是追求女人。貝萊以为女人是應該輕蔑的东西，她們既沒有力气，智力又很薄弱；的确，她們什么都不懂，光会打扮。但是曼娜和她兩個妹子却有点不同；貝萊还是一个爱玩的孩子，而她們却正是很好的玩伴。

曼娜这个野猫是什么都不怕的，她的短裙，她的辮子和她的跳跳蹦蹦的行动，使他想起一只嬉戏不停的小鳥。忽而从一叢灌木里跳出来，忽而又跳了进去！她会像男孩子一样爬树，可以毫不吃力地把貝萊馱在背上滿园子走；而她居然是个穿裙子的姑娘，这恐怕实在是搞錯了。她常常撕破身上穿的衣服鞋袜，所以常常闖到作坊里来，讓他們把她的鞋子縫縫补补。她一来就把作坊里搞得天翻地复，她有时把少師傅的拐棍拿走，讓他行动不得，有时甚至还要把职工的那些美国貨工具玩玩弄弄。

她从第一天起就跟貝萊很亲热了。

“你这个新来的孩子是誰呀？”她拍着他的背脊問。貝萊笑了，坦率地回看她一眼，这种迅速的結交，是我們兒童时代所特有的秘密。他們之間从此就毫無隔膜，永远大家很知己地，随时随地都可以把上一次沒有結束的游戏繼續玩下去。每天晚上，貝萊总站在花园牆边等她；再一轉眼他便已跳过牆，跟她們在一起玩兒了。

曼娜不是个一碰就哭的孩子，决不用啼哭来躲避她的行为的后果。如果她参加了一次打架，尽管她吃了大亏，她也决不討饒。但是貝萊总在某种程度上讓她一步，因为她到底是个女孩子。而她呢，也有过一回承認过，她只希望自己能稍稍再强悍一些就够了。

但她是个勇敢刚毅的人，貝萊在作为一个游伴的时候，总是要还她一手的，只有在作坊里才忍受她的欺凌。如果她从他背后闪上来，把一个东西扔到他脖子上，或者忽然把他从矮凳上推倒，这时他只好耐着性子，一声不响，自幸没有打断骨头。

他最愉快的时间是在船主的花园里度过的，这花园是个非常奇妙的世界，永远在引逗他的注意。那三个姑娘的名字都是很古怪的外国名字，是她們父亲从海外带回来的：亞伊娜，佗洛蕾和賽尔曼娜！她們脖子和耳朵上都挂着又紅又大的珊瑚珠。花园里有許多很大的海螺壳，你可以从这里傾听海濤澎湃的声音，还有挺大的玳瑁壳，像十五磅的大面包一样大，此外还有整堆整堆的珊瑚。

这一切都是貝萊从来没有看見过的新奇东西，可是他絕不因此而大惊小怪，他很快就把它們看得很平常，为将来随时随地碰到更特別更奇怪的东西的时候留个余地。

有些晚上，他会使这些姑娘很失望，因为他要到街上，或者到海灘上，或者到港口去游逛，在那些地方他可以看得到真正的生活，在这种时候，她們只好垂头丧气地站在花园牆脚下，苦悶得互相吵嘴。但是在礼拜日，他把作坊收拾干净之后，总是很忠誠地去找她們，因为有整整一天可玩，大家便开始計劃怎么玩法。他們做各式各样的游戏，貝萊总是她們的中心人物；他会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正式的丈夫，吃人的生番，或是奴隶。在她們手里，他就像一头馴服的熊；她們会把他当馬，騎在他背上，有时三姊妹一起閃上来“杀”他。他就得乖乖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讓她們把他整个身体埋得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他真是被埋在泥土底下，所以这种游戏的真实性也大大的提高了。不过他的臉并没有被埋掉，这是因为必要才留下的，她們只好把枯萎的树叶給他盖沒了臉，就算滿意了。后来，要是他因为弄髒了他那套好衣服而哭起来的时

候，她們便很體貼地用手給他拂拭，如果他還不稱心，她們三個便都吻他。她們總是把他叫做“曼娜的丈夫”。

貝萊的日子就是这样度過去的。他表現的是一種極其無聊的談諧，並非由衷的快樂；他覺得自己的情況好像愈來愈壞，也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人，因而感到很憂郁。但是他堅決要在城里耽下去；他日日夜夜的想着這件事，甚至做夢也在跟城市鬥爭。

“要是你有什么困難，亞爾弗萊和亞爾皮努思總會幫助你的，”卡萊叔叔在貝萊去跟他告別的時候這樣說過；貝萊到了城里之後也去拜訪過他們。可是這一對雙生子今天還是像從前在牧場上的時候一樣的狡猾而怕事；他們決不願意為自己，更不願意為別人，碰掉一根毫毛。

但是在別的方面，他們卻大有進步。他們是為了改善他們的地位而從鄉下搬到城里來的，他們開始的時候給人家做傭僕，積蓄了足夠的錢以後，就換一個更好的職業。亞爾皮努思還在做傭僕，因為他不想做什麼手藝。他是個脾氣很好的青年，只要有人肯給他訓練雜技功夫，他是什麼都可以放棄的。他常常隨手拿起一些東西來拋弄，還盡力把各式各樣的東西創造出種種最不可思議的用法來。他能不顧一切自然法則，把自己的四肢扭成種種古怪的姿勢，如果他把一件東西拋在空中，他就希望那東西能在空中停一停，讓他的手做別的事。“什麼東西都可以像動物一樣被馴服的，”他說着便又孜孜不倦地練他的功夫。貝萊笑了，他很喜欢他，可是並不把他估價得更高些。

亞爾弗萊走的是另外一條路。他現在不再一味堅蜻蜓了。他現在是神氣儼然地跨着兩條腿走路，而且還常常要拉拉領子，折折袖口，老是在關心他的衣服。他如今是一個油漆匠店里的學徒，可

是他把头髮分梳着，很像一个店員，他还到藥房里去买了种种生髮油来把头髮搽得精光雪亮。要是在路上碰見貝萊，他总是找个理由赶快躲开；他結交的都是商店里的伙計，而且一路忙着跟人家打招呼，左一个右一个地，都是比他地位高的人。他这种傲然的神气，使貝萊巴不得有那么一天可以狠狠地揍他一頓。

这一对双生子有一点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誰也别想得到他們的帮助。誰要是想他們帮助，只会給他們大笑一場，要是誰取笑了貝萊，他們也跟着一起笑。

在城里过活真是不容易。貝萊已經完全摔掉了他的乡下气；現在使他感到痛苦的乃是他的貧穷。他事前沒有好好的考虑，竟投身做一个只供膳宿而不給工錢的学徒。他身上只有几件衣服，他原以为一个人既不到处乱逛又不跟姑娘們打交道，就沒有什麼別的需要。誰知在城里，他却必須講究穿著。他的那套禮拜日穿的衣服，在城里看来，也并不比平常日子穿的衣服好些。他总得設法弄到一个橡皮的假領头才好，这东西有一种好处，可以自己洗；其次他想要的是一副硬袖口。但这都是要花錢的，然而他帶出来做征服世界用的，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做买取世界用的，那笔五克郎的大款子，早已不知不觉地給这个城市騙光了。

以前，爸爸拉賽总把一切困难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可是現在，貝萊是孤軍作战，一切都得靠自己。他現在面对着生活，一往直前地英勇奋斗，就像他从前兒童时代一样。但有时他也感到沮丧，因为这种斗争妨碍了他的一切孩子气的活动。

在作場里，他总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还竭力跟每个人相处得很好。他替小倪喀思从照片上摹画了他未婚妻的一幅画相，这就博得了他的欢心。这画相的臉部虽然画得不很好，像是給人踏扁的；但是衣服和領口上的一支別針却画得非常出色。这画像在作

坊里挂了一个礼拜，使貝萊交了一步好运。那个專給石子工人跑腿的卡尔生定画了兩幅，一幅是他自己的，一幅是他妻子的，他答应每幅画給他二十五个欧勒。“不过你得把我的头髮画上几个鬚兒，”他說，“因为我媽媽常常希望我有几絡鬚髮。”

貝萊接下了这笔生意，但他至少要两个月才能画好；因为如果要画得維妙維肖，这就得是一件长时期的工作。

“好，好；反正我們一下子也挤不出这笔錢来。本月份要买彩票，下月要付房租。”貝萊很了解他，因为他知道卡尔生每礼拜只賺八个克郎，家里却有九个孩子。但是他覺得他不能再减价了。在这里，当然，錢并不像水一般流来流去！但是誰要是手里有了一个錢，他馬上就会动腦筋把这錢花在最得用的地方，例如，有这么一次，他在一家杂货店的玻璃厨窗里看見一个雕成皮靴形的烟斗。那簡直是使他非常动心的。

当三个姑娘在隔壁花园里叫他的时候，他的童心找到了伴侶，使他忘記了他的憂慮和斗争。如果給人家看見他爬过矮牆去，他总觉得很羞耻，因为他感到和小孩子在一起玩已經不是体面的事，何况她們又是些女孩子。但是到了花园里他又觉得很幸运，因为那里有許多奇妙的东西可以尽他玩，例如中国来的茶杯茶托，南洋群島来的武器。曼娜有一串用白牙齿做成的項鍊，有尖有鈍，形狀不一，參差不齊地串在一起，她坚持說这些都是人的牙齿，她居然有勇气把这串項鍊套在她的光脖子上。花园里还有許多奇异的植物，有玉蜀黍，有烟叶，还有种种別的花草，据說在世界上別的地方，这些花草都長得很繁茂，像他們島上的麦子一样。

这三个姑娘都生着比別人細白的皮膚，而且身上还有一种远地方来的香气。他和她們一起玩的时候，她們都待他很好，如果他的衣服撕破了，她們立刻給他縫补；她們把他作为一切游戏的中心

人物，甚至他不在場的時候也是這樣。這種情況，他雖然處之泰然，不以為奇，可是心裡却暗自高興，這是他前途一切幸福的一小部分，也是他將來一輩子享不完的福分里的一点点預支。他要取得對她們的絕對統治權，如果她們頑抗的話，他便憤怒地訓斥她們，這樣她們就馬上都屈服了。他很懂得，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大丈夫都是使妻子絕對服從的。

初夏已經過去，營業清淡的季節開始了。城里人已經在降靈周買好了他們過夏的東西，鄉下人這時也不再進城來找工匠做什麼工作，而忙着要計劃收割的事情了。即使在那些向來不為農民做工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出這個小城市是怎樣地完全依賴着農村的。整個城市好像暫時忘卻了它的優越感；做手藝的人也不再瞧不起農民；他們有所期待似地了望着田野，談的都是天氣和收割的情況，他們已經完全忘記了城市里的一切樂趣。如果偶爾有一輛農民的大車，例外地打街上走過，人們都跑到窗口去看它。臨到收割的時候，人們都豎起了耳朵好像在聽講老古話；有些人，如果可能的話，便放棄了城里的生活，到鄉下去幫助做收割的工作。貝萊這個作坊里的職工和兩個學徒都已經走了；剩下揚斯和貝萊兩個人，盡能對付得了所有的工作。

貝萊對這種清淡的情況毫無所感。他一心只想着怎樣保全自己，爭取最美好的生活。他有幾千種印象，有好的，也有壞的，他得使它們同化成為一個整體，那就是這個了不起的東西：城市。對於城市，貝萊從來不知道他自己的態度還是傾向於歌頌它呢，還是詛咒它，他永遠在這二者之間游移不定。

貝萊在憂慮的時候，常常看見拉賽的臉兒，這使他愈加感到孤獨。爸爸拉賽到哪里去了？會不會永遠聽不到他的消息了？他相信喀爾娜的話，每天都在等待着爸爸跌跌撞撞地闖進門來，每一次

有人摸动門上的把手，他总觉得准是拉賽来了。在这孩子的心里，这件事成为一种隱秘的苦痛，使他的一切行动都帶些悲哀的調子。

第五章

一个礼拜六的傍晚，貝萊順着东街跑下去的时候，遇到一輛从乡下来的車子，載滿了家具什物，顛簸进城。貝萊虽然沒有工夫，但也不得不站住看看。赶車的坐在車头，差不多在兩匹馬的中間；这人个子很高，臉色紅紅的，天气尽管热，他却穿得挺厚。“您好？”怎么，原来这是他的堂姊夫杜依，卡萊的女婿；在他头頂上，高高地坐起在那些家具什物中間的，是亞娜和她的孩子們，跟着車子的顛簸而搖搖晃晃。“您好！”貝萊揮着他的帽子，一跳就踏上車杠，坐到杜依身边。杜依对这次不期而遇，正在高兴得笑容滿臉。

“是啊，我們在乡下住膩了，所以搬到城里来看看是不是好些，”杜依用他那沉靜的声調說。“看样子你在这兒过得倒是挺慣的！”他口气之間，有点羨慕。

亞娜爬到車子边上，低头对他笑着。

“有沒有我爸爸拉賽的消息？”貝萊問她。這句話他每逢碰到一个熟人总要問的。

“对啦，他正打算在荒地裡买一塊地哪。喂，小鬼，安靜些！”亞娜又爬了回去，接着一个孩子哭了。随后她又探身出来。“不錯，我們家里人都在記挂你呢，爸爸，媽媽，还有大家都問候你。”

可是貝萊却沒工夫想到卡萊叔叔。

“是不是靠近岩石农庄的地方？”他問。

“不，远在东边呢，一直在魔鬼洞那边！”杜依說。“地倒有一大

塊，不過差不多全是石頭。但願他別把自己的身子搞垮在這塊地上——以前已經有過兩個人垮在那裏了。他如今跟喀爾娜一起住在那兒。”

“拉賽伯伯有辦法，”亞娜說。“買地的錢是喀爾娜拿出來的，她著實有些積蓄呢。”

貝萊聽到這個消息，心裡怦怦的跳，坐都坐不定了。一切疑慮，一切恐怖的猜測都消釋了，現在他已經重又找到了他的爸爸！這樣看來，拉賽生平的夢想快要實現了：現在他有了自己的家。再說，如果不把地主這個名稱用得很正確，那麼他也可以說是一個地主了；貝萊他自己呢？哼！當然，他現在是個地主的兒子啦。

到九點鐘，他已把一切事情都做好，可以動身了。他興奮得熱血沸騰……有沒有馬呢？當然有。可是工人有沒有呢？爸爸拉賽是不是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按季付人家工資，禮拜六下午進城來玩玩，把皮領頭翻到耳朵邊的地主老爺呢？貝萊清清楚楚地看見工人們一個一個走上台階，脫下木靴子，敲着公事房的門——是的，他們都是想來借支工資的。拉賽搔着他的腦瓜，沉思似地瞧着他們說：“無論如何辦不到，你們只會把錢花去喝酒。”但是他到底還是把錢借給他們。“人就是這樣笨，”他對貝萊說……

有那么一天，貝萊辭掉了學做皮鞋匠的行業，回農莊上做地主少爺了。一切事務事實上都是由他指揮，這當然是不消說得。還有，在聖誕節的宴會上，他將和許多美麗的地主女兒跳舞。當他出現的時候，屋角里登時到處都在窸窸私議；但是他徑直走到牧師的女兒跟前，邀她跳舞，她簡直又驚又喜，氣都透不過來，甚至當場還要求他娶她做妻子……

他一邊夢想，一邊趕路；希望引着他只顧往前走，不知不覺已經在公路上走了十多里了。現在他轉進小路，兩旁都是松樹和長

滿石南叢的小山，他經過的屋子比公路上的屋子破陋得多，每兩間屋子中間的距離也愈來愈遠了。

走了一程，他記住要去的方向，又轉進一條小路，現在是專心一意的奔跑着了。在這夏夜中，周圍的景色只看得清一半，可是，雖然從來沒有到過這裡，他對這個地方却熟悉得好像爸爸背心的補綻一樣。這副貧困可憐的景象好像在用一個母親的口气對他說話。這些泥灰塗污的茅屋，就是那些為了爭取一小塊土地而和石地作戰的勞苦開荒人的家屋，貝萊在這些屋子中間走過，感覺到從來不曾有過的暢快。自從好幾代以來，這一切東西，從堵塞破窗戶的布片到壓住茅草屋頂的木塊，一向都是屬於他的。這裡不像別地方，沒有叫人傷腦筋的事；在這裡，誰都可以放心睡覺。但是貝萊，他現在可不想住在這些破破爛爛的東西中間做墾荒的人。因為他已經長大，應該離開這些東西，正如他已經離開了母親的懷抱一樣。

路漸漸狹窄，只剩了一道車轍，在石塊和沼澤地中間蜿蜒曲折地穿過。貝萊知道他應當一直向東走，可是那車轍却忽而向南，忽而又向北。他走得不耐煩了，便認准方向，抄斜路走過去。可是這樣走法很不容易，因為原本沒有路；月光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常常摔到坑里去，石南和杜松高到腰身，時時都阻礙着他。這可使他發起拗性子來，決不再回到車轍路上去，一股勁地向前走，因此馬上就弄得滿身大汗；他爬上傾斜的岩脊，沾着露水的苔蘚使這些石頭很滑，他便聽其自然，讓自己在那些崖石上摔交。有一次，他發覺跌進了一個無底洞，可惜已經太遲了一些。好像有一股冰冷的水浸到他心裡，他便伸起兩手在空中亂抓，想抓到一些東西。“爸爸拉賽！”他一邊悲哀地叫喊著；幸而這時他給荊棘鈎住了，成千累萬的芒刺帶住了他，捨不得放鬆，因而他在縱橫交織的藤蔓中間慢慢

地往下沉落，直到落地为止。原来他跌进了一道山溝里的許多尖銳的石塊中間。他一边心惊肉跳，一边又暗自庆幸自己的命宮不坏，为了不使他摔破头顱，这些荆棘只撕破了他一些皮膚，真可以說是很慈悲的了。此后他便在黑暗和泉水中摸索前进，最后找到了一株树，才能爬上地面。

現在他迷失了方向，等他明白自己确是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更着慌了。他已經不是剛才那样滿有自信的貝萊了；他盲目地向前跑，想跑到小山頂上。当他打算把四周的崖石情况看一看清楚而急急忙忙地往上跑的时候，大地忽然發出一陣可怕的响声，升騰起来包圍了他，空中登时变得烏黑，还充滿了各种喧噪聲，簡直伸手不見五指了。这正如一次駭人的爆炸，好像是从他輕快的脚步底下爆發出来的，泥土都被抛擲在空中，散失在黑暗里，而黑暗本身却惊恐得高声哭泣，在他四周旋轉着。貝萊心头砰砰地跳，吓得最后的一点理智都沒有了。他無法克制地乱跳起来，像一个瘋子似的叫嚷。一个烏黑的东西从他頭頂上飞过，他不得不縮紧了头，閃光一亮隨即又不見了；黑暗像海洋一样地汹涌起伏，还繼續不断地發出地獄里的喧聲似的尖叫。后来，这一切忽然都移向北方去，靜下来了。貝萊才明白他原来絆着一个山烏鴉的窠。

他發現自己在一塊大石头背后，怎么会走到这里来的，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个大傻瓜。只因为踢起了几顆石子，就这么容易地使五六十只烏鴉乱飞乱哄了！

他沿着山坡走，有决心有勇气，可是兩腿却軟得很。远处，有一只狐蹲在山崖上对着月亮瘋狂地嗥叫，从北到南是一片大海，正在远远地閃着亮光。这里是妖精鬼怪居住的地方；人踩在岩石上，底下就發出空洞的声音。貝萊便放慢了步子。

在南方的天空中，大海給月亮照成一片銀光，但是当貝萊回头

再看一眼的时候，它忽然看不见了。脚底下的原野却被浸在白光里。四面八方的陆地都在消失掉，貝萊惊詫地看着大海慢慢涨起来灌满了所有的窪地。后来，海水淹过了那些小山头，一个一个地把它們吞沒掉，然后它又去淹沒东边的一長条岡巒；直到后来，只剩下一些松树頂冒在水上；但是貝萊还没有感到危險絕望，他虽然很恐慌，可是心里还隱隱約約想到亞拉臘山^①，这就恢复了他的勇气。但是后来他觉得怪冷的，好像褲子都沾在皮肉上了。“这是水啊，”他心里想，于是他大吃一惊，向四周一看，原来他站着的这个山头已經成为一个小岛，浮在海洋里了。

貝萊是个坚强而现实的青年，他有过各式各样的經驗。可是現在，恐怖终于冻结了他的热血，他只好毫無反抗地听憑这神奇势力的摆布。世界显然已經淪沒了，而他是在漂漂蕩蕩——在广漠而寒冷的太空中漂蕩。爸爸拉賽，皮鞋作坊，曼娜和少师傅的明亮的眼光——这一切都將在这里結束了。他并不因为失去他們而感到悲悼，他只感到非常孤独。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就是死嗎？也許剛才在山坡上摔交的时候他已經死了？現在他是不是正在漂蕩到天国里去呀？或者，这就是世界末日吧？記得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家講到过世界末日的許多可怕的事情。也許他是漂蕩在最后一塊陸地上，是人間至今还活着的唯一的人吧？想到別人都死光，只有他一人居然还活着，他一点也不覺得吃惊；在异常絕望的这一刻，他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他站在那里，屏息凝神，傾听着太空中的一切声响；他首先听到自己的脉搏像棍子似地敲打。他再一听，听到一些別的东西了；在那冲蕩着他的耳朵的夜气中，他听到远远地有一种声音，像是一

^① 挪亞的方舟在洪水退后停在这个山上，見“旧約”“創世記”第八章第四节。

种生物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很遥远，很微细，可是貝萊听见了，不觉高兴起来。这是一条母牛在抖着鏈子吃草，他可以听见她的项頸正在牛欄木上摩擦的响声。

他跑下石骨棱棱的山坡，跌倒了馬上又爬起，再向前跑；不知不觉的完全沉浸在霧气里了。后来他下到一塊荒地上；觉得脚底下踏到一些很熟悉的东西，原来是一塊曾經垦熟过的土地，可是現在又長滿了石南叢了。这时，那声音更响了，凡是人們在夜里慣于听到的牛欄里的一切声音，他都听到了。接着，在蒙霧中間涌現出一座破陋的庄屋。当然这决不会是貝萊所寻找的庄屋，爸爸拉賽有的一定是一座正規气派的有四个厢房的庄屋！但他还是向前走去。

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么小心謹慎，把門戶都鎖上；所以貝萊可以一徑走进屋子去。他一打开那間起居室的門，就感到滿心高兴，他平生聞慣了的那种最舒服的气味一直扑进他的鼻子，这是一切香味的基础，爸爸拉賽的气味！屋子里很黑，戶外的夜光也不能从低小的窗子里照进来。他听到沉酣的鼻息声，知道睡着的人还没有被他惊醒，还没有到半夜呢。“晚安！”他打着招呼。

于是好像有一只手伸出来摸索火柴。

“是誰呀？”一个睡意朦朧的女人声音說。

“晚安！”他又說了一句，便走进房里去。“我是貝萊！”他声音很响亮地說出自己的名字。

“原来是你，孩子！”拉賽的声音顫巍巍的說，但是他的手还没有摸到火柴；貝萊跟着声音走上前去抓住了他的手腕。“你怎么摸索到这个荒野里来的，又是在半夜三更？好，好，我就起来！”他說着，呻吟了一声，想坐起来。

“不，你躺着，我起来罢，”喀尔娜說。她靠牆睡着，当他們父子

倆說話的時候，她沒有做聲。“告訴你吧，他要痛着呢！”她說着便跳下床來。

“哎，我做得太累了些。人們在為自己干活的時候，總是這樣的，不願意歇手。不過，等我把事情安排順當之後，就會好的。工作就是治腰痛的最好的油膏。你怎麼樣，過得好吧？我差不多以為你送掉命了！”

貝萊坐在床沿上，把城裏的一切，諸如作坊里的情形，少師傅的癩腿，以及其他種種，一一告訴他父親。但是他絕口不提那些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一個男子漢可不能老想着這類無聊事情。

“那麼，你在這些陌生人中間過得還不錯！”拉賽很高興地說，“人家一定很看得起你？”

“是啊！”這句話回答得有點忸怩了。他至今還沒有得到的，正是人們對他的尊敬，但是為什麼要把他的委屈宣揚出去呢？“少師傅准是很喜歡我的，他常常跟我聊天，有時甚至不顧職工樂意不樂意呢。”

“很好很好！我常常在記挂你，不知道你在那邊過得怎麼樣，會不會很快就得到你的好消息。不過，當然，一切事情總得等時候。你看，我現在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不錯，你做地主了！”貝萊微笑着說。

“哈，不錯，誰也不能說不是！”拉賽也笑了，但是他馬上又因為腰背痛得厲害，痛苦地呻吟起來。“白天里，我拚命干活，身體倒挺好，可是一睡下來，它馬上就發作了。痛得真凶，就像一挂重車的輪子在我背上碾來碾去，或者什么的。唉，唉！儘管這樣，給自己做活到底是一件快活的事情。我有個可笑的想法，我覺得在自己家里啃干麵包，總比在別人家里吃糕餅的味道好得多。還有，住在自己家里，也比住在別人家好得多，無拘無束的，愛干什么就干什

么，不用請問別人！再說我这塊地也不挺坏，虽然大部分都还没有开垦，可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它所有的生产力都还积在那兒。城里人怎么样——他們都和气吧？”

啊，关于这一方面，貝萊說他没有什么抱怨的。“可是，你們到底什么时候結婚的？”他忽然問。

“唔，这是……你瞧……”拉賽虽然早已准备着兒子会有这么一問，可还是不免支吾其辞。“我們还没有正式結婚。結婚得花錢，而且这里的工作又要紧……不过，不消說，等到我們一有空，有了錢，我們就正式結婚。”拉賽的意見，老实說，以为結婚仪式是可以省掉的；至少可以拖延到孩子生出来，需要合法身分的时候。但是他看得出貝萊并不贊成这种想法；在关系到名誉的問題上，他还是一个很認真的孩子。“等我們收进了麦子，我們就大大的請一回客，”他下定决心地說。

貝萊兴奋地点点头。現在他是个地主的兒子了，他可以讓那些裝富瞞穷的城里孩子妒忌妒忌了。但是他又不願意給人家当面說他父亲“和一个女人姘居！”

这时喀尔娜端了些食物进来。她很亲热地看着貝萊。“坐下吃吧，別見笑我們这里的寒酸东西，我的孩子，”她說着还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貝萊便坐下大嚼起来。拉賽半个身子伸到炕外面，心里很高兴。

“你居然还没有在城里吃倒了胃口，”他說。“有沒有好东西吃？喀尔娜說你吃的很坏。”

“馬馬虎虎！”貝萊固执地說。他很懊悔那天晚上，正当自己情緒很坏的时候，对喀尔娜說了实話。

拉賽也动了食欲，就一点一点的爬出炕来。“我来陪你坐坐，”他說着便在桌子边坐下，仍然戴着睡帽，穿着短褲。他那頂睡帽是

絨綫結成的，一邊已經松散地拖到耳朵上。他的神气看起来倒真是一个枕头底下很有几个錢的庄稼汉。他們父子倆在吃的时候，喀尔娜来来去去，忙个不停。她身子圓圓胖胖，手里拿着一柄很大的切面包刀子。她有一种使人信賴的力量，倒也很像个不折不扣的庄稼汉的老婆。

他們在炕上給貝萊讓出个地方来。貝萊先吹熄了牛油蜡燭，然后脫下衣服，把襯衫塞在枕头底下。

他醒得很迟。太陽已經离开了东边的天空。滿屋子里充滿了香噴噴的咖啡气味。貝萊赶紧坐起，想在喀尔娜进来以前穿好衣服，因为他不願意給她看見他那件襯衫的情形。他伸手到枕头底下去一摸，他的襯衫已經不在了。他的袜子擱在一只矮凳上，已經补好了！

喀尔娜进来的时候，他躺着不动，固执地一声不响；喀尔娜給他道早安，他也不回話，一双眼睛望着壁櫥。她不該乱翻他的东西啊！

“我把你的襯衫拿出去洗了，”她沉靜地說，“今晚上你就可以穿。現在你先把这一件穿上吧。”她把一件拉賽的襯衫放在被子上。

貝萊好像沒有听见喀尔娜的話，默默地躺了一会，才坐起来，滿肚子不高兴地穿上襯衫，他正待下炕的时候，喀尔娜說道：“不，喝过咖啡再起来，”同时她还拖了一个凳子放在他旁边。于是貝萊果然在床上喝了他的咖啡，实现了他久已梦想着等爸爸續絃以后会享受到的幸福。这么一来他可不能再發脾气了。但是他还觉得很慚愧，因而老是沉默寡言。

上午，拉賽帶貝萊出去看看他的产业。

“我們最好还是先繞一轉，这样你就可以看得清楚四至在什么

地方，”拉賽說，因為他知道這塊地的面積准會叫貝萊大吃一驚。他們在石南叢，蕪藜和荊棘中間一路走去，有時走下到沼澤地里，有時得走上礮礮的山坡。走了好幾點鐘才走完這一圈。

“這塊地很大呀，”貝萊五次三番地說。

拉賽听了很得意，回答說。“是呀，差不多有二十公頃呢——可惜還是一塊沒有開墾的地！”

原來這是一塊處女地，長滿了石南和杜松，其中還爬滿了荊棘和忍冬的藤蔓。在每一片絕壁上，還掛滿了樺樹和野櫻桃，這些樹根抓住了石壁，看起來好像許多奇形怪狀的手。山楂，野李和野薔薇糾結成一片茂密的林叢，這里頭已經可以看出拉賽努力開辟的痕迹了。在這些繁盛的莽叢中間，石骨的地底稍微露出了它的猙獰面目，有些地方，它簡直已經透露到地面，以致太陽把一些牧草的根都晒枯了。

“這簡直是一個小天堂，”拉賽說，“你到處都可以踩在一些漿果上。但是，總得把它開辟出來，種些東西，才可以靠它過活。”

“可是土質怕不太好吧？”貝萊說。

“土質不好，這些樹怎么能長得挺好？”拉賽指着那些在微風中搖曳的樺樹和楊樹。“不，不過得費很大的勁才能把它開墾出來。可惜現在你不在家里。”

拉賽已經不止一次表示過這意思，可是貝萊只裝做沒有聽見。他眼前所看見的完全不是他過去所想像的；他再也不想依照拉賽的願望，在家里做地主的兒子了。

“在這里恐怕很不容易維持你每天的面包吧，”他裝着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樣說。

“啊，維持每天的面包並不很困難，當然我們不能每天都吃酒席，”拉賽抗辯着說，“無論如何，在這里，你可以挺直了腰干活，沒

有一个管家来跟着你乱叫乱咬。就算我会在这里做到死，至少我已經不是給別人做奴隶了。看見土地在自己手下一天一天开垦出来，長出一些谷物，代替了那些沒用处的野草，这种快乐，你可別忘記啊。开荒拓土，使它可以种植，这的确是一个男子汉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工作，沒有比这更好的了！可是，你是不是到了城里就把一个庄稼人的爱土地的天性丧失了？”

貝萊并不回答。一个人在自己的地里辛辛苦苦工作到老死，單为了要它長出一些別的东西来，这工作也許是很好，也很偉大，可是他却自幸沒有这种庄稼汉的爱好土地的天性。

“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和我所知道的历代祖宗，我們都有这么一顆心，所以我們都勤勤恳恳的耕地过活，从来不想到自己的享受。我們誰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对这工作說坏話，而且还是我們自己家里人說的！”拉賽說这些話的时候，把臉掉开了，好像上帝在对他的子民生气似的。貝萊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被憎恨的背叛教义的坏人。但是，虽然如此，他可決不屈服。

“我在这里不会有一点用处的，”他望着大海，歉疚似地說。“我不信我能做些什么。”

“不，是你已經割断了你和土地的一切联系，你！”拉賽沉痛地說，“可是將來总有一天你会懊悔的。在陌生人中間的生活，不会永远美好和快乐的。”

貝萊沒有回答；他覺得这时候很容易吵嘴，他还是采取守勢的好。于是他們一直默默地往前走。

“唔，当然，这还說不上是一分地产，”拉賽忽然說，为了緩和貝萊再有什么批評。可是貝萊还是不做声。

屋子四周的地是曾經开垦过的，在这些熟地的四周，茂盛的石南叢里露出了正在消失下去的开垦过的痕迹和荒廢了的溝畦。

“这里从前是玉米地，”貝萊說。

“好，你眼光不錯！”拉賽嚷着，一半是嘲諷，一半是由于真正的佩服。“你看得很准，真有眼力！要是我以前不知道，我簡直還看不出來呢。不錯，這兒是種過東西的，可是又給石南草長滿了！這是我前面那個人干的，他干得太吃力了，氣力趕不上，因此他就搞垮了。不過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塊地還是有辦法的！”拉賽指着一片種裸麥的地說，貝萊不能不承認這些裸麥長得很不錯。但是這一大塊地里，縱橫都是高高的斷岡殘岩。這就分明告訴他，要使這塊地開墾出來，種植裸麥，不知要花上多少辛苦的勞動。裸麥地的外邊，是一片新墾過的土壤，看上去好像一片壅閉住的冰野；犁耙只犁過了一層土皮，底下全是石頭。貝萊看了這一切情形，不禁為他父親傷心起來。

可是拉賽自己却毫不氣餒。

“像這樣的地，總得兩個人把犁才行。喀爾娜雖然氣力不小，可是每一回犁耙碰上石頭，把我們的胳膊都震痛了！好些地方都得用尖嘴鋤或錐子來鑿，甚至还常常要用炮來炸才行。我用的是炸藥，雖然比火藥危險，可是炸得深，”他很得意地說。

“這兒的地開墾了多少啦？”貝萊問。

“連麥地和菜園一起在內，快有五公頃了。到年底還可以多些。”

“可是這五公頃地已經搞垮了兩份人家啦，”喀爾娜說，這時她剛出來招呼他們去吃飯。

“是啊，是啊；願上帝可憐他們！我們現在是享受了他們的勞動果實！公家不會再收回這塊地了，不，總不會從我們手里收回去了。”拉賽用一種滿有自信的口气說了這番話。貝萊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站得這樣挺直的。

“我总觉得有点不放心，”喀尔娜说，“我们好比在开垦一个荒地。人家说，那第一个来垦荒的人给公家赶走以后，上吊自尽了。”

“是的，他还有一间茅屋在那边荒地里呢，就是那些接骨木树的地方，不过从那时起已经坍塌了。幸亏他没有到我们屋子里来作祟。”拉赛很不安地打起抖索。“人家说他常常出来作祟的，如果来接手他的人命里要有灾殃，就给他害上了。”

“那么这间屋子还是后来造的吗？”贝莱吃惊地问，因为这间屋子也很有些要倒塌的样子了。

“是的，这是我前面那个人造起来的。他向公家申请了这块地，不花一个钱，使用二十年。条件是要他造起一间屋子，还得每年开垦半公顷地。这条件并不苛刻。不过他一上手就干得太紧张了。他是那么一种人，早晨拼命用尽了力气干活，不到中午就累了。可是他这间屋子却造得不坏。”——拉赛说着就踢踢那堵薄薄的敷了泥的墙——“木料全是头等货。我想在冬天以前我可以敲不少石头，这些石头总得先肃清掉，把石子卖了，赚几百个克郎也好。两三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间旧屋子改做仓库，另外给自己造一间新的——嗯，喀尔娜？底下要有一个地窖，外边要有一道高台阶，就像岩石农庄的那样。这屋子可以用毛坯的花岗石来造。墙头，我自己来砌。”

喀尔娜听了高兴得眼睛亮光光的，可是贝莱却并不起劲。他觉得很失望，从他的梦想到眼前这清清楚楚的现实，距离实在太远了。对于这种已经有一二十代祖先们努力过的无止境的劳动，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经验过，心里却不禁起了一种愤懑的反感。他自己虽然没有和土地作过这样艰苦的斗争，但是他从小很自然地就懂得了开垦土地的一切事情，他的一双手也天生就有运用锄头和犁耙的才能。可是他并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爱好土地的热情，他的思

想是向另外一个新的方向發展的。这种对于終身被土地奴役的仇恨，扎根在他心里，使他有了一种拉賽所沒有的看法。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他并不被二十公頃土地冲昏了头腦，他要問的是这块地能有什么出息。不过，对于一个人要把畢生精力花在这無用的劳动上的这种思想，他却滿心感到仇恨，虽然他自己并不知覺。他的这种观点很高明，好像他反而是拉賽的父亲了。

“你如果买一份五公頃熟地的小庄子，是不是比这样好些呢？”他問。

拉賽大不以为然，搖搖頭說道：“唔，那样的話，你就得一輩子省吃儉用，截長補短，收入恐怕还不到支出的一半呢。見他的鬼！要是这样，我宁可像从前那样的給人家干。在这里，不錯，我干得更辛苦，我还得多伤腦筋，可是我有个前途啊。等我有朝一日把这些地都开好，我就有一份比誰都好的农庄了！”拉賽得意地望着他的这块地；他心目中好像已經遍地都是麦浪和牛羊了。

“这里养六匹馬和二三十条牛是很容易的事，”他高声說，“那我的进賬就不小了！你看怎么样，喀尔娜？”

“我看午飯快要冷了，”喀尔娜笑着說，她显得非常快活。

吃飯的当兒，拉賽建議貝萊把衣服送回家里来洗补。“你准是够忙的，那有工夫管这个，”他憐愛地說。“屠夫楊森每礼拜六都进城去，你交給他，讓他帶到教堂里，要是礼拜日这里沒有人上教堂去把衣包帶回来給我們，那才怪呢。”

但是貝萊忽然又变得固执起来，不答話。

“我的意思是說，洗洗补补的工作，恐怕你顧不过来，”拉賽陪小心地說。“在城里，一个人总有許多別的事要做，得經心，况且这种事本来也不是男人家做的事！”

“我自己做得了，”貝萊快快地說，他是要表示他能够把自己收

拾得干干淨淨。他之所以拒絕拉賽的建議，多半是為了報復他自己以前的不事整潔。

“也好也好，”拉賽溫和地說，“我不過問問你。你可別誤會了。”

儘管喀爾娜身子壯健，儘管她對無論什么事情都肯動手幫忙，拉賽还是很需要一個男子和他一起工作。有許多非兩個男子做不可的工作都擱起沒做，於是貝萊便動手幫助他。這一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把大石頭從地裡挖起來搬走。拉賽早先已經釘好了一架木橇，就套上那兩匹驚馬運石頭。

“唔，你別瞧不起它們，”拉賽說，寵愛地拍着這兩匹瘦骨支離的牲口。“再過幾個月，你來看吧！不過，就是現在，它們也滿有勁道的。”

要做的工作很多，父子倆不久就累得滿身大汗，可是大家都很高興。拉賽對他兒子的精力感到很驚異，要是有兩三個這樣的小伙子，他可以把整塊荒地都翻過來了。於是他又慨嘆着表示貝萊不在家裏多麼可惜，但對於他這種口氣，貝萊還是裝做沒聽見。不知不覺地，他們已經工作到喀爾娜出來叫他們吃晚飯的時候了。

“我說我們把馬套上車送貝萊一半路，算是報答他幫我們做的活，”拉賽慷慨地說，“我們也借此蹣跚一趟。”

因此這兩匹瘦馬又給套上了車。

拉賽的神氣看起來很可笑；現在他是一個出名的馭夫了，你看他的模樣，總不能不相信他驅策的是兩匹純種駿馬。當他們碰到行人的時候，拉賽便小心地收起馬韁準備着，生怕馬兒受驚。“它們常常要溜韁的，”他鄭重地說。當他居然駕馭到它們走小跑步的時候，他就很高興。“它們得拉緊才行，”他說着，做出一副好像不容易勒住這兩匹馬的樣子。“該死的，我看以後總得把它們安上馬嚼

鉄！”于是他把兩脚抵住擋泥板，一使勁的把兩条韁繩收緊。

走了一半路，爸爸拉賽还要多送一程，依他走了一程，他还要再走一程，啊，这样簡直要送到門口了！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和這兩匹馬明天还得整天辛苦的工作呢。但是貝萊終於跳下了車。

“洗衣服的事情就这样講好了嗎？”拉賽問。

“不！”貝萊把头掉開說。他想：話不是已經說過了嗎，何必再这样老問呢！

“好，好，再見，孩子！謝謝你今天給我幫忙。有空兒再來吧，嗯？”

貝萊對他們微笑着，沒回話；他不敢開口，生怕那堵塞在喉管上的嗚咽會沖上來，不像個男子漢。他默默地跟他們握了手，便奔向城里去。

第六章

別的學徒都有辦法給自己添置衣服，因為他們在業餘時間打外活賺錢；他們或則從朋友那里去兜攬一些生意，或則有時竟把師傅的主顧搶過來，偷偷地以低廉的工資承接他們的活兒。他們把自己的外活藏在凳子底下，師傅不在家的時候，便拿出來做。“今晚我要出去會我的姑娘了，”他們常常笑嘻嘻地說。小倪喀思却一句也不說。

貝萊既沒有朋友可兜攬工作，況且他的手藝也還沒有到家。在業餘時間或禮拜日，如果人家的外活很忙，他就得幫他們做，完全白效勞，拿不到一個子兒。此外他還得幫倪命縫補鞋子，這是給老朋友幫忙。

貝萊被屢定的那一天，叶貝嚕嚙不已地对他講过一番关于酒錢的話。城里人对于这种加重他們消費的額外負擔，常常表示不滿，竭力主張減少或者竟取消这种商業上的陋規。他們在報紙上一看到京城里有这消息，便不甘落后于京城。每当貝萊給他們送鞋去的时候，他們总要談起这件事情，同时向周身衣袋里摸索着，如果袋里有一角錢的話，他們就把这錢夾在手指縫里藏过，推說沒有錢，下回一定補給他酒錢，而且还叮囑貝萊下回可不要忘了提醒他們一句。最初，貝萊果然老实得很，提醒了他們，这是他們自己叫他这样做的啊！但是，后来有人傳話給叶貝，叫他管教管教新来的徒弟，別再这样討酒錢。貝萊簡直弄得莫明其妙，他对于这些城里人，从此更加感到厭惡。他們为了吝嗇一个并不一定要他付出的銅子，居然会耍出这样無耻的手段来。

貝萊从前以为他在穷人們中間耽够了，他得設法打进另外一个階級里去，現在却又明白过来，惟有穷人倒反而可以依靠。他对于那些使师傅咒罵不絕的穷人們送来縫补的破鞋子，每一双都感到喜悅。穷人如果有一角錢，他們倒是很慷慨地付給的。看到他們东寻西找的想湊出几个銅子，甚至把孩子們的扑滿都倒空，害得孩子眼泪汪汪，一声不响地站着呆看，这情形使貝萊觉得很难过。要是他不受他們的錢，他們就会觉得受到輕視，因而很不高兴。所以貝萊口袋里所有的一点錢，都是从跟他一样穷的人那里得来的。

在穷人社会里，錢并不是那种在上層階級社会里整堆整堆地放着的無足重輕的圓东西。这里，每一角錢都意味着苦难或幸福，甚至一个骯髒的銅子兒都可能平息一个父亲的憤怒和孩子要求食物的痛哭。寡妇赫思特給过他一个十欧勒的角子，他不禁想到她已經把以后兩天的午餐都給他了。

有一天，他走过城北沙丘边的那些破茅屋，一个穷苦的少妇走

出門來叫住他，她手里拿着一雙破破爛爛的寬緊統的靴子。“喂，小皮匠，謝謝你給我縫一縫！”她懇求着。“隨便怎樣縫一縫起來，只要能讓我穿半個晚上就成。禮拜四是石子工人的節日，我很希望去參加！”貝萊看看這雙靴子，簡直已經破得無從下手，但是他還是帶了回來，在業餘時間里把它縫補好。他從揚斯那里知道這婦人是一個石子工人的寡婦，結婚不久，她丈夫就在一次開山的時候炸死了。他把這雙靴子給她送去的時候，已經修補得很像個樣子了。

“哦，我沒有錢，我只好給你千謝萬謝！”她很開心地看着那雙靴子說，“你把它收拾得多好看！上帝保佑你。”

“光靠感謝，有誰發得了財？”貝萊微笑着說，看見她開心，自己也很開心。

“是啊，要兩個窮人同睡在一張床上，上帝才會照顧呢，”這少婦戲謔似地說。“不過，無論如何，我祝你一切都幸福，現在，我終於可以去跳舞了！”

貝萊回去的時候，滿心愉快。但是走過了幾家，又有一個窮苦婦人叫住了他，她顯然聽到剛才那少婦的好運道，所以也拿了一雙骯髒的童靴，央求貝萊給她縫補。貝萊把這雙童靴也接受回去，給她收拾好，雖然這反而使他更窮些！他很明白，要是他拒絕了她，會有什麼害處。這是城里人第一次把他看作一個和他們平等的人，第一次認他為自己人。貝萊想着這情況，不免又驚又喜，可是他哪里知道這種貧困是全世界都有的。

他在歇工以後到外邊去玩的時候，總是採取旁觀的態度。他去找一些最窮苦的孩子玩，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行動謙遜和平。但有時也不免發作他的老脾氣，表現出一些使爸爸拉賽看見了也會哭的行動，使自己成為群眾注目的角色。例如，當他旁若無人地坐

在新塗过柏油的系船樁上的时候，他就成为这一个晚上的主角了。但是当大家都兴闌人散，只剩他一个的时候，他便溜到一堆木材背后去，脫下褲子来看看到底弄髒了多少。这一天，他是穿了最好的衣服出来給师傅跑差的。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拉賽曾以自己的謹慎感化他，并且再三再四教訓过他，叫他千万要当心自己的衣服，因此貝萊差不多把这件事看做他神聖的責任。但是貝萊觉得自己已被一切神明所抛弃不顧，所以他現在也就不敬重他們了。

惟有街上的穷苦妇人才是时时在关心他的唯一的人。“你看这孩子，在平常日子都穿起他行坚信礼时穿的那套衣服！”她們会这样說，还把他叫过去教訓一頓，而这一頓教訓的結尾，照例总又是交一双靴子給他縫补。但是这对貝萊沒有影响，他以为在平常日子穿了他最好的衣服出去，仅仅是跟城里人的生活習慣一样而已。無論如何，他身上总穿着一件襯衫，虽然太寬大了些。那个穿了燕尾服、戴上大礼帽、神气十足、为每一个学徒所羡慕不已的理髮师的助手，他身上也沒有一件襯衫啊。这是有一回，当那个青年給姑娘們推秋千的时候，貝萊在一旁注意到的事实。在乡下，一个男人的体面是用他所有衬衫的数目来估計的，那么这个家伙就渺小得很了。但是在城里，人家却不把这种事情看得很严重。

有許多城里人，大部分还是上流社会的人，根本沒有固定的住处，一年到头都从一个地方随随便便地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对于这种人的数目之多，貝萊也不再感到吃惊了。这种人好像都心滿意足，照样娶妻生子，礼拜日出来寻寻快乐。不錯，想到归根結蒂，一个人又何必为了沒有一桶咸猪肉或一堆馬鈴薯过冬而整天愁眉苦臉的好像到了世界末日呢？因此，对一切都滿不在乎的思想也就成为貝萊的思想。当前途一切光明好像都要熄灭的时候，这种态度却帮助他重新找到神話似的生活，給他的贫穷塗上了光彩。

連飢餓也能喚起你的幻想，不管它會不會使你送命。

貝萊雖然窮得毫無前途可言，但是他卻有着窮人們所有的那種機敏的想像力。“廣大的世界”和“奇聞異事”是支持他在貧窮中過活的兩股力量。這是人生的特殊音樂，永不靜止。不管你是處處耽心或是滿不在乎，它們永遠在陪伴着你。關於世界，貝萊很知道它是一個大得不可思議的東西，它永遠在周而復始，終盡的地方就是開始的地方。你可以在八十天中繞着它旅行一轉，到一個奇怪的地方，那兒的人都是頭向下腳向上，倒着行走的，你飽看了一切奇聞異事，然後又走了回來。貝萊就是從鄉下出來，打算去旅行這個廣大的世界的，可是他此刻正被困在這個小城里，這裡找不到一點面包屑來喂飽他的飢餓的幻想，這裡所有的只是許多無足輕重的煩惱。你只能感到一點點海外吹來的新鮮空氣，這就叫你够眼花的了。當那張小小的報紙遞到的時候，所有的小商人和伙計都奔過街來，鼻梁上擱着眼鏡，做着驚異的姿態，談論着外邊所發生的新聞。“中國呀，美國呀！”他們會說，並且想像他們已是這個亂哄哄的世界的一部分了。但是貝萊却常常在熱烈地盼望着有一件什麼重大而奇異的事闖到這兒來，發生在他們中間。僅僅一次也是好的！如果他腳底下涌出一座小小的火山，把所有的房屋都震倒下來，他就高興了；或者發一次小小的洪水，讓所有的船都開到城里來，停泊在教堂鐘樓上的風信雞旁邊。總之他有過這樣荒謬的想法，巴望有這一類的事情發生，使他心驚肉跳，毛髮森然。但是，目前沒有這類怪事，需要他去鬥爭的，已經够多的了；在較好的日子到來以前，世界上的人還得好好地照顧他們自己呢。

至於“奇聞異事”，那是更不容易摒棄了。這是貧窮本身把它們唱到他心底里去的，這是通過爸爸拉賽的顫抖的聲音講給他聽的。“一個命里有錢的孩子常常是生在窮苦人家里，”每逢講到孩子的

前途，他父亲总是这样说，这句话深深地沉入貝萊的心里，像一支歌曲的复叠句。但是现在，他也知道城里并没有大象，可以让一个勇敢的少年骑在背上，去打败一只老虎，救出一个几乎被老虎撕裂肢体的喜马拉雅国王，因而得了国王的女儿为妻，还分得了半个王国，作为他这种侠义行为的酬报。貝萊常常到港口去闲游，可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衣服华丽的少女掉在海里，让他去搭救她，使他将来长大以后，可以娶她为妻。但是，万一碰上了这种事情，他现在也知道她的长辈们连一点点酒钱都舍不得给他的。他已经完全不再痴心希望有镀金的马车碾过他身上，使车里坐着的两位穿丧服的贵妇人大吃一惊，随后便把他带到她们的六层楼的府邸里！当然，她们从此就永远把他作为义子，代替她们新近夭折了的亲生儿子，说起来也真巧，他刚刚和她们的亲生儿子一样年纪。不，这里决没有镀金的马车。

在外边广大的世界上，愈穷苦的孩子却愈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书本里讲到的一切大人物都是像他一样的苦孩子出身，凭着运气和他们自己的胆量，在社会上爬到很高的地位。但是，在这小城里，那些有一点资产的人，都是全靠辛辛苦苦省吃俭用，还得剥削穷人，才得到他们的财富。他们永远是很吝啬地守着他们的钱财，一个钱也舍不得给人家。他们走过的时候，什么东西也不肯遗留下来，让穷孩子捡。他们在路上看见一个裤子钮扣，也得捡起来带回家去，谁也不以为这是失身分的举动。

一天晚上，貝萊出去给叶貝买半磅板烟丝。走在煤炭店门口，他们那条大狗照例又窜到他脚边来，他一慌张，就丢失了那个二十五欧勒的角子。他正在寻找，走过来一个人。貝萊认识他就是船主孟森，本城最有钱的人。

“你掉了什么东西吗，孩子？”他问着，就帮他找。

“現在他要仔細問我了，”貝萊心里在想。“我就大胆告訴他，于是他就會注意地看着我說——”

貝萊一直妄想一個從天而降的奇迹，猶如降在一個英俊有為的孩子身上一樣，使他從此飛黃騰達。

但是船主並不像他所設想的那樣。他只是熱心地尋找着，還問他：“你剛才走在哪里？這里，是不是？你能肯定嗎？到底是不是在此地？”

“無論如何，他一定會另外給我一個二十五歐勒的角子，”貝萊想。“真奇怪，他找得多熱心啊！”貝萊心里實在已經不想再找了，可是他覺得自己反而比別人先放手，有點不好意思。

“哦，哦，”那船主終於說，“這個角子你想也想不到的了。你真是一個蠢小子！”他說過就走了。貝萊看他走得遠了，才自己掏錢去買了板烟絲。

後來，他打原路回來的時候，看見有一個人匍匐在石板上，擦着火柴尋找東西。原來還是孟森。這現象使貝萊大受感觸。“你掉了什麼東西嗎？”他頑皮地問，可是很警惕地站在一邊，怕會挨一個巴掌。“是啊，掉了一個二十五歐勒的角子，”船主咕嚕着。“你能不能幫我找一找，孩子？”

貝萊早已知道孟森是本城最大的財主，他的發財致富是由于他在船上供應最壞的伙食，還把老舊而危險的船隻裝修起來，用很高的價值去保險。他還知道誰從前做過竊賊，誰是一個破產過的投機商人。至于商人拉烏，只有一些小船主和他做生意，因為他的女兒是個賤貨。貝萊也認識這個城里的私門寶貝，人家把她叫做“三桅大船”的，她本身就代表了京城里的種種腐化墮落。他還認識了那兩個騙子和生損症的法官。對於一個被人輕視的人，這些都是很能使他興奮的知識。

現在，他已經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把这个城市看得光华燦爛了。在他經常的游蕩中，他已經完全看穿了這個城市的真相。例如，街上有許多屋子，有的縮進，有的突出，但是向着街的一面都是很整潔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古老大門，每一個窗子里都供着花。所有的木料都油漆得精光雪亮，牆壁都粉刷一新，赭黃色的或是雪白的，海藍色的或是天青色的。出太陽的日子更是花枝招展地掛滿了旗幟。但是貝萊也去看過每一家的後門，那里就只有許多臭水溝，密密地長着粘膩的霉菌，還有酸臭的泔水桶，彎彎的接骨木樹下，放着一只很大的垃圾箱。路上卵石縫里嵌滿了鯊魚的鱗片和鯊魚的肚腸，所有的牆腳上都生滿了一大片一大片的苔蘚。

那個書籍裝幀師和他的妻子，在出去參加宗教聚會的時候，總是手攙着手，并肩同行。但是在自己家里，他們却時常打架，在教堂里，當他們坐在一起合看一本聖詩集唱聖詩的時候，他們也會偷偷地互相擰大腿。“看呀，”人們常常說，“真是一對好夫妻！”但是這個小城已經什么都瞞不過貝萊的眼睛；他一点一点地都明白了。現在他還沒有懂得的事，就只有怎樣給自己弄到一件新襯衫。

有一件事情，曾使他詫異得很，那就是關於賒賬的事。起先，他發現這裡的人可以要什麼得什麼，不付一個錢，這使他大為驚奇。“請你記在賬上，”人們來取皮靴的時候對他說。他自己出去給師傅買東西的時候，也對鋪子里人說：“掛在賬上罷。”大家都運用這個神奇的公式，貝萊不禁想起他父親拉賽，每回都要把錢翻來復去的數過幾十遍，方才敢出手買東西。他在这个發現上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打算等他的錢用光之後也來把這句神奇的話好好地利用一下。

當然，現在他比較聰明了。他知道愈是窮人就愈要帶了現錢才能上街去買東西。而那些不花錢就可以買到東西的人，原來也

有一个結賬的日子。師傅已經在很恐慌地談起年关了；因为賒賬的关系，給皮商抓在手里，他就不能在價錢最便宜的时候买进材料。这是他在營業上吃人的大亏。所有小本經營的老板都吃着同样的苦头。

但是賒賬还不失为一种妙法。它可以从小等不到的财产中抽出一点錢，从未来預支一部分。在这个小城的暗淡而寒儉的生活中，它可以算是一縷光明。这里住着一些穷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一样，可是他們却表現得像一位大爷。亞尔弗萊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兒，他賺不到一个銅子，可是身上穿得像一個店員！而且从来短缺什么。他心里想要什么，他只消闖进去賒来就是，也从来沒有人拒絕他。他的同伴都妒忌他，把他看作是一个幸运兒。

貝萊对于这种幸运也頗为动心。有一天，他兴冲冲地跑进一家鋪子，想买一件襯衫。当他要求挂賬的时候，他們对他呆呆地看着，好像以为他是个瘋子，他只好跑了出来，沒有达到目的。“这里头一定有个秘訣，我沒有知道，”他想，于是他恍惚想起了另一个孩子的故事，他不会攪鍋煮粥，也不会給自己开飯，就因为他不知道里面的窍门。于是他去找亞尔弗萊，請他傳授。

亞尔弗萊吊着簇新的漂亮的褲帶，正要安上硬領。脚上穿的鑲皮边的便鞋，看上去好像兩只鴿子。“这是一个鞋店老板的女兒送給我的，”他說着还伸起腿来炫耀一下。“她对我很有些痴心。一个漂亮姑娘，可惜沒有錢。”

貝萊便把来意告訴他。

“襯衫！襯衫！”亞尔弗萊拍着手咯咯地笑着說。“天啊，他想賒賬买襯衫呢！那怕是亞麻布的襯衫！”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

于是貝萊再去試一遭。作为一个农民——因为他至今还是一个农民——他当然首先想到要襯衫。但是这回，他要买一件夏季的

上衣和一副橡皮袖口。“你为什么要赊账？”那商人迟疑地问他，“是不是在等一笔钱？或者有没有人能给你担保？”

不，貝萊說這跟別人沒有關係，單是因為自己沒有錢。

“那麼等你有了錢再來買吧，”那商人傲慢地說，“我們可不給窮小子施舍衣服！”

貝萊紅着臉溜了出來。

“你是個傻子！”亞爾弗萊說。“你真像亞爾皮努思，他也一輩子學不會！”

“那麼你到底怎麼搞的呢？”貝萊謙恭地問。

“我怎麼搞的！我怎麼搞的？”亞爾弗萊也回答不出理由來，“自然而然的成功啦。不過我當然不跟他們說我沒有錢！我看你最好不必搞這一手了，你一輩子也搞不成功的！”

“你為什麼坐着擰你的上嘴唇呀？”貝萊很不稱心地問。

“擰？你這個傻子，我在拈鬍鬚呀！”

第七章

一個禮拜六下午，貝萊正在忙着掃街。時間已將近傍晚，家家戶戶的爐子里都生上了火；你可以聽到泥水匠拉斯慕笙和瑞典人安特爾思爐子里的柴火在爆响。煎鯊魚的香氣滿街都聞得到。婦人們都在做一些比平時更好的菜，預備討好她們的帶了一禮拜工資回家來的丈夫。她們到對街雜貨店里去買燒酒和啤酒的時候，大門都不关上，只有半分鐘的工夫她們得快去快回，因為鍋里的鯊魚正煎着半邊。貝萊老遠就聞得到這種氣味。瞧，拉斯慕笙太太却和雜貨店老板聊起天來，於是就有人叫她：“拉斯慕笙太太！你的

鯨魚焦啦！”于是她撩起裙子，怪不好意思地掉头这家看看那家望望地奔回家去。青色的炊烟給風从每家屋頂上刮下来；太陽已經在沉落，街上充滿了金黃色的游塵。

一路上都有人在打扫：面包师姚尔根，那洗衣服的女人，还有那稽查官的使女。繁茂的桑树枝从牆边伸出来，一直弯到人行道上，使行人可以随便采取它們的最后一批成熟的桑椹。在牆里边，那富商汉斯正在他的园子里散步。他娶了一个看护姑娘，从此就不出大門一步，人家謠言說他是被他妻子和他妻子的家族軟禁在屋里了。但是貝萊曾經把耳朵貼着牆偷听过，他听到一个老人声音在不停地訴說着千篇一律的情話，就像有人在唱一支永远唱不完的情歌。在黄昏时候，当貝萊从棚楼窗子里爬到屋脊上，想眺望一下世界的时候，他看見一个白髮小老头在那园里散步，一条胳膊搂着一个比他年輕得多的女人的腰肢。他們儼如一对青年夫妻，不时要站住，彼此拥抱一番。关于汉斯的財富，人家說过种种离奇古怪的話。他从前是个卖針的小販，現在他的錢却多得連魔鬼都会妒忌了。

面包师的兒子賽命从屋子里躲躲閃閃的溜出来，手里拿着聖詩集。他穿过馬路，立刻沿牆脚急急忙忙的跑去；他父亲姚尔根老爹却一眼看見了，便兩手压在扫帚上，站在那兒哈哈大笑。

“啊，这还像个人嗎？”他对叶貝說：这时叶貝剛坐在窗边，用一个牛奶罐盛着水修臉。“你看他那急急忙忙的样子！他一定是去祈禱上帝赦免他的罪，因为他跟一个姑娘求了婚。”

叶貝从窗口里探出半个身子，对他做个手势，叫他声音放輕一些，因为他兄弟姚尔根这种尖响的声音，滿街都听到了。“他在跟一个姑娘求婚嗎？你怎么讓他做这种事情？”他关心地問。

“哦，这事情是这样的，我們有一回在吃飯的时候，我的憂愁病

又發作了，因為我又不禁想起了我的小姚尔根。天啊，我跟我自己說，再也不會有一個小姚尔根來繼承我的名字了，這孩子又有病，我簡直沒有一個可以靠托的人了。有朝一日，我撒手歸天，就什么都完了，做人一世，落得個一場空。我心里轉着這些念頭，你知道我多麼難過。我坐着看看賽命，心里就很不快活。他對面坐着一個姑娘，相貌倒很不錯，可是他看也不看她一眼。我就拍着桌子說，‘喂，賽命，你去拉拉瑪麗的手，問她肯不肯做你的妻子。我要知道你到底有沒有有一點用處。’賽命便畏畏縮縮地伸出手去，可是瑪麗倒立刻就說，‘好，我肯的！’還沒有等他去拉手，她先就拉緊那孩子的手。所以我們就快要辦喜事啦。”

“但願你能把這塊皮子做出一雙鞋子來！”叶貝說。

“哼！她可挺熱呢，你看她那麼好的身子，已經把他烘熱了。女人，她們真有辦法，想來他再也不會凍在床上了。”

姚尔根老爹很得意地笑着說，繼續掃他的地。“是啊，她已經叫一個死人復活過來了，這些娘兒們，”他對着街上的人大聲說。

別人都穿了好衣裳出去玩，可是貝萊卻不想出去。他常常下決心要把身上弄得干干淨淨，齊齊整整，可是一直沒有做到。這個失敗使他心境沉重，意志頹喪。他那雙襪子上的許多破洞已經大得無法縫補，怪難看地露出了一塊一塊的皮肉，連自己看了都覺得厭惡。

現在所有的年輕人都出去了。他可以从街尾的空處望見海；海面上波平如鏡，還映着一片夕陽。這些年輕人准是都到港口或海邊去，在草地上跳舞，也許還有些人會為一個姑娘而打架。跟貝萊年齡相仿的孩子都在松林里做警察捉賊的遊戲。但是他不願意像一只癩皮狗似的給人家趕出來；況且他對於這些人，也根本瞧不上眼。

他拋下皮作裙，坐在大門口一只啤酒桶上。對街的長椅上坐着幾個住在这條街上的老年人，正在吸着烟斗，海闊天空地閑談。現在放工的鐘声响起來了。拉斯慕笙太太正在很有節奏地一邊打一邊罵她的孩子。忽然一切都寂靜下來，只有孩子還在哭，像一個微弱的晚禱聲。叶貝老爹正在講馬拉加的故事——“我在馬拉加的時候！”——可是姚爾根還在嘆息他沒有子嗣。“是啊，是啊！人要是能夠看到將來就好了！”于是他忽然又講起了莫爾蒙教徒。^①“如果學他們的生活方式，那一定會叫人笑話的。”他說。

“我想你恐怕早已是個莫爾蒙教徒了，姚爾根老爹，”少師傅安德萊說。姚爾根也笑起來。

“哦哦，在年輕的時候人人都會荒唐過一陣的。”他抬頭望着天空說。

站在街頭的是鐘表匠。他站在門口的石階上，仰面朝天，喊着他那些神經病似的警言：“新的時代！我要一個新的時代，啊，天父上帝！”他三番五次地喊着。

剛有兩個碼頭工人很疲倦地回家去，打街上走過。“他想要把世界上的窮困都消滅掉，讓我們大家過一種新的生活，這就使他瘋到這個樣子，”其中一個工人同情地笑着說。

“也許他在盼望一個千福年吧！”^②另一個工人說。

“不，他是在咒詛這個世道，”姚爾根老爹在他們背後說。“時代是一定會變的。”

“他現在的景況不好，可憐的人！”卞列格拉夫聳聳肩膀說。“就是這種世道叫他發了瘋。”

貝萊心上好像有個聲音在勸他：“別這樣把手攔在膝蓋上呆坐

^① 莫爾蒙教徒，主張多妻，參看本書第一卷二二六頁。

^② “千福年”，見“新約”“啓示錄”第一至五章。

着，还是到屋里去补补你的衣裳罢！”但是他無法下定决心，因为这工作的困难越發难于克服了。第二天，曼娜和她的妹妹又来叫他，可是他不敢跳过牆去和她們一起玩。她們都皺眉蹙額的責怪他。他很明白，在这个城市里，他已經成为一个無人关心的流浪汉，一个不再注意好好洗澡洗臉，講究整潔的人了。洗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对于那些难以战胜的事情，他無法抵敌啊！沒有人及时給他指教，他已經勢孤力尽，完全被这个城市俘虏了。現在他所要求的就是尽量想办法混生活。

从来也沒有一个人想到他！有人来收衣裳去洗的时候，师傅娘也从来不想到替他洗点什么，而貝萊又不是一个願意自己提出要求的人。洗衣妇倒很能体貼他，只要有机会，她常常把貝萊的髒襯衫夾在一起洗掉，虽然这样就增加了她自己的工作。这是什么緣故？因为她自己也是个穷人。至于別人呢，那就只会利用他。在这城里，誰也不关心貝萊，哪怕只要他們开开口，給他指教一些有用处的老实话，人們也不願自找这种麻煩。虽然他今年已有十五岁，而且气力大得能逮住一条瘋狂的公牛，可是只要想起这一点，他还觉得兩腿疲軟無力。此外，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孤独感，大大地挫折了他的勇气。在这些人群中，他永远是一个孤單的孩子，他得竭力設法自己照顧自己，还得随时准备着对付各方面来的打击。

他坐在啤酒桶上，一边想着这些倒霉的事，一边听着四周人們的談話。这时，他忽然在背心口袋里摸到一个东西——錢！他立刻就覺得心头一輕，但是他并不着急，只是悄悄地溜到門背后去把錢数一数。一克郎半。他几乎以为这是天賜的礼物，是全能上帝可憐他的貧穷而塞在他口袋里的，但是他随即就想起来，这是他师傅的錢。昨天他給一位太太送一双修理好的鞋子去，那太太付了錢，他回来后竟忘了交賬，說也奇怪，师傅居然也忘了問他要。

貝萊在井边打了一桶水，弯着身子把全身皮膚洗擦得又紅又痛。然后穿上最好的衣服，光脚穿上鞋子，免得再受那双破袜子的累，又把他的橡皮領头套在襯衫上，这是他最后一次不打領結。不到一会儿，他已經站在一家鋪子的櫥窗前面，挑选那些新上市的大領結了。这种領結可以翻成四面，你愛那一面，就把那一面翻出来，又因为領結很大，可以把整个胸口都遮住，使人看不见里面的襯衫。这一下他可不会再丢臉了！他在那里呼吸着新鮮空气，徘徊了一陣。不久，他聞見了海的气味，赶紧跳跳蹦蹦奔向海灘。城里的年輕人都在白茫茫的海边游玩，消遣夏夜，总要到深夜才散。

当然，这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下。有一个和倪命在一起工作的面包店学徒，交过一双鞋子給貝萊换底，等这双鞋子做好之后，他就可以把这笔錢还给师傅了。他打算把錢塞在师傅房里的切皮板底下，师傅發現之后，准会很滑稽地呆看着它說：“这是什么鬼东西？”他随即就会敲着板壁，叫貝萊过去，把这份神奇的天賜跟他絮絮叨叨地講一陣子，最后便叫他跑出去打半瓶紅酒。

他給这双鞋子换好了底，誰知竟沒有多拿到錢。他只是先拿到一小半，为了买皮用都付掉了，其余的錢就得長期地等，因为那面包店的学徒也是个穷光棍。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的誠实；他認為师傅这笔錢和存在銀行里一样靠得住。但是从此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意外的急用，他就常常忘記交出一些小数目的款項。当然，这都是暂时借用，等好日子来了一定会还的，而这种好日子也决不会很远了。

一天，他回去的时候，少师傅站在門口，看着头頂上的浮云。他在貝萊肩膀上亲热地擰了一把。“怎么回事？昨天那司賬員沒有付鞋錢嗎？”

貝萊滿臉緋紅，把手伸到背心口袋里。“我忘了，”他低声說。

“啊，啊！”少师傅和气地拍拍他的肩膀說。“这可不是我不信任你，不过你总得照规矩做事！”

貝萊心跳得很厉害；他剛打算等下一趟出去的时候，用这笔錢去买一双袜子。要是用掉之后，那怎么办啊？师傅对他多么信任啊！頃刻間，他的罪过使他想起了所有一切丑惡的欺騙行为，心里非常难受，好像要生病了。过去，無論在什么情形之下，他一向保持着他的自尊心，可是現在，这种自尊心完全丧失了，世界上沒有比他更坏的人了。將來也决不会有人再信任他，他也沒有臉面可以正眼兒看人，除非他馬上去找到师傅，無条件地把他的丑行老老实实地招認出来，求他寬恕。他知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贖罪。

但是他不能肯定师傅会有这么好的心眼，也無从担保这样做会有很順利的結果；他現在已經不信那些美妙的神話故事了。他知道如果他說了，只有被轟出去，或者被扭送法院去，他就什么都完蛋了。

于是貝萊决定为自己保守秘密；往后的好几天里，他为自己的罪惡感到苦痛。但是后来，貧困老是威胁着他，逼得他把什么都忘記得一千二淨。为了要获得他最需要的东西，他便不得已想出了一个很危險的办法，每当师傅給他現錢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却到鋪子里去挂賬賒来。

一天，他倒霉了。那些学徒在他身边鬧得天翻地复，把他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从擱楼里扔了出去，还罵他是个下流的畜生。貝萊哭了；他竭力声辯这件事情不該罵他，罪人乃是彼得，他常常跟那些下流女人鬼混在一起，但是人家都不听他的話。他一气之下，便跑了出去，打定主意决不再回来。

他在海边的沙丘上被爱米尔和彼得追上了，原来是叶貝老爹

叫他們来找他的。他不肯跟他們一起回去，但是他們把他按倒在地上，一个捧头，一个抓脚，硬拖着他回来。人家都到門口来看熱鬧，笑的笑，問的問，那兩個便把事情的原委向他們說明了。这件事情使貝萊覺得大为丟臉，竟因而病倒了。他發着高燒，迷迷糊糊的躺在屋頂底下，因为人家已經把他的床搬到擱樓頂上去了。“怎么，他还没有起来嗎？”叶貝走进作坊，吃惊地說。“沒有？好，等他肚子餓了准会起来的。”給生病的学徒送飯到床上去吃，向来沒有这种規矩。但是貝萊竟沒有下楼来。

少师傅又不顧一切例規，拿了些吃的上楼去給貝萊。“你在自己鬧笑話，”叶貝冷笑着說，“要是这个样子，你一輩子也管教不了人！”师傅娘也在罵兒子。可是安德萊只顧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上楼去了。

可憐的貝萊躺在那兒，常常在嘆語中發笑。他那小小的腦袋在平常的現實生活中，簡直容不下這許多幻想。但是現在，它們却使他尽量陶醉。

少师傅坐在他床头，听了他的許多話，了解了許多事情。他虽然不是一个積極采取行动的人，可是他却給貝萊安排好，以后必須把襯衫送到家里去洗，还准备派人去叫拉賽来。

第八章

叶貝差不多跟半个島上的人都是亲戚，可是他并没有多大兴趣去分析这些亲戚关系。他能很容易的追溯到他們这一家的始祖，把二百年間的輩分一代一代的数說下来，还把这一家的各支各派，从乡村分到城市，从城市分到海外，又从海外傳回老家来，都說

得头头是道，結果就証明了安德萊和法官还是从兄弟。但是如果有一个低微的人問他：“喂，我以为我父亲和叶貝师傅还是表兄弟呢。”他就冷冷地說，“也許是吧，不过一表三千里，这也不算亲了！”

“这么說，好上帝，我跟你还是远房兄弟呢，你跟法官也沾着点兒亲呀，”少师傅安德萊說。他可并不小气讓人家从亲戚关系中沾点兒光。穷苦人都很感激他。他們說他心地好，这样的人眼看会活不長久，真是可惜。

叶貝是全城年紀最大的老板，在鞋匠这門行業中間，他的作坊又是最大的作坊。他很能干，或者应当說，他从前是很能干的。到現在他还有着旧时代所特有的精巧手艺，誰要是碰到难做的工作，他就很高兴地指教他該怎么做，或者帮他想出些巧妙的办法来。虽然新时行的兩边裝寬紧帶的靴子和裝一个舌头的靴子已經把旧式的鞋子淘汰掉，但是光荣的手艺仍然意味着光荣的名誉。如果有一位老輩里的人，不爱穿新流行的皮靴，而要一双用上过油的防水皮做的威灵敦式或勃呂歇^①式皮靴，他就非找叶貝师傅不可，除了他以外，誰也做不出那样的一双鞋面来。而且在处理那种做海員皮靴用的又厚又粗的皮子的工作，誰也赶不上叶貝。他为人非常固执，当人人都趋时好新的时候，他还是坚决地反对一切新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就成为旧时代的典型的代表人，而受到許多人的尊敬。

只有那些学徒不尊敬他。他們总是千方百計跟他搗乱。以报复他的太严厉的管教。他們不断地跟他惡作剧。他們常常把很簡單的事情故意說得很复杂隱晦，使老头兒大起疑心，如果叶貝抓到一個机会，以为抓到了他們的錯处，而事实証明并不如此，他們就

^① 威灵敦(1769—1852)，英国的將軍；勃呂歇(1742—1819)，普魯士陸軍元帥。

大为高兴。

“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答应你，你到哪里去？”如果有人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去，叶贝就要问；他常常忘记了时代已经变了。如果人家不回答他，他便发起脾气。“你不把我放在眼里吗，嗯？”他顿脚大怒，扬起满地灰塵。少师傅安德莱这时便慢慢地抬起头。“这回又是什么事情，爸爸！”他有气无力地问。于是叶贝就发出一阵牢骚话来，反对这种新的世道。

安德莱和那职工不在的时候，学徒们便找他开心，故意招惹老头儿发脾气。这事情并不难，因为他对什么事情都怀有敌意。于是他便抓起一块垫膝皮来对得罪他的那个学徒没头没脸的打过去。同时他还装出古怪的脸色，发出奇怪的喀喀的声响，“哼，照打，虽然我本来不喜欢用凶暴的手段，可是，哼，如果你要学好手艺，你就非得挨打不可！”于是他又把那孩子衰弱无力地踢了一脚，接着便站在那里喘息不止。“你是个淘气鬼，你承认不承认？”“是的，我母亲隔一天就要在我头上打断一把扫帚呢！”彼得这个小泼皮吸着鼻涕说。“可不是！这样就会把你教好来。你这底子倒不坏！”叶贝反叉着两手，摇摇晃晃地踱来踱去。于是这一天他就非常严肃，竭力设法忘记他对学徒施行过的责罚。“那是为了你自己好啊！”他总用一个又像安慰又像讨好的口气对那挨过打的学徒说。

叶贝是疯子安克尔的堂兄，但是他不很愿意谈起这件事。发疯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他认为最丢脸的是：像安克尔这么一个出身专门技师的好人家，现在却靠着在街上卖黄沙过活。人们天天看见这又高又瘦的安克尔的斜斜的肩膀上背了一袋黄沙，在街上叫卖；他穿着一套蓝色斜纹呢的衣服，一双白羊毛袜子；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周身不见一点肉。人家总说：“你看这个技师，他脑筋用得太多了！”

他从来不提他的沙袋到作坊里来，因为他害怕叶貝，叶貝现在是这一家族的老長輩了。在別的地方，他总是穿着那双木鞋子，咕呱咕呱地到处进进出出，人家都买他的沙，因为他们必須用沙来鋪地，反正他的沙并不比別人的坏。他一个錢也不花在吃食上，人家都說他从来不吃东西，靠他的精力活命的。他把卖沙得来的錢去买創造“新时代”用的东西，多下来的錢，在他瘋得厉害的时候，就在他那高台阶頂上扔下来。街上的頑童一听说他又在發“新时代”瘋了，馬上就一閃而来。

他和卞列格拉夫从小就是朋友。在年輕的时候，他們要好得离不开，兩人不肯尽人生的責任，娶妻养子，虽然他們都有足够养活妻兒子女的财产。在別人都一心只想追求女人的年紀，他們的头腦里却在想着一些古怪东西：自由，进步，以及其他許多荒謬的念头。当时有一个危险的革命党和卞列格拉夫的哥哥住在一起；这个人在克列思蒂島上的半监里关过好几年，后来政府准許他把余下的几年监禁改为流放，因而被流放到蓬霍尔姆島上来。这个人的名字叫作邓陪，叶貝在哥本哈根当学徒的时候就認識他了。他的主張是要打倒上帝和国王。这种主張对他自己沒有多大好处，他就像一个魔鬼第二似的給摔下来，由于僥幸，总算保全了腦袋。这两个年輕人把他看做先知先觉，他就把他那套有毒素的話改变了他們的头腦，从此他們就天天想着一些普通人最好不去思索的問題。卞列格拉夫倒沒有受到什么害处，安克尔却想得發了瘋。他們虽然都有一份过得去的财产，可是他們却老是想着穷人的种种問題，好像那里面有什么特別有趣的东西似的。

这都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正是爭取自由的狂潮在四鄰各国相繼汹涌起来，發生了許多暴动和自相殘杀的悲剧的时候。蓬霍尔姆島上的情况还不是很坏，因为安克尔和卞列格拉夫都不

是特別好勇愛鬥的人物；但是人人都看得出這個隆納縣城也並不比別地方落后。對於市民的奢侈淫靡，叶貝師傅是完全同意應該反對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却嚴酷地譴責着整個運動。每逢談到安克爾的不幸遭遇，他總是咬牙切齒，好像要撲到卞列格拉夫身上揍他一頓。

“鄧陪這個東西！”叶貝鄙棄地說，“他把你們兩個都教瘋了！”

“這是說謊，”卞列格拉夫訥訥地說。“安克爾發瘋是以後的事，是在國王腓特烈給了我們自由之後。^①至於我呢，我雖然不夠聰明，幸而還沒有發瘋，謝謝上帝！”卞列格拉夫嚴肅地把他的右手指頭按在嘴唇上，這姿勢顯然是畫十字的遺迹。

“沒有發瘋，哼！”叶貝鄙夷不屑地說。“你，你碰上一個流氓就把錢扔給他，還不算瘋嗎！你還要給一個危險的革命黨辯護，這種傢伙從來不像別人一樣的在白天里出來，總是要到夜里才走動！”

“是啊，這是因為他看見人就覺得丟臉；他要把這個世界弄得更美麗些！”卞列格拉夫說了這句話，窘得面紅耳赤了。

但是叶貝卻大生其氣。“什麼？是不是囚犯壞子倒反而給規矩人覺得丟臉啦！原來是這樣，他才在夜晚出來散步！很好很好，要是世界上全是像你跟鄧陪這種人，這個世界真會變得更美麗呢！”

關於安克爾的事情，可悲的是：他從前是個很好的手工藝匠。他從祖父和父親手里繼承了鐘表商的行業，他做出來的蓬霍爾姆時鐘是世界聞名的；有許多定貨單從佛寧島^②和京城紛紛送來。但是當憲法公布的時候，他的行動就像一個小孩子，好像蓬霍爾姆島上的人以前一向是不自由的！現在，他說，新的時代開始了。在他高興得發狂的時候，為了表示對這個新時代的敬意，他要製造一架神

① 指一八四九年頒布的憲法。

② 丹麥的一個島。

奇的时鐘，能够同时指示年月日时和月亮的盈亏圆缺。他因为是个卓越的手艺匠，居然造成了这样一架鐘，但那时他又想到这架鐘还得能够指示天气才好。正像一个上帝赋予天才的人一样，他的理想高到几乎要和上帝竞争了。但是这时候，他的神經出了毛病，整个計劃几乎要垮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絞腦汁設計这一架鐘，到后来居然大功告成，他高兴得很。有人肯出很大的价钱买他这一件杰作，叶貝劝他答应下来，可是他瘋狂地回說——因为这时他确实已經瘋了——“这不是可以用錢买的。我从前造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錢来定价，可是这一架却不行。难道我能出卖我自己嗎？”

他不知道应该把这件杰作怎样处置才好，因此他煩惱了好久。一天，他忽然来对叶貝說道：“现在我知道了，这架鐘最好是献給国王，因为他給了我們新的时代，这架鐘就是报告新的時間的。”于是他就把鐘送了去，过了不久，他收到二百个泰勒^①，是由国庫撥給他的。

这笔錢不算少，可是安克尔并不滿意；他希望的是一封国王亲笔写給他表示感謝的信。对于这件事，他的行为就很古怪，从此他对一切都看不順眼，久而久之，他的头腦就整个昏乱了。他把錢都送給穷人，还發牢騷，說新时代还没有到来。他愈来愈坚持他的荒謬思想，尽管叶貝罵得他多凶，劝得他多勤，还是毫無用处。最后他竟异想天开，以为創造新时代的人就是他自己，这才又高兴起来。

有三四家人，都是城里的赤貧戶，沒有一个教会肯照顧他們。他們常常到安克尔家里来，听他嘴里傳達出来的上帝的声音。“他

① 当时通用的一种銀幣。

們反正損失不了什麼，儘管到這個瘋子屋裡去好了。”叶貝輕蔑地說。安克爾聽到了，毫不介意，還是獨行其是。有時，他自以為是一位微服隱迹的王爷，國王已經答應把公主嫁給他了。所以新時代快要到來了！或者有時，當他稍稍清醒一些的時候，他便坐下來製造那架非常準確的鐘，它將不是報時的東西，而它本身就是時代，就是那新時代！

他時常到鞋匠作坊裡來，為了要讓少師傅安德萊看看他的新發明的進展狀況；他對這位少師傅有一種說不出的好感。每年元旦，安德萊總得代他寫一封信，一封給公主的情書，而且還得給他負責寄去。安克爾時常會跑進來問回信有沒有來。到了新年，他又得再寫一封情書寄去。事實上，安德萊把這些信都藏起來了。

一天傍晚，快到歇工的時候，有人在打雷似的敲着作坊的門，門口還傳進來了那個人哼着進行曲的聲音。“開門呀！”一個莊嚴的聲音喊着：“王爷來啦！”

“貝萊，快去開門！”師傅說。

貝萊把門打開，安克爾踏着步進來了。他戴了一頂插着鳥羽的紙頭盔，肩頭貼着用花紙做綫子的肩章。他容光煥發地站在那兒，把手舉到頭盔旁邊，好像是在檢閱部隊，等候部隊走完似的。少師傅興高采烈地站起來，把他的拐棒當作槍似地擎在肩上。

“王爷閣下，”他說，“你創造的新時代怎麼樣啦？”

“還沒有完全好！”安克爾說，臉色忽然變嚴肅了。“使全體都開動起來的那些鐘擺還做不好。”他一動也不動地站着，眼看着地；他的腦筋又在神秘地工作了。

“是不是應該用金子做？”少師傅眯着眼說，但還裝着很正經的神氣。

“它應該用‘永恒’來做，”安克爾抱憾似地說，“可是首先要發

钥这个‘永恒’才好。”

他站了好久，灰色的眼睛向前面瞪着，不出一声。他也不动一动，只有他的脑筋在活动，好像有许多蛀虫在咬他的脑筋，想爬出来似的。

大家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他的沉静有时就像一种活的黑暗，包围了他四周的人。貝萊坐在那兒，心跳得格外快了。

于是这疯子走上前来，弯下身子，凑近少师傅的耳边问：“国王有回信来吗？”虽然是窃窃私语，可是大家都听见了。

“没有，还没有来，可是我天天在盼望呢。你别着急呀，”少师傅也轻声地回答他。安克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好像在沉思，不过是他特有的那种沉思方式。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大步走了出去。

“跟他去，貝萊，好好送他到家，”少师傅说，声音有些悲哀。貝萊便跟着这钟表匠走到街上。

这是礼拜六晚上，离城半里以外的采石场和制陶工场上的工人正在纷纷回家。他们一大群一大群地走过，背着饭盒子，啤酒瓶挂在胸前，就像是保持前后平衡的秤锤。他们的拐杖很响地敲在石板地上，木鞋踩在地面上，鞋底的铁钉一路在石板上敲出火花来。貝萊很能体会这种疲倦地赶回家的感情，好像就是疲倦本身来侵入这个城市。他也很熟悉这种沉默的人群在走路时的声响，不时有一个工人忽然把他的麻痹的四肢做了个意外的不由自主的动作，因而痛得粗声大气地叫起来。但是今晚，这些人给他的是另外一种印象。他们那些被石屑粉蒙住的脸上，好像都透露着一副笑容；这是他们口袋里那些用一礼拜的血汗工作挣得来的亮光光的新克郎的反映。有些人要到邮政局去买下一期的彩票，或者去要求展期；随处都可以看到有人正想走进某一家小酒店，却给一个拖着孩子的女人扭住，这就是他的老婆。

安克尔呆立在人行道上，看着这些过路的工人。他除下他的帽子，帽上那枝羽毛一直拖在他背后的地上。他的神气很激动，好像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情绪在他心头骚扰。他翕动着嘴唇，发出一些听不懂的声音。工人们走过他身边的時候都感伤地摇摇头；一个单身走过的年轻工人对他戏谑似地说：“把帽子戴上，我们可不是出丧啊！”有几个外国海员从港口翻上山坡，晃东晃西地走到街上来，向每家門縫里張一眼，肆無忌憚地鬪笑着。其中有一人伸开了兩臂徑直走到安克尔跟前，打掉了他手里的帽子，然后还是張着胳膊，若無其事地揚長而去。忽然他回过头來說：“怎么，你不服气嗎？”于是他又回来毆打那瘋子。安克尔害怕起来，正想保衛自己，另外一个海員走上前在安克尔膝窩里踢了一脚；因此他就摔倒了。他躺在地上，害怕得乱叫乱踢，于是那些海員大家一閃而上，毆打他。

街上的孩子就分头散去，想撿石子来帮助安克尔。貝萊站在那里全身顫抖，好像老毛病又要發作了。他屢次想縱身上去援救安克尔，可是他知道，他这毛病早已消損了他的勇气，一点力气都沒有了。

有一个臉色蒼白的，瘦瘦的青年却毫不害怕。他跳进海員堆里，想把他們拉开，救出那瘋子——这时他已經被打得越發瘋狂了。

“他是个有神經病的呀！”这少年喊着，可是却被海員打得滿臉是血，推了出来。

这少年是莫尔頓，鞋匠学徒揚斯的哥哥。他气憤得哭了。

这时，一个高个子从黑暗里搖搖摆摆地走出来，嘴里自言自語。“嗚啦！”孩子們都喊起来。“大力士来啦！”但是这人充耳不聞，只管自己走到打架的人堆旁边站住了，繼續自言自語。他那个碩

大的身軀在這些人上邊晃動了一會兒。“爸爸，你救救他啊！”莫爾頓喊著。那人呆氣地大笑著，慢條斯理地脫下他的外衣。“趕快救他！”孩子氣憤已極，推著他父親的胳膊喊。叶爾肯森看見他兒子臉上的血，便伸出手在孩子臉頰上拍拍。“揍他們一頓！”孩子也好像魔鬼附上身似地嚷著。於是這巨人忽然全身震動了一下，有點像一個極重的東西忽然動起來；他略略彎下身子，一歪一斜地把那幾個海員一個一個摔開在一邊。他們就一個一個地在給“大力士”摔到的地方站起身來，稍稍看了一下情況，便飛也似地奔回港口去了。

叶爾肯森把那瘋子扶起來，護送他回家。貝萊和莫爾頓手牽著手跟在他們背後。貝萊感到非常滿意；他居然看到了“力氣”發生的作用，而且還交上了一個朋友。

從此以後，這兩個孩子就成為分不開的知己。他們的友誼不再需要發展鞏固，他們已經一下子就結合在這神秘地發生出來的友誼里了。

莫爾頓的蒼白而清秀的臉，表現著一種形容不出的神情，使貝萊看了會怦怦心跳。還有，人家講到莫爾頓的時候，都只有好話，沒有壞話。貝萊實在想不懂，莫爾頓到底有些什麼好處，會使人家對他發生這樣的好感；但是他涵泳在莫爾頓的友情里，他的枯萎的心靈就像沾濡到一陣時雨。莫爾頓在工作完畢之後，常到鞋匠作坊里來，或者在路角上等候貝萊。他們要會面的時候，大家總是奔著去的。如果貝萊的工作要延長時間，莫爾頓也不早走，只坐在貝萊作坊里，給他說說笑笑。他很喜欢看書，每晚就把他在書里看到的講給貝萊聽。

由於莫爾頓，貝萊和揚斯更親熱了，因此發現了他實在有許多好的品質。揚斯的外表常常顯著一副孤苦的哭喪著臉的神情，使

人家馬上會疑心他是從一個很寒微的家庭里生長的。貝萊最初也以為揚斯和莫爾頓是靠慈善機關養活的；他不能了解，一個孩子，有這麼一個全城都見了害怕的大力士做父親，怎麼還會這樣可憐。揚斯的思想行動都很遲鈍，人家對他說話，他的耳朵也好像不很清楚。“他挨打得太多了，”莫爾頓說。“父親很不喜歡他，因為他太笨。”揚斯的确並不聰明，但是他也有樁本領：他能夠光用嘴唇吹出很神妙的曲子來，可以引得大家站住聽他吹。

自從生了一場病之後，貝萊對於他周圍的一切事情格外注意了，他不再像一個孩子似地漫不經心，讓一個個風浪在他頭上翻過，現在他可要伸出觸角去探探了。他覺得他看事情太簡單了，他那些幸福的夢都是建築在一個非常脆弱的基础上；這基礎很容易被摧毀，而背後又沒有什麼可以給他憑靠的東西。現在，他体会到，必須另行建築一個比較牢固的基礎，現在他需要向更廣大的範圍取得精神糧食，他的心靈應該隨時警惕着來自更多方面的危機；他現在已經拋錨在不熟悉的海洋里了。他的欲望的目標也越來越遠大。對於那個廣大而神秘的、上帝的面目所在的“那邊”，他現在也不怎麼害怕了。聖經和教會里所講到的上帝，他現在看來，不過是一個生着一蓬鬍鬚、有着正直、仁慈和其他善良品德的人罷了；他雖然不應該輕視，但是“大力士”却無疑比他更強有力。貝萊一向並不感到需要一個上帝；他只是蒙蒙矓矓地對這個從最低微最污穢的人群中站出來主宰着天庭的普愛眾生的上帝感到同情，也對那些在千辛萬苦中尋求樂土的窮人們的夢想感到過同情。但是現在，貝萊却在尋求一個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東西；現在，“千福年”這個新鮮的名詞，却在他耳朵里響得怪好聽。

當然，安克爾是個瘋子，因為人家這樣說；人家笑他的時候，貝萊也跟着笑他，但是事後貝萊心里却對他感到歉疚。貝萊自己也

高兴把钱从高台阶上撒给人家去抢，如果他发了财的话。安克尔用种种古怪的辞句讲到的那个穷人们的幸福时代。真奇怪，据他所能记忆，爸爸拉赛的悲苦的生活，很早以来就已经告诉过他这件事。这孩子心里也感到一种对疯人的敬畏，在乡下，这种敬畏之感，使拉赛和其他农民都不敢讪笑任何一个疯人，因为疯人是上帝的手抚摸过的人，他们的心灵能够游到别人所不能到达的地方。贝莱觉得那不相识的上帝的脸正在云雾里对他看着。

自从生病以后，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行为格外谨慎了，他那个圆圆的孩儿的脸也愈加显著愈加突出了。两个礼拜的卧床养病消除了他许多忧虑，可是这些忧虑现在都深印在他的性格上，使他变得很严肃。他仍然喜欢一个人孤另另地到处游荡，并且以他特有的固执眼光去看那少师傅，他以为少师傅正在侦察他的行为，这使他很伤心。他自己知道，生病以前的那种行为是决不会再犯的了，但是人家还在怀疑他，他觉得非常痛苦不安。

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把拉赛给他买一件最需要的冬大衣用的十个克郎拿去找少师傅。少师傅正在切皮间里，他把钱放在桌上。少师傅诧异地看着他，但是眼睛里却显出一道光彩。

“这是什么意思？”他慢腾腾地问。

“这是师傅的钱，”贝莱掉过脸说。

少师傅安德莱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上醒过来似的，用蒙眬的睡眼看着他，贝莱忽然懂得，为什么人家常说少师傅快要死了。于是他禁不住哭了起来，少师傅却被他弄得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这算得了什么！”他把十克郎的钞票挥着说。“嗨！钱倒不少！唔，你并不穷啊！”他站在那儿，把手搁在贝莱肩膀上，不知怎么说才好。

“一个子儿也不少，”贝莱喃喃地说，“我已经算过了。请你相

信我，下回決不再犯。”

安德萊把手做了个拒絕不受的姿勢，正要說話，忽然發作了一陣咳嗽。“你这小鬼！”他呻吟着，重重地靠在貝萊身上，臉色都變紫了。接着他發起病來，滿臉滴着汗珠。他站了一會兒，一面喘着氣，一面慢慢地恢復過來。過了一會兒，他把錢塞在貝萊手里，把他推出門外。

貝萊大不高興。他的正直行為竟毫無效果，他這種辯解會有什麼後果呢？他原來打算得很好，以為這麼一來，就可以洗淨一切的恥辱了。但是到了傍晚，少師傅把他叫進切皮間去，很親切地對他說道：“喂，貝萊，我要繼續買我的彩票，可是沒有錢。你把那十克郎借我一個禮拜，行不行？”這麼一來，到底完成了計劃，他的目的本來就是要還掉這筆錢，洗刷一切污點。

揚斯和莫爾頓在這件事情上幫了他不少忙。現在他們是三個好朋友了；貝萊覺得他背後好像有整整的一隊人馬在支持他。過去的一年里，因為屢受屈辱而感到世界愈來愈小，愈來愈乏味。這種感覺現在也沒有了。貝萊現在已經很明確地知道他是站在什麼一個地方，他已經有了人生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是很慘苦的。在他腳底下，是一個空空蒙蒙的深淵。不時浮到這深淵上面來，而後爆破的水泡，在他看來也不再有什麼神秘了。他也不再因此而感到難過，他知道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必然的。在他頭頂上，另外半個世界正在神秘的青空中轉動，他屢次聽到它的愉快的聲音：前進！前進！

第九章

每当感到寂寞的时候，貝萊常常到墳場旁边的那所小屋子里去，杜愛一家人在那兒住了兩個小房間。看看熟人，至少也是一种安慰，但除此以外，这种拜訪却没有別的好处。杜愛虽則是个很有趣的人，有說有笑的，可是亞娜却一心只給她自己打算，怎样才能生活得好些。杜愛在一家馬車行里做車夫，他們的生活似乎还过得去。

“我們可不願一輩子給別人趕馬駕車，”亞娜常說。“但是一个人在自己能走路以前总得先爬爬。”因此她也不想再回到乡下去。

“在乡下啊，穷人們想肚子里多吃一点粥、身上多挂一件破衣服的可能都沒有。人家看你，就好像脚底下踩过的灰塵一样，簡直說不上前途。我一点也不懊悔我們从乡里跑出来。”

恰巧相反，杜愛却老是想念家乡。他以前的生活，习惯于和最近的鄰居隔开一二里路的距离，可是住在这里，他和鄰居只隔开一道板壁，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鄰居在接吻，打架或数錢。“城里竟拥挤到这个样子，馬路又这样硬，我常常想念乡下的泥地。”

“他是在想念糞堆呢——因为他現在沒法子踩着一脚大糞到屋里来，”亞娜气惱地說，“就只有糞这种东西，乡下才多的是。在城里，孩子們也过得好些；乡下的穷孩子一輩子也学不到什么本領，圖个出头；他們得帮大人做工賺錢吃飯。在乡下做穷人真是倒霉！”

“我說在城里更倒霉，”貝萊苦痛地說，“因为这里只有穿好衣裳的人，人家才瞧得起！”

“可是在城里，賺錢的路道多啊，你要是这条路走不通，就換一條路試試看。許多人光着屁股穿了一條千縫百補的褲子到城里來，現在都得意了！一個人只要有志向，有本領，唔，我想過了，我這兩個男孩子長大之後，我都要把他們送進公立學校去念書；知識總是有好處的。”

“為什麼不把瑪麗也送去念書呢？”

“她嗎？為什麼？她配學什麼東西？況且她又是一個女孩子。”

亞娜正像她弟弟亞爾弗萊一樣，對自己的希望很高。她講這些話的時候，眼睛都是亮晶晶的，顯然可見她是堅決打算不顧後果地實行這一計劃的。她是一個嗓門兒很响的、能干的婦人，有着一副出主意做當家人的神氣。杜愛只是坐在一旁，耐着性子微笑。但是他的內心里，據說另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從來不上小酒店，下了工馬上就回家；在晚上，三個孩子在他身上爬着玩的時候，就是他最快樂的時候。他對自己生的兩個小兒子和亞娜在跟他結婚以前生的那個六歲的女兒瑪麗都同樣看待，沒有偏心。

貝萊很喜歡小瑪麗。在她那喜愛孩子的外公外婆撫育她的時候，她一向長得很好，但是現在她却瘦了，而且已經停止發育，她的神情也似乎太嚴肅了些。她那雙眼睛看起來，就好像一個時常在憂愁煩惱的窮人家主婦，貝萊覺得很可憐她。每當她母親對她不好的時候，貝萊總想起當年第一次去拜訪卡萊叔叔的那個聖誕節夜晚的情景。那時亞娜肚子里懷着孕，滿臉羞慚地哭着回家，溜進屋里。當時的小亞娜是一個天真爛漫、人人都喜歡的小姑娘。可是她現在變成怎麼樣啦？

一天傍晚，因為莫爾頓沒有空閑，所以貝萊又上她們家去。他正要敲門，聽見亞娜在屋里大吵大罵；忽然門開了，小瑪麗給推在人行道上。這孩子哭得好不淒涼。

“什么事啊？”貝萊依然是那样高高兴兴的問。

“什么事嗎？就是这个小姑娘放刁呀。因为吃的沒有人家的好就不肯吃。我們辛辛苦苦的做人家，精打細算的，竟是为了养这么个坏姑娘！可是現在她倒倔强起来不要吃了。人家吃什么，干她什么事？她能跟人家比嗎？她是个私生子，随你怎样給她說得好听，她还一辈子是个私生子！”

“对于这件事，她可沒有办法啊！”貝萊很气憤地說。

“她沒有办法！难道我就有办法嗎？她生下来不是个庄主小姐，而只能是一个私生子，这难道是我的錯嗎？是的，你可以相信我，那些鄰舍女人都当面对我說她那双眼睛不像她的父亲。而且她們还裝出一副友好的神情呢！难道我为了想攀高些，走了一条沒有結果的路，就應該一辈子受罪嗎？啊，你这个小鬼！”

于是她捏紧拳头，对着傳來小姑娘哭声的那个方向揮动着。

“我千辛万苦的管这个家，想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像个样子，可是人家总瞧不起我，就因为我从前有过一点不檢！”她說得非常激动。

“如果你不好好地对待小瑪丽，我要去告訴卡萊叔叔了，”貝萊警告似地說。

她輕蔑地哼了一声。“那么你尽管去告訴罢。唔，我正巴望你去告訴他！他就会来把她帶走，那才真是謝天謝地哩！”

这时杜爱的脚步声已經在門外石板道上响了起来，他們还听到他在安慰那小姑娘的声音。他攙着孩子的手走进来，对他妻子很严厉地看了一眼，可是一句話也沒說。“好了，好了，算了吧！”他再三地說，想止住孩子的嗚咽，还用兩個大拇指給她擦掉兩道骯髒的眼泪。

亞娜愠怒地給他端来了晚餐，自己还在厨房里嘖嘖咕咕的。杜

爱吃着他那份咸肉和黑面包，孩子站在他的兩膝間，睜大了眼睛看他。“騎士！”她說，接着就破涕为笑。“騎士！”杜爱把一塊咸肉放在一片面包上：

“那边来了一个騎士，
騎在他的白馬上！”

他唱着，就把那片面包擱在她嘴上。“后来呢？”

“后来……噢！他就騎进了大門！”孩子說过，便把馬和騎士都咬了一口。

当她咀嚼的时候，一双眼睛始終看着他，这样痛苦而真摯的眼光，叫人看了觉得很惨。但是有的时候，那騎士剛剛騎到她嘴唇上，忽然掉轉馬头，一个騰躍便消失在杜爱的雪白的牙齒縫里了，于是她笑了一陣。

“还要塞給她东西吃有什么意思，”亞娜說，她这时正端着咖啡进来款待客人。“她已經吃得飽飽的了，不会餓死。”

“可是我看得出她还是餓的！”杜爱喃喃地說。

“那么她真是一位千金小姐，我們穷人的伙食配不上她。她这才像她爸爸一样哩，我可以告訴你！而且，既然有人給她撐腰，她就算現在不变坏，迟早也一定会变坏的。”

杜爱不去回答她。“現在你病好了嗎？”他回头向貝萊。

“今天你做了些什么？”亞娜一边給她丈夫的長烟杆里裝烟，一边問。

“我給一个林業家趕了一趟車，在野地里到处走了一轉，得了一克郎半的酒錢。”

“那么馬上就交給我呀！”

杜爱把錢交給了她，她便随手放进一个旧的咖啡罐里。“今天晚上你还得到督察官家里去下肥料呢，”她說。

杜愛疲倦地伸了個懶腰。“今天我早上四點半就出去趕車，一直趕到現在呢，”他說。

“可是我答應了他們准定去，那可沒有辦法。我還想過，今年秋天你可以幫他們挖挖地，那時候晚上有月亮，再不然，就趁禮拜日去做。要是你不干這個活，別人就會去干，你知道他們出的工錢不壞啊。”

杜愛沒有回話。

“一兩年以後，我在想，你就可以有自己的馬，不用再給別人趕車了。”她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說。“你馬上帶一副木桶去罷，行不行？好，這就講定了。還有，你在睡覺以前，還得給我劈些柴火呢。”

杜愛坐在那兒疲倦地眯着眼。吃過晚飯，人就困得眼睛都睜不開了。瑪麗把他的帽子遞給他，他只好站起身來，跟貝萊一起走出家門。

杜愛住的屋子是在一條長街的盡頭。這條街像一個峻急的斜坡通到海邊。這是古代的一條水道，每逢下大雨，至今還有一股大水從兩排破屋子中間沖下去。

在海邊的路上，他們碰到一群人，手里都拿着燈和粗大的木棍，其中有一人戴着一頂舊皮帽，拿着一根嵌滿了鐵釘的短棒。這是個巡夜隊。他們走過以後，跟着的就是那個新就職的警察比爾，穿着光閃閃的制服。他和前面那些人隔開好一段路，為了炫耀他的制服，同時也為了監督那些巡夜隊員，不讓一個人中途溜掉。他們都已喝得半醉，慢騰騰的走着。路上碰見一個人，他們就停下來詳詳細細地講說他們這一趟差事的目的。原來那“大力士”又闖禍了。他喝了一整天的酒，所以憲兵司令下令，叫人監視着他。果然不出所料，他在醉醺醺的時候在教堂附近碰到了船主孟森，就將他

痛打一頓，还罵道：“好，你害得那寡妇沒飯吃，是不是？你对她說‘三姊妹’号在海里沉掉了，你就吞沒了她的股份，差不多等于什么也沒有給她，是不是？还說是为了可憐她，嗯，你这个流氓！那条船出了什么事呀？还不是順風順水的賺了大錢嗎？你这样算是照顧一个可憐的寡妇嗎，嗯？”他罵他是个流氓，每問一句就揍他一拳，因此他就給打得滾倒在地上。“我們都是見証，所以这回他得坐牢監了。一个穷光蛋的石工怎么可以跟法官去开玩笑呢。来吧杜愛，帮我們一起去逮捕他，你的力气大！”

“这跟我不相干，”杜愛說。

“你还是別搭手罢，”其中有一個人嘲諷似地說，“要不然你就会尝到他拳头的滋味了。”于是他們侮辱似地大笑着走开了。

“他們对这趟差事，也并不怎么高兴，”杜愛笑着說。“所以他們先得肚子里裝上些酒，壯壯胆气。这大力士是个猪糞，我可不想挨他一頓。”

“也許他們根本抓他不到！”貝萊起勁地說。

杜愛笑了。“他們会算准时候，总要等他离开那个地方，他們才赶到。可是我不懂他为什么不專心干活，老是愛鬧这些傻事？他尽可以好好的喝一頓酒，回家去安安逸逸地睡一覺。他只是一个穷光蛋啊，應該讓那些大人先生們去搞这种玩意兒！”

但是貝萊对这件事却另有看法。穷人固然應該安安靜靜地在路上走，对每一个人脫帽致敬，如果有人回他一个礼，他就感到得意非凡，当作一件大事情在临睡的时候告訴老婆。“今天那个文書吏給我回了礼，是的，千真万确的！”但是石工叶尔肯森在清醒的时候，总是意气揚揚地，对誰也不看一眼，如果喝醉了酒，他就会把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踩在脚底下。

貝萊不贊成城里人这种卑鄙的見識。在乡下，他的出身地，气

力就是一切。現在，他在这兒碰到了一個人，氣力大得能把艾列克這麼壯的一個人一手提起來塞到口袋里去。貝萊偷偷地自己校量着自己的膂力，找很重的東西去抬抬舉舉。如果他能變成“大力士”一樣，憑着單身匹馬，不管是在發脾氣的時候或是沉睡得像死人一樣的時候，都會使滿城的人提心吊膽，惴惴不安，也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想到他和揚斯和莫爾頓做朋友，貝萊就感到非常高興，可是他又不明白：既然他們不是靠救濟過日子的乞丐，人家當面譏笑他們，只是為了他們是“大力士”的兒子，他們為什麼對城里人這種卑鄙的見識竟屈從到這個地步。揚斯聽到人人在講他的父親，就覺得非常丟臉，不敢正眼兒看人。不過在莫爾頓的坦率的眼色里，却看不出這種莫名其妙的悲哀。

一天晚上，事情到了很糟的地步，他們把貝萊邀着一起回家去。他們住在東城，一個大土坑旁邊，滿城的垃圾都倒在這坑里。他們的母親正在灶上忙着把晚餐蒸熱，煙囪角上坐着一個又干又瘦的老祖母，正在編結絨綫。這情況顯然是一個赤貧的家庭。

“我這道是你爹回來了，”那母親抖索地說。“你們誰聽到他的消息沒有？”

於是兩兄弟把他們所聽到的消息講出來：有人在某地方看見過他，另外一個人又在別一個地方看見過他。“人家常常來盤問我們，”揚斯苦痛地說。

“今天是第四個晚上了，我還是白費心，給他蒸熱了晚飯，”母親接着說。“從前他總會到家里來看看的，不管有多少人要找他。……不過，他還是會回來的。”

她想強作鎮靜，微笑一笑，可是忽然把圍裙掩着眼睛，哭起來了。揚斯低下頭走來走去，不知如何是好。莫爾頓把胳膊摟着他母親的疲累的背脊，安慰似地說：“好了，好了，事情也還沒有發展

到比从前更坏的地步！”他說完就摸摸她那瘦得突出来的肩骨。

“不，我原先倒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沒事了。差不多整整一年，他从来沒有闖过禍。做完工回家来，总是安安逸逸的吃过晚飯，就上床去睡觉。这些时候里，他一点沒有在外边惹是生非，总是在家里睡觉，我还以为他变成个呆子，心里倒反而高兴，以为他已經沒有那些可怕的思想了。我以为在那些倒霉事情之后，他已經定下心来，从此就会像他的朋友一样，安分守己的过活。誰知道現在他的老毛病又發作了，闖下了大禍，又跟从前一样了！”她絕望地哭着說。

坐在爐灶旁边的老祖母的銳利的眼光移来移去，輪流向他們看着，好像一只关在籠里的智慧的鷹。这时她那温和而單調的声音开始了。

“你是个蠢驢子；今天是你給你那个酒鬼做烙餅的第四个晚上；你总是討好他，跟他亲亲嘴，拍拍他！我啊，要是我的丈夫在外边这样闖禍，給他老婆和家里弄得名声很不好听，我才不叫他睡得舒服呢；讓他餓着肚子睡，餓着肚子起来，湯水也不給他一口，这样他才会得点教訓，学个乖。可是你不会管教他，这就沒有办法了。你把他那些古里八怪的思想都当作現錢看了。”

“要是連我也在他的路上安一坨石头，那么还有什么人待他好呢？他那个可憐的腦袋很需要安息啊！奶奶，你應該知道，他多么需要一个相信他的人啊。我能服侍他的，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好吧好吧，那么你就这样子累坏了自己的身子罢，所以，老爷們要是想到打人，总不会缺少挨打的家伙！不过現在你还是去睡罢；我来等彼得，如果他回来，我会給他弄吃的；你也已經累得半死了，可憐的孩子。”

“古話說，‘婆婆待媳妇总不会好’，可是这句话用不到你身上，

奶奶，”孩子的母亲温和地说。“你总是帮着我，虽然我并不需要人帮忙。现在应该是你上床去睡觉啦！你平日睡觉的时间早已过了，我来等彼得罢。他这个人是很容易对付的，只要他知道你待他的是好意。”

老祖母装做没有听见，只管编结她的绒线。孩子们想起了他们还带了一些东西回来：一包咖啡豆，一些方糖，还有几个面包卷。

“你们常常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在我身上，”那母亲一边责备似地说，一边热起水来煮咖啡，但她的眼睛却感激得发起亮来。

“他们没有姑娘好花钱呀，”老祖母冷冷地说。

“奶奶今天有点不高兴，”莫尔顿说。他把老祖母的眼镜除下来，微笑地看着她那双青灰色的眼睛。

“不高兴，唔，我真有点不高兴！不过，我跟你们说，我不高兴的是时光过得太快。我现在已经是坐在坟墓边上啦，我一直在等着看我的孩子把生活过得好些，做出些大事来。可是到今天还没等到！精力浪费了，它们像溪水那样都流到大海里去了，时光也一年一年地过去，我说的不对吗？人人都想做主人，谁也不愿当奴才；因此，大家就你压住我，我压住你，人人都要爬到别人头上去，为了可以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在城里，照说应该是家家都兴隆的，可是实际情形呢，到处都是穷苦，肮脏，看来上帝也快要受不了啦！我时时刻刻都在咒骂人家把我从乡下哄出来的那个倒霉的日子，在乡下，穷人的口粮都是地里长出来的，只要你自己愿意要；可是在这里呢，你要一张菜皮做汤，也得拿一个铜子去买。你有钱吗？好吧，你尽量拿罢。你没有钱吗？滚开去！是的，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人家说应该搬到城里来住，享享彼得的福。样样都答应得怪好听的，我这个傻老太婆也真是天天在盼望自己孩子会爬到尖儿顶儿上去。可是现在我还像个叫化子婆娘似地坐在这儿！啊，真

是光彩得很，我是城里最大的酒鬼的媽媽！”

“奶奶你不該这样說啊，”孩子的母亲說。

“是啊，不該这样說，不过我对于一切都厭煩極了。可是我現在還不想死呢，我怎么能死得了啊，要是我死了，誰管得了彼得这个大力士呀！”她傲慢地說。

“奶奶还是安安静静去睡覺罢，如果讓我一个人和彼得在一起，我就会管得他好好的。”彼得的妻子說。可是那位老太婆还是一动不动。

“你能劝她去睡覺嗎，莫尔頓？”母亲輕輕地說。“只有你的話她才肯听。”

莫尔頓向他祖母劝說了一陣，还得答应她陪她进房去，替她把被子窩好脚，才算哄得她肯进去睡覺了。

“好了，謝天謝地，总算把她打發掉！”母亲松了一口气說。“我总害怕你爸爸会忘記了她是媽媽。他喝醉了酒是什么都不管的，奶奶又不肯讓步，这就釘子碰上了石头。現在你們也該走了，跟年輕人一起玩兒去罢，別愁眉苦臉的老坐在这里。”

“我們在这里等等爸爸，”莫尔頓說。

“这跟你們不相干，你們随时可以来看爸爸的。走罢，要知道爸爸在高兴的时候，总喜欢跟我一个人在一起。也許他会把我抱起来轉一陣，他气力那么大，讓我快活得像一个小姑娘。‘哈，嗨，小姑娘，大力士来啦！’他說着便哈哈大笑，像他那荒唐的年輕时代一样。是啊，他喝飽了酒，就像当年一样的高兴，一样的有那副蛮勁。可是这不能讓你們看見，你們还是快走罢。”她請求似地对他們看着，可是忽然吃惊地退縮了回去，因为她听见有人在摸索着門上的把手。外面的天气坏得很。

原来只是那最小的女兒做完了工回家来。她應該有十一二岁

了，虽然神情态度显得超过了年龄，体格却长得赶不上年龄；她的声音粗硬而嘶哑，瘦小的身体好像给工作累坏了。她全身没有一部分显得轻松愉快；好像一个黄泉下的人迷了路，走到地面上来了。她一声不响地走进屋子，一屁股坐在祖母的椅子上，低着头靠在椅子的一边，脸不时地在抽动。

“她的背有毛病，”母亲抚摩着她的稀疏而粗糙的头髮说。“这是因为常常抱那医生的小儿子而得来的病，那孩子又大又重。不过医生既然不说什么，想来没有什么危险。不错，你出去做工年纪是太小了些，我的孩子；不过，你到底能吃到些好的，也学会些事情。她倒真是能干，医生的三个孩子全交给她一手管领！最大的那个女儿跟她同年的，可是还要她穿衣脱衣。这么大的孩子，连自己的事还不会做！”

贝莱诧异地瞧着她。他觉得自己虽说已忍受了不少事情，可是要他去照顾那些也许比自己还强壮的孩子，以致累坏了身子，这可不行的，谁也别想他肯干！“你为什么去抱那个吃得胖胖的小子呢？”他问。

“他们需要人照顾啊，”母亲说。“他们的妈妈，虽然是他们最亲的亲人，可不愿做这些事。因此他们就雇咯命去做。”

“要是我呀，我准得假装失手，让那些小鬼摔几交，”贝莱粗鲁地说。

那小姑娘只用呆滞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眼光里表示微微感到兴趣的神情。但是她的脸色还是那么淡漠，从她这种冷淡的、世故很深的表情里，你简直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

“你可别再教坏她了，”母亲说。“她的脾气很拗，她心里的事已经够多的了。现在你去睡罢，咯命，”——她又抚慰了她一下——“你知道的，爸爸喝醉了酒，看见了你就会很难受的。爸爸是很喜欢

她的，”她又無可奈何地補上一句。

喀侖神色不動，閃开了她母親的愛撫，默默地爬上閣樓去睡了。貝萊簡直始終沒有听到她的聲音。

“她就是這個樣子，”母親聳聳肩膀說。“連‘晚安’也從來不說一句！不管好話壞話，對她全都不發生影響；她成熟得太早了。我總得想辦法把她弄開，不讓她爸爸在高興的時候看見她。他要是想起了她怎麼會變成這副脾氣，就會像野獸似地發作起來。”她說着便緊張地看了一看鐘。“你們走罷，聽我的話！你們要是肯走的話，就是幫了我一個大忙！”她這幾句話說得幾乎要哭了。

莫爾頓遲疑不決地站了起來，其餘兩個也跟着他站起來。“翻起領子，走罷，”母親一邊說一邊給他們扣上外衣鈕扣。十月的狂風正在一陣陣地搖撼着他們的屋子，雨點蠻橫地打在玻璃窗上。

他們正要道晚安走出去的時候，外邊傳來一個聲音。外面的大門砰的一聲碰上了牆壁，於是他們聽見狂風暴雨一直冲到房門上。“啊，太遲了！”母親譴責似地抱怨着說。“你們為什麼不肯早點走啊？”他們聽見外邊有一個非常宏大的呼吸聲，好像一只巨大的怪獸在門縫中嗅上嗅下，還把腳爪摸索着門門。揚斯想跑過去開門。“不，你別去開！”母親急忙喊着，自己去把門門拔掉。她呆木地站在那兒，通身在顫抖。貝萊也覺得混身抖索，好像外面的風暴化為一头猙獰的巨獸，冲进到過道里，一邊等他們去供它吞噬，一邊在舐干它自己的皮毛。

那婦人把耳朵湊在門上，惶惑不寧地听着。“他還在想什麼呀？”她喃喃地說。“他專會捉弄人家！”她說着又哭起來，好像忘記了孩子們在旁邊。

外面的大門隨即又關上了，那怪獸已經四腳貼地，爬着進門，用他那慣常的咆哮聲叫喊着。那婦人驚慌得不知所措，起先是亂

搖着兩手，随后又把兩手掩住臉。这时候那巨大的怪兽發起性子来了，他狠狠地打着門，还威胁地咒罵着。那妇人退縮回来，好像她也要四脚貼地爬下来答应他似的。“不，不！”她祈求着，于是又稍稍鎮定下来。接着那扇門給重重的一下推开了，大熊打一个滾，滾过門檻，向他們笨重地跳过来，他的头往后仰着，好像在奇怪为什么他的小伙伴沒有亲热地叫嚷着赶上前来迎接他。“彼得，彼得，孩子！”她湊过身子去輕輕地說；但是他喊了一声，把她推倒在地，一只巨爪把她的身子重重按住。她使勁掙脫身子赶紧站起来，逃到一只椅子上坐下。

“我是什么人？”他站在她面前，用一个怪物的声音問。

“你是大力士！”听了他这种傻得可笑的声音，她忍不住微笑着說。

“那么你呢？”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她說，但是这句话末了却变成一声嗚咽。

“那么大力士今晚歇在哪里？”他說着，便伸手想摸她的乳房。

她馬上怒形于色地跳起来。“你这畜生，啊，你这个畜生！”她羞得滿臉通紅地喊着，順手打了他几个嘴巴。

大力士每挨一下打就擦一擦臉，很詫异似地說：“我們是鬧着玩啊。”跟着，他才一瞥眼看見了閃避在角落里的三个孩子。“哦，你們在这兒！”他呆气地笑着說。“是啊，媽媽和我，我們是在开玩笑啊！可不是，媽媽？”

但这时那妇人已經跑到門外去，站在屋檐底下抽咽了。

叶尔肯森很不安宁地在那兒踱来踱去。“她哭了，”他喃喃地說。“她簡直一点沒有剛性，天啊，老实說，她只配嫁一个庄稼汉！我在这里就好像有人把一个鉄环套在我头上。我每天都說，干啊，

大力士，干她一頓，你才会安靜。可是我后来又只好說，不，随她罢，忍一忍罢，要不然她又要哭了！她也总是一片好心啊！可是，真見鬼，这情形什么时候才得了！你只好乖乖地上床睡觉，感謝上帝，这一天又过完了——一天一天的这样过下去！人家都站在那兒看着我，等着我。等些什么？讓他們等罢，等不出什么結果来的，現在大力士自己有把握了！可是，一下子我又回头了！滚他媽的！不怕你們人多，我要把你們这些王八蛋全都打个臭死！一个男子汉就應該喝酒，才能管得住他的力气……唔，你們在这里！誰肯借我一个克郎？”

“我可不能借！”揚斯說。

“不，当然不跟你借，誰要是希望向你借得錢，他就是个大傻瓜！我不是常常說嗎，你像你媽媽，你走錯了路？你有好心，可是你沒有本領。你到底能做些什么，揚斯？你有沒有在师傅那里得到过好衣裳穿，他有沒有把你当兒子看待，你將來会不会做他的女婿，接他那份行業？为什么不会？我可要問問你。要知道，人家尊敬你的爸爸，就因为他是莫尔頓的爸爸啊。”

“莫尔頓也做不成师傅的女婿，况且他的师傅根本沒有女兒，”揚斯嘟囔地說。

“真的？不过他还是可能有一个女兒，不是嗎？可是我們也得到一个回答：那就是，你不会动腦筋。莫尔頓呢，他这里头有东西！”他說着便指指自己的腦袋。

“那么以后你最好别再打我的头，”揚斯不愉快地說。

“打你的头，唔！但是聰明智慧都是躲在那兒的，不打不出来啊。我問你，如果你的腦袋里尽想些笨事情来做，我打你的屁股有什么用呀？你屁股里又用不着聰明智慧啊！不过我打你打到今天已經有了好处，你現在已經聰明了不少。你剛才回答我的話就

不是一个笨蛋的话：“那么以后你最好别再打我的头！”他答应似地点点头。“不过，我这个脑袋却很能给他们找些麻烦——这个树林里有的是复杂得很的思想节疤，嗯？”于是他让三个孩子都摸摸他的脑袋。

他像一株摇摇晃晃的大树似地站在那儿，听他妻子的正在逐渐停下来哭泣，脸上的表情也时时在改变。她这时正坐在火爐边，面对着門。“她光会哭，”他怜悯地说，“这就是现在的女人自己找快乐的办法。我们的生活是艰难的，她就受不了这些艰难，可怜的东西！譬如说，我要把这个灶灶打个粉碎，”——他说到这里，就抓起一只粗重的椅子在空中挥动着——“她就会哭了。她为了什么事情都会哭。要是我的情况好一点，我准得另外娶一个老婆，一个见得了人的老婆。像她这样是毫无用处的。她能招待客人，文文雅雅的跟人家讲话吗？呸！我辛辛苦苦地要把大家都拉出泥坑来，有什么用？现在我又得走啦，天知道，在这里就只有嘔气！”

他妻子赶紧奔到他身边。“啊，别出去，彼得，在家里罢，我求你！”她祈求着。

“难道要我在这里听你哭吗？”他耸耸肩膀，皱着眉头说。他这时的神情正如一个和蔼的大孩子在拿架子似的。

“我不哭了，只要你别走，我就高兴起来了！”她哭里带笑地说。“你看我啊，我不是很开心吗？耽在家里罢，大力士！”她亲热地在他耳朵边说。她脸上所有悲哀的颜色都消失了，她已经振作起精神来，满脸红光，很是美丽。

“大力士”感动地看着她；痴呆似地笑着，好像被人呵着了痒，并且尽管让她把自己拉拉扯扯的。他把她对他低低耳语的那些话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显得非常快活。后来他又狡猾地把嘴凑到她耳朵边，她正待听取的时候，他却大嚷一声，使她惊叫着退缩了一

下。“留下罢，大孩子！”她笑着說。“你走不成了；我已經抓住你了！”但是他大笑着掙脫了她，光着头跑了出去。

最初，好像她想追上去，但是隨即她的手垂了下來，頭也低下了。“讓他走罢，”她疲倦地說，“只好听天由命了。况且，我也沒有办法，他从来沒有醉到过这种程度。哼，你們都看見我了，可是你們要知道，他的醉相对每一个人都不相同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分寸的。他跟别的醉汉不一样！”她說这些話，显出一些驕傲的神气。“况且他还教訓了那船主人一頓，連法官也不敢碰他。就是上帝也不会比他更公正的了。”

第十章

冬季的长夜到来了，很早就得給工人們点上灯做工。那个职工不到天黑就走了，因为这时已經沒有他的工作。在十一月里是最大的学徒滿师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师傅的房間里整整一个礼拜，做他的滿师工作——一双海員穿的靴子。誰也不准进去看他。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海員靴子做成了，經過一些做靴子的名手查驗过，他們在靴子里裝滿了水，一直裝到靴統口，拿到閣樓上去挂兩晝夜，証明它不漏水，于是爱米尔才郑重地被提升做职工。他按照老规矩，請鋪子里的同伴喝一杯酒，还和小倪略思交杯共飲，从此他們就可以用平輩称呼了。晚上他还到外边去請別家鋪子的职工喝酒，回来的时候醉得像一位老爷。这一切，都是按照老规矩做的。

第二天，叶貝师傅走进作坊来，說道：“喂，爱米尔，現在你是个

职工了。你怎么打算？你想不想开码头？到外边去见见世面，多学点本领，对一个新出道的职工是有好处的。”

爱米尔没回答，可是开始收拾他的东西了。

“不，这又不是在逼你走，我们不会赶你出去的。你还可以留在我们作坊里，照光取暖，等你找到好一些的事情再走。我想这是很好的条件。从前我满师的时候，情况可不同。人家在你屁股上踢一脚，你滚罢！不过对年轻人说来，这也是有好处的！”

师傅答应爱米尔可以住在铺子里，到整个岛上雇有职工的鞋匠老板那里去一家家拜访，找工作。但是事实上，这只能说是一种开玩笑的话，因为绝没有一个新出道的职工会被雇用的。另一方面，他和别人也都很明白，这个秋季里将有多少新出道的职工，给赶到街上去流浪。

爱米尔却并不因此丧失勇气。两天以后，他们送他上了开往哥本哈根的轮船。“那边有的是工作，”他满脸高兴地說。“你得答应我，明年给我写个信来，”彼得說，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他也满师了。“准给你写信！”爱米尔說。

可是过不了一个月，他们听说爱米尔已经回来了。他感到很丢脸，躲在家里不出来见人。但是有一天早上，他居然腼腆地溜到作坊里来。不错，他曾在好几个地方找到过工作，可是没有几天就给人家辞退了。“我什么也没有学到啊，”他垂头丧气地說。他在作坊里耽了一阵子，享受享受灯光和暖气，他们也允许他在那儿做一些自己兜揽来的工作。这样勉强维持到将近圣诞节，他终于放弃了他的鞋匠手艺，到港口去做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

“我已经浪费了五年的生命，”他们碰见他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說。“趁早跑罢！要不然你们就会跟我一样。”他也不敢再到作坊里来，因为他侮辱了叶贝这门行业，叶贝很生他的气。

爐子里爆响着柴火，黑夜正在从沒有窗帘的烏黑的玻璃窗外侵入进来的时候，作坊里的气氛是很舒服的。靠窗口的那張桌子已經移在当中，因此四个人都可以在这桌子上工作；少师傅看書，三个学徒各人做他們自己找来的工作。一盞給烟熏黑的灯挂在桌子上空，只能稍稍减掉一点黑暗。微小的火光由一个大玻璃灯罩收攝起来投射到他們的工作上。但是那灯却在微微地搖动，灯光的黑影也就像蝌蚪似地浮游不定，使他們經常在黑暗里工作。于是少师傅便恨恨的望着灯光咒罵起来。

別人只是在眼色里表現着不愉快，但少师傅却恨透了这样的黑暗。他屢次打着寒噤站起来：“該死的，这里多黑，就像是睡在墳墓里一样！今晚它还会亮一点嗎？”于是貝萊便去把灯心轉高一点，可是也不見得亮多少。

叶貝师傅悄悄地走进来的时候，少师傅安德萊抬起头来看一眼，并不想藏过他的書本；他有些挑畔的神气。

“是誰呀？”他对黑暗里看着。“哦，原来是爸爸！”

“你眼睛坏啦？”老师傅諷刺似地問。“要不要用些眼藥水？”

“你的眼藥水，不，謝謝！可是这样混賬的灯光，黑得伸出手来都看不見！”

“你張开嘴巴来，我倒看得見你的牙齿呢！”叶貝狠狠地回了一句。这灯光常常是他們父子倆冲突的原因。

“在这整个烏上，再也沒有別人在这样暗的灯光下干活了，你自己也明白的，爸爸！”

“在我那个时代，从来也沒有有人抱怨过灯光的，”叶貝回答說。“我們在煤油灯光下做出来的东西，比人家用种种新發明的家伙做出来的，不知要好多少呢！可是現在不成啦；現在的年輕人頂喜欢浪費錢財去买那些时髦的廢物。”

“不錯，在爸爸的时代，那时候什么都是很好的！”少师傅安德莱說。“那时候滿街都是天使在走，但是誰也不看見他們！”

晚上，常常有人到作坊里来听听消息，講講新聞。要是碰到少师傅兴致好的时候，他們就多坐一会儿。正如卞列格拉夫老爹所說，他是这一群人中間的火焰和灵魂；他看过不少書，許多疑难的事情，他都能解說得清楚。

貝萊从他的工作上抬起头来，就觉得眼睛好像瞎了。那边的作坊里，面包师姚尔根和别人坐着閑談，貝萊望去什么也看不見，只看見灯光的黑影在跳动，他手上的活却在那些黑影里晃晃蕩蕩。伙伴們的臉他也看不清，只看得見他們的作裙。但是，在玻璃灯罩底下，灯光却像一团活火，整个世界都在那里轉动。

“哦，今晚的灯光倒是了不起，”只要有人对灯看一眼，叶貝就这样說。

“你是說压根兒沒有光嗎？”少师傅安德莱一边旋轉灯光的調節器，一边譏笑地說。

終于有一天，五金鋪老板送来了一件用大筐子裝着的东西。这是一盞有圓灯心的挂灯。到了天黑时分，那五金鋪老板亲自来帮他們点上第一次的火，并且把这件新奇發明品的使用方法教給貝萊，要他很仔細很小心地做这件事。“你要記住，”他說，“如果你不会旋轉这个机关，它就会炸破的。你只要小心謹慎地轉动它，那就不会有什么危險。”

貝萊拿着圓筒紧站在他身边，可是別人都掉过头去，不敢面对桌子，少师傅退到后面，在老远的地方走来走去。“天知道，我可不愿意帶着肉体升天啊！”他裝着一副滑稽的臉色說。“可是，你胆子怎么会这样大，貝萊？你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于是他詭异地睜大了眼睛，又像取笑又像当真似地对貝萊看着。

灯终于点亮了；甚至那些放在最远的架子高处，顶到天花板的鞋楦，也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见。“简直就是太阳嘛！”少师傅说，然后他又把手遮了脸。“怎么的，老天爷，我觉得它还把屋子照暖了哩！”他脸上红红的，眼睛里也在闪着光。

师傅叶貝始终站得远远的，等到五金铺老板走后，他才来到桌子边。“哦，你们没有给炸上天去吗？”他很惊异似地问。“这亮光很坏，唔，多可怕的光！嘿，这光不正派，刺痛眼睛。好，好！你们自己愿意弄坏自己的眼睛，就随你们去罢。”

但是对于其他的人，这盏灯就好比一个新的生命。少师傅安德莱一直照在灯光里，好像一只给太阳光晒得陶醉了的鸟儿。好好的坐在那里看书，常常会忽然高兴得叫喊起来。当邻居们过来赏鉴赏鉴这盏灯，想知道一些它的好处的時候，他便滔滔不绝地夸赞着，这灯光就被他形容得加倍明亮了，人们常常到作坊里来，也很高兴多耽一会；灯光照耀着，少师傅脸上也发着光彩。他们都像昆虫一样，被光明所吸引。啊，这辉煌的光明啊！

少师傅一天总得到大门口去一二十次，但总又回到屋里来坐在窗口看书，他的短了一截的脚缩在身子底下，人家只看得见他那只挺厚的木鞋底。他痰吐得很多，貝莱每天都得给他坐位旁边铺上新的黄沙。

“这准是有什么野兽在咬你的胸膛。”当安德莱咳呛得很凶的时候，姚尔根叔叔觉得怪难受，就这么说。“除此以外，你的脸色很好。你一定很快就会好过来的！”

“是啊，一定会的！”少师傅在咳呛稍停的当儿笑着说。

“要是你狠狠地揍它一下，它准会死的。你现在快到三十了，应该有点办法了，为什么不喝点酒试试？”

姚尔根·科福特照例总是穿着一双巨大的木鞋子，踏着沉重

的步子走进来，叶貝常常譏諷他。“誰也不信你哥哥是做鞋匠的！”他总生气地說，“可是我們吃的黑面包倒都是你鋪子里买来的。”

“我的脚穿上那种混賬的皮鞋暖不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我全身都害着痛風病，真是倒霉！”这面包师皺眉蹙額地說，神气怪可憐的。

“这种痛風病一定是很不舒服的，”卞列格拉夫說。“我倒从来没有得過这种病。”

“裁縫不会得痛風病，”面包师姚尔根訕笑似地說。“裁縫的身子太小，藏不住这种病。据我知道，要十二个裁縫才湊得滿一斤痛風病。”

卞列格拉夫沒有回答。

“裁縫有他們自己的顛倒世界，”面包师接着說。“我不能跟他們比。在裁縫中間，即使一个癩腿的孩子，也算是頂壯健的家伙了。”

“裁縫也不坏啊，他跟一个烤黑面包的面包师有什么比不上的！”卞列格拉夫有些胆怯地結結巴巴地說。“烤黑面包有什么了不起，唔，每一个乡下女人都会烤！”

“好！不錯！比得上！一个裁縫要是給人家做一頂帽子，他偷下来的料子尽够給自己做一条短褲呢。这就是裁縫为什么永远穿得挺好的道理！”面包师自言自語地說。

“人人都說，磨粉师和面包师多半是流氓。”卞列格拉夫气得發抖，回头对安德萊說。但是少师傅却悬空挂着他那条癩腿，很有兴趣地站在那兒来回看着他們。

“沒有一件东西是裁縫不要的，因为他永远不知足。”面包师說，“老話說得好，有一个裁縫，喉嚨里塞住一顆豆子，还說‘我的胃口大呢’。还有一句老古話，說‘裁縫进地獄，千該万該。’他們就是

这样的人！誰都知道那个女人的故事，她生下一个已經成人的裁縫，連肚子都不痛。”

叶貝哈哈大笑道：“算了算了，誰也不肯讓步，何苦来！”

“哦，要是可以不吵的話，我本来也不想糟塌裁縫，不过这些人实在看不順眼。”面包师姚尔根小心地伸起了他的大木鞋。“他們簡直不能算男子汉。我們这島上有沒有一个裁縫出过海？教会一个裁縫，也用不到男人。只要一个女人站在門口过道里，就可以教出一个裁縫来了。”那面包师只要一开口嘲笑人家，就連自己都收不住嘴；况且現在他兒子賽命已經娶了媳妇，他所有的好兴致全都恢复了。

卞列格拉夫斗不过嘴。“你爰說裁縫怎么样就怎么样罢，”他終于說。“不过烤黑面包的家伙向来也算不上手艺人，他不見得比洗衣女人高多少！裁縫和鞋匠倒是地道的手艺，要考驗过才能出道的。”

“不錯，鞋匠当然是另外一件事情。”叶貝說。

“可是也有許多老古話把你們說得跟我們一样低微呢，”卞列格拉夫气憤地挾着眼說。

“哦，克劳生师傅娶了那个細木匠的女兒，这还不过是去年的事呢。可是一个裁縫能娶得到什么人？只好娶他的女佣人！”

“爸爸，你怎么能这样說！”少师傅安德萊嘆息着說。“大家都是一样的。”

“唔，你的想法都是反的！可是我却要人家看重我这門手艺。今天，各式各样的搨客，羊毛販子，和流氓商人都住在城里，吹牛皮，說大話，可是从前呀，只有手艺人才是地方上的头兒腦兒。連国王自己也得学一門手艺。我是在京城里学手艺的，我当学徒的那个作坊里就有一个王子在那兒学这門行業。可是我从来沒听見

过有哪一个国王学裁縫的!”

他們可能永远这样爭辯下去，但是，正当辯論得最凶的时候，大門开了，那木脚拉尔生闖了进来，帶來了一陣新鮮气氛。他戴着一頂風雨帽，穿了藍色的海員大衣。“晚安，孩子們！”他很高兴地說，同时把一堆木脚上用的皮套子和几只不成对的皮靴丢在窗檻上。

他一进来，人人都兴奋了。“啊，有趣的人来了！您好啊，今年夏天过得好嗎？”

叶貝把五只右脚皮靴一只一只的拿起来，翻翻靴統上的皮，把靴跟靴底湊到眼前，看它們是否在一條直綫上。“給一个手艺很坏的家伙修过了，”他咆哮地說，然后动手檢查那些木脚的皮套子。“毛氈还有用处嗎？”这是因为他知道拉尔生那条截去了的腿常常觉得冷。

“有用。我的脚不再冷了。”

“脚冷！”那面包师拍着自己的腰帮笑着說。

“是啊，随你怎么說，只要我这只木脚受了潮，我就要感冒！”

“这可見鬼了！”姚尔根說，像一头河馬似地轉动着他的胖身体。“真是奇怪！”

“世界上奇怪的事情多着呢，”卞列格拉夫訥訥地說。“我哥哥死的时候，他給我的那个表恰恰就停在这一分鐘上。”

木脚拉尔生帶了他的手風琴走遍过全国，所以他能給大家講火車走得多么快，使四周的風景都会旋轉，还給大家講京城里的大鋪子和各处好玩的地方。

“嘿！明年夏天我准要到哥本哈根去，到那兒去做工！”安德萊說。

“在茹特蘭^①那个地方，常常出事！”那面包师說。“人家說那边尽是沙地！听說那个地方已經在人們脚底下往东边移动了。他

們都有一根棍子，如果要坐下來，就得先用棍子把地舂得堅實，這話不知是不是當真的？”

“我姊姊有一個兒子娶了個茹特蘭女人，就在那邊成了家，”卞列格拉夫說。“你碰見過他們沒有？”

麵包師哈哈大笑道：“裁縫是大人物，他們以為背心袋里裝得下整個世界呢。不錯，還有費南呢？你到過那里嗎？費南的女人最溫柔。有一回我在司文德堡港里停過船，可是來不及上岸去。”他把末了這句話說得非常慨嘆似地。

“你怎么受得了，走這許多地方？”卞列格拉夫體貼地問。

木腳拉爾生輕蔑似地看着卞列格拉夫那條先天的彎腿，他自己的腿是在海立戈蘭附近給一顆光榮的子彈打掉的。“人的氣力又不在腿上，”他說着，在窗前地上吐了一口痰。

于是他要把城里從去年夏天以來發生過的事情講給他聽：一條芬蘭船怎樣在北方擱淺，“大力士”又怎樣闖禍。“現在他已經給關在牢監里了。”

卞列格拉夫認為稱呼一個凡人為“大力士”是瀆聖的事，他的理由是：聖經里說得很明白，“權”和“力”只屬於上帝。

木腳拉爾生說，他們所謂“力”，跟上帝毫不相干，它是一種物質的東西；海那邊的人利用它來代替馬匹，開動機器。

“我以為女人才是大力士，”麵包師姚爾根說，“因為統治世界的是她們。如果她們對我們放肆的時候，上帝就會保護我們。你以為怎麼樣，安德萊，你是什么都懂得的？”

“太陽才是大力士，”少師傅安德萊說。“它管着一切眾生，而且科學也發現了所有的能力都是從太陽里來的，要是太陽掉到海

① 丹麥是幾個島嶼組成的國家。茹特蘭是與大陸連接的半島，為丹麥的一省。

里去，变冷了，那么全世界都要变成一大堆冰了。”

“这样说来，海才是大力士了！”叶貝胜利似地说。“你们说，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有海那么大的气力，把什么都冲掉沉掉的？而且，我们还能从海里把什么东西都要回来。有一回，我到馬拉加……”

“对，一点兒不错，”卞列格拉夫说，“许多人靠海过活，还有许多人在海里送掉性命。我们这里有錢的人，他們的錢都是从海里得来的。”

叶貝起勁地抬起头来，他的眼鏡也閃閃發光。“海虽然是很軟的，可是它什么都受得起，無論是石头是鉄！最重的船也能在它背上行过。可是它也会一下子把什么都吞下去。我看见过許多船好好的下水去，到时就都不見了。”

“我倒很想知道陆地到底是浮在水面上的，还是生牢在海底里的。你知道不知道，安德萊？”卞列格拉夫問。

安德萊以为陆地是生牢在海底里的，在海面以下很深的地方；但姚尔根叔叔却不以为然。他说：“不，海大得很呢！”

“是啊，海真是大極了，因为我在这个島上到处都走过，”卞列格拉夫有点忸怩地说。“没有一个地方看不見海。我們蓬霍尔姆的每一个教区都是沿海的。不过，海却没有力量对付农夫和庄家汉，因为他們是属于陆地的，是不是？”

“海有力量对付我們每一个人，”拉尔生说。“有些人是海拒絕的。他們在海上过了好几十年，到了老来忽然得了暈船病，这就是海給他的一个警告。所以船主安徒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現在只好耽在陆地上了。可是另外有些人，尽管他們住在农村里，海却偏偏看中他們，引誘他們！我的伙伴里头就有这种人。他們种了一輩子的地，虽然也見過海，可是从来没有到过海边。忽然有一天，魔

鬼找上了他們，他們便放下鋤頭，跑到海邊來接受了海上的工作。他們當海員倒還不壞呢。”

“是呀，”姚爾根說，“我們這裡的人大家都出過海，蓬霍爾姆人什麼海都走過，只要是船開得到的地方，他們都到過。我也碰到過從來沒有下過海的人，可是他們在海上倒好像是在家裡一樣。我給船主安徒生駕駛那條雙桅船克拉拉號的時候，我們船上就有這樣一個當海員的小伙子。他從來沒有在海裡洗過澡；可是有一天，我們在下錨的時候，別人正在船邊游泳，他居然也跳下水去，好像撲進他媽媽懷裡一樣；他以為游泳是一下子就會的，學都不用學。他馬上沉到海底，等到我們把他救起來，已經是半死的了。”

“海真是個只有魔鬼才了解的傢伙！”少師傅安德萊喘著氣說。“它到處都是個弧形的，可是它能像一堵牆似地直立起來，雖然它是液體的東西！我在書上還看到過，海裡有很多銀子，可以讓全世界每一個人發財呢。”

“我的天哪！”卜列格拉夫叫起來，“這話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銀子都是沉掉的船裡的嗎？唔，不錯，海真有最大的權力！”

“十點鐘啦，”叶貝說。“燈快要熄了，這鬼東西！”於是大家都匆匆散場，貝萊去拮滅了燈。

但是他睡在床上，好久好久，總是睡不熟，腦子裡老是在轉著這一切事情。他把所有的話都聽了進去，腦子裡裝滿了幻想，正如一只小鳥在一個太擁擠的巢裡，推推擠擠想找一個安歇的地方。海是強大的，在此刻冬季裡，沖激岩石的奔騰大浪一直在他耳邊響著。但是貝萊不能肯定，它會不會給他讓開一條出路。他對於一切阻撓他自己的事情，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抗性。關於剛才大家辯論得很熱烈的那種力，他以為在他身上當然也有一個位子，儘管他遭遇過許多失敗，他還很愉快地感到自己是個不可戰勝的人物。

有时候，这种感情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帮他克服许多困难。

一天下午，他们照例很快地吃过饭，坐着工作。惟有那职工每天都要在午后休息一下，因而他便坐在那儿看报。忽然他抬起头来，惊奇似地望着贝莱。“噫，什么？拉赛·喀尔生，这不是你爸爸吗？”

“是的，”贝莱回答说，他满脸通红，连舌头都麻木了。怎么爸爸拉赛上了报啦？不会出什么事罢？他准是在农艺工作上有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出了名！贝莱兴奋得几乎气都透不过来，但是他不忍问，而小倪喀思却光是坐在那儿，好像守着秘密似的，装出了少师傅所特有的那副神气。

随后他便高声念出来了：“寻找失物！敝处走失三尾虱子一只，寻得者请送至石南农庄交庄主拉赛·喀尔生收，酬报从丰。如有残余的黑面包，亦望送至该处。”

众人听了都哄堂大笑，但贝莱却气得脸色铁青。他一跳就跳过桌子，把小倪喀思掀倒在地，压在自己身下，拚命把手叉住他的喉嚨，要扼死他，直到人家上来解劝才放手。爱米尔和彼得一直拉住他，到他安上垫膝皮重新工作才罢。

但是他对这件事情倒很得意，他虽然是殴打职工，违犯了学徒的行规，但比起这一架的意义来，这又算得什么？看他们以后敢不敢再欺侮人，敢不敢再取笑爸爸拉赛！贝莱可是干脆得很，再也不采取转弯抹角的办法！

这件事情的正义是在他一边，从此以后，人家对他就尊重得多，谁也不想惹得贝莱抡起手里的工具在自己头上乱揍，虽然事后可以回打贝莱一顿。

第十一章

船主的花园变成一片荒野。大树和矮树丛上的叶子都落尽了；从鞋匠作坊的窗口可以望过这个园子一直望到东街上那些屋子的后背。孩子们也不再在园子里游戏了，园里那些小径都埋在冰和融化了的雪底下，一大块一大块的珊瑚，以及那些从红红的嘴唇和鱼似的牙齿中奇妙地歌唱着遥远的大海的海螺，如今也为了免得冻坏而收进屋内去了。

曼娜他倒是常见的。她时常颠颠簸簸地走进作坊里来，拿着一个书包，或者一双溜冰鞋。不是鞋上脱掉了一颗扣子，就是鞋底给溜冰鞋扭松了。一阵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和面颊，冷气把她的脸冻得绯红。

“她血气多旺啊！”少师傅看着她，很高兴地说。有她在作坊里的时候，少师傅总是有说有笑的。但是曼娜总靠着贝莱的肩膀，把脚伸起来搁在他的膝盖上，让他扣上扣子。有时她会偷偷地擰他一把，脸色很气恼似的，这是因为她在妒忌莫尔顿。可是这种感情贝莱却不了解；莫尔顿的善良和智慧早已使他心悦诚服，愿意接受他的指导了。贝莱如果有一小时的空闲，而莫尔顿不在，他就会觉得怪苦闷。那时他就会急急忙忙奔去找莫尔顿，什么都不在他心上了。

一个礼拜日早晨，贝莱正在院子里扫雪，那几个女孩子在她们的园里堆雪人。

“喂，贝莱！”她们拍着戴两指手套的手喊；“过来过来！你来帮我们造一座雪房子。我们来关起门点一些圣诞树上的蜡烛；我们

留得几个蠟燭头在这兒。喂，来罢！”

“那么莫尔頓也得来，他馬上就来了！”

曼娜噘起了嘴唇。“不，我們不要莫尔頓！”

“为什么？他这人不是很好嗎？”貝萊很不乐意地說。

“是啊，他是很好，可是他爸爸很可怕，人人都怕他。况且他又关在牢監里。”

“不錯，因为他打了人，那有什么可怕的！我爸爸年輕时候也打过人。这又不算丢臉的事，这又不是偷东西做贼啊。”

但是曼娜兩眼瞅着他，神情完全跟叶貝站在他的清白公民的立場上来批評別人时的神情一模一样。

“可是，貝萊，你不觉得丢臉嗎？这是只有最穷的人，那些沒有廉耻的人，才这样想啊！”

这一下，貝萊觉得又露出了他的乡下人观点，因而紅了臉。“他爸爸这个样子，这又不是莫尔頓的錯处！”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說。

“不，我們不要莫尔頓来。媽媽不許的。她說我們可以跟你在一起玩，可是不讓我們跟別人玩。我們是很好的人家，”她解釋似地說。

“我爸爸有一个大农庄，总比你們那条爛船好些，”貝萊憤怒地說。

“我爸爸的船不是爛船！”曼娜受了侮辱，回嘴說。“是全港里最好的船，有三支桅杆呢！”

“反正都一样，你是个爛污貨！”貝萊說，还向矮牆上吐了一口唾沫。

“哼，你是个瑞典鬼！”曼娜胜利地眯着眼，佗洛蕾和亞伊娜也在她背后伸出了舌头装鬼臉。

貝萊心里很想翻过牆去揍她們一頓，可是这时叶貝的老婆子在厨房里罵起来了，于是他只得繼續扫他的雪。

聖誕节以后，压根兒沒有工作做。人們都穿着他們的旧靴子，到穿破为止，或者穿上木靴子。小倪喀思也很少到作坊里来；吃飯的时候他来了，吃过飯又走了，身上老是穿着他那套最好的衣服。“他的飯倒是吃得挺容易，”叶貝說，“在京城里，人們可不肯把伙計养过冬；到沒有工作做的时候，就把他們踢出去了。”

白天里，貝萊不时被派到港口的船上去兜攬生意。他看見师傅們都束着皮作裙，站在那兒閑談航海的事情；或者聚集在他們的大門口聊天，由于古怪的習慣，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兩件工具。

可是飢餓却就在門口。“兄弟会”天天举行集会，人們都空閑得尽有時間去参加。到了冬季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基础多么脆弱，城里人并不像乡里人那样，可以依靠土地給他們工作，养活他們。在城里，人人都感到自己很渺小無能，尽量少吃，以求度过这个不景气的季节。

学徒們都坐在作坊里做一批廉价的靴子或鞋子；因为每年春天，师傅們大家合伙起来租一条船，裝一船貨到冰島去卖，这对他們也不無小补。“尽量做！”师傅經常这样喊着，“赶紧些，利潤薄得很呢！”

这个不景气的冬季引起了許多严重的問題。很多的工人差不多瀕于匱乏，据說那些慈善机关如果要帮助每一个申請救济的人，事实上很难做到。他們用尽力量，到处忙着。“可是，”面包师姚尔根說，“这算得什么，我听說在京城里，失業的人要用几千几万来算的呢。”

“要是失業的人这么多，这几千几万个穷人怎么过活呢？”卡列

格拉夫問。“我們這城里，也算是够穷的了，可是每一个老板还都把自己的粮食养着他的伙計。”

“這兒可沒有人挨餓，除非他自己願意餓，”叶貝說。“我們有一個組織得很好的救济制度啊。”

“你倒真正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了，叶貝，”面包师姚尔根說。“你想什么事情都依靠慈善机关！”

“這倒是一种新鮮的說法。”木脚拉尔生笑着說。

“哦，你知道他們到底想要的是些什么？他們这些人并不是共济會員。人家說他們現在又在京城里抬起头来了。”

“这当然是那些失業的人搞出来的，”叶貝說。“人总得做些事情。去年冬天一个船帆商人的兒子回家来了，哦，他就是偷偷地加入了他們一伙的。可是他爹娘却不認他，他自己倒也聰明得很，后来就想法子脱离了。”

“如果他是我的兒子，我就要打他一頓，”姚尔根說。

“难道他們不就是准备千福年的那些人嗎？这种人我們这里也有几个，”卜列格拉夫吞吞吐吐地說。

“你說的是不是相信鐘表匠和他宣傳的‘新时代’的那些穷鬼嗎？唔，那也很可能，”叶貝鄙夷不屑地說。“我听说他們的坏想头多着呢。我看他們都是聖經里預言过的敌基督的。”^①

“是的，不过他們到底想要些什么？”面包师姚尔根問。“他們这样發瘋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他們要些什么嗎？”木脚拉尔生馬上兴奋起来說。“我在京城里跟他們許多人談过，据我所知道，他們要的是公道；他們要夺取国王鑄造金錢的权利，而自己鑄錢米分給每一个老百姓。他們还

^① 見“新約”“約翰一書”第二章第十八節。

要推翻一切呢，这是确确实实的。”

“哦，”少师傅安德莱说，“我想他们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得到手。这种事情我倒懂得一点，加里巴提讲起过的。”

“如果他们想推翻整个世界，那么他们到底要些什么呢？”

“他们要些什么？唔，他们要些什么？当然是要做到人人完全平等……”少师傅安德莱迟疑地回答说。

“那么船上的学徒跟船长平等啦！不，那简直不成体统了！”姚尔根拍拍大腿，笑着说。

“他们还要打倒国王呢，”木脚拉尔生兴奋地说。

“那么叫哪一个家伙来统治我们？德国人马上就冲进来了！要是丹麦人把自己的祖国白白送给敌人，这简直是最荒唐的事情！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不把这些家伙干脆都枪斃掉，审问都用不到！我们蓬霍尔姆可决不讓这些东西混进来。”

“这可难说了！”少师傅微笑着说。

“哼，要是他们敢来，我们就都到海岸上去开枪打他们，让他们没有一个活的上岸！”

“他们都是些极穷的下等人，”叶贝说。“我很想知道，这些人里头到底有没有一个体面的公民。”

“当然罗，叫穷的总是些穷人，”卞列格拉夫说。“所以这种事情永远闹不完的。”

面包师姚尔根是这一群人中间唯一的在冬季里有工作做的人。如果人们连黑面包都不买的时候，那才糟呢。现在他甚至比别的季节更忙，因为人们都吃不起肉类和乳酪，对面包的需要也就愈多。他常常雇用叶贝的学徒去帮他捏面粉。

但是他的心境却并不快活。从他那些敞开着的門窗里，人們常常可以听到他在罵他的兒子賽命，因为賽命不去亲近他那年輕美貌的妻子。姚尔根老爹甚至亲手拉着他兒子把他推到她床上去，但是賽命总是哭哭啼啼的，像一条新生的犢子似地抖索不止，終于还是跑掉了。

“你看他是不是染上了邪气？”姚尔根老爹問安德萊。“她又年輕又漂亮，簡直找不出一星半点儿差处。他呢，我們整个冬季里都給他吃雞蛋。可是她总是低着头走过，总也引不起他的注意。‘瑪丽！賽命！’我喊着，就想讓他們兩口子亲热起来，他應該放蕩些，就像我年輕时候那样！她倒紅着臉笑了，可是賽命却一溜烟的又躲开了。这真是丟臉。無論从哪一方面說，她都是一朵好花。在我年輕的时候，事情就决不会这个样子！”

“你現在也还够年輕的，姚尔根叔叔！”少师傅安德萊笑着說。

“是啊，亲眼看到这样不公平的事情，人真会自己来一手的。你瞧，安德萊，我从前在这种事情上也許是个混蛋，可是我一向是个快活有趣的人，人家都喜欢跟我在一条船上。我能喝酒，能玩女人，还能在風暴里做艰苦的工作。我过去的生活不能說坏；到現在我还很想从头再照样过一遍。可是賽命呢，他簡直是一个膿包！他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你能不能跟他談談？他对你的話还肯听听的。”

“可以，我来試試看。”

“多謝多謝。对了，我还欠你一笔錢呢。”姚尔根說着便掏出一張十克郎的鈔票，放在桌子上，随后就走了。

“貝萊，你这小鬼，給我跑一趟成不成？”少师傅蹣跚拐拐地走进了切皮間，貝萊也就紧跟着进去。

少师傅一天里总有几百回跑到門口去，可都是馬上就回进来，

因为他受不住冷。他的眼神充分显示着对别的国家的恋慕，那兒的气候水土都比较好。他还时常講起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已經死在南美洲，也許是給人家謀杀的。还有一个現在在澳洲牧羊，他在那边賺的錢，比这兒县長的官俸还多。他是他周圍一帶地方最好的拳击家。少师傅說到这里便把他那双毫無血色的手合起来，在貝萊背上打了一下。“这就叫做拳击，”他以一种傲慢的口气說，“我哥哥馬丁能够一拳就把人打成殘廢。是人家出錢叫他打的，这家伙！”少师傅說到这里便聳聳肩膀。“我哥哥有过好几次要送我一張輪船票，讓我也到他那里去，可是为了这一条該死的腿去不成。你說我到那边去能干什么，嗯，貝萊？”

貝萊每天得給少师傅到流通圖書館去借書，所以他不久就熟悉了哪些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他也曾想自己讀一讀，可是竟不能坚持到底；他覺得还是站在溜冰池旁边，冻得冷索索地看人家溜冰，更有趣味。但是他請莫尔頓告訴他，哪些是最有趣味的書，他便把这些書借回去給安德萊，例如“飞行的荷蘭人”。

“啊，天呀，这是一本杰作啊！”少师傅說，于是他把这故事講給卞列格拉夫听，卞列格拉夫竟相信这全是真事呢。

“你应该到外边广大的世界上去走走，安德萊，我呢，我还是蹲在家里的好。不过你可不該耽在家里，当真說！”

“广大的世界！”少师傅似嘲似諷地說。他可不想出去。在他眼里，这个世界还不够大。“如果我要出去旅行，我就要去找一条通到地球心里的路走。有人說冰島有这样一条路。再不然就到月亮上去玩一趟，倒也有趣；不过这是絕對办不到的。”

在新年里，瘋子安克尔来找少师傅安德萊，念出他給国王最大的女兒的求婚信，叫他写下。“今年国王准有回信了，”他沉思似地說。“時間一天一天的过去，幸福也跟着消失了，沒有几个人享

到幸福。我們很急切地需要新時代啊。”

“是的，”安德萊說，“不過，萬一不幸國王還不答應，我想你一個人也干得出個新時代來的，安克爾！”

這是一個百業蕭條的季節，正當情況最壞的時候，鞋匠鮑恩忽然回到島上來，在菜市口開了一個鋪子。他在哥本哈根住了一年，學會了許多時行的鬼花樣。他櫥窗里只有一雙靴子，就是他自己禮拜日穿的那一雙。每禮拜一，這雙靴子又擦得光光地陳列在櫥窗里，那兒總得有些東西給人家看才是。如果他自己在店鋪里跟別人談話，他妻子便坐在店鋪后面的起居室里，用錘子敲打一雙靴子，讓人家以為作坊里還有別的伙計呢。

但是在懺悔節上，叶貝接到了一些定貨。一天，少師傅安德萊從漢生酒店里回來，滿臉高興，他在那兒認識了幾個新近來到島上的一個劇團里的演員。“他們真了不起！”他把手按着兩個臉頰說。“他們不停地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到處演戲，全世界都到過！”他簡直興奮得坐都坐不定了。

次日早晨，這些演員都哄到他作坊里來，滿屋子里都是他們咕咕咕的叫嚷。

“換掌換跟！”

“換上個永不脫落的鞋跟！”

“跟上打一下，鞋頭上縫兩針！”

他們這樣的盡吵鬧着，從大衣里头，或是從那些好像沒有底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堆皮鞋，高高地堆在窗前的長凳上，各人說着他們的滑稽話。他們把皮鞋皮靴叫作“足下”；他們說的都是有雙關意義的話，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到最后簡直說成毫無意義的了。

學徒們把一切都忘記了，笑得東倒西歪，少師傅也滔滔不絕地說出許多機智的話，他的口才跟這些演員中最伶俐的比起來，也毫

無遜色。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他一定能討女人的歡喜，這絕不是謊話，也不是吹牛。那個頭髮像極淺的亞麻色的女演員老是把一雙眼睛訂着他看，雖然她同來的那些男演員顯然都是她裙下的人物；她屢次示意給她的伙伴們，叫他們欣賞少師傅那一撮漂亮的小鬍鬚。少師傅已經忘了自己的癱腿，把拐棍都丟掉了；他跪在地上給那女演員量腳的尺寸，預備做一雙高統靴，用漆皮做靴統子，還得做出些像手風琴似的褶皺。她的襪子跟上有一個破洞，可是她只是笑笑，不以為意；一個演員叫着說“那是一個煮雞蛋”，於是大家都哄笑起來。

叶貝老爹也被他們的喜樂引進屋裏來。那金髮的女演員叫他“老祖父”，還要拉他跳舞，叶貝忘了他的儼然道貌，跟眾人一起哈哈大笑。“是啊，他們要做好了靴子就會來找我們，”他驕傲地說，“我這手藝是在京城裏學的，我常常給許多演員送靴子鞋子。有時候整個戲班子的鞋子都是我們做的；包玳絲小姐，她後來出了大名啦，可是她的第一雙舞鞋也是我們鋪子裏做的。”

“嘿，這才是人物呢！”在他們吵吵嚷嚷地一哄而去之後，安德萊說，“天啊，這才算得是人物呢！”叶貝完全不知道他們怎麼會找上門來的，少師傅安德萊也不把在酒店裏認識他們的事情告訴他。“恐怕是包玳絲小姐介紹他們來的，”他眼睛望着遠處說。“也許她還惦記着我。”

他們送來了許多免費戲票；少師傅每天晚上都在戲院裏。貝萊每次送一雙靴子去，都拿到一張頂樓票。他不用開口，因為價錢都清清楚楚地用粉筆寫明在鞋跟上。“錢收來了沒有？”師傅詫意地問貝萊。他總是站在台階上等着貝萊。沒有，貝萊便給他們代達了問候的好意，並且說他們會自己來算賬的。

“好！好！這種人是很靠得住的，”少師傅說。

一天，拉賽意外地闖進作坊里來了，他的皮大衣領子裹住了耳朵，看上去真像個地道的農莊主人。他車里還帶來了一袋馬鈴薯，這是送給貝萊的師傅的禮物，因為貝萊學會了一副好手藝。貝萊得到師傅的允許，便跟他父親一起出去。他不住的看著他父親的皮領子，到後來再也忍不住了，便動手去把它拉起來想看個仔細。可是這卻失敗了，那皮領子還是掉了下來。

“啊，這是縫在我這件趕車穿的大衣上的。樣子也不難看，窩得我耳朵挺暖的。你道是我已經穿得起真正的皮大衣了嗎？不，目前還辦不到呢，不過，也快了。我可以給你報出好幾個大莊主來，他們穿的都不比我這件大褂子好些。”

不錯，貝萊只是稍稍有點失望罷了。他不得不承認，他父親這一件大衣和真正的熊皮大衣之間，看不出什麼區別。“你那邊一切都順手嗎？”他問。

“哦，不壞，現在我正在敲石子。我要敲滿二十方^①石子才能在結賬期^②還得了債務。只要我們身子健康就沒有問題，我說的是喀爾娜和我。”

他們把大車趕到客店里去寄放車馬。貝萊注意到店家並不像招待真正的莊主那樣，很殷勤地跑上前來招待拉賽；但是拉賽自己的行動卻顯得很有身分。他一脚闖進店家的賬房間，在煙草桶邊裝滿了一管煙草，又喝了一杯白蘭地。他扣緊着大衣，從車旁走到店里，又從店里走到車旁，身上帶着一股寒氣。他在那些尖銳的石子路上腳步很響的走過，好像他的鞋跟也是用石子做的。

此後他們就到杜愛家里；拉賽很想去看看他們的家境怎樣。

① “一方”是翻柴石子的體積單位，高四呎，寬四呎，長八呎的立體。

② 十二月十一日是結賬期及僱傭期。

“兩夫妻中間，要是拖一個油瓶，总是很不容易過得好的。”

貝萊就把他們的情況告訴他父親。“你去告訴卡萊叔叔，叫他們把瑪麗亞領回去，亞娜待她很不好。除了這件事以外，他們過得還不錯，現在他們正打算自己買一部車子和馬，自己開車行呢。”

“真的嗎？哦，沒良心的人倒反容易得意。”拉賽嘆息着說。

“喂，爸爸，”貝萊忽然說，“現在這裡開了個戲院，那些演員我都認得。我給他們送鞋子去，他們每晚都送我一張戲票。他們演的戲我都看過了。”

“哼，沒有這話，別哄人吧？”拉賽站住了，仔細端詳着貝萊的臉色。“這樣說來，你已經上過一個真正的戲院子啦，噫？哦，怪不得城里人都比我們鄉下人聰明，他們有這些便當。在城里要什麼有什麼的！”

“今晚上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我可以弄到戲票。”

拉賽倒有點躊躇起來。並不是因為他不想看戲，而是因為他對這件事情太不習慣了。最後終於商量好了，他在杜愛家裏歇一夜，父子倆在晚上同去看戲。

“就在這裡嗎？”拉賽吃驚地問。這時他們來到一座像倉房似的大屋子，外邊亂哄哄的站着許多人。但是屋子裏面却很華麗。他們坐的地方已經快到屋頂，而且是在後排，那地方椅子排列得像個山坡一樣。他們望下去可以看得見整個戲院子。在底下最前排，坐着一些女客，據拉賽看來，她們都是赤身露體的。“我想這些就是戲子了吧？”他問。

貝萊听了，不禁大笑。“不，這些是城里最闊氣的太太們，醫生的太太，縣長的夫人，還有督察員的家眷，都是這些人呀。”

“怎麼的，她們既然這樣闊氣，怎麼會連衣裳都不夠穿的！”拉賽說。“我們看來，這就叫做窮！那麼，戲子在什麼地方？”

“他們都在幕背後。”

“那麼他們已經在做起戲來嗎？”

“沒有，還沒有呢——要做戲應該先把幕扯起來。”

幕上有一個窟窿，這時有一個演員把一只手指從窟窿里伸出來，對着觀眾轉來轉去。拉賽哈哈大笑。“這個戲真是滑稽！”他看着那只還在轉動的手指，拍着大腿嚷起來。

“戲還沒有開場呢，”貝萊說。

“是嗎？”拉賽覺得有點打興。

不到一會兒，忽然有一道圓光從天花板的一個窟窿里照亮起來，有幾個人坐在頂樓上，跪在這窟窿四周，當圓光照亮的時候，他們便吹熄了原來點着的那些掛燈。於是幕升起來了。幕里边是一間燈光照得很亮的大廳，有許多美麗的姑娘一邊走來走去，一邊在說話！她們都穿了最華麗的衣服。使拉賽非常吃驚的是：他居然也聽得懂她們的話；這一切都使他感到神奇古怪，好像走進了一個夢境。其中有一個姑娘，孤單地坐在紡車旁邊，是眾人中最美麗的。

“那一個准是貴夫人了吧？”拉賽問。

但貝萊輕輕地告訴他說，她只是一個住在森林里的窮姑娘，僥邸里的爵爺把她搶了來，現在正要逼她答應做他的情婦呢。你看，別的那些姑娘都去侍候她，她們跪在她面前，給她梳理金黃的頭髮；但是她反而愈加不高興。有時她感到悲痛得受不住，便張開美麗的嘴，把一片傷心從歌曲里唱了出來，這歌曲深深地感動了拉賽，使他不由得長嘆起來。

後來有一個又高又大的，生着一把大紅鬍鬚的漢子闖進大廳里來。拉賽發現他化裝得好像是參加狂歡節的人一樣。

“這個人，我們給他做過一雙好靴子的，”貝萊悄悄地說。“就

是堡邸里的爵爷，他要勾搭她了。”

“这家伙看样子就是个坏东西！”拉赛说，还吐了一口唾沫。“跟他比起来，岩石农庄里的庄主还算是个好人呢！”贝莱连连示意，叫他别做声。

那爵爷把别的妇人都赶走掉，开始怒气冲冲地踱来踱去，屡次瞪着白眼对那森林里的姑娘看着。“喂，你到底打定了主意没有？”他吆喝着，还像一条疯牛似地哼着鼻子。随后他忽然冲到她身边，好像要动蛮的样子。

“哼！别碰我！”她喊道，“要不然，我就用这柄剑刺进我的心！你以为我是个穷人，你就可以买得到我的清白，呸！要知道穷人的名誉不是黄金买得到的！”

“这话一点不错！”拉赛大声说。

但是那爵爷奸恶地哈哈大笑，捋着他的红鬍子，凶恶地打着他的卷舌声说道：“是不是我答应你的还不够吗？好，今晚跟我过一夜，我就给你一个十条牛的农庄，明天你就可以和你那个猎户去结婚了！”

“闭嘴，你这个色鬼！”拉赛愤怒地喊起来。

他周围的观众想叫他静下来，有人便把胳膊推推他的腰。“怎么，不准人说话吗？”拉赛很不高兴地对贝莱说，“我虽然不是个牧师，不过要是那姑娘不答应，就应该叫他滚开；无论如何，总不能让他几百人面前肆无忌惮地公然发泄他的淫心！这简直是个猪鬃！”拉赛说得很响，好像这些话居然影响了那爵爷。他在那儿站了一会，眼睛瞪着前面，随后就叫了一个人进来，吩咐他把姑娘送回到森林里去。

于是幕落下来了，这时拉赛才松了一口气。顶楼上窟窿里的人又点上了灯，把它们挂了下来。“现在她总算脱身了，”他对贝莱

說，“但是我可不相信这个爵爷，因为他是个無賴！”他滿头大汗，似乎还不十分滿意。

第二場，舞台上出現的布景是一个森林。景致非常好看，地上开着天竺葵花，还有一道泉水从一片青翠的草叢里流出来。“这是用一个啤酒桶做的！”貝萊說，于是拉賽仔細看了一看，果然看見啤酒桶的口子，不过，做得实在像真的一样。在背景的右边，可以看得見爵爷的堡邸，坐落在一个山岩上；前台橫着一株倒下的大树，两个穿綠衣裳的獵戶騎在树身上，正在商量他們的坏計策。拉賽点点头，世界上这种鬼把戏他也懂得一些。

忽然他們聽見了一个声响，便立刻蹲下身躲在大树背后，每人手里拿着一柄尖刀。寂靜了片刻。接着那姑娘和她的獵戶毫無戒心地从林中小路上走出来。走到泉水旁边，他們依依不舍地告了別；于是那獵戶便大踏步向前走来，迎接他那命中注定的橫死。

这可太糟糕了！拉賽忍不住站起来，“当心！”他躁急地喊着，“当心！”坐在他后面的人便拉住他的大衣罵他，叫他閉嘴。“呸，見你們的鬼，这回我决不閉嘴！”他對他們揚一揚拳头說。于是他又把身子靠前些，“当心路上有人，你聽見嗎？你性命有危險啦！有人躲在橫倒的大树背后！”

那獵戶站住了，抬头望着他，兩個刺客也站了起来，睜着眼望着，男女演員都从后台出来抬头望着高处的观众。拉賽方才放心，知道那獵戶得救了。可是他因为自己这一番好心却受了难，戏院經理过来把他赶着出去。“我自己会好好地出去的，”他說。“一个正經人在这批家伙中間本来也受不了！”走在街上的时候，他高声地自言自語；他气憤極了。

“这不过是做戏啊，”貝萊垂头丧气地說。他心里着实为他父亲感到丟臉。

“这个你可不用教我！我知道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我也知道，即使叫我倒立起来，我也改变不了这件事情。可是这种下流事情决不能让它再发生！要是别人也像我一样想法，我们就可以一起把那个爵爷一顿打死，尽管这件事情发生得迟了一百年！”

“可是，这是演员惠司脱呀，他每天到我们铺子里来的。”

“是吗？他叫做惠司脱，嗯？那么你就应该叫做傻瓜，会相信这种事情！我看见过一等人，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本领，会一下子睡熟过去，变出一个死了好久的人来——不过没有像这里这样的逼真。如果你到幕后去看看，你会看见那个惠司脱像死人一样躺在那儿，另外有一个鬼附着他的灵魂出来了。我可不要这种本领，这玩意儿太危险了。要是人家忘记了那个咒语，叫不回他的灵魂，那他就完蛋了，再也醒不回来，从此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那全是迷信！我知道这个戏里有惠司脱，他一出来我就认得出他！”

“哦，当然！你总是比别人聪明！无论什么事情，你准能跟魔鬼辩论得过！那么，他那样色迷迷地翻着白眼，你说这是开玩笑吗？你要知道，如果她手里没有那把刀子，他真会扑在她身上，当着众人侮辱她的！因为你如果把过去的时代复活过来，这种行为就会发生了，不管有多少人在旁边看着。他们居然肯干这种事情，为了钱，哼，为了钱！现在我要回家去了！”拉赛不想再说什么，他把马套上了车。

“你最好不要再去观看这种戏，”临走的时候，他对贝莱说。“不过要是你已经着了迷，那么至少你应该身边带一把刀子。啊，对了，我们会把洗过的你的衣服托屠夫杨森给你送来，礼拜六就送来。”

贝莱还是照样去看戏；他到底聪明得多，知道这不过是做戏。但是他以为这里还有些神秘的东西；这些人准有一种神奇的本领，

能够在每天晚上改变相貌，完全变成他们所演的另外一个人。貝萊私下想，只要他能爬得够高，他很愿意做一个演员。

这些演员穿着飘飘荡荡的衣服，戴了奇形怪状的帽子，扬长过市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人们都跑到窗口来看他们，老年人在他们背后唾骂着。当这些人在城里的时候，这个城市仿佛变了样。

每人的心都改变了。姑娘们梦见被人拐诱，从睡梦里哭出声来；她们甚至把窗子留一点缝儿；每一个青年男子都打算跟演员们一起逃走。那些没有染上戏迷的人便去参加宗教集会，以抵抗这种邪气。

有一天，这些演员忽然都不见了，就像他们出现的时候一样的突然，留下的只是人们的一片疑云。

“混賬东西！”少师傅面色沮丧地说。“他们给我们上了一个大当！可是，无论如何，在他们这一行里讲起来，他们还是有趣的人物。而且他们到过全世界！”

但是，在这件事情以后，他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再暖和起来，只好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

第十二章

在冬季的晚上，外边又黑又冷，谁都没有地方可去，大家都闲坐在作坊里，倒也舒服。去站在溜冰场旁边，冻得手脚麻木，看别人溜冰吧，哦，这味道，貝萊已经够受的了；如果去街上蹀躞吧，就在那么一条大街上，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地来回走，那也没有意思，除非你有一身暖和的衣服，还有一个姑娘，可以让你搂着腰一

起走。莫尔頓也不再喜欢耽在外边了，他冻得索索地抖，只想坐在爐边烤火。

因此，天一黑，他們便溜进作坊，抽出門上的鑰匙，挂在門廊里的釘头上，为了哄过叶貝；然后他們偷偷地在爐子里生旺了火，爐子前面擋了一塊板，使叶貝在巡邏过作坊窗口的时候看不见火光。他們紧紧挤着，坐在火爐脚下的架子上，胳膊搭着胳膊，这时，莫尔頓便把他看过的那些書里的故事講給貝萊听。

“你为什么專喜欢看这些無聊的書？”貝萊听了一会之后，便这样問他。

“因为我想知道一些人生和世界上的事情，”莫尔頓在黑暗里回答。

“世界上的事情？”貝萊以鄙視的口吻說。“我是要到世界上去亲眼看看的，書上的尽是些假話。不过，講下去吧，后来怎样啦？”

于是莫尔頓又照样很高兴地把他的故事繼續講下去。講到一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一样东西，便从胸前那个衣袋里掏出一个紙包：“这是鮑娣那兒拿来的巧克力糖，”他說着把那塊糖扳做兩半。

“她放在什么地方的？”貝萊問。

“墊褲底下。我睡下去的时候觉得背脊上很硬的。”

他們倆于是一边笑，一边吃巧克力。貝萊忽然說道：“鮑娣，她是个專吃童子雞的！她在岩石农庄的时候把汉斯·彼得拐跑过，他才十五岁呢！”

莫尔頓沒回話，可是过了一会，他把头沉在貝萊肩膀上，身子在打顫。

“哦，你已經十七岁了，”貝萊安慰他似地說。“不过这也一样的傻；她虽然年紀不算大，也差不多可以做你的媽媽了。”

于是兩人都大笑起来。

在工作日的晚上，他們可以更舒服些。那时爐子里公然生旺了火，甚至一直生到八点鐘之后，灯光也照得很亮，莫尔頓这时也在那里。左鄰右舍都到作坊里来閑坐，寒冷虽然是一切东西的障碍，但却引起了人們种种宝贵的回忆。这时候，好像整个世界都溜进到他們作坊里来了。叶貝談起了他在京城里做学徒的年代，談到一八一四年大不景气的情况；他甚至还講到十九世紀初，哥本哈根还是一个很古怪的京城，那时候老年人都戴着假髮，人們出門的时候，手里总是揮着鞭子，当学徒的全靠礼拜日到人家門口去討飯才能維持生活。啊，那是个好时代啊！后来他回轉家乡，想自己开鋪子做老板，可是同業公会不准許他，因为他年紀还太輕。因此他就投身在海船上当厨司，一直飄到南方，那边的太陽光很凶，連溼青都給溶化掉，甲板上热得燒痛你的脚。船上那伙人都是爱寻欢作乐的，叶貝年紀虽然小，可是也不亞于他們。在馬拉加，他們哄进一家小酒店，把所有的西班牙人都从窗口里扔出去，然后和店里的姑娘作乐，直到滿城的人都来找他們报仇，他們才逃回船上。叶貝沒有赶上，船已經离了岸，所以他只好跳到海里游水去追船。岸上的尖刀乱扔过来，紛紛落在他身边海水里，一柄刀子戳进了他的肩胛。叶貝每次講到这里，总打算露出背脊来給人家看那个伤疤，但总叫安德萊給阻住了。这个故事，貝萊和莫尔頓已經听了几十遍，可是他們永远听不厭。

面包师姚尔根大半生都在大海船上当水手，北洋南海全都到过，这时便談到絞盤，白熊，和西印度的黑人美女。他轉动着絞盤，于是那条三桅大船便开出了哈瓦那海港，所有的听众都好像跟他一起出海了。

“嗨呀，嗨呀，嗨！”

轉起絞盤把船開！
讓姑娘們去哭吧，
我們唱着歌兒出了海！”

他們就这样地轉着走，十二个水手并排把胸口抵在絞盤杠上，推动那沉重的絞盤；船起了錨，帆鼓滿了風。而从他的話語中間，你仿佛可以听出他在每一个海港里都有一个情妇。卜列格拉夫只好給自己画个十字，他生平除了憐憫穷人之外，絲毫沒有什麼成就。但是从那少师傅的眼神里，你可以看出他是在夢想着飄洋过海，去周游世界，去周游世界！木脚拉尔生，他在冬天里，总穿着藍色海員大衣，戴上皮帽子，靠贖养金过着較好的日子，到了春天，便离开他那座美丽而坚实的磚瓦屋子，裝作一个穷苦的風琴手流浪到海外去。这时他便給大家講京城里的动物园，和霍尔姆大街上的新聞奇事，还有那些依靠京城后院的垃圾桶过活的奇怪人物。

貝萊每动一动就觉得身上格格地响起来；他的骨骼正在發育，要想伸張出来；他身上每一部分，每一角落，都好像在不安定地長大起来。他是首先感到春天来临的人；有一天，他忽然好奇地想起。要看看自己的臉到底变成了怎么个样子。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發过这个疑問。他常常到一家玻璃店里去找碎玻璃，于是有一次他問他們討了一塊破鏡片。可是这面破鏡片照出来的毫不準確，于是他心里就觉得自己是個相貌很醜的人。

从此以后，人家对他的仪表有什么意見，他便加以注意了。偶尔有个姑娘对他盯上一眼，他的臉也不像从前那样圓滾滾的，給人家做戏弄他的資料了。他的金色的头髮起了波紋，一絡幸运的鬚髮还是很頑強地拖在前額上；他那双招風耳朵也还是大得可怕，为了要使它們貼紧头皮，他常常把便帽拉得很低，可是沒有用处。他已經長得又高又大又坚实，簡直超过了他的年齡，作坊里的陰沉空气

已沒有能力摧殘他那副血色旺盛的臉兒；現在，他對世界上任何東西都不害怕了，特別是當他發怒的時候。他想出幾百種運動方法，來滿足他身體的需要但是全都不中用。每當他彎下身去用槌子槌東西的時候，他就覺得全身骨節都在用力。

一天，海上解凍了，冰塊都流出海去。船都裝齊了船具，又裝上了糧食，隨後便跟着冰塊一起出海去了。城里的人都開始打算着新的生活，大家想起了青翠的樹林和夏季的服裝。

有一天，來了許多小漁船！它們都是從艾拉維克，諾吉森或別的瑞典海岸的漁村里開來的。它們很輕快地掠過海面，在古怪的三角帆底下，船身傾斜得很厲害，望過去很像許多飢餓的海鷗，側着一個翼尖，在海面上掠過，找魚吃。在它們離岸還有一里路的時候，城里的漁民便開槍歡迎它們。它們是不許開到當地漁港里來停泊的，只能借用城北的舊船塢，在那裡拋錨和晒網。城里的手工藝人都哄到海港上來，他們談論着這些從一個比他們更勞苦的地方來，想從本城漁民嘴裡搶飯吃的外國強盜，這些人力大膽粗，不怕風浪險惡，捕魚總是滿載而歸的。每年春天，人們都說這些話，但是當他們自己要買鯊魚的時候，卻又去向這些瑞典人買，因為他們的價錢比蓬霍爾姆的漁民來得便宜。“難道我們的漁民都穿皮靴嗎？”葉貝問。“不，他們天天都穿木鞋，禮拜日和工作日全一樣。讓做木鞋的人跟他們去打交道罷，誰的魚最便宜，我就買誰的！”

春天也好像跟着這些身材瘦小而筋骨強壯的漁人一起來到了。這些漁民唱着歌在街上走過，引起了城里小市民的嫉妒。他們每條船上都有女人，幫着縫補和洗晒魚網，她們成群結隊地打貝萊的鋪子門前走過，到本城的貧民區，也就是“大力士”家的附近，去找她們的老住處。這些年輕女人，腳上穿着美麗的拖鞋，鵝蛋臉上裹着黑色的頭巾，身上穿得花花綠綠的，貝萊看見她們。想起了許

多朦朧的兒時的回憶；那些他經歷過而仿佛早已記不清的事情，一向靜靜地潛伏在他心里，好像久已消失；現在却像一陣暖風似地從他所不認識的人身上吹來。

如果碰巧有一個姑娘手里抱個娃娃，於是城里人就有了談話的資料。是不是又像去年那樣，是商人龍特的孩子？這位龍特，從去年以來，大家都叫他“鯊魚販子”。或者是不是那個十六歲的學徒的？這學徒還剛才離開他的牧師和老師，就干下了使他們丟臉的事。

揚斯帶着他的手風琴出去了，貝萊趕緊把作坊收拾齊整，一把拖着莫爾頓奔到絞架山上，因為莫爾頓不能跑得這樣快。城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在那兒玩；但總是那些瑞典姑娘帶頭。她們跳舞，打迴旋，直到她們的拖鞋都飛掉，於是大家爭着去搶。但是在禮拜六，漁船不出海，那些漁人都皺着眉頭趕上來奪回他們的女人，於是就會大打一架。

貝萊也很起勁地參加這一切，他的手藝拘束了他的身體，使他無法施展他的本領，現在却是他顯身手的好機會。他渴望着要表現一些英雄行為，常常故意走到打架的人旁邊去，因而也常常挨到一拳。他起先只和莫爾頓跳舞，後來有一次他居然鼓起勇氣來要求一個姑娘和他一起跳；可是他很腼腆，為了克服他的腼腆，就跳得很滑稽；跳到半中間，他忽然丟下那姑娘，讓她莫名其妙地站在那裡，自己卻一溜煙走掉了。“這個蠢傢伙！”他聽見背後有人在笑他。

他以他的特有的姿態去參加這種娛樂，貪圖發泄他的體力，而不考慮明天或明年的事。如果有一個多情的少婦要想獵取他的青春，他便像馬一般踢起後腿，頑皮地跳兒跳，跑開了。但是當男男女女勾頸搭背地唱着歌走回家去的時候，他却很高興參加唱歌，他

和莫尔頓也互相挽着胳膊跟在大家后边。这时月光从海上照过来，被一片白色的薄雾籠罩着的松树林里，到处都有歌声，在这些成双成对的游伴經過的小路上漸輕漸远地消失掉。歌辞的意义本来很悲哀，但是从輕快的心里唱了出来，反而成为表达他們的快乐的歌曲了。

把你的金头髮梳个髻子，
今年你会生个兒子，
你流泪哭泣都沒有用处，
九个月的光陰如駛，
那时我会再来看你。
九个月轉眼过去，
悲哀又重新开始。

他們一对一对地走遍全城，歌声也还不停止。僻靜的小巷里也充滿了歌唱愛和死的小曲，老年人听了，从枕上抬起头来，把睡帽敬在一边，对这种輕狂行为搖頭表示不滿。但年輕人却毫無顧忌，他們热情冲动，終于暢所欲言了。到后来，有那么一天，他們才知道老年人的話有道理，这时他們的血也不再沸騰了，留在他們身上的后果是一副沉重的負擔。“我們的話不錯吧？”老年人說；这时年輕人只好低下头，看着前面一段又長又糟的生活，若不是补行一个倉猝的婚礼，就得永远給一个女人負擔贍养費，而且在一个門第不相当的婚姻中，他們便一輩子受到耻辱和嘲笑。他們从此絕口不談要到外边去見見世面，找他們的出路；他們往常在老年人面前总是趾高气揚的，要求青年人的自由，現在呢，他們只好服服貼貼地低首無言，誰要是提起了他們那件英雄事業，便滿臉羞慚地躲閃眼睛。不甘心忍受这种命运的人，只好在夜里偷偷地离开本島，或者在法庭上硬不承認。

少師傅有他自己的娛樂方法。追求姑娘的玩意兒他並不參加。在太陽真正暖和的時候，他就坐在作坊窗前晒背脊。“啊，真舒服！”他搖動着身子說。貝萊就去摸摸他的皮短褂，看太陽到底發揮了多大的力量。“喔，真的，春天來啦！”

在作坊里，他們按着槌子的節奏吹着口哨或是唱歌；有時，這一間黑暗的鞋匠作坊簡直變成了一家鳥雀店。“謝謝上帝，現在我們到了春天啦！”少師傅安德萊再三地說，“可是春天的報信人今年卻沒有來。”

“也許他死了，”小倪喀思說。

“你說加里巴提死了嗎？不，我的天，他一時還不會死的！我記得他一年到頭都是那個樣子，而且總是喝得爛醉的。嗨，他一輩子不知喝了多少老酒，這個傢伙！可是，像他這樣好的鞋匠，你就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出個對手來。”

一天早晨，小汽輪到埠之後不久，有一個瘦長的、肩膀尖削的人，一頭鑽進作坊門來。他的手和臉都給早晨的冷氣凍青了，他的臉頰還有點兒腫，可是眼睛里卻顯得精神奕奕的。“早安，伙伴們！”他揚揚手說。“你們都好？師傅也好？”他把帽子挾扁在左胳膊底下，跳舞似地走進到作坊里。他的外衣和褲子飄飄蕩蕩的，一眼就看得出里头沒有穿內衣；腳上也沒有襪子，就那么赤着腳穿鞋，脖子上裹了一條很厚的圍巾。這種神情態度的手藝人，貝萊倒是生平沒有看見過；這位加里巴提說起話來，聲音很特別，像在打鈴似的。

“喂，孩子，”他輕輕地拍着貝萊的肩頭說，“你能不能給我找些喝的？一点点就行，馬上就要，我快渴死了。師傅反正可以挂賬的。嗨！索性拿一瓶來罷，省得你跑第二趟。”

貝萊跑了去，不到一分鐘就回來了。加里巴提很懂得做事，應

該怎样快手快脚；他已經束上了作裙，正待开始工作。他从貝萊手里接过酒瓶，反抛过肩膀，用另外一只手接住了，把大拇指在瓶子中段一按，就喝了起来。喝过以后他把酒瓶給人家看。“剛喝到我大指头按着的地方，不是嗎？”

“喝得高明！”小倪喀思說。

“就是在黑夜里也能做得到，”加里巴提得意地揚着手。“叶貝老爹呢？他还在嗎？他是个好人！”

安德萊在外边敲着板壁，睜大了眼睛說道：“他来了，在那边！”过了一会兒，他穿好衣服，走进作坊里来。他很高兴地談談說說，可是加里巴提却不大开口；他坐了一夜船还不很清醒呢。

大家都好像染上了一种狂热；惟恐失掉什么东西。今天誰也不憎厭他自己手里的工作，每人都高度地發揮着自己的才能。加里巴提是从广大的世界上来的，他那身輕飄飄的衣裳上处处都在發散出他的奇遇异聞。

“为什么他还不講給我們听呀！”貝萊連坐也坐不定，悄悄地对揚斯說。人人都在等他开口。可是他竟不开口，真是只有天曉得。連少師傅都不敢催問他，只好耐着性子讓他沉默無言，小倪喀思也服服貼貼地讓自己被他当一个学徒似的对待。

加里巴提忽然抬起头来。“哦，我不是到这里来閑坐的！”他高兴地說。“生意好吧，老板？”

“这里生意清淡得很，可是总有請你做的东西，”少師傅安德萊回答說，“还有，我們接了一件定貨，要做一双結婚鞋子，用白緞子縫上黃綫；可是我們还没有正式动手做呢。”他說着对倪喀思丢了个眼色。

“不是黃綫縫白緞子，師傅；白緞子，不錯，可是要做白滾边。”

“这是不是巴黎的时样？”安德萊兴奋地問。加里巴提聳聳肩

膀，說道：“別談巴黎的時樣啦，安德萊師傅；我們這兒既沒有做巴黎鞋的皮子和工具；也沒有一雙配穿巴黎鞋子的腳。”

“媽的！難道它們這樣時髦嗎？”

“時髦！當然羅！我可以把一只巴黎女人的腳捏在手掌心里。她們走路的時候簡直是腳不碰地的！你還可以用攪過的奶油給巴黎姑娘做鞋子，穿上剛好。要是你給她穿上一雙我們丹麥女人的鞋子，她馬上會跌到陰溝里去了！”

“天啊，他媽的！”少師傅說着便急急地走向切皮間里去。

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加里巴提那樣馬上就能適應一個新的環境；他搬了一個小凳子到桌子邊，立刻就熟練地做起工作來。他要用到什麼工具。也不消東尋西找；他的手自然而然地會伸到那工具所在的地方，好像有一根看不見的線在引導他。他那雙手在從容地、自動地做着這一切工作，而他的眼睛卻看着別處；不是望着外邊園里，便是瞧着少師傅，或者看着學徒們的工作。貝萊和別的學徒，總得時時看好手裏的工作，他們看到加里巴提這種工作態度，簡直以為非常奇怪。等到他們有工夫抬起頭來看看的時候，加里巴提已經把要用的東西都安排好，坐在那裏一面做工，一面還望着隔壁房里的少師傅——今天少師傅在親自動手縫鞋呢。

這時葉貝跑了進來。他怪大家沒有把加里巴提到來的消息通知他。“您好啊，老板，您好，老前輩！”加里巴提站起來鞠着躬說。

“唔，”葉貝得意地說，“要是現在還有老輩的話，我准算得上一個。但是如今做手藝的情形很壞，沒有人瞧得起，誰要是連他自己都瞧不起，還要到哪兒去叫人家瞧得起他呢？”

“你是說少師傅吧，嗯？”加里巴提笑着說。“不過時代是變了，葉貝師傅；用墊膝皮打人的事沒有了，尊重什麼人的事也沒有了；是的，那種日子已經過去了！人們在七點鐘上工，做到六點鐘歇

工，于是，再会！如今大城市里都是这样！”

“这就叫做‘赛会主义’吗？”叶貝輕蔑似地說。

“不管它是什么，在我反正都一样。我加里巴提爱做就做，爱走就走，随自己的便。如果我要求多給些工錢，依了我，那就叫你一声老板，留下来；要是不依我，轉身就走，对不起，再会！天下奴隶有的是，你另外找人罢。”

別的人工作都做得不多，他們只願看加里巴提怎样工作。他已經喝空了酒瓶，現在他的舌头上过油了；少师傅向他問長問短，加里巴提便滔滔不絕地講下去，還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勢。他那双手屢次丢下工作，然而他的工作还是快得惊人，好像是工作自己在进行似的。他注意的倒是別人的工作，常常在适当的时候給他們一些指示；他糾正了他們运用工具的姿勢，还教他們种种刀法，使鞋跟或鞋底可以做得更好看。人家的工作做得稍稍有点錯誤，他好像馬上就感觉得到；他的精神貫徹在整个作坊里。“人家在巴黎做工就是这样的，”他說，或者說，“这是紐侖堡派头。”他講起維也納和希臘来，总是活灵活現的，好像就在眼前的事，好像那些地方就在对面船主艾勒比家的树底下。在希臘京城雅典的时候，他还到王宮里去過，希腊国王还和他握过手，因为在外国地方，本国人总特別亲熱些。①

“他待我很客气，可惜他已經吃过早飯。除此以外，这可不是一个旅行的好地方，那边压根兒沒有鞋匠。我来介紹你們一个地方罢，意大利，那地方有鞋匠，可是沒有工作。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城一个城的去討飯，包你沒有問題。他們不像德国人那样的忙忙碌碌，你每次向他們要一点东西，他們就会說，‘請进来，

① 1863年至1913年的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原是一位丹麥的亲王。

这里有些活兒可以让你做！’那边气候很热，睡在光地上就够暖的。酒很多，連陰溝里都是，不过这只是剩下的劣等貨罢了。”加里巴提說完，把空酒瓶高高擎起，眼光不住地向擱架上溜，少師傅对貝萊眯眼，于是貝萊又奔出去給他补充了飲料来。

貝萊身上的热血沸腾起来，耳朵里直响。走啊，走啊！他必須远走他方，像加里巴提一样地到处去游蕩，在葡萄园里躲过宪兵，趁人家到田里去工作的时候偷他們挂在烟囱旁边的熏肉。在他和他那些同伴的身上，这时都有一个鬼在大肆活动，一个職業的鬼。他們用手指非常爱惜似地去碰他們的工具和材料，他們手里拿的每一样东西都好像在告訴他們一种秘密。平时对着这作坊觉得又气悶又厭膩，現在却毫無这种感觉了，擱架上的每一样东西都使他們發生兴趣；連最討厭的东西也好像有一个光輝的生命。

晨曦临照，世界展开在他們面前，像一个灰蒙蒙的仙境，縱橫交織着許多被灰塵染白的道路，都是加里巴提所曾走过的。他曾为了一塊面包和黃油，把他的职工証賣給一个同業，因此他就沒有了証件；德国警察追捕他，他便伏在葡萄园里躲了十四天，这一番痛苦所得到的報酬是吃了許多葡萄，染了一場霍乱。后来他衣裳上生滿了虱子，使他不能再往前走；他就躺在地上，讓人家把他抬到一个小鎮上。“这是个小客棧嗎？”加里巴提問。不錯，果然是一家小客棧。他就講了自己的故事，說是碰到了强盜。于是那些行善的人就讓他在床上，把他的衣服放在火爐边烘干。加里巴提打几声鼾，便把那擱衣服的椅子推近火爐一些；又打一陣鼾，又把椅子推近一些；等到衣服給火燒到很旺了，他便号啕大哭，誰都劝他不住。因此人家就給了他很好的新衣服和新証件。此后他又堂而皇之地上路走，重新过着流浪求乞的生活，一路翻山越嶺，到过許多大江大河边上的大城市。有些城里，流浪的手艺人，除非辛辛

苦苦地做工，否則休想得到錢。还有一些混賬地方，那里有些德国的小客棧，把你当做囚犯看待，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得在一条很長的走廊里，把通身衣服，連同內衣一齐脫掉，然后有几个人来把你的衣服仔細檢查过，給你安全地保管起来。这种小客棧只有一大間空無一物的房間，可以讓三四十个全身精赤的旅客过夜。

巴黎，这个名字就像一个爆仗，在你耳朵里爆响！加里巴提在那边干过兩年活，又因为过路的关系，到过那边一二十回。巴黎的繁华，是全世界一切的繁华，全世界一切新發明新花样都得向这里看齐。巴黎城里沒有一个規矩的鞋匠肯替一个“三桅大船”縫补她的骯髒鞋子；她平时总穿一双踏爛了底的高統皮靴，要是生意不好，她就只好穿木屐。在巴黎，有許多女人穿的鞋子要值到五百法郎一双，她們的神气态度都像一位皇后，每年进賬总有百把万法郎，可是她們实在只是一个妓女。百把万！說这話的如果不是加里巴提，所有的鞋楦头早已都扔到他头上去了！

貝萊也沒听清他师傅对他說的話，揚斯正在急急忙忙的調蠟。人家叫他打掌，他却把人家的鞋面切坏了。他們都好像被这个神奇的人物所迷住，連工作都心不在焉了；而这个神奇的人物呢，他尽是把酒往喉嚨里灌，这些酒都变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全世界景致的万花筒，而他手里还同时在做出神迹似的工作来。

消息馬上傳播出去，有許多人来拜訪加里巴提，想跟他握握手。克劳生来借几个楔子，馬克尔也厚着臉皮进来借一副最大的鞋楦。老鞋匠特雷叶謙虛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每听人家說一句，总是連連的說“是的，是的！”加里巴提已經和他握过了手，現在他可以回到他那又黑暗又骯髒的鋪子里去，享受他老头兒的孤独了。这个天才的手艺匠感动了他，而且从此以后，就使他那拙劣的縫补工夫显得很光荣，因为他和这位在出去打法国人的时候曾經亲自給

德国皇帝做过一双软木底靴子的人物握过手。瘋子安克尔也来了，但是他没进屋里，因为他怕见陌生人。他在院子里，沿着窰子底下来来往往的踱着，不时对屋里张望一眼。加里巴提把手拍拍自己的额角，对他点点头，安克尔也照样做了一遍。他的神气好像登时想起了一个好笑话，但又勉强忍住笑，像一个小孩子必须躲到一个角落里去独自回味他的喜悦似地跑掉了。面包师姚尔根也来了，他两手按在大腿上，僵着身子，嘴巴张得很大。“我的天哪！”他不时嚷着，“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他看着那根白丝线从鞋底里穿进去，沿着底边显出了一串银色的珠子。珠子一颗颗地显出来，加里巴提的胳膊飞扬着，一下子碰着了面包师的腿股。“我妨碍了你吗？”姚尔根问。“没关系，你尽管坐着！”于是他的胳膊又挥扬出来，锥子尾巴碰在面包师身上，轻轻地响了一声。“我确实妨碍你了，”姚尔根说着便让开了一些。“一点也不碍事！”加里巴提一边回答，一边把锥子戳进鞋底里。接着他的胳膊又向外挥出来，但是这一回却是锥子尖头向着面包师了。“哎哟，我看我是妨碍着你了！”姚尔根一边说一边摩擦着他的后股。“一点也不碍事！”加里巴提很客气地说，还招了招手，“尽管坐过来些。”“不用不用，谢谢！不用，谢谢！”姚尔根老爹勉强笑了一笑，踉踉跄跄地走了。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加里巴提总是让人家爱看就看，爱走就走。人家把他看做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还是若无其事的把酒瓶凑在嘴边，喝到解渴为止。他坐在那儿，不假思索地动用着刀子、皮子和丝线，熟练得好像他已经在那张小凳子上坐了一辈子，而不是刚才来到的。下午才过了一半，他的优越无比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双出色的缎子鞋，精细得像一片剑刃，闪着雪白的亮光，好像刚才由一根魔杖点化出来，正等待公主的脚穿进去。

“你看，好家伙！”师傅说着就把这双鞋递给小倪喀思，倪喀思又把它传给大家看。加里巴提把他那头发剃得很短的脑袋往后仰着说道：

“你们不用说这双鞋是谁做的，人人都看得出来。譬如说，这双鞋给带到茹特兰，在那里给人家穿坏了扔在垃圾箱里。过了几年，一个穷汉来捡垃圾，把一块鞋底翻了出来，恰巧有一个流浪的鞋匠坐在阴沟边吃晚饭，便将他的拐杖把这块鞋底搬到身边。‘这块鞋底啊，’他就说，‘一定是加里巴提做的鞋子上掉下来的，要不然的话，就算我瞎了眼，哼，的确是他做的。’要是他这样说，那么他准是从巴黎或者纽命堡或者汉堡这些地方来的了。我这话不错吗，师傅？”

一点也不错，少师傅安德莱可以保证这不是胡说，他从小就和加里巴提一起在大路上和各大城市里流浪，他跛着那条瘸腿跟着加里巴提，对于加里巴提的许多英雄事迹，他记得比加里巴提自己还清楚。“你就在我们这里耽下罢，”他劝诱似地说。“我们要把生意搞兴隆起来，我们要把全岛上的好生意都接下来。”加里巴提对他的建议并不反对，他对外边的流浪生活，实在也过腻了。

克劳生也很愿意加入他们这一伙；在当时在场的人心目中，这个建议简直是个美好的梦，它将使他们这一门手艺恢复过去的水平；也许还能大大地改进，使这个小城能够和哥本哈根竞赛呢。“你到底得过多少奖牌？”叶贝问，他这时站在那儿，手里捧了一张装在镜框里的奖状。加里巴提耸耸肩膀道：“不知道，老师傅；人老了，手劲儿也不成啦。这是什么？您叶贝师傅得了个奖牌吗？”

叶贝笑着说：“这个东西我得感谢一个叫做加里巴提的流浪人呢。四年前他在我们这儿，帮我得了这个银牌！”

不错，这件事情，加里巴提确是早已忘了，因为他每到一个地

方，总要留下獎牌。

“不錯，說不定有百把个老板在夸口他們的荣誉呢。我們是第一等的作場，你看，我們得了銀牌獎！至于那个做出这件手艺来的人，他只拿到了論日算的工資，外加一杯酒，跟着就是——‘再会罢，謝謝你，加里巴提！’你看我到底得了什么好处，叶貝师傅？树林子有的是，尽有地方躲着換襯衫，可是襯衫呢，老板？”

他好像很頹喪似地停了一下。

“只有在巴黎的时候，劳蘭給了我兩百法郎，因为我替他获得了一塊金牌；此外就总是——‘你看，我口袋里癩得很呢，’要不就說：‘我有一条旧褲子給你，加里巴提。’可是現在，我跟你說，这都完了；我加里巴提再也不給有錢人的磨坊去送水了，因为我現在是个‘賽会主义者’了！”他說着拍了一下桌子，使桌上的玻璃杯都震响起来。“最后一个科俞的弗朗茨。我給他做了些軟木底的高統靴。他是个吝嗇鬼，叫我非常不高兴。我說：‘恐怕这里不够資格得獎牌吧，老板，这里的空气太叫人不舒服了。’于是他再三再四地給我說好話，求我別走。‘可是怎样也不会得到獎牌的。’我就这样对他說。最后他叫老板娘給我送咖啡和維也納面包來請我吃，当然是为了調停这件事。要不是这样，她平时簡直像一位帶着小厮坐馬車出門的貴夫人呢。但是这一回，我真火了。最后，总算看老板娘的面子，双方才妥协下来。”

“他手下职工有多少？”叶貝問。

“啊，总有三四十个。”

“那他准是个好脚色。”叶貝用搶白似的口吻說。

“好脚色，哼，他簡直是个流氓！他手下有許多职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工資又不是搶他們的！”

这时候加里巴提很不愉快；他解下皮作裙，把帽子一推，斜欹

在腦袋上，站起身到城里去了。

“他是去找姑娘的！”少師傅說；“他每到一個地方就姘一個姑娘。”

到八點鐘，他又拖着步子回到作坊來。“怎麼，你們還坐在这儿？”他對學徒們說。“在別的地方，人們早已歇工兩個鐘頭了。你們却在這兒彎腰曲背地坐十四點鐘，這是哪一等奴隸呀？罷工吧，他媽的！”

學徒們蠢頭蠢腦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罷工，這是什麼意思？”

這時少師傅進來了。

“現在最好讓我睡一會兒，”加里巴提說。

“給你在切皮間里架了一個鋪，”少師傅說。可是加里巴提把外衣一卷，做個枕頭墊在腦袋底下，就在窗邊長凳上躺下。“要是我打鼾，你就擰我的鼻子，”他對貝萊說，過後便睡熟了。第二天，他做了兩雙黃綫縫的孩子皮鞋，叫小倪喀思做起來，就得整整三天功夫。為了加里巴提答應留下來，安德萊師傅便重新做了計劃。“我們要拆掉一堵牆壁，裝一個大櫥窗！”加里巴提表示贊成，大家都覺得他的確想從此住定下來，不再流浪了。“但是也不用太大，”他說，“這裡到底不是巴黎。”他喝了几口酒，不再開口，兩只眼睛瞪着窗外的浮雲。

第三天，加里巴提開始表現他的本領。並不是他做了更多的工作，而是把一根粗棍子拋在空中，只一拳就把它打做兩段，又兩手拿了一根棍子，聳身一跳，跳了過去。“人應該運動運動，”他栗碌不定地說。他又把一個鞋錐子豎立在一個槌子面上，向前一拋，那錐子就插進一只靴子底的一個洞里。

忽然他丟下了他的工作。“借我十個克郎，老板，”他說；“我要

去买一身像样些的衣服。现在我既然在这兒当伙計，可不能再穿得破破爛爛的像个叫化子。”

“你最好还是把这件活兒做完了罢，”师傅把加里巴提丢下的工作交给小倪喀思，一面悄悄地說，“我們再也看不见他了。”

果然如此。他規規矩矩地到城里去买东西，后来，据說很偶然的，像一陣旋風似地吹到不知哪兒去了。“也許他已經趁船到德国去了，”师傅說。

“可是他連再会也沒說一声！”师傅只是聳聳肩膀。

他簡直像一顆流星！但是对于貝萊和其他学徒，他却还有許多別的意义。在这三天中，他們所学到的东西，比他們整个学艺时期里所学到的还多。他們对自己的手工艺看到了光輝的远景；这已經不再是小街角上的小生意了；他們已經跟着加里巴提到广大神奇的世界上去漫游了一遭。貝萊热血沸腾地一心只想出去流浪，現在他知道，他要的是什麼了；他要能像这个天才化身的加里巴提一样，抗着一根棍子一个背包，大踏步走进大城市去，好像受到軍乐队欢迎似的。

加里巴提这一次短暫的來訪，在他們身上都保留着深刻的痕迹。他們好像一下子都脫穎而出，运用工具的手段也更自由更大胆了；他們看見自己的手工艺在眼前光輝地完成，好像陈列着一种艺术品。这一只大鳥飞过时的風，在这小作坊里的这些小人物头上，扇动了好久。

这一陣吹在他們耳朵里的風，就是这种手工艺的精灵，它从他們头上飞过。在它雄健的翅膀上帶着：天才和本領。

但是貝萊心里还有一件东西不明白，那就是加里巴提所說的“罢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十三章

在乡下的家里，你能感到快活和安全，但是在城里，这就不可能。这里永远有一种后虑在叫你耽憂，在阻撓你的脚步。許多人跑到城里来寻求幸福；这些都是被貧困逼得不肯再乐天安命的穷人。他們已經等得不耐煩，决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好，現在他們来到了城里，誰知却一交跌进了灾难。他們陷在那地方，动都动不得，越是掙扎，陷得越深。但是他們还要用尽全身之力掙扎下去，最后总是連性命一起送掉完結。

貝萊常常想知道；城里到底有多少穷人。为什么他們不努力去求得更美好的生活？其实呢，他們人人都有这种願望，可是誰都得不到。为什么呢？他們自己完全不知道，只是低倒头，好像屈服于一种符咒之下。如果他們居然抬起头来，那准是去寻找穷人的慰藉品——酒，或者去参加“兄弟会”。

貝萊对于这些事情也不很了解。对于这种从貧困中产生出来的快乐的陶醉，他的感觉也很模糊，好像这是一个朦朧而神奇的到达光明的美夢。他不懂得这种光明为什么終究不能得到，但是他也决不甘心就此放手，不再順着他的本能，拚命往上爬。除此以外，他所知道的事情可多呢；一塊七拼八湊的破玻璃窗，一个头垢很厚的孩子的头，都意味着是通到人間地獄里去的一个門戶；这是他从小就过慣了的地方，所以他很熟悉，蒙住了眼睛也能在这里头走路。他并不十分重視这个人間地獄，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的知識却在繼續增長。他能一見面就跟穷人处得很亲热，因而知道了每一間破屋子里的悲慘故事。他的一切所見所聞，竟是千篇一律，使人

厭倦的；說來說去，都是那些永遠不變的渴望和同樣的失敗。關於這個問題，他并不多加思索，但是它却像一股壓力似地侵入了他的血液，清洗了他的自高自大，約制了他的好奇冒險。每當他把頭擱在枕上要睡覺的時候，他的血液的永不停止的跳動，在他耳朵里就好像一群疲憊不堪的窮人的腳步聲，永遠在盲目地摸索着通向光明和幸福的大路。他並沒有在意識上了解到這些，但是這情況却使他每天的生活都麻痺了。

城里的中等社會，到現在為止，貝萊还是非常陌生。大多數市民都窮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但是他們都很巧妙地掩飾着這種實情，好像他們唯一的欲望就是維持面子。

“錢！”少師傅安德萊說：“城里所有的老板总共只有一張十克郎的鈔票，它在一只只手里收進付出。它要是在誰的手里停留得太長久，其餘的人就沒有錢了！”流動資金的缺少把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但是他們還把船主孟森的財富作為夸耀，城里到底還有幾個財主呢！此外，每人都有一種理由可以夸耀自己的身分，有人曾經把鞋子運到西印度去賣，有人曾經給縣長的女兒做過一架結婚的新床；他們儼然地拿着他們特殊身分的架子，神氣活現地瞧不起人。

貝萊也老老實實地想跟着走他們的道路；對他上面的人便笑臉逢迎，對他下面的人便疾言厲色；總而言之，就是像亞爾弗萊那樣地拚命往上爬。但是，在他的靈魂深處，却另有一股勁兒在往另一方向活動，不斷地把他拉回到原來的地方。他和街上那些頑童的沖突已經自然而然的結束了，這些簡直是毫無意義的事。現在，貝萊已經在他們家里進進出出，而這些孩子呢，自從領過堅信禮之後，都成為他的同道了。

街上的頑童和上學的孩子之間是結下了不解之仇的。他們罵上學的孩子是“豬糞”，因為他們背上的書包像個豬槽。貝萊在這

件事上，取了中立的態度，雖然他甘心忍受比他高的人對他的侮辱和輕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正如爸爸拉賽說的，“有些人是生來就應當發號施令的，有些人是天生就該服從命令的。”

但是有一天，他居然和一個上學的孩子打了一架。當他把一個郵政局長的兒子打倒在地上，弄得他一身新衣服全都猷髒了之後，他才發現他和那些少爺們從此有了一筆宿賬，使他們不敢再瞧不起他。他在一個孩子的臉上打了一巴掌的時候，好像他手里就贖回了什麼似的；他把那些華美的衣服踩在污泥里的時候，好像就感到特別痛快。當他痛打一個“豬糞”的時候，他總是挺起勁的，一邊笑一邊想到爸爸拉賽一旦看見了，將會怎樣的連連畫十字！

一天，他碰到三個高等小學的學生，他們馬上就一閃而上，把他包圍起來，用書毆打他，每一下都好像在報仇泄恨似的。貝萊把背靠在牆上，用他的皮褲帶保衛自己，但是畢竟對付不了他們三個；因此他對準其中最大的一個，在他小肚子上狠狠地踢了一腳，馬上轉身逃跑。那孩子滾倒在地上痛得直叫，貝萊奔到街的另一頭，看着其餘兩個孩子怎樣忙着把他們的同伴撿扶起來。他自己呢，只是眼角上給打出了烏青塊。

“你又跟人家打架啦，你這個小鬼？”少師傅問。

沒有！貝萊回答說，他只是跌了一交，把臉跌青了。

傍晚，他到港口去看輪船開走，並且給彼得送行。他的心情很不好，仿佛預感到什麼惡兆似的。

輪船旁邊擠滿了人。靠在欄杆上的是一群今年新出道的手藝職工，這些是最有勇氣的了；其餘的那些都已經改了行，或則去做郵差，或則去做農莊工人。“沒有一家鞋匠鋪里需要我們，”他們沮喪地說着便放棄了本行。當他們的結業工作完成之後，他們馬上

就走出了师門，每改一行都得重新当学徒。但是輪船上这一批是渡海到京城里去的，他們要去繼續干他們的本行。这小城里的几百个学徒都熱鬧地聚在碼頭上，不时欢呼着“烏啦！”因为这些动身出門去的都是为他們去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我們跟着你們就来！”他們叫喊着。“給我找一个地方，喂！給我找一个地方！”

爱米尔和几个碼頭工人一起站在碼頭倉庫旁边看着。他的时机早已过了。这个年紀最大的学徒沒有出門的勇气，他現在是在本島的南区当邮差，晚上給人家修补鞋子，以維持生活。現在，彼得高高地站在甲板上，揚斯和貝萊站在底下碼頭上，抬起头看着他，好不羡慕。“再会啊，貝萊！”他喊着。“回去代我問候叶貝，你告訴他，我再也不回来了！”

有几个老板在碼頭上踱来踱去，为了来看有沒有他們的学徒要逃走。

揚斯預見到他自己不久也將窮無所归。“写信来把你的地址告訴我，”他对彼得說，“在那边給我找个事。”

“还有我，”貝萊說。

彼得吐了一口唾沫道：“叶貝家里的菜湯太酸了，你們把这口酸水帶回去給他，說我希望他胃口健旺！不过对少师傅安德萊，你們給我好好的問候問候。要是我有信，你們就馬上來，在这个破窑洞里是一輩子沒有希望的。”

“別讓那些社会民主党把你騙了去呀！”看熱鬧的人堆里有人在喊。“社会民主党”这个名詞在当时是每人都挂在口头的，虽然沒有一个人懂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們都把这个名詞用作一句咒詛的話。

“如果他們要想騙我，我就狠狠的揍他們一頓！”彼得激动地說。

于是輪船开走了。人們送到防波堤的尽头，高喊了最后一次“烏啦！”貝萊一心只想逃开他周圍的一切，真願意跳下海去。可是他終于跟着众人从港口走向馬戏場。在路上，他听到人家几句談話，登时耳根都紅了。这是兩個走在他前头的市民在談論。

“据說他給踢得快要吐血了，”一个人說。

“是啊，这小流氓簡直是無法無天！我希望他們把这个無賴狠狠地办一頓。”

貝萊低了头，从馬戏棚后面偷偷地走到棚口。他每天晚上都在这地方站着，憑他的嗅觉享受这里的一切。他沒有錢买票进去看馬戏，但是当一个迟来的看客进場的时候，門帘兒一撩起，他就可以看一眼里边五光十色的情景。每当杂技团在本城表演的时候，亞尔皮努思总是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这些人才到，他就跟他們認識了。每逢看到了什么憑气力或者憑技巧的表演，他总从棚頂底下爬出来，向他的同伴表示他也有这么一手。此后他便很高兴地倒竖蜻蜓，用手代替了脚，沿着海港欄杆走过去。

貝萊正想回家睡覺，好把一切都忘掉，可是迎面来了一对快快乐活的男女，女的一边走一边跳舞，男的是一个很腼腆的青年工人，給那女的紧紧地挽住了胳膊。“喂，汉斯！”她說，“这是貝萊。把我們搞在一起的就是他呀！”

于是她高兴得大笑起来，汉斯微笑着伸出手来給貝萊。“我應該謝謝你呢，”他說。

“是呀，就是那一回的跳舞，”她說。“要是我的舞鞋沒有修理好，汉斯准定去追求別人了！”她一把挽着貝萊的胳膊。于是他們一起往前走。双方都因这一次的邂逅感到喜悅，貝萊的老脾气也發作起来。他也表演着种种卖弄气力的技艺。

下一天，貝萊給面包师姚尔根雇去帮忙捏面粉；因为那面包师

接到了一笔大生意，給“三姊妹号”船上供应大量的饼干。

“快些快些！”他不时地催促两个学徒。这两个孩子都脱掉了袜子，站在巨大的捏粉桶里，兩手抓住釘牢在梁上的棍子，不停地蹂躪面粉。天花板又黑又油，蒸汽，灰塵和面粉和在一起，像一滴粘膠似的，从牆上流下来。当他們把棍子抓得太紧的时候，那面包师便喊道：“用全身的重量踏下去！一直要踏到面粉底里。你們的脚就会像漂亮姑娘的一样，又細又白！”

賽命独自在旁边閑走，依然低着头；时而嘆一口气。于是姚尔根老爹便把胳膊肘輕輕地推了一推瑪丽，兩个人都哈哈大笑。他們很貼近地站在一起，在搓卷面粉的时候，他們的手常常碰到。他們彼此有說有笑，怪亲热的。可是賽命却看也不看一眼。

“你沒看見嗎？”他母亲在他肋骨上重重的推了一下，跟他咬耳朵說。她的怒气勃勃的眼睛始終盯住在那兩个人的身上。

“啊，別打攪我！”那兒子說着便走远些。但是她却紧跟着他。“过去抱住她，她要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她为什么挺起乳房？就是要你去抱呀！去呀，去摸摸她的屁股，把老头兒推开！”

“啊，別打攪我！”賽命回說，于是他又走得离开她更远些。

“你这是要害你老子犯罪了。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她也管不住自己了，現在她說起来有理由啦。你受得了嗎？赶快去抱抱她，要是你不爱她的話，就打她一頓，总得讓她知道你是一個男子汉才好！”

“喂，你們加紧踏呀！”姚尔根老爹把他对瑪丽的笑臉兒回过来对两个孩子喊着。“使劲的踏！对你們的身体有好处的！你啊，賽命，你也动一动呀！”

“是呀，你也来动动手，別像个傻子似地站在那兒！”他母亲也接口說。

“啊，別打攪我！我又不妨碍你們，讓我安靜些吧！”

“呸！”老婦人對他啐了一口。“你到底是不是個男子漢呀？讓別人調戲你的老婆！她現在只好勾搭這麼一個生風濕病的老頭兒了！哼！不過，說不定你竟是個女人吧？我生過一個女兒，我早就以為她死了。難道你就是她嗎？唔，你們把耳朵豎高些！”她回頭對兩個踏面粉的孩子說，“你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我們家里這種事情！哪有這樣的兒子，什麼事情都要他老子自己做！”

“喂，怎麼啦？”姚爾根老爹挺快樂地嚷。“媽媽把兩個孩子的頭都扭轉來了嗎？”

瑪麗又哈哈大笑。

這時葉貝進來把貝萊叫了去。“你要到市政廳里去挨一頓鞭子了，”他們倆走進自己鋪子的时候，他對貝萊說。貝萊登時臉色灰白了。

“唉，你又闖了什麼禍啦？”少師傅安德萊憂愁地看着他說。

“是啊，而且還是得罪了我們的一個老主顧呢！”葉貝說。“你这是活該，可不是？”

“爸爸能不能想個辦法讓他免了這一頓？”安德萊說。

“我提出過一個辦法，讓貝萊就在這里，我們作坊里，當着那位老爺和他兒子的面，好好挨一頓鞭子。可是那位老爺不答應。他一定要公事公办。”

貝萊覺得什麼都完了。他知道一個窮小子給抓到市政廳里去，這意味着什麼。這就是一輩子給打上了烙印。他心里拚命在想一個逃避的辦法，想來想去，只有一條出路——死！他可以偷偷地把墊膝皮藏在衣衫里，溜到小屋子里去上吊自盡。他現在只聽見一種單調的嘈鬧聲，那就是葉貝在那裡絮絮滔滔地教訓他；但是他一句也沒有聽進去，他的靈魂已經在向死亡走去了。等到那嘈

鬧聲一停止，他便不聲不響地站起身就走。

“喂？你出去干什么？”叶貝問。

“我到院子里去，”他像一个夢游人似地說

“你把墊膝皮拿去做什麼？”

叶貝和少師傅會意似地彼此望了一眼。於是安德萊走到他跟
前。“哼！你是個傻子嗎？”他緊緊地瞅着貝萊說。

然後，他打扮停當，出門去了。

“貝萊，你這個小鬼，”他回來之後就說，“我給你到處去求過情
了，事情是這樣決定的：如果你肯陪罪，就可以放過你這一回。你
應該在一個鐘光景到高等小學去。不過先要好好想一想，到了那
里應該怎麼說，因為全班的學生都來聽的。”

“我不願意陪罪！”貝萊說，聲音像是哭了。少師傅猶豫地看着
貝萊。“這又不是丟臉的事，要是你做錯了事。”

“我沒有做錯。是他們先動手，他們老早就欺侮我了。”

“可是你打傷了他們呀，貝萊，你怎麼可以把有錢人的孩子打
成這個樣子；他們有醫生出的證明書，那就會叫你倒霉的。難道你
爸爸是法官老爺的朋友嗎？他們會把你搞得一輩子翻不了身。我
想你應該挑一個便宜些的道兒走。”

不，貝萊決不陪罪。“那麼，就讓他們打一頓罷！”他陰沉地說。

“好！那麼就要你在三點鐘到市政廳里去，”少師傅冷冷地說，
他的眼眶紅了起來。

忽然，貝萊覺得自己的固執使少師傅多麼苦痛，他，又是個癩
子，又害着病，還肯自動地到城里去給他奔走求情。“好吧，我准
定去！”他說；“我准定去！”

“對啊，對啊！”少師傅安德萊靜靜地說；“也是為了你自己呀。
我想你現在就應該準備起來了。”

貝萊溜了出来；他不肯去陪罪，挨打的时间也还早呢。他做夢似地一路走去，他内心的一切好像都死尽了。他的思想却在忙着忆念种种不相干的事情，似乎要利用这种胡思乱想来延緩一些別的思想。瘋子安克尔背了他的沙袋走过，兩条細瘦的腿搖搖晃晃的。“我應該幫帮他，”貝萊一边向前走，一边悶悶不乐地想，“我應該去帮他背这沙袋。”

亞尔弗萊也在街上逍遙自得地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他那根最好的手杖，还戴着手套，虽然这时候还是工作時間。“如果他現在看見我，他准会在煤炭店旁边的那个拐角上轉弯避过我的，”貝萊苦痛地想。“要不要請他去給我說一句好話呢？他是很受人尊重的！况且他还欠我一双打鞋掌的錢呢。”

但是亞尔弗萊居然并没有避开他，反而向他迎面走来。“你看见亞尔皮努思没有？他失踪了！”他說；他那漂亮的臉兒显得非常激动。他站在那兒拈着鬍髭，正如那些老爷們思索的时候一样。

“我要到市政厅去，”貝萊說。

“唔，我知道了，你要去受笞刑。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亞尔皮努思的消息？”亞尔弗萊說着便把他拉到煤炭店的門廊里，免得被人家看見他和貝萊在一起。

“亞尔皮努思，等我想一想，亞尔皮努思嗎？……”貝萊的記憶忽然醒了过来。“我想起来了，他……他……我想他准是跟杂技团一起跑了。至少，我相信他是跑掉了！”亞尔弗萊一听这話，轉身便跑——穿着那么漂亮的衣裳在街上跑！

亞尔皮努思确是跟杂技团跑掉了。这件事情貝萊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他溜上了奥尔·汉森的快艇，当夜就跟了那些杂技演員渡过海到了瑞典，此刻他准已在那边过一种光輝的生活，做他所爱做的事了。逃跑，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时貝萊不知不觉地已

經走到港口，看見一艘正要開走的船。他順着他的念頭，一路詢問有沒有哪一條船要僱用小工，可是竟一處都沒有希望。

他坐在一個系纜繩的木樁上，玩弄着一塊木頭。他把這木頭作為一條三桅帆船，給它裝上了貨；但每次把它送到海里，它總是傾覆了，于是他只得把貨重新再裝好。在他周圍，有許多木工和石工正在忙着工作，建造一個新的港口。在他們背後稍遠一些的地方，有一個工人站在那兒做工，那便是“大力士”。跟平常一樣，有一群人在他左右閑逛着，注意着他，等待有什麼新的事情鬧出來。貝萊一邊攪動海水，把他的船送出海去，一邊感覺到這群人的期待似乎是一種不吉祥的預兆。要是大力士叶尔肯森果然在他眼前發起性子來，他一准承認這是符合于最神聖的生活原則的。

但是那石工僅僅放下他的錘子，從石頭堆里取出一個酒瓶來喝了一口；此外，他還是低下頭，一心一意地對着石頭工作，好像世界上除了石頭和他之外，再沒有別的權力了。那些注意着他的人，都準備着敏捷的腳勁，只等他有一些兒舉動的時候，馬上就拔腳奔逃，可是他看都不看他們一眼。

他敲打石頭的勁兒大得使空氣都震動了。當他挺起身子的时候，他的眼光便越過這些人的頭上，了望着遠處。貝萊把他所有的希望漸漸地集中在這個人身上，因為這個人受到全城人的仇視，却連眼睫毛都不動一動，反而使人人都有點怕他。在貝萊的想像中，他就像一個埋藏的地雷；人們站在那兒，不知道它有沒有觸到發火管，可是它周圍的一切都可能一下子被轟到九霄雲外去。他也像一座火山，這個城市全靠他的慈悲才能一天一天的安全存在着。有時，貝萊希望這位“大力士”稍稍爆發一點火焰出來，足夠使全城震動就行了。

但是現在，他們之間有了一個默契了；那“大力士”也曾經為了

毆打有錢人受到過刑罰。貝萊很快就推論到這樣的結果：是不是已經有一個有錢人在他背後注意他了嗎？他現在也是一個人家害怕的人物了。如果他和“大力士”聯合起來，這個城市就完蛋啦！白天，他們可以躲在山里，到了夜里便下山來搶劫全城。他們要去找那些專靠剝削過活的傢伙算賬；人們一聽到貝萊和“大力士”的脚步聲，便趕緊躲到地窖或閣樓上去。他們要把那個很有錢的船主孟森吊死在教堂的塔樓上，讓他挂在那兒示眾。但是，窮人都像羔羊似的信任他們，走到他們面前來，吃他們散發的東西。每一個窮人都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這樣，世界上便沒有貧窮了，那時貝萊便可以走向他的光明大道，不怕被人欺侮了。

貝萊一眼看到海岸守衛所上面的大鐘，快到三點了。他跳起身來，惶惑不寧地向四面看着；他望望遠處的海面，又低下頭來看看港里的深水，想找尋救助。在他受過刑罰之後，曼娜和她的妹妹准要瞧不起他，掉轉背去，看也不再看他一眼。人們會指點着他，或者光是看着他，心里想：“哈，這個孩子就是在市政廳受過笞刑的！”無論他走到哪里，“這個人小時候受過笞刑”這句話將要像個影子似地永遠追蹤着他；這就是他一輩子擺脫不掉的烙印。他知道有許多男人女人，甚至白髮老人，都是從一些沒有人到過的地方來到岩石農莊的。儘管大家都不認識他們，可是只要他們歷史上有過一些污點，總會被人發現，就會在他們背後紛紛議論了。

他孤苦伶仃地獨自走來走去，不知怎麼才好，最後他走到石工葉爾肯森身邊。

“好，”大力士放下了他的錘子說，“你跟那些老爺們吵得好！你相信你能硬到底嗎？”說完他又伸手去拿起他的錘子。

貝萊馬上決定硬到底，便氣急呼呼地奔到市政廳去。

第十四章

笞刑本身算不了一回事。一个老獄卒用一根棍子隔着褲子打了他几下，这几乎有点滑稽；貝萊生平看見过的笞打，有凶得多的呢。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被打上了烙印，即使在穷人眼里，他也是个不名誉的犯人；他給人家送靴子或鞋子去的时候，很看得出人家对他的憐憫。“天啊，这个可憐的孩子！竟弄到这个地步嗎！”这便是他从他們眼色里看出来的。現在，人人都要注意他了，当他在街上走过的时候，总發觉窗洞里有人在瞧他。“喔！那个小皮匠走过了！”

只有少师傅待他跟从前完全一样；因此，貝萊也以無穷的感恩报答他。他給他去赊賬买东西，只要做得到，沒有不帮助他的。如果少师傅一时高兴，答应了人家要做好一双什么鞋，而后来又忘記掉，貝萊便在工余時間坐在他位子上替他做好。“这些事情我們管它做什么？”揚斯常常說。但是貝萊絕不肯讓主顧們来辱罵少师傅安德萊，也不讓少师傅短少什么維持他健康的東西。

他跟揚斯和莫尔頓比以前更亲密了；因为他們大家都受到过同样的耻辱。他常常伴送他們回家，虽然他們的破屋子里沒有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在等待他們。他們是最穷苦的人家，虽然全家都有工作，可还是不济事。

“一点沒有用处，”“大力士”在有兴致說話的时候，常常这样說，“穷就像一个篩箕，什么东西都从这里漏出来，要是我們塞住一个洞，就有另外十个洞同时漏出来。他們說我是一个猪糞，一点不錯，我怎么能不是猪糞呀？我能做三个人的工作，不錯，可是我拿

到三个人的工錢沒有？我只拿到一份，其余的都进了雇主們的腰包。就算我要弄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我們哪能办得到呢？一份人家，憑九克郎一个礼拜的收入，能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嗎？一个工人的进賬，能讓他不住在人家养猪糞的垃圾堆旁边嗎？我住得像个猪糞，吃得像个猪糞，教我怎么能不是个猪糞呢——这話簡直是荒謬！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得跟我一样地出去工作，他們要去給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怎么还能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像样呢？不，我告訴你！一杯老酒，这就使一切东西都好像很体面了，要是一杯还办不到，那么就一瓶罢！”每当他喝了一些酒，他就坐着說这些話，否則他总是一声不响的。

貝萊現在已經从一些手艺人的閑談中知道了“大力士”的历史。他覺得这位石工的遭遇比別人悲慘得多，正如一个幸福的夢忽然醒了。关于石工叶尔肯森，人們之間永远在流傳着种种坏話，好像再也講不完似的。据說他在年輕时候从山地来到城里，穿着厚帆布褲子和破木屐，可是他那副昂头天外的神气，却好像全城都是他的。酒他一点都不碰。他說他要把精力用在更好的地方，他有許多偉大的想头，所以不甘心做平凡的工作。的确，他的能力很高，在穷人里头，簡直是个异常的天才。他一来就想把什么事情都翻个身。因为他是一个衰老的石工的兒子，生長在山里，他的行动就有点像山神；他把人家多年累积的經驗丢在一边，应用他自己想出来的新的工作方法。石头到了他手里，好像着了魔，随他摆布。只要有一張草圖放在他面前，他就能鑿出鬼怪的头臉，地下的怪物和海蛇来。这些东西，在他以前，都得向京城里雕刻师那里去定造的。手艺好的老石工發現他們忽然被淘汰了，从此只好安心做敲石子的工作。而这个从山地里闖进城来的年輕人却一下子超过了他們多年的經驗。他們想用最老旧的方法教这年輕人謙和些，可

是他們总是失敗。彼得·叶尔肯森的气力抵得上三个壮汉，勇气抵得上十个。这个人要不是从上帝身上偷来了才能，那就是和魔鬼結拜了弟兄。对于这么一个人，最好还是不去干涉他为妙。因此他們便退讓了，但是为了报复泄憤，他們把他叫做“大力士”，一心巴望他遭殃倒霉。誰要是跟着他的道路走，那就得跌断头頸；如果勇敢的城里人要走这条路，他們也会觉得有点头昏眼花。

晚上，他总是坐着画草样和計算，誰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睡觉的；在礼拜日，正經的人家都上教堂去，他却耽在家里把石头鑿出种种古怪的东西来，虽然从来沒有在这些东西上得到过一个錢。

这时候，有一位世界聞名的雕刻师从德国京城里来，要用花崗石雕成一头獅子，紀念自由。但是他無法进行这一工作，因为他的工具箱里的全是些塗黄油用的小刀，对于他这样一个惯于敲鑿大理石的雕刻师，花崗石就太硬了；好容易敲下一小块石头来，又常常是敲錯了地方。

于是“大力士”自告奋勇，按照着雕刻师給他用陶土塑成的底样，把花崗石鑿成一头獅子。大家都料定他准会失敗，可是他却把这件工作完成得人人都非常滿意。他在这一工作上得了一大笔錢，但他却还不称心，他要分一半名誉，也要像那雕刻师一样地在报纸上登出他的名字来；因为这一樁事情沒有办到，他便丢下工具，再也不給別人工作了。“为什么把我的工作讓人家去出名呢？”他說。于是他自己去投票承攬一件石工的合同。憑着他那狂妄的驕傲，他想夺取那些生来就做头兒腦兒的人的地位。可是这驕傲畢竟害了他；天罰已經在等候他了。

他投了一个最低价格的标，承包建造城南大桥的工程。人們不能不讓他得标；可是他們千方百計地妨碍他的工作；他們挖走了他的工人，还使他很难买到材料。本城的法官，也是陰謀破坏他的

一个，要求他必須遵守合同上的期限，不能延誤；因此“大力士”就得和他手下很少的工人日日夜夜的赶工，以求如期完成。他造成了一頂誰都从来没有見過的美丽的桥。但是他得連身上穿的襯衫都卖掉，才能付清他的債務。

当时他住在一所美丽的小住宅里，是他自己的產業。这屋子坐落在东区公路上，斜屋頂上有一座小塔楼。揚斯和莫尔頓的幼小时代就是在这屋子里度过的。屋子前面还帶一个小花园，鋪着美丽的小徑，还有一个乱石堆成的假山洞。这些都是叶尔肯森亲自設計的。造好了桥，他这座房子也給人家拿去了，他只得搬到城里的貧民区，在那里租了一所屋子，和穷人住在一起，反正他自己原来也是和他們一样的。可是他并不因此灰心失意。尽管失敗，他的态度却比以前更傲岸了。要打击他可不容易。后来他又投标承建一座起重機車台。人家本来可以借口他資力不够，而拒絕他。但那时，人家以为非把他打垮不可！于是他向儲蓄銀行办到了貸款，人家也供給他运用的人工和材料。等到他工程做到一半，他又碰到了上次一样的情况，可是这一次却摔得他人仰馬翻！滿城的人，不管穷的富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全是一致的。人人都要求恢复老習慣，所謂老習慣就是維持貧富有差，尊卑有別这一种上帝制定的社会秩序。“大力士”既是穷汉出身，他就應該乖乖地回到他的生身階級里去！

他失敗了！合法的产权人得到了一分很好的建筑工程，而石工叶尔肯森脚下只剩下一双破木屐，还背了一身永远还不清的債務。看見他仍旧回到做日工的生活里，人人都引为高兴。但是他并没安安靜靜地屈服下来。他从此就喝上了酒，常常像魔鬼似地發一頓脾气。他使人人都心头感到沉重，像响着一陣滾雷似的，怪不好受；即使他在安靜工作的时候，人們也还得担心着他。在这种

情况之下，他花完了最后一点财产，便搬到垃圾堆旁边的破屋子里去，这地方以前是没有人住的。

自从建筑一个大港口的计划被接受之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喝酒了；贝莱每次到他们家里，总看见他坐在窗口，忙着画图和计算。他妻子在抽咽，他母亲在喋哩咕罗的埋怨。但是叶尔肯森始终背着她们想他自己的事情。他的自信是坚决而不可动摇的。

母亲听见孩子们吵吵闹闹地回家来，马上就出来把他们接到厨房里去。“你们走得轻些，爸爸在计算呢，可怜的东西！自从采用了他那个港口计划之后，他就不得安静了。一天到晚都在用脑筋，这个应该这样，他说，那个应该那样！我只求他安分守己，好好地过我们穷人的日子，让那些老爷们去想他们那些事情就好了。”

他坐在窗口太阳光里，把许多麻烦的数字加起来，嘴里自言自语，断了一节的食指在那些数字上点来点去。忽然他拍一下桌子。“哎，他们简直一点都不懂！”他叹息着。阳光照在他的黑鬍子上；艰苦的工作不能使他的四肢僵木或消乏，酒也没有损害他，你看他坐在那儿，好像他本身就是一股力量。他的广阔的前额和脖子都被太阳晒成古铜色了。

“你来看，莫尔顿！”他转身对孩子喊。“你来看这些数目字！”

莫尔顿看了一眼。“这是什么，爸爸？”

“是什么吗？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的工资！你看这数目不小啊！”

“你说什么呀，爸爸？”莫尔顿将他那只细瘦的手拈着他父亲的鬍子。在这孝爱之下，“大力士”的眼光便温和下来。

“这是一个改造计划。他们要把航道保留在老地方，这是错的；风从海面上吹来的时候，没有一条船开得进港。我说航道应该

在这里，外面的防波堤应该造成这样的弧度”——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他的图样——“随便哪一个渔民和海员都知道这是对的，可是那些工程师老爷竟聪明到连这个都不懂！”

“难道你又——又想去投标了吗？”莫尔顿吃惊地看着他父亲。父亲点点头。

“可是人家待你不好呀，你是知道的！只会让人家取笑你！”

“这一次该让我来笑他们了，”叶尔肯森回答说，想到他所受的侮辱，额上便起了皱纹。

“的确人家都取笑他，”老祖母在火灶角上说，把她那张鹰似的脸转向他们看着，“但是人总得有些东西玩玩。彼得就专找老爷们玩！”

她儿子不答话。

“贝莱，听说你会画，是吗？”他温和地说。“你能不能把这东西画得整齐些？这里该是防波堤，假定海水已经不在这儿；这里是碇泊渠，从中间开出来，你懂吗？可是我总画不像，虽然比例一点都不错。这里，水平线以上，应该用整块石条砌起来，下面就用乱石堆。”

贝莱便动手帮他画，可是画得太精细了。

“不用这样细致！”叶尔肯森说。“看得明白就行了。”

“是啊，只要看得明白就行了！”老祖母也说了一句。

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总看见“大力士”坐在那里埋头工作。从他妻子那里，他们知道他这回并没有去投标，只是把他的设计送给得标者，要求合作。她现在已经对他的一切计划失去信心，所以经常焦虑。“他这人真是古怪，现在，一天到晚就只想着这一件事情，”她耸着肩膀说，“一滴酒也不喝了，也不像从前那样发人家的

脾气了。”

“这是好事情呀，”莫尔頓安慰似地說。

“唔，随便你說罢，可是你曉得什么？要是他照顧得了自己的生活，那当然是好事情。不过現在这个样子，……我怕他如果又栽个斤斗，那結果就……你以为他改变了嗎？这不过是他心里在睡覺罢了。他对喀侖还是老样子。他看了她那弯腰曲背的身体就要伤心，她永远会使他想起許多絕不應該想的事情。她不應該出去給人家帮工，他說，可是沒有她的帮助，我們又怎么得了？我們要活啊！我簡直不敢讓他看見她。他这样埋怨他自己，喀侖也感到非常痛苦。她所关心的也只有他一个人啊。”

近几年来，喀侖竟沒有長高，也沒有長大；她愈变愈畸形了；她的声音又啞又尖，好像在离开她的嘴巴以前經過了一片冰冻的荒野。她很欢迎貝萊到她家里来，她可以听他講講談談；如果她知道貝萊晚上会来，她准是急急忙忙地赶紧回家。但是她从来不说一句話，也絕不参与什么。誰都猜不透她在想些什么。她母亲要是偶然看到她一眼，就会忽然伤心得哭起来。

“她实在應該立刻放下不干那活兒的，”她母亲常常說。“可是医生的老婆一个又一个地生下孩子来，他們老是央求她再帮半年。他們少不了她；她很会照顧孩子。”

“是啊，要是換了貝萊，他准定把他們摔在地上。”喀侖咯咯地干笑着說，此后就不再开口了。她从来不要求出門去玩玩，也从来不说苦抱怨。但是她的靜默却像一种無言的咒詛，破坏着一切快乐和亲密。

但是有一天，她回家来把一些錢丢在桌子上，說道：“从此我不用到医生家里去了。”

“怎么回事？你干了坏事嗎？”她母亲吃惊地問。

“医生打了我一个巴掌，因为我不能把安娜抱过陰溝，她太重了。”

“可是他打了你也不会辞掉你啊！一定是你跟他吵架了，你这脾气真楞！”

“不是；我不留心撞翻了爱立克的搖籃車，他跌了出来，头上跌出了一个青疙瘩。”她神色不变地说。

她母亲哭了。“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喀侖站在那兒輕蔑地看着她母亲。忽然她母亲拉住她，說道：“你是不是有意的？是不是有意这样干的？”

喀侖聳聳肩膀，轉身便上閣樓去，也不說声晚安。她母亲想跟她上去。

“随她罢！”老祖母好像在很远的地方說。“你管她不了！她是个仇恨种。”

第十五章

整个冬天，揚斯常在用鷄糞塗擦嘴唇上部，要它長出鬍子来；現在居然有一点兒了。他又搭上了一个女人，就是法官家里的使女。“真有趣，”他說，“你也應該去找一个。她跟我亲嘴的时候，伸出了舌头，像一个小孩子。”但是貝萊却不要女人——首先是因为沒有一个女人要他这么个打过烙印的人，所以他感到非常煩惱。

当他在工作时抬起头来，往斜里看出去，眼光越过垃圾桶和猪棚，就看到苹果树底下的一片綠蔭。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許多翠綠的影子在靜靜地搖动；無数黄色的毛虫挂在它們自己吐出来的

絲上，在樹叢中蕩來蕩去；画眉和金絲雀在樹枝間穿梭似地跳躍，不時窺下來吃掉一個毛虫，可是這些毛虫永遠不會少下去。它們不停地從樹枝上翻滾下來，臨空挂在那兒，一点点美麗的黃顏色，在夏日的微風中搖蕩着，專等鳥雀來吃掉。

綠蔭深处——好像在一片碧綠的海面上似的——有三個穿著漂亮的姑娘在走走玩玩。兩個年小的不時會忽然抬起頭來望一眼貝萊，但是如果發現貝萊也正在看她們，便立刻把眼光移向別處。曼娜的態度却矜持得像個大人，仿佛根本不認識他。曼娜早已領過堅信札；現在她已經穿上長裙，上街的時候，總是很端莊地挽着她的女伴一起走。她不再玩兒了，她早已有點兒大人樣子，覺得不該再做兒童的遊戲。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她離開了貝萊身邊而轉到成年人的隊伍里。她也不再到作坊來看望貝萊，要是在路上遇到貝萊，她總是掉轉頭裝做沒看見。如果她要來取縫補好的鞋子，她也不再像野貓似地跳進作坊來，把貝萊撞倒；只是規規矩矩地去找少師傅，讓他把她的鞋子用紙包好了拿走。但是她心里未嘗不惦記着她的游伴，要是左右沒有人，她會在他胳膊上狠狠地擰一把，咬着嘴唇在他面前走過。

但是貝萊却太遲鈍，不了解這種轉變，也還太孩子氣，不懂得怎樣順着她的發展，去突破這個神秘。他只是孤獨地落在後面，對這些事情的新情況感到莫名其妙。

現在，她連心里也不記得他了，她眼里已經壓根兒沒有他這個人。佗洛蕾和亞伊娜也對他沒有好感了；每當他向她們望的時候，她們都聳聳肩膀掉過頭去。她們從前跟這麼一個人打過交道，如今都引為深恥，貝萊也很明白這是什麼道理。

從前，被這些美丽的小手推推拉拉，的確是一種溫柔的快樂。他又記得，他曾坐在那兒張開了嘴巴，讓她們姊妹三個把許多好吃

的东西塞进去，塞得他几乎回不过气来。她们不准他把这些东西咽下去，因为她们要试试他嘴里到底能容多少；以后她们便嘻嘻哈哈地围着他跳舞，她们那些又胖又嫩的小手，一人一边地捧着他的头，把他的上下牙床合拢。他如今回想起来，也的确是很有趣。但是，貝萊现在已经慢慢地懂得社会上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身分比她们低微，即使没有市政厅里那回事，这些快乐也不可能维持下去。

但是，尽管他看得明白，心里还感到痛苦。他好像受了欺骗，早知如此，他不应该接受这种营养料的。曼娜不是他的未婚妻吗？他可从来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子！这真是爱情的创伤啊！她们原来是这样的！那些因失恋而自杀的人，是不是还有跟这不同的感觉啊？当然，他的痛苦并不是很深重的，当少师傅看见他那副不癡不呆的神气而取笑他的时候，他也还能哈哈大笑。然而，这种自卑感，却正是最糟的！

“你也应该找个女人玩玩，”揚斯說。“女人柔軟得像一只小鳥，窩在你身上，会暖透你的衣裳，暖透你的一切呢！”

貝萊所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他要学会游泳。他要学会城里孩子所能做的一切，在他們中間贏得他的地位。现在他不再妄想领导他們了。他要加入他們一伙，他們欺侮得他太凶的时候便退讓一步，然后又慢慢地挨上去；这样，他终于和他們混熟了。

他每天傍晚都到港口去。港內的大碇泊区南边，为了改建新港口，正在把海水抽干。那里常有許多学徒在夕陽中游玩。他們赤着身子在石磯間跳来跳去，吵吵鬧鬧地向晚霞輝耀的西边游泳出去。很远的地方，水底下有一个暗礁，他們游到那兒可以脚踏到实地，站在礁石上休息一会，然后游泳回来。一个个黑黝黝的头浮在水面上，宛如一群乱鳴乱叫的海鳥。

为了要諳熟深水，貝萊也跟着他們一路游泳出去，虽然他還常常覺得脚要往下沉。海水被夕陽照紅的時候，他們就好像游在玫瑰花堆里。从深海里浮起来的滑膩的海草，給夕陽照得閃着紅光，輕輕地在他肩膀上溜过。向更遙远的西边望去，在輝煌絢丽的夕陽的穹門的那边，就是幸福的地方，^① 它像一片伸展到無尽境界去的金黃色的大平原，那地方閃耀着一种古怪誘人的光芒，使貝萊忘掉自己體力的限度，一直游到超过他能力所能到达的远处。当他游回来时，一路用力划拍着，分开浮在水上的海草，烏黑的海水好像在看着他，使他毛髮悚然，感到这深淵的可怕。

有一天傍晚，那些孩子跟他吵翻了，一个孩子硬說貝萊背脊上还可以看得見鞭子的痕迹。“貝萊从来沒有挨过鞭子！”莫尔頓气愤地說。貝萊自己却不作声，只是跟着他的“隊長”，心里越發覺得苦痛。其时海潮漲了起来，使这些游泳的孩子迷失了原来的水路，找不到向来休息慣的那个暗礁。他們只得漂浮一会儿，养过气力来，然后向岸边游回去。貝萊惡狠狠地對他們看着。

“仰天浮着，休息一下！”他們在游过他身边的時候对他喊，然后都望海岸边游去，人人有点兒惊慌失措。貝萊想休息一会，可是他还没有学会仰浮的本領，海浪老是冲打在他臉上；他只好拚命跟着他們。岸上正在大起騷动，他也不知是为了什么。莫尔頓，他从来不跟別人一起洗海水浴的，这时正站在一塊石磯上叫喊。

游在最前面的人已經到了安全的地方。“游到这里你就可以站起来了！”他們伸开手站在那里喊，海水浸到他們的下巴。貝萊堅忍地努力游过去，可是他知道沒有用处。他游了好久，絲毫沒有前进，身子愈来愈往下沉了。浪头不断地打在他身上，使他喝进許

^① 这是指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多海水。几个气力較大的孩子重新又游出来，在他四周游泳着，想幫助他，誰知却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他看見莫尔頓大声叫喊着跳进水里，連衣裳都沒有脫，这事稍稍地給了他一点勇气。但是后来他的兩条胳膊忽然麻木了，他始終在老地方打轉，只有兩只眼睛还浮出在水面上。貝萊往常在夢里逃奔的时候，总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拉住他的腿不讓他跑，但現在却是实实在在的事。他漂浮在蔚藍的天空中，平稳地展开着兩個翅膀；他听见水底黑暗处有人在喊：“貝萊！小貝萊！”他便回答道：“嚟，爸爸拉賽！”于是感到很安慰似的，收攏了他的疲乏的翅膀；他便打着急轉沉了下去，耳朵里只听见大海澎湃的声音。

忽然他觉得脚脛骨上一陣剧痛。他的手抓着一把海藻。他一跳就站了起来，光和空气又飄蕩在他头上，好像从另一个新世界里来的。海岸上的孩子們褲子都还只穿进一只腿，就在那兒奔走叫喊。原来貝萊这时已經站在一塊暗礁上，半个身子浸在海里，正在把咸水吐出来。在他四周，孩子們还在划撥着海水，把头鑽到各处去想从海底里救他起来。这件事情的确有点滑稽可笑，貝萊高举着兩手，好像对生命致敬，接着便又往前一跳跳进水里。在相当远的地方，他又浮出了水面，于是，像一只嬉戏的海豚似的劈开着海浪，一口气游到岸边。但是，在海灘上，他剛穿上一只袜子，便倒下来呼呼地睡熟了。

从此以后，那些孩子跟他又和好如初——認他为自伙里人。当然，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英雄事迹，但是运气的确也有时在他身上，这就够啦！此后貝萊便常常把他那块护身的鉄片帶在身边，到了海灘上便把鉄片的尖头插入地里，無論如何，他总想多活几年啊！但他也决不因此就被吓退，反而更英勇的跳进水里。

如果海上波浪大得使他們不能游泳，他們便躺在海边，讓海水

把他們冲得翻来滾去。随后，汹涌的浪头从西方疾卷过来，宛如一群奔騰的白馬，灰色的馬鬃歪歪斜斜地飞揚在背后，白色的尾巴扫拂着大海，伸着千万只銀蹄馳驟过来，一下子便消失在海面上。另外的一些浪头，排着密密層層的队伍，平鋪在水面上，沿着海岸冲刷过来。它們噴出来的白沫，冲上海岸，在灌木叢中閃亮了一会，便化为烏有。这些浪头一直冲到海岸上，才完全消灭。但是跟着就又有—群野馬从海外奔跳过来，好像陆地必須被它們蹂躪似的；它們始而噴着白沫，互相蹴踢着，騰跳起来，繼而嘶嘯着，顫动着，高高地跳在空中；最后又可怕地摔下来跌得粉碎。这样的情景，永远沒有停止的时候。遙远的海上一輪落日正在紅霧里沉下去。一片云橫穿过夕陽，远远地延展到看不見的地方。四周的天空中都烘映着一片野火似的紅光，驅使得海上的野馬格外惊慌，奔騰得越發狂暴。在岸上，一群裸体的孩子在鼓噪着，他們不时張开胳膊，跳起身来大叫大喊，要把这些野馬赶回海里去。

第十六章

叶尔肯森家里的情况很不好。他沒有从他的建港計劃上得到什么好处，这是除他自己以外，人人都早就料到的。根据很可靠的消息，据说工程师答应給叶尔肯森一百克郎，买他的計劃；但是他拒絕了这笔錢，要求参加这工程的指导工作，并且要分享应得的名誉，因此就給工程师撵了出来。

他从来沒有这样鎮靜地应付过事变。这回他沒有大肆咆哮，出口罵人，只是像一般工人那样照常到港口去做他的日工。他絕口不提这一次的成功，也不許別人講起。对待他的妻子，也好像

她根本沒有存在似的。但是，看了他这样一声不响地悶着，她却非常担心和留神，因为摸不准他腦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她預感到一定会發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便把她的憂慮告訴孩子們。他虽然又常常喝醉酒，可是竟毫無动静。他一言不發地吃过飯便上床去睡覺。凡是他不做工作的时候，总是去睡覺的。

但是当工程进行之后，人們看得清这个計劃的时候，他的工作便完全落空了。原来人人都看得明白，建港工程师尽量采用了叶尔肯森的設計。可是这“大力士”現在还是張着一个空嘴巴，一無所得，这便是由于他希望太奢了。人們非但不同情他，反而老是在背后說他的坏話；这些城里人不顧自己的事，一味忙着欺压这个固执的石工，已經养成了習慣，不算希奇。可是現在，他已經被打垮了，大家就得到港口去看这“大力士”，在充当一名普通工人，給他自己的偉大工程用小手車运泥土。他們觉得奇怪的，是他居然这样鎮靜；他並沒有伤心到頹唐萎縮，也不大發雷霆，这却使他們多少有点失望。

他喝了酒便心滿意足，而且酒也沒有使他闖禍。他老是喝得酒气醞醞，做工也只做到够买酒喝的錢就停止。“他过去向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妻子哭着說。“他虽然沒有發作出来，可是他一直在气惱，我再也受不了啦。他惱怒的时候就把什么东西都打破，还要把可憐的喀命狠狠地罵一頓。除了他母亲之外，他誰都不顧惜，天知道这样情形还要多久啊。他不去工作，光是喝酒。他把我辛辛苦苦賺来的錢，从我口袋里偷去买酒喝。現在他一点臉皮都不要啦，虽然从前他总是規規矩矩的做人。他現在也不像从前那样禁得起醉，現在他常常跌跌撞撞地要摔交了。前天他回家来，混身都是血，头上打破了一个洞。我們到底造了什么孽，上帝要把我們罰得这样凶呀！”

老妇人不出声，眼光对他们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只管想着她自己的心事。

这样一礼拜又一礼拜地过去，孩子们已经听厌了母亲的诉苦，便老是耽在外边。一天，母亲差喀侖出去做一件事，喀侖就没有回家。第二天也没有回来。貝萊在漁港听到她的消息，据人家说就在这里最后看见她。人们用渔网撒到海里，希望捞着她，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告诉叶尔肯森。第二天下午，人家把她抬到作坊里来了。貝萊一听到外边街上许多人沉重的脚步声，就猜想到是怎么一回事。她躺在一副担架里，由两个人抬着。在她前边，秋风正在吹下第一批落叶，她的细瘦的胳膊挂到地上，好像她想抓取一把落叶似的。她那凌乱的头发也下垂着，海水正在从她身上滴下来。在担架后面走过来的便是“大力士”。他已经喝醉了。他把一只手蒙着眼睛，好像在想心事似地喃喃不绝，不时竖起食指来向着天上。“她已经得到了和平，”他含糊糊地说，努力装得很至诚。“上帝给她和平——”说到这里，他再也记不起圣经上的话了。扬斯和貝萊接替了两个抬担架的人，把她抬回家里。他们一路害怕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那母亲却站在门口，一声不响地迎接他们，好像早已在等候他们；她不过脸色铁青罢了。“她受不了啦！”母亲喃喃地说着，在孩子身旁跪了下来。

“她的头靠在孩子的发育不全的小身体上，轻轻地不知说些什么；不时把孩子的手指按着自己的嘴唇，好像想遏止自己的呜咽。“你是去给你妈妈买东西的，”她摇着孩子的头，微笑地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连两绞线都不会买；我给你的钱呢——有没有丢掉？”她一边微笑一边呜咽地说着这些话，听起来很像在唱挽歌。“你把钱丢了么？不要紧，这不是你的错处。亲爱的孩子，我的宝贝！”于是她支持不住了，抿紧的嘴唇张了开来，随后又阖上，抖

抖索索地搖着头，兩只手掏摸着孩子的口袋。“你有沒有給媽媽去买錢啊？”她哭着說。在悲哀之中，她觉得还需要一个証明，即使是毫不相干的小事情。她摸索着孩子的錢包，里头有几个欧勒和一張小紙。

于是她忽然站起来，臉色鉄青地回头向着她的丈夫，他这时正搖搖晃晃的靠在牆上。“彼得！”她苦痛地叫着，“彼得！你知道不知道，你干下了什么事？‘饒了我罢，媽媽！’小紙上这样写着。我交給她十三个欧勒去买錢，她却拿四个欧勒去买了糖。你看，她手上还是很粘的。”她扳开了孩子握紧的手，手里还粘住一張包糖的紙。“啊，吃尽了苦头的可憐的孩子！她需要使她的生活甜蜜一些，把四个欧勒去买了糖吃，才去投海！这就是我們的孩子在家里所享到的快乐了！‘饒了我罢，媽媽！’她說，好像她做了什么錯事。可是，果然，她做的事情全是錯的；因此她只好走了！咯侖！咯侖！我不惱你，你随使用罢，这几个欧勒能有什么用处！为了你耽在家里，我罵过你，可是我也并不是真要罵你，我就是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我們沒得吃呀。他把我們留下的一点点錢都用光了！”她回过臉兒指着她的丈夫。这是“大力士”的妻子第一次咒詛似地对着他。但是他一点不了解她。“她已經得到了和平，”他喃喃地說，想稍稍振作一下；“上帝給她的和平——”但这时，老妇人从火爐角上站了起来——直到此刻为止，她坐在那里一动都沒有动过。“閉嘴！”她把拐杖点着他胸口，严厉地說，“要不然，你老娘就要咒罵你的生日了！”他莫名其妙地瞧着她，接着便好像从迷雾中看到了一道亮光。他默不作声地站着，眼睛一直看着孩子的尸体。看去他好像要跪倒在他妻子的身边——这时她的妻子已經又伏在孩子身上，輕輕地絮語了。于是他低着头上楼去躺下了。

第十七章

貝萊回去的時候，作坊里已經停工了；但他不想到港口去玩，也不想洗海水浴，淹死的孩子的印象一直留在他腦子里，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對死亡，因而他研究着這個神秘的問題，人為什麼要死？他沒有想出答案，後來為了忙於別的事情，就把它忘了。但是死的神秘依然隱伏在他心頭，使他毫無理由地感到害怕，看着黃昏的景色，覺得惶惑不寧。在這日光與夜色交接的時候，從天空和地下發出來的一種秘密的威力侵襲了他，使他發生一種無名的悵惘情緒。他像一個游魂似地飄來蕩去，好像故意要流連在任何地方，抵抗這種躲在一切東西背後威脅着他的看不見的東西。這種毫無掩飾的殘酷無情，在他實在是生平第一次体会到。生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沉重地壓着他。

貝萊似乎聽到有什麼東西在叫他，但他聽不清這聲音從哪裏來。他從小窗里爬出到屋頂上，一直爬到山牆盡頭，也許是世界在叫他吧。他面前展示着城里几百家的屋頂，正在吸收着紅紫繽紛的晚霞，還有一片藍色的炊烟正在裊裊上升。屋子和屋子之間的溫暖的黑暗中，響起種種人聲。他也聽到瘋子安克爾的叫喊，這種毫無意義的沒完沒了的預言，听起来就像一只野獸在嗥叫。遠處山腳下的海，城北和城南的那些茂密的松林——這些都是他早已熟悉了的東西。

但是他耳朵里一直在鳴響，好像從遙遠的地方傳來的聲音，但又好像有人在背後把溫暖的氣息吹在他脖子上。他慢慢地回過身去。他現在已經不怕黑暗了，況且早就知道背後沒有人。但是他

那个清醒明澈的心灵，已被黄昏帶着一群感官所不能捉摸的神秘东西来侵占了。

于是他下来，到院子里散步。到处都是沉靜。猫兒彼尔斯蹲在雨水桶上，对着一只停在晒衣繩上的麻雀惡狠狠地叫着。少师傅在房間里咳嗽，他已經上床了。貝萊站在井欄上眺望远处人家的园子。他觉得又热又暈，但是从井里冲出来一股凉气，使他清醒了一些。蝙蝠像鬼一般地在空中乱飞，逼近地掠过他的臉面——他能觉得它們飞过时的一縷微風——馬上就輕微地响了一声，又飞轉去了。他心里只觉得要哭。

那边，高高的醋栗叢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随后便看見賽尔曼娜小姐的头探了出来。她小心翼翼地走着，留神地向前面窥探着。一眼看見了貝萊，她便很快地走上前来。

“晚安！”她輕輕地說。

“晚安！”他回答得很响，这时居然能碰到了一个人，他觉得很高兴。

“噓！你別嚷！”她命令似地說。

“为什么？”貝萊問，可是这回他也小声小气的，有点害怕。

“就因为不許你嚷，傻瓜！来，我有話要給你說。不，还得过来些！”

貝萊把头鑽进高高的接骨木叢里，湊到她身边，忽然她將兩手捧住他的头，狠狠地亲了他一个嘴，就把他推了回来。他吃惊得东扶西拉地想站稳脚，可是她却在那兒笑他，她的臉在黑暗里也看得出是亮晶晶的。

“你沒有听見過这事情嗎？”她又輕輕地說，“过来，我告訴你！”

現在貝萊滿臉都是笑容了。他赶紧望接骨木叢里挨身进去，可是馬上觉得臉上被她捏紧了拳头揍了一下。她瘋狂似的笑着，

他却站定在那地方，怔住了似地噉起嘴唇，好像还在等亲嘴。“你为什么揍我？”他沮丧地看着她問。

“因为我討厭你！你是个十足的蠢貨，丑八怪，多巴佬！”

“我可从来没有得罪你啊！”

“沒有？就算沒有，你也該挨打！你为什么耍亲我的嘴？”

貝萊簡直給弄得莫名其妙，他所有的一切人生經驗都破产了。“可是，这……这又不是我要……”他終于結結巴巴地說，神气显得非常愚蠢。曼娜摹仿着他的表情說道：“哼！当心，別老站在那里發呆，你要儼成一个路灯杆啦！墙上又沒有灯，照得亮你的聪明窍！”

貝萊一跳便跳过了矮牆。曼娜馬上將他一把拖进灌木叢里。

“亞伊娜和佗洛蕾馬上就来，我們一起玩兒，”她說。

“我看晚上不会讓她們出来的了，”貝萊說着，乖乖地由她拉着走。她也不回答，光是东看看西望望的，好像从前一样地想找个什么东西給他。她向醋栗叢里摘下了一把叶子，塞到他嘴里。“好，咬着，閉攏嘴巴！”現在她又变成从前一样的那个曼娜，于是貝萊高兴地笑了。

他們走到一个小亭子里，等候亞伊娜她們。曼娜用爛泥替他敷卷腫起的臉。

“打痛你沒有？”她把胳膊挽住他的肩膀，憐惜地說。

“沒有什麼。挨一拳算得了什麼？”他很剛強似地說。

“我說的不是这个，你知道，那一回……痛得厉害嗎？”

貝萊悶悶不乐地看着她，她好奇似地望着他。

“是打在这里嗎？”她將手順着他的背脊摸下去。他一声不响，站起身想走；可是她立刻挽住他的手腕。“原諒我，”她輕輕地說。

“她們会馬上就来嗎？”貝萊一本正經地問，他又像从前一样裝出一副惱怒的样子。

“不，她們压根兒不會來！是我哄你的。我要和你講話！”曼娜微微喘息着說。

“我以為你再也不肯和我來往了。”

“是呀，不錯！我只要——”她一時說不出話來，急得直跺腳。過了一會兒，她以孩子一般的真摯，莊重地、慢慢地說道：“你知道我在想什麼？我想——我愛你呢！”

“那麼，我們長大以後，就可以結婚啦！”貝萊很高興地說。

可是她對他從頭到腳打量了好一會。貝萊心想：糟了，准又是為了市政廳挨打這件事！他覺得現在該是他動手打她了，可是她却對他笑起來。“你真是個蠢驢子！”她說，接着便好像心不在焉似的把一撮泥土塞到貝萊領口里。

貝萊略一尋思，怎樣報復她呢。於是，有些开玩笑似的，把手伸進她懷里；她羞怯地往後退了一步，一面用手半推半就地撐拒着；貝萊忽然發生一種新的欲望，把她緊緊地擁抱住。

她驚訝地看着他，想輕輕地推開他的手。可是太遲了，貝萊已經突破了她的所有防衛。

貝萊回到自己屋裡，心裡非常激動，可是並不快樂。他心跳得很厲害，腦子裡也混亂得緊。他不由自主地走得很輕。他躺在床上也翻來復去地好久睡不着。現在，他心裡懷着的那個謎已經解決了。他也發現了他自己身上的活血，它老是在他耳朵裡訴苦叫屈；它涌到他的臉上和心頭，在他無數的血管裡汨汨地流着，使他全身興奮得戰栗起來。它又像一股洪水，神秘而強力地泛濫在他全身，使他深為吃驚。這是他從來沒有體驗過的。

從此以後，無論在什麼事情上，他的血就成為他的密友。當它充滿了他的四肢，他便好像受到了愛撫，覺得手腕和喉頭都在有所長發。現在，他也有秘密了，可是他臉上始終不露出他結識賽爾

曼娜的表情来。他的光輝的白天一下子变成光輝的夜晚。虽然他还是一个喜欢像从前那样在白天里游戏的孩子，但是似乎有一种东西在迫使他往前看，留神倾听，于是他的整个心灵便屈服于生活的秘密之下了。夜使他成为她的一切神秘的同謀者。从此他不再和曼娜講話。她也絕不再到花园里来，如果在路上碰到他，她馬上就轉进另外一条街。她臉上永远显着兩朵紅暈，好像是个火燙伤。不久，她就到島东边她叔叔的农庄上去了。

但是貝萊并不觉得怎么样，也毫不沮丧。他整天都像在做夢，看見的东西也全是迷迷糊糊的。他被身子里正在發生的一切变化扰得昏头昏腦，不曉得有些什么东西老是在他身上每一个角落敲敲打打。凡是脆弱的地方都給改造成为壯健的，使它們能承载得起一个正在他身上發展的成年男子的重負。他的手和脚越来越坚实了，肌肉变得像鋼鉄一样；他又觉得背脊在寬闊起来，渾身有一股無处發泄的勁兒。有时他也从这种迷迷糊糊之中觉醒过来，吃惊地發現自己在某一种現象中，已經变成大人了。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股很深沉的振响，完全不是他所听慣的。这使他不得不注意倾听，好像是別人在說話。

第十八章

貝萊用他所有的力量去和營業衰落的情况斗爭。作坊里新收了一个学徒，但是所有一切艰难的事情，还照常要貝萊做。缺少什么要用的东西，得由他去借，要买什么东西，得由他去除，他还得对付那些發脾气的主顧，想法叫他們平下气来。他做的事情倒不少，

可是真正学到的完全不是正規的手艺。

“你到港口去看看，”师傅常常吩咐他，“也許可以兜些生意回来！”其实他师傅所更感到兴趣的，还是他从港口帶回来的各种新聞。

就是沒有师傅的吩咐，貝萊自己也会到港口去。这城里的人，只要一走出家門，誰都会踱到那兒去的；港口就是本地的心臟，一切东西都得打这兒經過，錢啊，夢想啊，希望啊，以及一切使他們滿足的东西。每一个人都航过海，在海上获得了最美丽的回忆，也在海上干过最艰苦的斗争。这是人人都想走的一条路。汪洋大海展开在那边，人人的思想都被它吸引了去，青年人是想出海去碰碰运气，找找机会，老年人是回想着他們在海上的遭际。海是每一个男人心里的歌曲，也是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上帝；海是消耗溢余的生命力的地方，是一切神秘不可思議的事物的府庫。海喝了千万人的血，但是它依然神色不变；在它那动荡不息的水里，潜伏着人生的謎。

命运从海底里伸出头来，給人們宣判了立即执行的裁决；人們或者到陆地上去逃生，像面包师姚尔根那样，当他一接到这种警告，便从此不再航海；或者像船夫祥生那样，会从睡夢中起来，一直跨过船舷跌下海去。在有淹死的人住着的海底里，常常有船沉下去，把他們所需要的东西送給他們；也常常有那些沒有血的海童，从海底里出来，到岸上和礼拜日生的孩子們玩耍，使他們死亡或者交运。

从海上来的是每礼拜三次的小汽輪，帶來了京城里的种种新聞；还有些給冰冻住了的船被拖进港来，或者撞坏了一个大洞的船，載了許多死人。此外还有些从热带地方开来的大船，船上有真正的黑人船員。

在港岸上，那些放弃了航海生涯的老人整天聚集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大海——他們年輕时代施展身手的竞技场，一直要看到死来召唤他們。大海給他們四肢里吹进了痛風症，压得他們个个都偻腰曲背，每到冬天夜里，你可以听到他們痛楚得像野兽似地嗥叫不絕。城里一切的廢料也都在这兒：殘廢的人，閑汉，和行將就木的老人。还有些投机家，外衣的下摆飘飘拍拍地，在港里忙着走来走去，想檢些好处。

年輕人也总到这兒来玩；好像他們在大海边上玩兒的时候，就会碰上他們的前途。有些人永远沒有走得更远些，但也有些人自情自願地讓海洋把他們送到遙远的陌生地方。倪侖就是其中之一。当船上都挂起了帆，他便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牺牲掉兩年的学徒生活，溜上一条走远洋的大船。現在，他已走得很远，正在貿易風里往南美洲去，准备載一船巴西紅木回来。

每一条船都带走几个人。姑娘們在私奔的时候也都很勇敢；她們都是很利落地走上了船，那些給爱情冲昏了的男孩子跟在她們背后。还有些人之所以要出走，是为了去找一个工資比本島大的工作。

关于这些，貝萊都早已有了經驗。他也有同样的欲望，也很知道这汪洋大海的魅力。在乡下，每一个穷人都只想掙扎到城里来，最勇敢的人，終于有一天滿臉紅光地闖进了城，讓老年人去噹噹咕咕地講說城里的罪惡。在这城里呢，人人都夢想着京城，哥本哈根，相信在那边会得發財交运。誰要是勇气，就找那么一天靠上船欄杆，給熟人揮手道別。他的眼神显得恍恍惚惚的，好像他是在賭一注大錢。到了那边，他也許可以和那边的能手較量較量。可是老年人却搖着头，噹噹咕咕地講着京城里的誘惑和罪孽。

不时有人回来，証實了他們的見識。于是他們便会很高兴地

一家一家走过去。“我們不是跟你說过的嗎？”但是也有些人在节日上回家来，服飾华丽得使人艳羨不已。还有些姑娘簡直变得时髦透頂，人們都莫名其妙，便去請教木脚拉尔生的意見。

那些在京城里結了婚的姑娘，他們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她們在过了几年之后，回来探望父母，她們坐的是統艙，跟牲畜在一起，但是她們却給船上的管事人一点小費，买通他把她們的名字列入房艙乘客的名單中去登报。他們的衣服穿得着实漂亮，可是她們那副瘦瘦憔悴的臉却說明了另外一种情况。“那边准是个吃不飽的地方！”老妇人都这样說。

但是貝萊对这些回来的人并不感到兴趣。他所想念的都是些一去不回来的人；他心里斗争得很痛苦，想走的欲望非常强烈。那一片大海，不管是風平浪靜或是怒濤澎湃，老是在他头脑里响着一陣从海外世界里傳来的嗡嗡之声，唱着一支神秘而含糊的幸福之歌。

一天，他正要到港口去，路上碰見了岩石农庄上的葺屋匠霍尔姆老爹。霍尔姆正在一路走一路看那些房屋，从屋頂看到牆脚。他的脚步提得很高，显然好像非常惊异似的，嘴里还在自言自語。他胳膊上挽了一只籃子，籃里裝滿了面包，黃油，白干和啤酒。

“好哇，到底碰着了个熟人！”他說着伸出手来給貝萊。“我正在找他們啊，一天天，一年年地跑到城里来的那些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們景况好不好。老婆子和我常常談起，要是知道一点随便哪一个的景况，豈不很快活。今兒早晨，她跟我說，要是我趁現在还没有忘記这兒的街路，进城来玩一趟，看看熟人，准是挺有意思。我已經十年沒进城啦。哦，据我剛才看見的來說，老婆子和我都不用抱怨我們老耽在家里不出門。这兒除了路灯以外，也

沒有添出什么新鮮花樣，其實老婆子真不消這樣催逼我來。在這里我見不着一個茅屋頂，城里人真是小氣得很，不讓一個葺屋匠賺麵包呢。不過我還想看看港口才回去。”

“好，那麼我們一路走，”貝萊說。碰到一個同鄉，他心里很高興。貝萊一向把岩石農莊一帶地方認作是兒時的家鄉。他一路和老头兒閑談，一邊指點種種有趣的東西給他看。

“唔，我從前也來過三四回了，”霍爾姆說，“可是總沒有看見輪船。人家告訴過我，這東西有許多古怪事兒；他們說如今我們這兒的莊稼都是用輪船裝到京城里去的。”

“輪船今天恰巧停在這里，”貝萊高興地說。“今晚上它就要開走了。”

霍爾姆老爹的眼睛亮了起來。“那麼今天我看得這個討飯家伙了！在鄉下的時候，我常常在山頭上望見輪船冒出的煙在海上飄過，總叫我有得想的。人家說它是鐵做的，吃的是煤。”他似信不信地望着貝萊。

有兩三百工人在建造的那個廣大的港內碇泊區，老头兒看得大感興趣。貝萊把那個正在像野獸似的做人堆在他身上的最吃重的工作的“大力士”指點給他。

“噢，是他嗎！”霍爾姆喊起來。“我認識他的爸爸。那個家伙專想做不平常的事情，可是他一輩子也沒有做出什麼來。真的，說起你爸爸，他怎樣啦？聽說不怎麼好吧？”

不久以前，貝萊回家去過；家里確是不怎麼好，但是他不願意談到這情況。他光說：“喀爾娜身子不好，她干得太上勁了，閃壞了腰。”

“人家說他們那些活兒可不容易干。他們把自己累得太凶了，”霍爾姆接着說。

貝萊沒回答。這時輪船已經吸引了他們全部注意力，雖然霍爾姆是個多話的人，也竟忘記了搖唇鼓舌。

輪船正要上貨，蒸汽起重機正在兩邊貨艙口忙着，每轉一個方向便尖銳地叫一聲。霍爾姆的兩條腿老站不定，好像踩在針尖兒上；當那起重機向碼頭這邊轉過來，鉄鏈格拉格拉地挂下來的時候，他竟慌得躲到倉庫背後去。貝萊想帶他到船上去玩玩，他連听都不要听。“這船簡直是個壞脾氣的畜生，”他說，“你看，它老是動個不停，還打噴嚏！”

在碼頭上，靠近前艙的地方，亂七八糟地放着一堆窮苦人家的家具。旁邊站着一個人，手里拿着一面桃花心木的鏡子，這是唯一的值錢的東西。他的神色很憂郁。從他擤鼻子的姿勢看來——他不用手指頭而用手背——可知他拿這東西很不習慣。他的眼睛老看着那些寒儉的家具，很焦心地望着每一件破舊器物升起在空中，然後又降落到艙里去。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都坐在碼頭的矮牆上，吃着一只籃子裏的食物。他們大概已經在那兒坐了好幾點鐘。孩子都累得哭了，母親正在撫慰他們，哄他們在石地上睡覺。

“我們快要走了嗎？”孩子們不住的問，帶着抱怨的口氣。

“是啊，船就要開了，可是你們得乖乖的，要不我就不帶你們去了。你們就要到京城里啦，那兒的人都吃白麵包，天天都穿皮靴。皇帝也住在那兒，那邊的鋪子裏什麼東西都有。”她一邊說一邊把自己的肩巾給他們墊在頭下。

霍爾姆對那個男的看了一會兒，忽然喊道：“這是勃拉赫爾特的彼爾·安寇爾的兒子呀！怎麼，你要出門嗎？”

“是呀，我決定走啦，”那人聲音很低沉地說，把手摸了一下臉。

“我以為你境況很好啊！你不是在東區搞了一家旅館嗎？”

“是啊，我是給人家騙去的，現在我弄得兩手空空了。”

“你早該仔細想想的，想想又不花費，不過動動腦筋的事。”

“可是他們給我看的是假賬，賬上說有很多贏余，實在却差得遠。這件事情都是那個船主孟森在背後耍的花樣，還有一個京里來的酒商和他串通，現在他把旅館拿去抵償未了的債務了。”

“可是這些個爺兒們怎麼會找上你的啊？”霍爾姆抓抓頭皮，他完全不了解這件事。

“啊，他們當然是聽見我得到我爸爸一萬克郎遺產。他們為了這筆遺產設下圈套，有一天就派人來跟我接头。一萬克郎只够付清第一期的欠賬，現在他們又把旅館拿回去了。总算他們大發慈悲，讓我把這一堆破爛東西拿走。”他忽然把頭別轉去哭了；于是他妻子馬上就走過來。

霍爾姆拉着貝萊走開了。“走罷，別害他們傷心了，”他輕輕地說；于是他一邊跟貝萊沿着防波堤踱出去，一邊繼續談論這個人的倒霉遭遇。但是貝萊卻不在聽他嘮叨。他看見海上有一條小帆船在航行，他的神情便愈來愈不安靜。

“我相信這是冰島帆船！”他終於說。“所以我得回去了。”

“好，去罷，”霍爾姆說，“多謝你陪我看了不少東西，替我問候問候拉賽和喀爾娜。”

在港口小山上，貝萊碰到了叶貝師傅，再走遠些便是特雷叶，克勞生，勃龍。這條冰島帆船已經累他們等了好幾個月；船快到的消息很快地傳播出去，本城所有的鞋店老板都奔到港口來，爭着想趁跳板還沒有架出來之前，先知道有沒有做到好生意。

“冰島船來啦！”雜貨商人和皮件商人看見鞋店老板急匆匆地跑過，便都這樣叫嚷着。“趕快把發票开好，鞋店老板馬上就有錢了。”

但是大部分的鞋子和靴子還是原船載了回來。船長帶回很壞

的消息，說冰島上再也沒法賣我們的鞋了。這就意味着鞋店老板們整個冬季的工作都損失了。

“這是什麼意思？”叶貝憤怒地問。“你在那邊時間耽得夠長的羅！你有沒有想想別的办法？往年你總能想办法全都賣光的。”

“能想的办法都想過啦，”船主懊喪地回答說。“我交給那邊的商人几大捆，余下的留在船上零賣。我走遍了整個西海岸，可還是賣不出去。”

“好，好，”叶貝說，“難道冰島人就此打赤腳了嗎？”

“那邊開了鞋廠啦，”船長回說。

“鞋廠，鞋廠！”叶貝鄙夷不屑地說，可是也透着點兒不安的情緒。“你要我相信他們能用機器來做鞋嗎？切皮，划樣，釘，縫，上鞋底，這都能讓機器來做嗎？不，沒有的事，這是只有憑着人的聰明，用人的兩只手才做得出來的。鞋子只有人才能做。難道說我這個人能用機器來代替嗎，能用幾個打轉的齒輪來代替嗎！呸！機器是死的，我知道，它不會臨機應變，碰到一雙軟腳趾頭腳，你就該做一雙特別樣式的靴子來配它，或者是，我該在鞋底上這麼割一刀，樣子就好看了，或者有時候你得當心點兒，要不就割壞了鞋面！”

“那邊真有了做鞋子的機器，而且鞋的價錢比你們便宜，”船長冷冷地說。

“我倒要看看呢！你能拿一雙不用人手做的靴子給我看看嗎？”叶貝輕蔑地大笑着說。“不，這邊准有點花巧，我的天！有人在跟我們搗鬼呢！”船長听了很不愉快，只管自己走開了。

叶貝還在肯定地說這里头准有些古怪——機器可以做鞋的這個說法已經够吓唬他的了。他想想去，老是想着這件事。

“只怕他們連人都快要用機器來造了！”他憤怒地嚷起來。

“不会，”面包师姚尔根說：“这个，我相信，还是用老方法的！”

一天，船長闖进作坊来，扔了一双鞋在窗檻上，馬上就走了。这双鞋是一条剛进港来的船上的一个舵手从英国买来的。少师傅看看这双鞋，又拿在手里翻来复去的看了一阵子。于是他叫叶貝来看。这双鞋是全部对針縫的。一双男鞋，可是全部对針縫的！况且，鞋底上还打着鞋厂的商标。

叶貝嘴里虽然說这双鞋不值两个先令，但是他無法否認这是用机器做成的。

“这样，我們就是多余的家伙了，”他声音顫抖地說。他以前所有的一切自尊自大好像都崩潰在他面前了。“要是他們能在机器上造这一种鞋，他們也准能造別种的。从此手艺給判了死刑，我們总有一天全都沒有飯吃！哦，謝謝上帝，幸而我活不了几年啦。”这是叶貝生平第一次承認他的生命也总得交还给上帝。

从此以后，每次走进作坊里来，他总要嘖咕着这樁事情。他总站在那兒，把那双該死的鞋拿在手里翻弄着，接着批評了它一陣。“今年冬天我們得多下些苦工，”他最后說。

“爸爸，你忘了嗎，我們这一行从此就完啦，”少师傅疲乏地說。

于是老头兒一声不响地晃了出去。可是过不了一会兒，他又进来，把那双鞋摸摸弄弄，想發現它們有什么缺点。他的思想老是在这件新东西上轉，这几天他再也不自吹自贊他的手艺工夫了。要是少师傅来請他帮助做一些困难的活兒，他总是拒絕。他不想再將他往年的巧手艺跟青年人爭胜，只是支吾其辞地走了开去。“我們一向看得很重的那些事情，現在成个什么啦？”他問。“既从机器做不出一双杰作，也做不出得獎牌的活兒，那么真正的好貨打哪兒来？”

少师傅看得沒有这么远，他所想的主要是目前急需的錢。“見

鬼的，貝萊，我們怎么还得了这許多債呀，貝萊？”他老是担心地問。現在小倪喀思得另外去想辦法，他們沒法兒再留一个职工了。因此小倪喀思便决計先結婚，然后在本島的北区自己去开一家鞋店。浸礼教区的一个鞋匠新近故世，要是他加入这个教会，就能得到許多主顧；所以他現在已經在参加他們的祈禱会了。“可是要好好地干！”叶貝說，“要不就完啦！”

这件事情是給他們全体的一个大打击。克劳生的鋪子倒閉了，他只好到新建的港口去找工作。勃龙管自己溜走了，撇下了他的老婆和孩子，她只好回乡下靠自己的父母过活。叶貝鋪子里的情况本来早已在坏下去，加上这一回的倒霉，形势就越發明显了。可是少师傅还偏偏不承認这是到了末路。“我的健康馬上就会好过来，”他說，“你們瞧我的罢，我会把鋪子搞好来的！”可是他現在更是經常躺在床上，气候每一轉变，他都受到影响。作坊里一切事情，全要貝萊去照顧。

“你跑去借一点来！”师傅要用到什么材料，便吩咐貝萊去借。要是貝萊空手回来，人家不肯借，师傅便睜大了驚訝的眼睛，对貝萊瞪着。“这些吝啬鬼！”他嚷道，“那么我們只好把鞋掌用釘子釘上了。”

“女式的漆皮鞋可不能这样做啊！”貝萊断然地說。

“不要紧，鞋底上擦些黑蜡就看不出来了。”

但是当那些黑蜡給走得褪色以后，龙特小姐和別的一些主顧便怒气冲冲地找上門来。她們穿不惯这种釘鞋掌的鞋子。“真对不起，这是一个誤会！”少师傅滿头淌着汗珠，連連地打招呼，賠小心。有时他干脆躲起来，交給貝萊去对付。事情了結以后，他便伸手扶住擱架，累得連連喘气，“能給我找点兒酒来嗎，貝萊？”他輕輕地說。

一天，貝萊鼓起勇气来跟他說，喝这許多酒对身体决沒有好处。因为少师傅現在愈喝愈多了。

“好处？”少师傅說，“唔，我的天，当然沒有好处！可是那些畜生需要啊！开头的时候，我一口酒也咽不下去，尤其是啤酒；現在倒也慣了。我要是不喂喂这些畜生，它們馬上就会冲上来把我吃掉。”

“那么，这些酒是不是它們喝了去？”

“我想准是！你爰給它們多少它們就喝多少。要不你看見过我喝醉嗎？我不会醉的，因为酒都給这些結核虫喝了去。这酒对它們就是毒藥。如果有一天我能喝醉，我就得感謝上帝，因为那时候这些畜生准已死光，酒就又能醉倒我了。于是留下的問題就只有戒酒，不戒的話，就会搞昏了头腦！”

自从职工走后，作坊里的伙食比以前更坏了。老板沒有錢在春天里买一口猪，他們吃剩下来的泔脚沒处消，只好自己吃掉。少师傅安德萊从来不跟他們一桌吃，近来他簡直不吃什么东西，有时吃一片黄油面包，就算一頓。七点半的一頓早飯，光是学徒們自己吃。吃的是咸鯊魚，面包塗猪油，和湯。这湯是面包和豆粥的各种碎屑殘余，加上一点稀啤酒煮成的，發过酵，味道很难吃。早飯吃剩下来的东西，都放在厨房牆角边地板上的一个罐子里，到明天早上再热一热，加上一点啤酒，又拿出来給大家吃，整年都是这样。只有在罐子偶然給人家踢翻打破之后，第二天早上才能喝到新鮮的湯。学徒們只吃咸鯊魚和猪油，这个湯誰也不去碰它，除非有时用来做做釣魚游戏。他們把各色各样的东西都丢进去，过了半年又釣到了。

叶貝还睡熟在房里，睡帽歪斜地盖住一只眼。即使在睡覺的时候，他的神情仍然显着他的尊严，不过有点滑稽。房間里充滿了

蒸汽；老头兒有他特別的呼吸方式，他慢慢地長長地吸進一口氣，滾雷似的一路响着進去。鼾聲鬧得太驚人的時候，孩子們便鬨笑起來，吵醒了他，他便把他們大罵一頓。

到午飯的時候，孩子們不耐煩地等着吃；一聽見叶貝開了廚房門照例叫一聲“開飯了！”他們便扔下手里的東西，順着年齡大小排着隊碰碰撞撞地跟着叶貝進去。他們彼此緊抓着外衣邊緣，扮着鬼臉。叶貝堂而皇之地坐在餐桌的一端，頭上戴了一頂小便帽，還想維持一點餐桌上的禮儀。他沒有開始，誰也不能開始，他吃完之後，誰也不能再吃下去。孩子們抓起湯匙，對老头兒驚慌地看了一眼，又放下了，可是差不多要爆發出一陣忍不住的大笑。“是啊，我今天也很餓，可是用不到你們來催！”每逢孩子們這樣放肆的時候，他便警誡似地說。貝萊對大家使了個眼色，於是大家便管自己繼續進餐，一盆一盆的都吃個精光。“如今全不講禮節了！”叶貝拍着桌子罵着。可是他拍過桌子，孩子們忽然意識到應該學習師傅的榜樣，便也一個一個地接着拍桌子。有時鬧得太凶了，少師傅安德萊便不得不找個理由進來看看。

悠長的工作時間，惡劣的伙食，作坊里穢濁的空氣，都在貝萊身上留下了印記。他對少師傅安德萊的好感是無窮無盡的，如果他答應過幫助少師傅做一件特別的工作，他會坐在那兒做到半夜，不要一個錢。但是，除此以外，他的工作態度總是拖拖拉拉地不上勁，他對於工作日的觀感也跟大家一樣，以為這是最可厭的時候，總得千方百計挨過才痛快。他現在需要節省體力，因而對工作越發懶惰，平時總是少動手，多呆想。在這不見陽光的幽暗的作坊里，他變得面色蒼白，腦子里盡是些不健康的幻想。

他現在也很少為自己去找外活做，不過他倒學會了省吃儉用。如果他手裡有一個十歐勒的錢幣，他便去買一張儲蓄券，這樣慢慢

地积少成多，攢下了一小笔錢。拉賽有时也資助他一点兒，虽然拉賽自己却愈来愈感困难。而且貝萊自己也已經学会了乐天安命，对他的貧穷尽能处之泰然。

第十九章

瘋子安克尔敲着作坊的門。“卞列格拉夫死了！”他严肃地說。“現在只剩一个人为穷人哭泣了！”于是他走开去把这消息通知面包师姚尔根。人們听见他一家一家的通报过去，一直到街尾。

卞列格拉夫死了！昨天晚上他还坐在窗檻旁边的椅子上，他的拐棒靠着門旁的牆角；他还像平时一样直率地給每人握手——他那只松軟的手，人們碰着了都有点憎厭，它暖得几乎像是沒有皮的，使人觉得仿佛碰着了一个人的裸体部分。貝萊常常因而想起爸爸拉賽，他也从来不知道披上甲冑，永远是一个天真誠实的人，絕不被他的艰苦生活所影响。

胖子面包师还照常攻击他，只要一碰到这个皮膚細嫩得像小孩子，握一次手便会和人家推心置腹的人，他便要口出惡言。“喂，卞列格拉夫，自从我們上回見面之后，你試过沒有，唔？”他抛着眼色問。

卞列格拉夫滿臉通紅。“对于上帝給我挑选的生活經驗，我是心滿意足的，”他眯着眼皮回答。

“你們大家信不信，他年紀过了七十，还不懂得女人是怎么做的！”

“因为我想来想去，单身对我最合适了，况且我又生着一条弯腿。”

“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要問，每一个孩子都懂得的事，他却不懂，”叶貝傲慢地說。“卞列格拉夫到現在还是黄毛未褪呢。”

但是在他回去的路上，当貝萊扶他跨过溝渠的时候，他还是像平常那样提出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这是个什么星呀？”他說。“这光跟别的星不一样。紅得古怪，可千万不要来一个很冷的冬天，兜底冻，柴火貴得叫穷人活不下去啊。”他嘆着气。

“你再也不要老对月亮看。船主安徒生就是因为睡在甲板上，給月光照着臉，就此發了瘋！”

昨天晚上他还是一切跟平常一样——可是現在他已經死了！誰也沒有早先知道或是料到，不然他們就会在那最后的一次会面待他客气些。他死在床上，心里記滿了他們侮辱他的話，他們現在再也沒有办法可以走过去对他道个歉，說一声：“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卞列格拉夫，我們对你并没有惡意。”也許他們的行动曾使他最后的生命感到过非常苦痛。無論如何，叶貝和他的兄弟姚尔根現在竟不敢彼此看一眼，各人身上都担負着沉重的歉疚。

这件事情意味着一种空缺，正如屋子里一架鐘停止了摆錘声一样。他那拐棒的声音不再在六点钟光景响着过来了。每到这个时候，少师傅总有点心緒不宁；卞列格拉夫已經故世，他似乎还没有习惯于这个观念。

“死是一件可恨的事情，”他一想起实在情况，便說：“真叫人憎厭得很。为什么一个人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一点兒都不留下呢？現在我等着听卞列格拉夫的拐棒声音，可是我听到的只是一片寂靜。再过几时，恐怕我連等也不会等了。于是他便会被人們忘掉，甚至这些忘掉他的人，馬上就跟着他进了墳墓，也被人家忘掉了。你說这是什么道理，貝萊？人家喜欢講到天国，可是我覺得

坐在一朵潮湿的云上唱‘荣光归上帝’有什么味道呀？我宁可活在这个世界上喝喝酒，尤其是如果我的腿不坏的话。”

学徒们都去给卜列格拉夫送殓，这是叶贝要他们去的，作为一种贖疚的表示。叶贝和姚尔根都戴了高礼帽，紧跟在棺材后面走，要不然就只有几个完全出于好奇心而跟着看的穷苦女人和孩子了。赶柩车的是御夫杜爱，他现在已买了两匹马，这是他第一个排场生意。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他们的生活还是照样单调乏味。转眼又到了营业清淡的冬季，冰岛生意完全垮了。鞋匠作坊里都不再做夜工，因为做出来的那么一些活儿连付煤油钱都不够。他们把挂灯收起，又把从前用过的那盏白锡灯拿出来用，反正为了大家围坐聊天，这也够亮的了。邻居们还是天天晚上踱到这黑沉沉的作坊里来；如果安德莱躺在床上，他们便打个转又溜了出去，或者就在那儿闲坐到叶贝开口宣布睡觉的时候。贝莱又重新玩雕刻作为消遣；他尽量靠近桌子坐，一边听人家谈话，一边在把一颗钮扣雕刻成一个值二十五欧勒的铜币花样。这是给莫尔顿作领带上的别针用的。

谈话转到气候方面，大家都以为今年很幸运，冰冻还没有阻碍建港工程。于是就谈到“大力士”，从他身上又扯到疯子安克尔，又扯到贫穷，继而又扯到各人所不满意的事情。京城里的社会民主党早已在群众心里有了印象，整个夏季都有种种谣言传过来；很显明地反映出他们的势力和人数都在大大地增加，但是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谁也弄不清楚。无论如何，大家以为这决不是好事。“他们准是些最穷的有反心的家伙，”木脚拉尔生说。“所以他们的人数一定很多！”这种情形正如大家听见远远响起一片叫嚣，或是诸如此类的声音，可是不知道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关于最下层的阶级暴动的消息，传到岛上来都给歪曲了。他们只晓得京城里的

工人階級要打倒上帝制定的社會秩序，而自己爬到頂上去；他們的眼光便不期而然地偷偷地落到本城的那些窮人身上。但是他們還沒有脫離平常那種麻痺觀念，只要有一天工作做，他們就做一天工作，這樣就心滿意足了。“這一下恐怕要闖禍了，”叶貝說，“我們這兒可不要緊，這裏的貧民救濟會搞得很好！”

姚爾根最為起勁，他每天都帶些新聞來談談。一會兒說他們要謀殺國王了！一會兒說軍隊已經出動了。

“哼！軍隊！”少師傅做了個鄙夷不屑的手勢說。“那有什麼用！只要他們在軍隊中間扔一把炸藥，就連一個完整的褲子鈕扣都不剩！不，說不定他們就要打下京城了！”他臉上紅紅地仿佛已經看見了這件大事。“唔，以後嗎？以後他們就搶皇家的金庫！”

“是的，不過……不。以後他們就到這兒來，一起都來！”

“到這兒來？不，不可能！我們會召集所有的民團把他們打下海去。我早已準備好我的槍了！”

一天，馬克爾跑進來。“糕餅師雇了一個京城里來的職工，他是個社會民主黨！”他氣急呼呼地嚷着。“他是昨天晚上趁輪船來的。”麵包師姚爾根說他也聽到了這個消息。

“好，到你們家里來了！”叶貝好像預告災難似地說。“你們都喜欢閑扯這些個新鮮事兒。要是能讓卞列格拉夫看看倒很好，這个体恤窮人的人！”

“讓這裁縫安安靜靜地睡在墳里罷，”木腳拉爾生調解似地說。“你可不該為了今天這些窮人的憤怒，就怪在他身上。他不過是為了要老百姓過得好——也許這些人也是為了要過得好！”

“過得好！”叶貝还是一味地瞧不起。“他們要打倒法律和秩序，把祖國出賣給德國人！人家說價錢都講定了，一切都接洽好了！”

“据说他们要在夜里，趁我们睡熟的时候，把德国人放进京城里来，”马克尔说。

“是的，”少师傅安德莱正经地说。“这些家伙，他们会泄漏一切秘密的！”面包师姚尔根听了放声大笑；他每回这样大笑，都会震动整个作坊。

谁都还没有看见过那个新来的职工，所以大家都猜测着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准是红头发红鬍子的，”姚尔根说。“凡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的家伙，上帝都给他们造成这样一副相貌。”

“天知道那糕饼师要这么个家伙来干什么，”叶贝说。“这等人什么都不懂——光会问长问短。我听说他们全是自由思想者。”

“哼，瞧罢！”少师傅满有信心地说。“他在这里耽不长久的！”

“长久？”面包师挺起了他那沉重的身子说。“明天我就去找糕饼师，叫他把这个家伙轰走。我是民团主任，我知道城里人的想法都跟我一样。”

特雷叶主张做祈祷，就像全城传染鼠疫的那一年一样。

次日早晨，姚尔根·科福特在到糕饼师那兒去的时候，顺路走进作坊里来。他穿上旧的民团制服，腰带上还挂着那个许多年前使用燧石枪的时代装燧石用的皮袋。他精神饱满地使他的制服显得很威武；可是竟失败了回来。糕饼师把他的新职工夸奖得直到天上，不肯打发他走。简直是给迷上了。“我们从此不准去买他的东西，大家都得团结在一起，凡是好人都不许和这个祖国的叛徒打交道！”他说。

“你到底看见了那个职工没有，姚尔根叔叔？”安德莱急切地问。

“看见了，唔，远远地看了一眼！他那双眼睛尖利得怕人，可是这种毒蛇的眼光绝对迷不了我！”

晚上，貝萊他們都到市場上去閒逛，想找机会看一看那个职工。街上人很多，都是为了同样目的在那兒逛来逛去。但是那职工竟沒有出来。

一天，快到黄昏的时候，少师傅蹣跚拐拐地走进作坊里。“喂，赶快来看看！”他急急地喊着大家。“他走过来了！”于是大家都扔下手里的工作，打过道里挤进平时不准他們进去的那間厅堂。那职工是个高大壯健的人，胖胖的臉上留着一片又濃又神气的鬍鬚，就跟师傅的鬍鬚一样。他的鼻子很寬，胸脯挺得很高。外衣和背心都敞着，仿佛他需要更多的空气。

他背后跟着一群頑童，想等着看熱鬧。他們完全失去了平常那种蛮橫不遜的态度，全都靜靜地跟着走。

“看他那个走路的样子，倒像全城都已經是他的了！”叶貝輕蔑地說。“哼，我們不会讓他在這里耽下去的！”

第二十章

門外街上有一個人跑过，接着又是一個，随后又是一個，一陣連續不断的脚步声。少师傅敲着板壁。“外边什么事，貝萊？”他这天本来不打算起来。

貝萊便奔出去打听。“揚斯的爸爸又發瘋了，他把整个海港里的人都赶光，說是要杀尽他們！”

少师傅稍稍抬起了头。“噢！这样嗎？我起来啦！”他眼睛里發着光采，馬上穿起衣服，蹣跚拐拐地走出大門；大家都听到他在冷風里咳嗆得很厉害。

叶貝老爹把他的陪審員法冠塞在口袋里才跑出去，因为恐怕

随时会需要法官。学徒們坐在屋里像呆鳥似地对着大門瞪了一会兒，然后也一窩蜂跑了出去。

街上秩序乱極了。关于石工叶尔肯森的行动，傳出种种很荒唐的謠言。如果有一队敌人的兵艦开过来要炮轟全城，那时城里的慌亂恐怕也不过如此。人人都丢掉手里的工作奔到港口去。狭窄的巷子里塞滿了一大群連續不断的孩子、妇人和圍着作裙的小伙計。患痛風病的老海員也从打盹中給吵醒了，蹣跚地走出来，兩手托着腰，痛得歪扭着臉。

“呵呵呵！哈哈！

齜青鼻子齐来啦！”

貝菜和别的学徒跑过的时候，街上有几个頑童唱着嘲弄他們；除此以外，人人注意的都就是这件事情：“大力士”的脾气又發作了！在这些急急忙忙奔走的群众臉上，可以看得出一股高兴，一种緊張的期望。这个石工已經安靜了好久；他像一只巨大的牲畜似地工作着，表面上似乎已經烟消火灭，只是像一只巨象那样埋头工作，每天晚上不則一声的拿兩克郎工資回家。看了他簡直有点可憐，一种失望似的沉默凝合在他四周。現在，一陣突然的爆發終於来了，使人人都震惊失措。

大家奔向港口去的时候，都在談論着“大力士”。人人都說早已料到有这么回事，因为好久以来他的神气已經很古怪，可是竟一向沒有鬧出事来，要是他的憤怒和火气再不爆發的話，那才怪呢！像这样的人真不應該放他們自由，早該判他們个終生監禁才好！于是大家又紛紛談論起“大力士”生平的一切故事，从他当年衣衫襤褸，而年輕胆大地闖进城来为他的气力找主顧的时候起，一直談到他逼得女兒跳海自杀，自己变成瘋子的时候为止。这些故事，他們怕已經談了百十来遍了吧！

海港里人很多，凡是能攀能爬的人都集中在这兒了。尽管天气严寒，生活艰难，这些人兴致却很高；大家頓着脚，鬧嚷嚷地有說有笑。全城好像一下子摆脱了冬眠状态；有些人爬在石堆上，有些人拥挤地攀在那些为了建造防波堤而預备沉到水底去的大木架子上。他們都伸長了头頸，緊張地警备着，仿佛有人会忽然冲上来砍他們的头似的。揚斯和莫尔頓也在那兒；他們远远地站在一边，低着头談話。他們那副又羞愧又着急的神气，叫人看了怪难受的。在那一直伸到碇泊区底里的大斜岸上，站着一堆堆工人；他們好像要干什么似地卷起了褲脚，厭煩地交換着眼色，嘴里不时地咒罵着。

但是，那么一个广大的碇泊区的工地上，却被“大力士”一人独占着。他在那兒走来走去，像一个專心玩耍的孩子，完全不关心周圍的一切。但是他到底在想玩些什么，这却不容易說了。他一只手里拿着一把炸藥筒，另外一只手靠在一根粗大的鉄棍上。他的动作迟慢而有秩序，很像一只粗野的熊的行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同伴們便对他叫罵泄憤。如果他不立刻放下武器讓他們回去工作，他們就要把他扯得四分五裂；他們要戳破他的肚子，讓他自己看看五臟六腑；他們要用乱刀砍他，再用硯擦他的伤口。

可是“大力士”睬也不睬他們，也許他压根兒沒有听见。每回抬起头来，他那非常悲哀的眼光总是看着很远的地方。他那可怕的脸，显出死人一般的厭倦于生活的神气，好像也对着沒有人能理解的远方。“他瘋了！”人們悄悄地说。“上帝收回了他的理性！”于是只見他又弯下身去做他的事；好像在把炸藥筒埋到他自己設計的大防波堤底下去。他正在把炸藥筒一个一个地从他口袋里掏出来，原来就是这些东西使他身上东一塊西一塊地鼓起着。

“他要干什么呀，我的天？要炸坏防波堤嗎？”工人們問。有人

企圖沿着堤道后面爬下去，閃到他背后去襲取他。但是他的眼睛在四面留神，人家稍稍有一点兒行动，他立刻就举起了鉄棍。

全部工作都停頓了！二百工人閑站在那兒，一点鐘又一点鐘地过去，工人們用各式各样的話咒罵和恫吓他，可是誰也不敢走上前。工头毫無办法地跑来跑去，連那工程师也束手無策；整个工地上一切都形成瓦解状态。法官也在那兒来回踱步，穿着制服，臉色很庄严的。只要他在場，就可以發生一点鎮靜作用，可是他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动。

大家都在想办法，可是提出来的办法越来越荒唐。有人主張做一道巨大的屏風，大家推到“大力士”身边去；还有人提議用很長的木头做一把大鉗子，远远地把他鉗住；可是誰也不想当真实行这种計劃。其实他們心里还是觉得幸运，因为他还允許他們站在那里，不把他們赶开。“大力士”尽可以把一个炸藥筒用力扔过来，就会把那地方周圍的一切全都炸光。

“用傾卸車！”有人提議。对呀，这倒是一个办法！于是傾卸車上立刻就裝滿了帶家伙的工人。有人扳动鈎杆，可是車子动也不动。原来“大力士”的鬼聰明早已赶在他們前头，那些很長的鉄鏈早已被他釘住了。現在他又敲断了建筑架底下的几根支柱，使傾卸車要开也开不到他身边。

这就不是瘋狂了，誰也沒有看見过瘋狂的人会想这样的办法。况且，自从人家把他女兒的尸首抬回去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沒有碰过一滴酒。不，这分明是他仔細考虑过的。当工人們吃过早飯，走下斜岸，正待上工的时候，他已經拿着那根鉄棍站着，靜靜地叫大家走开——这个海港是他的！大家起先以为他是开玩笑，等到挨了他狠狠的几棍，才明白他的話是当真的呢。可是他显然並沒有惡意，大家看得清他虽然挨了他們，自己也怪难受的。这准是魔鬼

附上了他，不是他的本心。

但是这情况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大家都觉得够受的了！现在，港口的大钟已经在报着正午，钟声有点儿嘲弄的意味，好像在讪笑这些只想恢复工作的安分工人。他们不愿意浪费掉一整天；也不愿意冒着生命或残废的危险去对付一个疯子的傻把戏。甚至连那勇武的斐根达今天也忘了他平常那种不怕死的豪气，跟别人一样的骂骂就算了。

“我们在堤坝上凿一个口，”他说，“让这个畜生淹死了罢！”

大家立刻拿起家伙，准备凿坝。工程师唬住了他们，说这是违法的，干不得！要花好几千克郎才能再把港里的水屏空呢。可是工人不听他的话，如果他不能设法用和平手段使他们复工，那要他来干什么的！

他们拿了尖锄和铁棒，纷纷走向堤坝去，想打开缺口；工程师和警察都被推在一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工作的问题；这是表示二百工人不愿意被一个疯汉再愚弄下去了。就是魔王巴力西卜^①也得用烟去熏出来。目前“大力士”只有两条路：要不是赶快从淀泊区工地里走出来，就是给海水淹死。

“我给你们一天的工钱吧！”工程师喊着阻止他们。他们都不理睬；但是当他们走到打算开缺口的地方，“大力士”已经站在坝脚下，挥动他的尖锄，使砌好的圉堤都震响了。每一锄打下去，他都显得非常得意。他守在海水灌进来的地方，大家看着他每一锄头打下去的效果，都很惊惶。他在那儿干的事，简直是发疯的行为！

“他想让港里灌满水了，这魔鬼！”他们呼噪着，还将石块对他脑袋上扔过去。“我们费了多少工夫才把水屏空啊！”

^① 见“旧约”“列王纪下”第一章。

“大力士”躲避到一个支柱背后，仍然繼續挖掘堤壩。

現在沒有別的办法了，只有趁他還沒有干成功以前開槍打他。至少在他腿上打一槍，對他也沒有多大傷害。法官還在躊躇不決，可是木腳拉爾生已經回家去，隨即就拐也拐地取了槍來，他身邊圍了一大堆孩子。

“我裝了些粗鹽！”他大聲地說，為了讓法官听得見。

“喂，現在要開槍打你了！”大家向“大力士”嚷。可是他的回答是一鋤頭鋤在壩腳上，於是爛泥里滲出水來，濕透了他的腳。一陣格拉拉的响声告訴他們第一塊夾板已經斷了。

最後的決定便自然而然地一致通過；人人都要求開槍打他，彷彿這個人早已判決，現在大家都等着看執行了。他們都对底下這個傢伙懷着一種不必解釋的仇恨；他的瞧不起人和倔強不馴的態度，使他們好像挨了一記耳光；他們都很高興把他踩在腳底下，只要有機會。

他們狗血噴頭地辱罵他，說他的放肆傲慢害了一家，還逼得女兒自殺；他們還為了他毆辱本城的大善士，那個有錢的船主孟森，而罵了他一陣。他們居然也有一會兒放棄了袖手旁觀的態度，激動得願意幫一手去打倒他。現在應該是算總賬的時候了，他們必須一勞永逸地解決掉這個傢伙——他不肯靜靜地戴着他的鎖鏈，偏要它們響出些好像從貧困和壓迫中發出來的仇恨的聲音來。

法官靠在碼頭上，探出身子，宣讀他對“大力士”的判決。這判決必須連續宣讀三遍，讓他還有悔改的時間。法官的臉色白得像個死人，在宣讀第二遍的時候，他吓得縮了一縮身子，可是“大力士”並沒有把炸藥筒望他扔過來，只是把手伸到頭上，好像敬禮似的，然後又豎起兩個手指頭，向空中做了几次揮逐的手勢，這兩個手指頭突出在他額上，很像兩隻角。在一群漂亮的夫人們中間，靠近那

藥劑師站立的地方，發出了一個硬忍住的聲音。大家都回過頭去看，原來是縣長太太又高又穩地站在一塊大石頭上。她泰然無畏地看着下邊的“大力士”，好像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

這種姿態在縣長身上發生的影響就等於發了一陣雌威。“開槍打他！”縣長呼喝着，臉色紅得像豬肝，東歪西倒地沿着防波堤走着。“開槍打他，拉爾生！”

可是沒有人理睬他的命令。這時大家都在向材料場走過去，因為那邊有一個干癟的小老太婆正在摸摸索索地從斜坡上走下港口來。“這是‘大力士’的媽媽！”大家都互相說。“恐怕不是！你看她多麼矮小，多麼老！我不信她生得出這麼一個高大的兒子來！”

港底工程是用炸下來的石塊鋪成基地，很像壓平了的浮冰。大家興奮地看她走在這些亂石塊上。她搖搖晃晃地走得很慢，大家都為她擔心，以為她准會跌斷了腿。但是這老婦人，儘管老邁龍鍾，倒還能把她那雙近視眼仔細看准了石頭才踏上去。

她看見了手里拿着鐵棍的她的兒子。

“把棍子丟下，彼得！”她聲音很尖的喊。

於是他機械地讓手里的鐵棍落在地上。他慢慢地一路讓開她，直到後來她把他逼到一個角上，伸出手來想拉住他；他才很小心地把她推在一邊，好像人們撥掉一個礙手的東西。

群眾中發出一陣嘆息，這嘆息彷彿繞着港口，使港口震顫了一下。“他打自己的媽媽，准是瘋了！”人們戰栗着說。

但是老婦人馬上又站穩了。“你要打自己的媽媽，彼得？”她詫異似地說，伸手去拉他的耳朵；她的手伸不到那麼遠，可是“大力士”像有什麼東西壓在背上似的彎下身來，讓她拉着他的耳朵。於是她就这样地拉着他，經過木材和石塊，向群眾站滿得像牆壁似的斜坡上走來。“大力士”俯首帖耳地在海港基地上走，很像一只野

兽馴服地給牽在一个小妇人手里。

碼頭上的警察正要过来用繩子捆綁“大力士”，老妇人看見了，立刻便气得滿臉通紅。“走开，不然我就放他打你了！”她罵着。“你沒看見他失掉神智了嗎？受上帝懲罰的人，你還想打他嗎？”

“对啊！他瘋了！”人們調解似的說。“讓他媽媽去教訓他罢，她是他最亲的人！”

第二十一章

現在鋪子里一切事務都得貝萊和新来的学徒照顧了，因为揚斯已經在十一月里滿師，当时便离开了。他沒有勇气到京城里去找事，就本城貧民区里租了一間房子，和他的姑娘搬进去同居。他們还不能結婚，因为他沒有到十九岁。貝萊有事情到城北去的时候，总順便去看看他們。作台放在床和窗子之間，揚斯坐在那兒干他的活，都是給鄰舍貧民修理旧鞋。他接到了一笔生意，那姑娘便挨着他身边站着，一心一意地等他做好，才能去买些吃的。她买了东西回来，立刻在爐灶上煮起来，揚斯便坐在那兒热爱地看着她，一直要看到第二笔生意到来。他瘦了，又稀稀疏疏地長出了一些鬍鬚，他倆的臉上都看得出营养不足的現象。可是他們彼此都很恩爱，一切事情都互相帮助，笨手笨脚地有些像兩個孩子在做“小爷娘”的游戏。他們选的住处是最穷最苦的区域；这是一条陡峻地通到海边去的小巷子，滿地都是垃圾，癩皮的猫狗到处乱跑，把腥臭的爛魚拖来丢在人家阶沿上。每家門口都有骯髒的孩子在爛泥里打滾。

一个礼拜日早晨，貝萊跑到那兒去看他們，听見一家屋子里有

人在叫喊，接着便听见椅子翻倒的声音。他吃惊得站住了。“这是独眼约翰在打他的老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说。“他差不多每天都这样的。”

门口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头儿，一动不动地看着一个正在他四周绕着圈儿走的小孩。孩子忽然站住了，把手搁在老头的膝盖上，挺高兴地说：“爸爸绕着桌子跑——妈妈绕着桌子跑——爸爸打妈妈——妈妈绕着桌子跑——还哭。”于是他摹仿着哭泣，整个小傻瓜脸上都堆满了笑，嘴上挂着涎水。老头听了，只是说“是的，是的。”这孩子没有眼睫毛，额角是凹进去的。他很快乐地一圈一圈地绕着跑，跳跳蹦蹦地摹仿着屋子里的吵闹。“是的，是的，”老头若无其事地说，“是的，是的！”

一间破旧屋子的窗口坐着一个妇人，沉思地对外面看着，她的额角靠在窗子格条上。贝莱一看是认识的，就高高兴兴地招呼她。她示意叫他走到门口。她的胸膛还在耸动，脸上显然可见刚才哭过的痕迹。“汉斯！”她躊躇了一下才喊，“贝莱来啦，是他帮我们搞在一起，这就是他做错的事。”

那青年工人在屋子里回答：“那么叫他走罢，越快越好！”他恐吓地说。

虽然这个冬季很暖和，少师傅安德莱还差不多天天在床上。一切事情都要贝莱做，他得努力代替他师傅。现在已没有做新鞋的生意，只有修理旧鞋。少师傅还随时要敲敲板壁，跟他聊几天。

“明天我要起来了，”他眼睛亮光光地说。“一定的，贝莱！叫明天出太阳，你这个小鬼！我觉得大有转机了，身子在好起来啦。过了这个冬天，我就会复原了！我觉得血在沸滚，这是一场无情的战争，不过到底是好的血气打了胜仗。以后，等生意好转之后，你瞧

我的罢；现在生意清，算不了什么！你可别忘了去借一张中彩对号单来啊？”

他自己虽然不承认，可是事实上他的健康一天坏似一天。现在不听见他咒骂牧师了，有一天，他还悄悄地要叶贝去把牧师请来。牧师走了以后，他又敲响板壁。

“真是古怪得很，”他说，“这里头竟有个什么东西在吗？牧师年纪这么大，他也该给自己想想了。”他沉思似地瞅着天花板，整天这样地躺在那儿，连书也不想看了。“扬斯的确是个好孩子，”他会忽然说那么一句。“他叫我永远受不了，不过我相信他心地是好的……你相信我会好起来吗？”

“会，天暖了，你就会好的，”贝莱说。

疯子安克尔时常来探望安德莱。少师傅听见他的声音便敲敲板壁。“请他进来看我，”他对贝莱说。“我正觉得怪烦闷的。”安克尔早已放弃了向国王女儿求婚的念头，一心干他的正经事了。近来他正在做一架钟；这钟本身就是一个“新时代”，它会配合人民幸福的节奏而走动。他把齿轮，发条和一切机件都随身带着，一边讲解它们的作用，一边却把一双灰色眼睛东张张西望望，就是从来不看在他拿出来的那些东西上。他也像所有的人一样，对少师傅有着一种盲目的信任；他详细地讲解他的发明品。这架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要等到人人都取得了所需要的东西，才会报时。“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是不是还有人在挨饿——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时间静静地过去，他们始终没有吃的；有一天他们的时辰到了，他们只有饿着肚子到坟墓里去”。他的太阳穴老是在跳动，贝莱以为这是一个被囚禁在里头的不安定的灵魂在挣扎；他的眼光又老是东张西望，显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空虚的表情。他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少师傅听得津津有味，但是等到他一脚跨出门外，安德莱就

連自己也有些吃驚地說道：“簡直是個瘋子在胡說八道！”

過一會安克爾又來了，他說還有些東西要給他們看。這是一隻布谷鳥，每一萬年它就會從鐘肚里鑽出來叫一聲“谷谷！”這架鐘上不記時刻，它走的是一段長得沒有終盡的時間——那就是永恒！少師傅听得莫名其妙，呆看着安克爾。“送他走吧，貝萊！”他輕輕地說，擦着額上的汗。“他講得我昏頭昏腦的；這種胡說八道把我也要搞瘋了！”

貝萊本該回家去過聖誕節，可是少師傅不放他走。“你走了之後，誰跟我聊天，誰來做這許多事情呢？”他說。再說貝萊自己，也並不一定要回去；回到家里也沒有什麼特別快活。喀爾娜在害病，爸爸拉賽忙着侍候她。他自己雖然還盡有勇氣，可是事實逃不過貝萊的眼睛，拉賽的情況顯然越過越困難了。他還沒有付清最後一筆分期攤付金；每年冬天，他靠着敲石子來渡過困難，如今這也對他沒有多大幫助。他也沒有力量擔當得起這許多壓在他肩頭的重荷。可是他還勇氣十足。“等我掙到幾千克郎的家私，拖欠這麼幾百克郎算得了什麼？”他說。

貝萊不得不承認他的話。“那麼，去借一筆錢罷，”他建議。

拉賽也去試過。每回進城的時候，他總去找律師和儲蓄銀行。但是他不能把那塊地做抵押品，因為契上寫明白：在約定年限內，當拉賽還沒有付清他自己保證的全部款項以前，這塊地還是公家所有。在懺悔節那一天，他又進城來，這回他的情緒很壞。“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最好還是馬上放棄這塊地，”他喪氣地說，“因為奧萊·揚森的鬼在那裡作祟，你知道嗎，這個農莊在我以前原是他的，他因為不能履行合同，就吊死在那兒。昨天晚上喀爾娜看見他了。”

“荒唐！”貝萊說。“別信這些事！”但是他自己却禁不住有些相

信。

“你說是荒唐嗎？可是你也看得出来，我們的情況愈來愈困難了。現在我們已經把整塊地開得這樣好，應該可以享受我們的勞動果實了，可是喀爾娜的病竟好不了，”拉賽頹喪地說。

“唔，誰知道？也許這不過是迷信！”最後他忽然說，好像又恢復了勇氣，想再干一下。

少師傅安德萊還睡在床上，可是他挺有兴致；他的健康消損得越快，他的話越說得大胆。聽他嘴里說着那些大話，身子却一天天衰乏，只等時間一到，就要永辭人世，這情形真够令人詫異。

到了二月尾，氣候和暖得人們已經在開始尋找春天的跡象了；可是就在那時候，一天夜里，嚴冬從北方趁着一大群浮冰咆哮着往南方襲來。從海岸上望去，好像全世界的船都扯起了新的白帆，向蓬霍爾姆行駛過來，向這個島作一次訪問，便在這裡歇息過冬，然後再開到遠處去。但是人們竟來不及希望它解凍浮走，在二十四小時內，全島都被整塊的堅冰所包圍，看不見一點活水了。

接着便下起雪來。

“我們已經想動手種地了，”人們說。但是現在他們只好住手，還有得等呢。他們互相丟雪球玩兒，還重新修理起雪橇，整個冬季以來還未曾有過滑橇場呢。雪不久就高到人的腳踝，於是滑橇場也建成功了。現在最好是上面的雪不再落下來，地上的雪積住一兩個禮拜不化，讓人們可以好好地開幾次滑橇大會。誰知雪仍然在飄下來，深到膝蓋，轉眼就有齊腰那麼高。到人們回家睡覺的時候，簡直走都走不過了。那些不必摸黑起早的人，壓根兒就可以不用起床，因為夜里落了一陣大雪，到早晨已經堆到屋檐，把所有的窗子都堵沒了。人們可以聽見煙囪里風雪怒吼，可是屋子裡却足夠暖和。學徒們須得穿過師傅的房間才能走進作坊，因為雪深得

封住了每一个門戶。

“天啊，怎么回事？”少師傅安德萊吃驚地問貝萊。“是不是要到世界的末日了？”

其实，这个世界恐怕早已完蛋了。外边的声音一点兒听不到，也不知道人家还活着呢，还是已經死了。他們整天都得点灯，但是煤在外边，他們就得設法到披屋里去取来才能生火。他們大家把厨房里的半闊門用力推开了上边的半扇，剛剛能讓貝萊挤出去。但是貝萊才一跨出，就無法前进一步。他埋沒在雪堆里了。于是他們必須掘出一条通路才能到井边和堆煤的披屋那里。至于粮食，他們就得竭力省着吃。到了正午，太陽出来了，这时屋子南头的雪已經在融化，窗子頂边上射进了一些陽光，这是一道从雪堆里照射进来的乳白色的微光。但是，除此以外，再也看不见外面的一点活气。

“我相信我們得餓死了，就跟那些到北極去的人一样，”少師傅担心地說，他眼里閃着光，老是在最美丽的故事里过他的想像生活。

到了傍晚，他們把一条通到面包师姚尔根家去的夾街掘好了一半。他們無論如何总得保持和面包店的联系。叶貝掌了一盞灯走进去。“当心別讓雪压下来，”他不停地警戒大家。灯光在雪里照耀着，那些年輕人跟着也进去，觉得很有趣。少師傅躺在床上，听到外边一个声音，便回一声喊，喊过后便接上一陣很厉害的咳嗽。他对这种新鮮的玩意兒太有兴趣了，誰都劝阻不了他。“我要起来，也去看看这个强盜洞！”他几次三番地說。叶貝甚至罵了他，他也不听。他竟穿上褲子和皮短褂，再裹上一床被子。可是他站不住，到底只好絕望地嘆口气，倒回床上。

貝萊看着，心里好不难过；于是小心地扶他慢慢走进这雪的隧

道里。“你身子多坚实，啊，你真够劲！”少师傅一只手挽着貝萊的項頸，一只手鼓动似地揮揚着，像一个馬戏团里的力士。“嗨！嗨！”他好像也感染到一些貝萊的精力。他謹慎地在雪洞里回轉身；一双眼睛閃亮得好比冰珠。可是他那消瘦的身上却發起高燒來，貝萊覺得他衣服都是火熱的。

到第二天，雪里的隧道掘得更遠，已經通到姚爾根家的階沿；於是他們和外界的聯繫成功了。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中間，姚爾根家里出了一件大事。瑪麗以為真要到世界末日，所以趕緊把小姚爾根生了出來。姚爾根老爹高興得如在九霄雲里，早就想立刻過來告訴他們。“一個好小子，活像我的！”

“這我很相信！”少師傅安德萊笑着說。“你高興嗎，姚爾根叔叔？”

但是貝萊對這消息非常冷淡；他兄弟的家庭情況使他極不愉快。“賽命高興不高興？”他周到地問。

“賽命？”麵包師哈哈大笑。“他想得到的事情只有最後審判和禱告上帝！”

這一天，響起了一陣鐵鏟的聲音。工人都在外面清除出一條人行道來，讓行人可以通過；但是街面上的雪還堆到屋頂那麼高。

現在大家又可以到港口去看看了，正如被悶住了一陣子以後，重新又透過氣來。向海上望去，眼睛所能看到的，都是一片堅冰，還留着回波掙扎的痕迹，恰似崗巒起伏。天色正在醞釀一場風暴。“感謝上帝！”年老的海員說，“現在冰就要走了！”但是它却一動不動。於是大家才知道整個海已經兜底凍住，連一個湯盆大的缺口也沒有，風浪便無從開始掀動。但是，看着這一片大海，在猛烈的風暴之下，居然像死了似地一動不動，宛如一大塊荒野的山地，這倒真是一個奇觀。

一天，第一个农民进城来，带来了乡下的消息。据说田里全给大雪封住了，大家都得掘出通路来才能到田里去，把马一匹一匹地牵进来。但是，他又说，没有听说出什么祸事。

一切活动都只好停止。谁也无法做工作，一切东西都得省着用，尤其是煤和油，都有供应不继的危险。商人们早在第二个礼拜开头就发出了存货匮乏的警告。于是人们开始做各种毫无用处的事情：他们用雪来堆造种种好玩的东西，或者在冰上一路踉跄过去，从这一城市走到另一城市。有一天，十来个胆大的人准备着用冰船到瑞典去取邮件，因为再没有外界的消息，人们实在受不了啦。克列思田岛上的人已经挂起了告急的旗帜；于是大家忙着东一点西一点地征集粮食，准备派一队人去接济他们。

接着就发生了粮荒；它从冰冻的地里愈来愈严重地发生出来，成为唯一的谈话资料。但是只有家里储粮充足的人在讲起这件事，真正没得吃的人倒反而一声不响。人们向慈善会里去要求救济，因为知道卡列格拉夫捐的五千克郎存在银行里。可是据说这笔钱不在银行里。船主孟森宣称卡列格拉夫在世的时候已把这笔钱自己收回去了。要不然，他遗嘱上怎么会没有提起？这件事情，人人都不知真相，引起了许多议论。不管怎样，孟森始终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慷慨地自掏腰包，捐助了一千克郎做救济费。

多少眼睛盼望着海，可是那些趁冰船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他们已经被“神秘”的“那边”吞掉了。世界好像已经沉在海底里，在这一片直伸到天涯的起伏不平的冰原外边，除了深渊之外，似乎就没有别的地方了。

只有“兄弟会”的信徒还在忙忙碌碌地举行很热闹很拥挤的集会，谈论世界末日。其余的人都好像死了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心绪顾到将来啊？在叶贝的作坊里，大家都戴着帽子，

裹紧大衣，坐在那兒冻得發抖；剩下的一点点煤是省着給少师傅用的。貝萊不时到少师傅房里去照顧他一下。少师傅現在已經不多說話，躺在床上翻來復去，一双眼睛直瞪着天花板；但是等貝萊一离开他的房間，他又在敲板壁叫貝萊进去了。“外边怎么样啦？”他疲乏地問。“到港口去看看，冰快要散了吧——真冷得凶；照这样下去，全世界都要变成一大塊冰了。今晚上他們准定又要开会談世界末日了，你跑去听听他們怎么說。”

貝萊依他的話，出去把他所要的消息打听了回来，但是当他回来之后，少师傅却常常好像完全忘掉了这件事。有时，貝萊来告訴他說：在冰的外面，很远的地方，海面上好像有了一縷藍光。于是少师傅的臉色便兴奋起来。但是到了明天，听說冰海还是原封不动，他便又消沉下去。“海总要把这些冰吞掉的，你看罢，”安德萊声音微弱得好像在很远的地方說話。“但是也許它消化不了这么多，那么也許会讓冷占了上風，那时我們就都完蛋了！”

一天早晨，大家發現这片冰地向海外移动了些，百把个工人便准备使用炸葯炸出一条航道来。自从同外界断絕消息，到如今已有三个礼拜了。那条到瑞典去取邮件的船，在大海上給冰冻住，被迫浮回南方；港里的人好几天都看它在冰塊中間漂浮，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

最后，这枷鎖终于断了。但是地也和人一样，不容易馬上恢复正常的活动。人人的健康都受了損害。少师傅更是受不住这种从严寒轉到解冻的气候变化；咳喘不来害苦他的时候，他才能靜靜地躺着。“啊，我真是受不了，貝萊！”他衰弱地說。“我身上没有什么痛苦；可是我受不了啊，貝萊。”

但是后来，有一天早晨，他兴致又变得很高。“現在我过了难关啦，”他說，声音虽然微弱，却很愉快。“現在你看罢，我馬上就会

好起来了。今天到底是礼拜几了？礼拜四吗？哎呀该死！我的彩票得付下一期的钱啦！我这身子很轻，整夜都在天空里飞，要是我闭上眼睛，我就又飞上去了。这就是新血液的力量，到夏天我就可以很健康了。那时我得出去见识见识世界！但是，可惜最好的地方我们总是看不到，譬如天上啊，星球上啊，这些地方！所以人总得学会飞才好。不过昨天夜里我却到了那些地方。”

于是咳嗽又来压倒了他。贝莱只得把他扶起来坐在床上。他每咳嗽一阵，胸膛里总有一种粘湿的拍击似的声音。他把一只手搁在贝莱肩膀上，额角靠在他身上。忽然他的咳嗽停止了，那只惨白的瘦出骨头的手痉挛似地乱抓着贝莱的肩膀。“贝莱，贝莱！”他哀呼着看着贝莱，这临死前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怖。

“现在他看见的是什么呢？”贝莱打了个寒噤，心里不由得这样想；于是把他放平在枕头上。

第二十二章

贝莱常常懊悔自己浪费五年的光阴来当学徒。在他学艺的期间，他看见过一二百个少年人从学徒升到职工，立刻就给扔出店门，同时有许多乡下来的新的学徒接替了他们的位置。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想办法解决生活。大多数人都没有学到什么本领，他们只是坐在那儿帮师傅挣饭吃而已。可是现在，却要他们自己来支持一门行业了。爱米尔已经没落；彼得已经改行做乡村邮差，每天跑几十里路挣一克郎一天。回到家里，还得坐在矮凳上用垫膝皮和蜡线，做夜工弥补生活。许多人都已经完全放弃了本行，另谋生路。这些人都把最宝贵的青春浪费在无用的劳动上。

揚斯的命运也不比別人好些。他整天坐着修理旧鞋，总算是个老板，可是生活困难得紧，他那妻子最近还小产过一次，兩口子挨餓的时候居多。貝萊每次去看他們，总見他們不出一声地坐着，眼圈紅紅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他們頭頂上还有个警察来抓的威胁，因為他們到如今还没有行过婚礼。“我要是懂得庄稼的活兒啊！”揚斯說，“我早到乡下去給农庄主人干活了。”

貝萊呢？尽管他一向乐观，一向滿不在乎，可也早就在这些人身上看出了自己的命运；只为了对少师傅安德萊的好感，他才留下来，沒有趁早逃跑出去改行干別的事。

現在，突然什么都結束了；叶貝老爹把他的鋪子連学徒一起都盤掉了。可是貝萊却不願意被賣給別人当学徒。現在正是他的好机会；他决定把这段生活結束掉。

“你不能走！”叶貝恐吓似地說。“你还得再干一年才滿师呢！你要走的話，我会去报告警察的，你自己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貝萊終于走了。你要报告警察，尽管去报告罢。

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他在通到港口去的街尾租了一間閣樓，把自己的东西都搬了进去。他覺得好比在多年奴役之后忽然得到了自由；現在再沒有人压在他上面，他既無責任，也沒有什么負担。过去这几年，他是在作一种阻止走下坡路的斗争。他天天把精力用在挽救鋪子的衰敗，这对于他的青年勇气的鍛煉，不能說毫無好处；不过他縱然竭尽所能，也只能使他的鋪子衰敗得慢些，此外呢，他还是不可避免地非跟这門行業一起沒落不可。

一个很好的退職机会，一股从他的十八岁年齡看来，似乎稍稍过分了些的耐性——这就是他走了这一程下坡路之后，現在所到手的純利了。

現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可以站过一边，伸个懶腰，松一口气

了。他的心境很明朗，对他的自由自在也感到些愉快，这就是他得到的胜利果实。他没有旅行的钱，身上的衣服也很褴褛；但是，在目前，他都满不在乎。他能活在世界上，看看将来，这就使他很称心如意了。少师傅安德莱的死，在他心里造成了一大块空虚。安德莱那副聪明的眼光，曾使他觉得自己好像在为一个崇高的理想服务，可是现在他再也看不到这副眼光了；自从这副一半清楚一半难懂的眼光不再盯在他身上，整个世界就显得怪空虚的。还有安德莱的声音，无论是发脾气，或者表示好感，或者嘲笑，每一声都打进他心坎，可是这声音如今也没有了。在他常常听到这声音的地方，现在只看见四壁空空。

他现在也不想振作一下生活，整天闲着，无所事事。有几个老板来找过他，的确，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是个敏捷可靠的工人，愿意收他去当学徒，答应每礼拜一克郎工资，带管伙食。可是贝莱一一都谢绝了，他觉得他的将来决不在这条路上发展。但是除了这条路之外，他也不认得别的路，于是就只好随随便便冷漠地等着，看会碰上些什么事情，反正不管什么事情都好。他那么性急匆匆地离开了从前的安定生活，却不想抓住任何新的工作。从他的窗口可以眺望海港，被冬天打断过的广大的改建工程又在快速地进行了。工地上的嘈杂声一直传到他耳朵里，有的是砍劈，有的是鑽掘，有的是爆炸；倾卸车一长列一长列地在轨道上行驶，把车兜里的东西倒在海港基地上，又开了回来。他的手脚很想做些锄头和镢子的使劲工作，可是他的脑筋却不往这方面转。

要是他在街上闲逛，那些忙忙碌碌的城里人就会回头来看他，背后议论着，声音响得足够叫他听得清。“这是叶贝师傅的学徒呀，闲游浪荡的！”他们会喊喊喳喳地说。“年纪轻轻，身子又棒，可就是不爱干活。这样下去，他快要变成个流氓了，你瞧罢。”——

“不錯，为了行凶作惡，在市政厅里挨过一頓打的，不就是他嗎？这种人你还能希望他成个什么？”

因此貝萊便老耽在屋里。不时从他的同伴，或是認識的穷人那里，得些零星工作做；他沒有全套工具，便尽量不使用正規工具，到实在免不过的时候，便去問揚斯借用，揚斯有全副鞋楦和一个鉄砧。在別的时候，他就坐在窗口，忍着冻，眺望着港口和海面。他看見好些船裝配上索具，开出港口，消失在海平綫下。每一条船开走，他都好像失掉一个最后的机会，但是他虽然有这样的感觉，却并不因此而有所波动。他竭力避开莫尔頓，也不跟任何人在一起。人人都在工作，只有他一人这样空閑，他觉得怪丟臉的。

至于粮食，他倒对付得很好；他天天吃牛奶和面包，每天只要几个欧勒就可以打發了。他不至于絕對挨餓。柴火呢，那就休想了。他整天懶洋洋地坐在屋里，着实享受了他的清閑，当然也稍稍有些慚愧；此外，他再也不去想別的了。

每逢陽光明朗的清晨，他一早起来蹣跚到城外。整天在大松树林里走，或者躺在海边沙丘上，半醒半睡地听着大海的喃喃声。能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他就像一条狗似地吃下去，也不想一想这是什么东西。水上陽光的閃爍，松树上發出来的酷烈的香味，以及洋溢在空中的春气，使他头晕眼花，引起了种种胡思乱想。野地里的动物都不怕他，看見了他，只是站住一会儿，嗅嗅他的气味，然后就毫無顧慮地在他跟前照平常一样地生活。它們沒有权力来攪扰他的打盹，但是如果有人走近来，他就得躲避过，怀着一种敌意的，几乎是仇恨的感情。他在郊野中体验到一种安全舒适，因而常常想索性放弃了城里的住处，到城外最近的树林里来过夜。

直到天色黑尽，人家看不見他，他才回到自己屋里。他連衣裳都不脫，往床上一倒，便躺到睡熟。他朦朦朧朧地听到他的鄰居，潛

水夫史脫命，搖搖晃晃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忙着做飯，炊具叮叮当当的响。食物的香味，混和着板烟和床鋪的气味，从薄薄的板壁縫中透过来，今晚似乎格外濃烈地在他臉上飄动。他嘴里不觉流满了涎水。于是他閉上眼睛，为了打發掉他的飢餓，硬想着別的事情。后来，楼梯上有一个很輕很熟悉的脚步声，随后就有人在敲他的房門——这是莫尔頓。“你在屋里嗎，貝萊？”他問。可是貝萊不做声。

他听见史脫命大口大口地咬他的面包，咀嚼得怪响的；忽然，在咀嚼声停歇的时候，还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嗚咽的声音，每当史脫命咬一口面包的时候，这声音便停一停，听起来，很像一个孩子在一边吃一边哭。也許是另外有一个人在哭吧，这念头使貝萊害怕起来，于是他撑起胳膊肘坐在床上，靜听着史脫命和邪鬼斗争，背上一陣陣的打寒噤。

人家說史脫命搬到城里来住，是因为他年輕时候在家里干了一些錯事。貝萊連自己肚子餓都忘記了，战战兢兢地听着史脫命和邪鬼斗争。只听见史脫命正在咬牙切齿地，用一个似哭非哭的声音，耐心地念着聖經，以招架那些侵襲他的小魔鬼。“我总要摸得你們把尾巴夾在屁股里！”他念了一段之后便罵一句。他的声音显得特別沉重，好像充滿了要求安靜的口气。“啊！”随后他又喊道，“这还不够嗎，你們这些地獄里的魔鬼？好，那么听着罢，你們还会怎么說？‘我是主，你們的神，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史脫命向着他們一口气把這番話念完，声音之中流露出憤怒，最后他忽然忍耐不住，抓起聖經一下扔在地板上。“哼！見你們的鬼！”他嚷了一声，便随手抓起家具来乱扔。

貝萊在隔壁听了这一場人鬼交战，吓得汗流浹背；后来听到史脫命打开窗子把魔鬼趕出到屋頂上，才算稍稍安下心。那潜水夫打他的最后一仗倒相当幽默，只听见他对着一个角落用花言巧語

的哄騙口气說：“出来吧，乖乖，美丽的小魔鬼！你的皮膚多么細白，別动，史脫侖要摸你一下呢！怎么，你不喜欢嗎？你以为我們太狡猾了嗎？嗯？你还要咬人，是不是，你这小混蛋？噯！別裝得这么凶的样子！”史脫侖冷笑了一声，便把窗子关上。

他很得意地踱了一陣。“我史脫侖还有本領把这些魔鬼赶走呢！”他很得意地自言自語。

貝萊听見他已上床睡覺，自己也就睡熟了。但是到了半夜，他又給惊醒了！史脫侖正在把头撞着板壁，哭着念道：“在巴比倫的河边！”但是这潜水夫把聖詩才念了一半便停住了，站起身来。貝萊听他在房間里摸索了一陣，就走到外边楼梯头。貝萊大吃一惊，立即跳下床，擦亮一根火柴一照。史脫侖站在外面，正在把一根繩子套上橫梁。“你干什么？”他看見貝萊便厉声問。“难道你也不讓我安靜嗎？”

“你为什么要寻死呀？”貝萊慘然地問。

“我老是听見有个女人和个小孩在哭。我实在受不了啦！”他一边在繩子上打結一边回答說。

“那么想想那小孩罢！”貝萊毅然地說，把那根繩子拉下来。史脫侖听憑貝萊把他送进屋子里，就睡倒在床上。但是他要求貝萊留着陪伴他，因为他不敢熄了灯火独自睡在黑暗里。

“是不是怕魔鬼？”貝萊問。

“什么魔鬼？”

原来史脫侖从来沒有懂得什么叫魔鬼。“不，是为了我心里悔得狠，”他回答說。“孩子和他的娘老是在怪我不該把他們抛弃。”

但是，过了一会兒，他又跳下床来，站在床沿边噓着，好像噓逐一只躲在床底下的狗。他忽然一伸手，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便开了窗子，把这东西望窗外扔出去。“好了好了！”他安心似地說，“現

在这些鬼东西都赶光了！”于是他伸手想拿酒瓶。

“别动！”貝萊說着一手把酒瓶夺过来。看到別人的苦难，他自己的精力倒增長起来了。

史脫命又鑽进床里，躺在那兒抖索得牙齿直撞。“我只要喝一口！”他祈求似地說。“这对我会有什么害处？只有这个东西能帮得了我！一个人既然可以这样便宜地給他的灵魂买到安靜，为什么还要裝作正人君子，害苦了自己呢？給我喝一口罢！”貝萊只得把酒瓶遞給他。“你也喝一点罢，它能給你提提神！我看得出来，你也是遭难的船。穷人很容易擱淺，他龙骨底下吃水太少。要是他不要好朋友帮忙，你說还有誰能来救他？喝一口罢，它会帮你提神，給你生活的勇气。”

可是貝萊只想回去睡觉。

“你为什么要走啦？耽一会兒，我們倆在一起很好。你随便給我談些什么，把我耳朵里这些鬼声音暂时赶掉一会兒！一个女人，一个小孩兒，老是在我耳朵边哭呢。”

貝萊就留着不走，想給他講些話分分他的心。他向自己空空洞洞的腦袋里找，也找不出一个話題来。于是他只得講講爸爸拉賽，和他們父子倆在岩石农庄上的生活情形，临时想到什么別的，便連帶地一起扯了进去。但是他愈說下去，他的种种記憶便愈鮮明地涌現出来，激動了久已麻木的感情，使他感到一陣淒涼。他忽然覺得自己身世可憐，竟嗚嗚地哭了。

“喔，喔！”史脫命抬头說。“現在輪到你了嗎？难道你也有过什么罪孽要懺悔嗎，要不然又为了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就差不多像女人家了，哭就是她們的一种消遣。可是我史脫命不是个悲觀的人，要沒有这一双孩子的眼睛整

天怨恨地瞅着我，还有这个姑娘整天在我耳朵边骂，我早就会很开心的！他们都在瑞典，饿得没有饭吃。而我是应该养活他们的人，却跑到这里来，把赚来的钱都花在酒店里。说不定他们都死了，因为我抛弃了他们。喂，你要知道，这是真正的苦痛，不是说孩子话！不过，你也该喝一口。”

可是，貝萊沒有听他这番話；他瞪着眼坐在那兒，不知道看些什么。忽然，他好像連人帶椅子都飞到空中；他实在餓得差一点要晕倒了。“給我喝一口罢，今天我一点东西都沒有吃呢！”他老老实实地說了出来，不觉很羞愧地笑了一笑。

史脫侖立刻跳下床。“那怎么行，你該吃一点，”他殷勤地說，連忙把伙食拿出来。“誰也沒有看見过你这样的人！空着肚子喝酒！快吃罢，吃飽之后，你再到別处去喝罢！我就是不請你喝，也对得起你了……这酒我要留着自个兒喝的！噢，噢，原来你是为了肚子餓才哭的！听来倒好像是个孩子在对我哭呢！”

从此以后，貝萊常常碰到这样的夜晚。他对于世界的黑暗面，越發有了深刻的認識。每当他深夜回来，摸索着走过楼梯头的时候，总有点胆战心惊，惟恐撞在史脫侖的尸体上；直要听到史脫侖好好地在房里打鼾或走动，才敢放心透气。在睡觉以前，他总喜欢到史脫侖房里去看看他。

史脫侖也喜欢見他，还給他东西吃；可是不給他喝酒。“这不是你們年輕人喝的东西！不过，也許你快要懂得它的滋味了。”

貝萊反問道：“可是你自己倒要喝。”

“是啊，我喝酒是为了解愁。可是像你这情形，就用不到它了。”

“我肚子里空得很，”貝萊說。“喝点酒也許会好些。我觉得我

好像已經不是一個活人，而是一個死的东西，譬如說，像一只桌子。”

“你總得找點活兒干，要不然你就要成為流浪漢了。像你這種人，我看過不少，全都沒落了。我們沒有本領撐下去啊！”

“不管成個什麼，我反正都不在乎！”貝萊懶洋洋地回答說。“我什麼都感到厭倦了！”

第二十三章

一個禮拜日，貝萊想出去散散心。他先到揚斯家里，可是他們兩夫妻正在吵嘴，剛打過一架。起因是他妻子把一個煎鍋連盛着的飯食一起掉在爐火里，揚斯打了她一個巴掌。她自從小產以後，至今還是臉色很蒼白，身子很憔悴。此刻他們各人坐在一個角落里哭，像小孩一樣地賭着氣。他們心里都有點後悔，可是誰也不肯先開口。貝萊总算把他們解勸過來，和好如初，他們便留他吃午飯。“我們還有些馬鈴薯和鹽，我還可以向鄰舍去借一點酒來請你！”但是貝萊謝絕了；看他們才停住哭，便勾頭搭背，親親嘴，說說話，彼此無窮盡地賠不是，他實在覺得受不了。

因此他就告辭出來，到杜愛家里。他們已經搬了家，目下住的屋子是以前開過雜貨店的，有地方可以安頓他的兩匹馬。他們好像生活得很不錯。聽說本城那位老法官待他們很好，幫了他們一手。貝萊從來不踏進他們屋里，總是到馬房里去找杜愛，要是杜愛不在那兒，他就走了。亞娜的態度似乎不很歡迎他。杜愛却不然，待他非常殷勤。沒有生意的時候，他總是在馬房里收拾他的馬；他不喜歡耽在屋里。貝萊也常幫他一把，給他銜馬料，或者隨手做些

別的事，然後他們一起走進屋裏。要是沒有貝萊在旁邊，杜愛立刻會變成另外一個人，行動之間顯得很剛強。原來亞娜已經愈來愈占了他的上風，把他管得服服貼貼了。

亞娜還是照樣的凶橫獨斷，倒把一份家治得井井有條。小瑪麗已經不在她身邊。她把自己的兩個孩子打扮得齊齊整整的，還送他們進了私立小學。她相貌本來長得討人歡喜，又會打扮，就是待人不很好。貝萊是她看不入眼的一個，對他身上那套通年不換的衣服，她老是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氣。為了故意叫他不舒服，她常常提起亞爾弗萊和雜貨店老板拉烏的女兒訂婚這件事情。這個姑娘很配得上他。“他可不閑游浪蕩，也不到別人家里去挨飯吃，”她說。貝萊听了，也不過笑笑，近來他什麼都不在乎。

這一天，杜愛的兩個孩子正在路上跑着玩，他們很厭膩身上這套好衣裳，因為媽媽不許他們和野孩子在外邊玩，也不許他們把身上衣服弄髒。“啊，跟我們玩一會兒罷，貝萊叔叔！”他們拉着貝萊說。“你不也是我們的叔叔嗎？媽媽說你不是我們的叔叔。她常常要我們叫那個法官做叔叔，可是我們都逃開了。法官那個鼻子紅得真難看。”

“那麼法官來看你們嗎？”貝萊問。

“來的，他常常來——這會兒就在我們家里呢！”

貝萊望院子里張了一眼。那美麗的車子不在那兒。“爸爸到亞啓爾凱比去了。”孩子說。於是貝萊便踱了回家。史脫侖不在，貝萊偷吃了他的一塊面包和一些酒，然後望床上一倒。到了天黑，他才又躡出門，熬着冷靠在街角上，有點想碰機會散散心。許多衣衫整潔的人都在街上散步，這兒也有不少他認識的，都帶了情人在閑逛。他都避過了，不去招呼他們，可是聽見他們都在窸窣地議論他，嘲笑他。他雖然變得顛預麻木，可是從他在市政廳里丟臉出

丑那一天开始的敏感的听觉，却还存在。他走过的时候，人们都好像很高兴地找到了话谈；他们的笑声依旧有一股效力，使他两个脚膝抖索起来，想回身就逃。

他溜进了一条横街；把薄薄的外衣扣扣紧，还翻起了衣领。在半明半暗的門洞里，差不多都有青年男女站在那兒悄悄地談情說愛。姑娘們身上仿佛在蒸發出一股暖气，美丽的白圍裙在黑暗中閃亮着。貝萊在寒冷中一路走去，不知做什么才好；他也很想找一个情人。

在市場上他碰到了亞尔弗萊，跟拉烏的女兒挽着胳膊一起走。他拿着一支漂亮的手杖，戴着棕色的手套和高礼帽。“这个流氓，他还欠我兩個半克郎呢，大概我一輩子也討不回来了！”貝萊心下想，一时恨不得跳上前去揍他一頓，把他那些漂亮打扮滾在爛泥里。亞尔弗萊望見他，便把头掉开去。“哼，他只有在要我干活而又沒錢的时候才認得我！”貝萊恨恨地对自己說。

他为了使身上暖和一些，便踏着急步一路走去，还一边流覽着沿路人家的窗戶。訂書匠和他的妻子坐在屋里唱聖詩。他就是在家里也老是低着头，你可以从百叶窗里看得清清楚楚。在那个卖毛織物的商人家里，他們正在吃晚飯。

再走过去，在那“母猪”的屋里，还是熱鬧如常。烟草的烟霧和喧嘩声从打开着的窗子里冲出来。那“母猪”开了一家專做海員生意的小酒店，着实賺了些錢。她常常請貝萊到她們那兒去，可是貝萊总觉得有失身分。此外，一半也因为受不了路特。但是今天晚上，他想起了她的邀請，再也忍不住了，因此便走了进去。也許能找到一点东西吃。

一只圓桌子周圍坐着几个醉醺醺的海員，在濃厚的烟霧里，七嘴八舌地同时說話，吵鬧得很。“母猪”坐在一个年輕人的膝上，半

个身子靠着桌子，把手指头蘸着一灘潑出来的啤酒乱画，不时对嚷得最响的人劈面罵几句。这几年来，她的身子还是那么胖胖的。

“嗨！是你嗎，貝萊？”她說，馬上站起来給他握手。她有点醉，一时捏不着他的手。“你真是好心，来看看我們。我以为你有点瞧不起我們呢。来来来，坐下来喝一杯，我請你。”她給他安排了一个坐位。

那些海員們忽然都一声不响，憎厭地看着貝萊：他們不由自主地搖着昏昏沉沉的头。

“这是个新主顧嗎？”一个海員問，其余的都哈哈大笑。

“母猪”也笑了，但她立刻就板起臉孔。“那你們就不要取笑他，他可不喜歡跟你們鬼混；你們是什么东西！”她在貝萊旁边一只椅子坐下，一边看着他，一边擦着她那肥膩的臉。“你長得多高多坚实啊；可是身上穿得不怎么像样！看来吃也吃得不怎么好……啊，你跟你爸爸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記得很清楚呢，那时你还是个小孩，你爸爸拉賽把我媽媽的聖詩集給我帶了来！”說到这里，她忽然住口，眼睛里含了一包眼泪。

一个海員跟他的同伴窃窃私語了几句，于是大家又哄笑起来。

“不准笑，猪羶！”她对他們惱怒地嚷着。“我不許你們侮辱他，他是个正經人，他到这里来，叫我想起了当年我也是个正經人的时候。现在还活在世上的就只有他爸爸一个人能証明我从前是个美丽規矩的小姑娘，后来才掉在坏人堆里。我小时候，他还把我抱在膝盖上唱歌兒搖我睡覺呢。”她好像挑衅似地看着大家說，緋紅的臉气得直抖。

“那时候你有沒有現在这样重啊？”一个海員說着便把她抱起来。

“別跟这个小姑娘惡作剧！”另外一个海員說。“你沒看見她在

哭嗎？把她抱在膝蓋上，唱個歌兒，搖她睡覺。她就會把你當作拉賽老爹了！”

她氣得抓起一個酒瓶。“趕緊給我閉嘴！”她罵道，“要不然我就砸破你的腦袋！”她那肥胖的臉氣得扭成一團，還給眼淚浸濕了。

他們便不再打攪她，讓她坐在那兒把兩手捧着臉抽咽着。“你爸爸還在嗎？”她問貝萊。“那麼你替我問候他，就說‘母豬’問候他，你儘管叫我‘母豬’，沒有關係！還替我告訴他，在這個世界上，我感激的就只有他一個。他待我很好，我媽媽故世的消息也是他通知我的。”

貝萊陪着笑臉，勉強聽她邊哭邊說。他肚子裡空空的，啤酒又沖上他頭裡來。這時，他想起了岩石農莊上的種種事情，正如當年爸爸拉賽使“母豬”回憶起她的家庭和她的童年時代一樣。他最初認識“母豬”也就在那農莊上。但是他並沒有從當年那一次的會見聯想到別的事情，因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心裡一邊想着“她會不會給我一些東西吃呢？”一邊却不得不裝出傾听着她的哭訴的樣子。

那些海員也很拘束地看着她，他們給煙霧籠罩的臉上顯出一股莊嚴的靜默，好像上墳的醉漢。“好了，不用盡洗甲板了，給我們些喝的罷！”一個老頭忽然說。“想起小時候的事情，要悔恨的又不止是你一個，再說，大家都知道，到老年來想想小時候的事情，也很有味道啊！可是，別再放水了，噫！舊船越是沖洗，毛病就越看得清了！算了，給我們來酒罷，還要紙牌，老板娘！”

她站起來把他們要的東西拿給他們；她這時已經控制住她的情緒，不過兩條腿還很沉重。

“這才對了。今天是禮拜，應該有個表演節目！來罷，表演一個罷，老板娘，快点！”

“那要花一个克郎呢，你知道！”她笑着說。

大家湊足了錢，于是她走到櫃台背后去脫衣服。再出来的时候，她身上只剩了一件小衣，手里拿着一支点着的蠟燭。

貝萊呆看着她那肥胖的身子在肮脏的小衣里头顫动。他还听見那些海員在啞着声音叫喊；但是他左边那个耳朵里还听到一个始終在响着的小声音，那就是他自己心臟的跳动。正如另外一个世界里的喧鬧来攪扰了他，使他失去了平衡。他連忙抓住桌子，才免得跌倒。他好像一个局外人似地远远地看那“母猪”站在一个椅子上，撩起她背后的小衣，一个海員拿着蜡燭站在她背后，于是她給他們表演了一次屁怎么能發着藍焰燃燒。

貝萊趁大家忙着看的当兒溜了出来。他肚子餓得慌，心里覺得又憎惡又耻辱，簡直感到头昏眼花。他信步閑走过去，不知怎么是好。他这时只有一种感觉：世界上一切都是無聊。不管你是規規矩矩地做一个正人君子，或者酗酒墮落的小人，他以为全都一样！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沒有一個人关心他的遭遇，連他自己也不关心自己。要是他沒落了，也沒有一個人会为他掉眼泪——不过，当然，还有一个拉賽，爸爸拉賽！可是，他們对他怀着那么多的期望，而他如果現在就回去，讓他們看見这副潦倒不堪的景况——不，不行，他可决不干这事！他最后一点点羞耻心在反对他采取这一行动。那么，去工作罢——干些什么工作呢？他的夢想已經完了。他站在那里，徬徨無主，好像站在地獄的边沿上，覺得已經是沒落的預兆了。多年以来，他始終以不屈不撓的奋發自强的信念支持着自己，相信自己是在向上爬。可是現在他却差不多站在人生最低微的地方，簡直是在最底層，而他已經筋疲力尽了。为什么不讓他索性再跌深一些；为什么不讓命运索性跑完了它的旅程呢？在他这样瘋狂地和压在他头上的势力斗争之后，應該有

一个好好的休息啊！

一陣唱聖詩的聲音稍稍使他清醒了一些。他已經走在一条小街上，在他面前的是聳起着的一座高大的房屋，屋上有一个頂樓，面對着街，頂樓尖兒上还有一个十字架。几年来，早已有过几百个声音在想劝誘他走进去；但是他的自高自大却以为他用不到精神的帮助。对于一个刚强有为的青年，这种地方有什么用处啊！而現在，他却剛剛流浪到这个大門口！他觉得需要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觉得有一只手仿佛在拉他进去。

大厅里坐滿了穷人。他們都一家归一家紧紧地挤在長凳上。男的照例是在打瞌睡，女的竭力在約束孩子，叫他們別吵鬧，叫他們規規矩矩地坐好，要把兩条腿笔直伸在前面。这些都是从他們的凄惨生活中，到这里来免費享受些灯光和暖气的穷人。至少是在禮拜日，他們以为有权利可以要求到一点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最苦的穷人，他們到这集会上来寻求一点安慰。在这里，人們非但不会迫害他們，反而允許他們在千福年中也有享受的份兒。这些人貝萊全都認識，無論是他从前見过的或是沒有見过的，反正他們都是同样的一副臉色，好像他們全是淹溺在人生的海洋里的人物。在这些被罡風吹落大海，而現在又被波濤送上岸来的毛羽雕殘的小鳥中間，貝萊漸漸有了舒服安定的感覺。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生着一把長鬚，一双仁慈的孩子似的眼睛，站起在長凳上領導唱聖詩，这是鐵匠達謨。他一边唱，一边屈着膝盖打拍子，大家都用顫抖的聲音跟着唱，可是人人都按着自己所受的苦难而唱出了各不相同的調子。这些音調很困难地从他們的干枯嘶啞的嗓門里發出来，顫巍巍地好像不敢出世。它們从那些抖索的嘴唇里，迟疑不決地展开了薄弱的翅膀，飞出到屋子里。在屋頂底下，它們和几百个弟兄們会合在一起，于是就忘記了它們所

受的屈辱。它們登时变成一种响亮而愉快的欢呼，欢呼着一个不可知的宝藏，欢呼着一个就在眼前的幸福的新世界。在貝萊看来，仿佛这时空中飞满了在陽光里嬉戏的蝴蝶。

在此人人有福，
灵魂無灾無殃，
依靠救主耶穌，
將來升入天堂！

“媽媽，我肚子餓啦！”聖詩唱过后，一片寂靜，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那母亲，一个憔悴的妇人，显着吃惊的神气，叫孩子別做声，同时向四周看了一眼，意思好像說：你們看这孩子的念头多傻！

“你不是剛吃过嗎！”她高声說，实在不需要这么响。

但是孩子还在挂着兩行热泪嚷：

“媽媽，我肚子很餓啦！”

面包师姚尔根的儿子賽命走过来，給了孩子一个面包。他拿着滿滿一籃子面包。“还有哪个孩子肚子餓？”他高声問。他神色泰然地看着人家，跟他平常在家里时完全是兩個人；这里沒有人嘲笑他，也沒有人窃窃私語，說他是自己兒子的哥哥。

于是一个白鬚老人登上了大厅后边的講道台。“就是他！”人人都在輕輕地說，于是大家都連忙咳着清除一下喉嚨，还吩咐孩子赶快把嘴里的东西咽下肚去。这老人就把剛才孩子的叫嚷做題目：“媽媽，我肚子很餓啦！”他說这是放在一个孩子嘴里叫出来的偉大而可怕的呼声，全世界的呼声。听見自己兒女嘴里喊出这个声音来，誰都会难过；誰都会努力想办法去取得面包，可是誰都碰了壁回来。但是他們都沒有看見上帝的博爱的手，在把他們对面包的渴望轉变成对幸福的渴望。他們都是穷人，而穷人正是上帝的选民。就为了这原故，他要他們走过沙漠，找寻他們自己的路：“主应

許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們向着主所指引的光走过去，但是这道光并不是人世間的幸福！上帝亲自領導他們走来走去，直到他們把他們的渴望肅清，使它变成真正的渴望——灵魂对永恒幸福的渴望！

大家虽然不很懂得他这些话；但是这些话却使他們心里松动了許多，因此大家都無拘無束地談起家常来。突然間，那些嘈杂的談話声停止了；只看見一个矮小的駝背的人站起在一張長凳上，眼光亮亮地对大家巡視着。这个人是索尔特，一个住在郊区的流动鞋匠。

“我們要快活高兴，”他装着一副滑稽的姿势說。“上帝的兒女們永远應該高高兴兴，不管他們有多少苦难。什么苦难都不能把他們打倒，因为上帝就是快活！”他說过便像一个小孩子似地哈哈大笑，群众都一个引一个地跟着他笑起来。大家都笑得收不住，好像有一陣快活的風在众人头上吹过。孩子們看着大人也笑起来，一直笑到小喉嚨里發噎。“他是个地道的小丑！”男人們笑得咧开了嘴对他們的妻子說，“不过他的心腸是好的。”

貝萊旁边的凳子上，坐着一家人，都靜靜地一声不响。一个男的，一个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他們的小紅鼻子正在很懂規矩地吸縮鼻涕。那一对父母都是矮小个子，他們有一种深自隱晦的神气，好像永远在想使他們自己渺小得不受注意似的。貝萊有点兒認識他們，便和他們攀談起来。那男的是个陶器工人，他們住在一所破爛的小屋里，就在“大力士”家附近。

“是啊，他講的关于幸福的話，真是一点兒不錯，”那妻子說。“从前我們也常常夢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些，要把我們的生活搞得安稳些。因此我們就張罗了一些錢，都是东拼西凑借得来的；我們开了一个小鋪子，爸爸出去做活，我就管店。可是毫無用处；誰也不来照应我們。因為我們穷，人家批發給我們的全是最

坏的貨色。誰高兴跟穷光蛋做生意啊？我們只好关門，背了一身債，到今天还在拔債，每礼拜五十欧勒，恐怕我們要一辈子的付下去，因为利息永远在向上滾。不过我們总是規矩人，謝謝上帝！”她这样总结着說。

那男的并不搭話。她最后这一句話也許是被一个悄悄地走进来，此刻正坐在后排櫛上的一个人引出来的，因为，那个人不是个規矩人。这个人曾經因为偷东西，坐过牢監，人家叫他“窃賊雅各”。大約十年前，他曾爬进叶貝师傅家客厅的窗子，偷了一双漆皮鞋去給他的老婆。据他在法庭上的口供，說是因为听见有一个財主送了他的未婚妻一双这样的鞋子，他自己也就想試試看，送这么一件价值抵得上半个月工資的礼物給老婆，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傻瓜蛋！”每逢講起这个雅各，叶貝总說，“这个光棍忽然脹昏了头腦，居然想送起貴重礼物来了！要是送去給他的小情人倒也罢了——可是送給老婆！尽管安德萊好心开脫他，他到底还是受足了刑罰。”

不錯，他当然得受刑罰！即使在这里，也沒人肯坐在他身边！貝萊看着他，心里觉得很詫异，怎么他自己那件事情居然不怎么被人家看得很严重呢？現在，祇有在人家和他談話的时候，还可以从他們的眼色里看得出一点輕蔑的意味，然而也不过如此而已。这时候，鉄匠达謨忽然过来坐在窃賊雅各旁边，很亲热地和他拉着手輕輕地談天。

在另外一头，有一个女人正在对貝萊很亲热地点头；这就是請貝萊修理舞鞋的女人；她那个小伙子已經丢下她，使她失了靠傍。她的跳舞的时代也已經过了。然而她还很感激貝萊，一看见他，就引起了她种种美好的回忆，这是从她的眼睛和嘴角的表情上，誰都看得出来的。

貝萊坐在那兒，情緒觉得温暖得多。他心头有一股平靜而羞

法的愉快感。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虽然她的命运坏到一切都是人家有负于她，可是对于貝萊，她倒是还欠着一份情义呢。

九点半散了会，她耽在街上，跟另外一个女人談天。貝萊走过，她便上来給他拉手。“我們一起走一段好不好？”她問。她显然是知道他的景况的，他从她的眼色里看得出她的同情。“到我家里去罢，”走到他們分路的地方，她說。“我还有些臘腸，不吃就要坏了。况且我們大家都是怪孤單的。”

他躊躇不決地跟她一路走去，心里不太情願，因为这件事有点新鮮，不習慣。但是等到他坐定在她的小房間里，他就覺得十分舒服了。她的床靠板壁鋪着，潔白而又整齐。她一边走來走去地忙着在灶上煎臘腸，一边很高兴地和他聊天。

“她不是一个很容易就給打垮的人！”貝萊心里想，很高兴地看着她。

他們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后来，貝萊想拥抱她，表示表示他的感激，但是她推开了他的手。“不要动这种腦筋了！”她笑着說。“我是个寡妇，年紀又老了，你还不过一个孩子。如果你要我快活，那么，你就該好好的找活兒做。像你这样整天閑蕩着，可要不得，你年紀又輕，人又够漂亮的。好吧，現在你回去罢，我明天还得赶早起来去上工呢。”

从此，貝萊几乎每晚都上她那兒去。她有一个叫他心里不快的脾气：老是要罵他懶惰，但是另一方面，她那种忍受一切的坚定不移的态度，却也給他不少鼓励。她常常帮他找一点小活兒做，也常常高兴邀他一起吃一餐寒儉的飯。“像我这样的人，随便哪一个都喜欢偶尔同个男人在一起吃一頓飯，”她說。“但是你不用碰我，你不欠我什么賬！”她也常常罵他身上穿的衣服。“破得快要成碎片了，为什么不換下来，讓我給你縫补縫补呢？”

“我只有这么一身衣服，”貝萊滿面羞慚地說。

礼拜六晚上，她叫他把身上那些破爛衣服全脫下来，赤着身子鑽到她被子里去。她把那些衣服泡在一桶水里，忙了半夜，才算都洗干净了。貝萊把被子盖到下巴，躺在床上看着她，心里觉得很是不安。她把所有洗好的东西挂在爐灶上烘干，然后移兩只椅子給自己搭了一个床鋪。等到他早晨一觉醒来，她已經坐在窗口給他縫补衣服了。

“你忙了一夜，沒有睡好吧？”貝萊很关心地問。

“睡得很好！你知道我今兒早晨怎么想来着？我說你應該索性退掉你那个房間，搬到我这兒來住，等將來你找到活干的時候再說。这样你就可以好好的休养一陣子，”她嘲笑似地微笑着說。“你那个房間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費，你看，这里住兩個人也足够寬的。”

但貝萊不肯接受她这份好意。他也不願靠一个女人过活。“人家会以为我們有什么花样，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呢，”他說。

“随他們說罢！”她笑着回答。“只要我自己心地正当，人家怎么说我都不在乎。”

她一边說話一边很迅速地縫补他的襯衫和褲子，縫完了，便一件一件地丢給他。最后还用烙鉄給他把外衣熨好。“現在你又是衣衫楚楚的了！”他穿上衣服站起身來的時候，她亲热地看着他說。“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我要是年紀輕十来岁的話，我准高兴挽着你的胳膊逛街去。你應該跟我亲个嘴呀，我忙得这样，就像对待我自己的兒子呢。”于是她热烈地跟他亲了个嘴，回到爐灶边，忙飯去了。

“現在，我們大家吃一餐冷飯，各走各的罢，”她仍旧背向着他說。“我的柴火都給你烘衣服用光了，你也不能耽在这里挨冷。我

可以到別的人家去串幾個門兒，一天就很快地過去了。你也自己去找個地方打發這一天罷。”

“不管在什麼地方，對我反正都一樣，”貝萊滿不在乎地說。

她微笑地看着他。“你難道真想一輩子流浪嗎？”她說。“你們男人真是古怪透頂！要是碰上了不稱心的事，你們就馬上喝酒，要不然就走別的道兒去消沉潦倒，你們簡直都跟小孩子一樣！我們女人啊，不管怎麼樣，還是照常安安靜靜地做事！”她一邊穿戴衣帽，一邊站在那兒躊躇。“這二十個歐勒你拿去罷，”她說，“剛够你喝杯咖啡暖暖肚子！”

貝萊不肯收。“我為什麼要用你的錢？”他說，“留着你自己用罷！”

“拿去罷，嗯！我知道這太少，可是我只有這一點兒。我們大家幫幫忙，也用不到害臊。”她把那個銅幣放在貝萊外衣口袋里，就匆匆地走了。

貝萊一路踱到城外森林里。他不想回到自己屋里去跟史脫命打無謂的交道。他沿着僻靜的小路走去，看到大地確已回春，便有點精神抖擻起來。在那些裹滿莓苔的老松樹底下，還有積雪，但是菌蕈已經從松針堆里鑽出頭來，當他走過的時候，覺得好像踏在發酵的面粉上。

他一路沉思着自己的事情，忽然，從迷夢中恍然大悟，想出了一個主意，使他感到非常愉快，非常舒服。原來他想起他應該搬到她那兒去住下來，就像揚斯和他那個姑娘一樣。他可以設法弄到幾個鞋楦，就坐在家裡干活……無論如何，這樣總可以讓他攢幾個錢，等將來的好機會。她也能賺一些錢，而且她也很慷慨。

但是他把這主意仔細再想了一番，就發現有些不妥當。她那麼苦的經濟，和她的慷慨，他已經沾了不少光。他已經用完了她的

柴火，害她只好到别人家里去取暖，挨饭吃。这么一想，他心里就冷了，觉得非常惭愧。他回到自己屋里，躺在床上，惭愧的情绪一直压在他心头。在她待他的一切好感背后，他慢慢地发现了她对他的轻视，因为他不像一个正直人似地用工作来克服困难。

第二天早晨，他清早就起来，到港口申请工作。他并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到工作的必要，而是为了不願意辜負一个女人。他打算在礼拜日晚上，一定要偿还她在他身上化的錢。

第二十四章

他在海港工程基地上，把碎石塊裝进傾卸車里。裝滿了一車，便和伙伴們把車子推到干綫上，卸掉石塊，攀着空車滑回来，人家时常放下工具，远远地看着他，他工作很出色，一个鞋匠出身，居然很能对付石头！他搬举石头的手势很好，当他要把一塊大石头裝进車里的时候，他总是先把那石头提到膝头，咒罵一声，然后放出全身的力气把它举起来，接着便擦擦額角上的汗，喝一口燒酒或啤酒。他的工作絲毫不比人家差！

他也不胡思乱想，只是一股勁的干活，工作和疲乏已經够他体味的了。这种辛苦的工作使他身体灵活，使他感觉一种体力上的舒暢。他所想的只是“我的啤酒下午还够不够吃？”此外就什么都不在心上。他的观念里根本沒有“將來”；也無所謂苦痛，对于他所失去的，或者他所错过的机会，他也毫不悔恨，总之，艰苦的工作已經使他顧不到这一切了。他眼前只有这塊石头，得由他搬起来，搬起一塊，再搬一塊！只有这个車子，得裝滿石头，裝滿一車，再裝一車！要是有一塊石头一下子搬不起来，他就咬紧牙关。他完全被

工作迷住了。“他还是个初出道的呢，”有人說。“耽会兒就要累坏了！”但是貝萊偏要显显他的气力，这是他唯一的野心。他的同伴就把最吃重的工作讓他去干，自己乐得偷懶，还时常夸奖夸奖貝萊，鼓励他繼續干下去。

在工程基地上搬石头的这种工作是最辛苦最低微的工作；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做，不需要任何技能。和貝萊在一起工作的人，大多是在这个世界上無路可走，随波逐流，飄泊到哪里是哪里的人，貝萊和他們在一起，倒也很合得来。在这里，大家都是最末等的人，沒有东西来牵惹他的旧夢，也沒有什么东西来攪动他的腦筋。一重鉄幕隔开了他的前途，而幸福却就在手头；因为整天的劳苦，只要快快活活地喝一口酒，馬上就給消除了。

工余的时候，他和他的伙伴在一起。这些人到处过着流浪生活，听说这里有扩建海港的工程，才到这里来。多数人都沒有結婚，有几个已有了妻子和兒女，但他們都絕口不提，或者已經根本不記得他的眷屬了，除非有外来的因素使他們偶尔想起一下。他們也沒有固定的住处，都睡在碼頭搬运伏克裏的那个廢弃的倉房里，因为这屋子就在港口附近。他們从来不脫衣服，一倒身就睡在稻草上，洗臉总是在一桶难得換的髒水里。他們平常吃的都是陈面包，还有鷄蛋，是在兩塊石头搭成的灶上煎了吃的。

貝萊觉得这种生活很有趣，他也喜欢和这些人在一起。每逢礼拜日，他們整天吃了又喝，喝了又吃，躺在烟霧迷漫的倉房里，深深地窩在稻草堆中，大家聊天講故事，講那些小兒子因为疑心自己会分不到遺產，因而掄起斧头把父母、哥哥和姊姊全都砍死的悲慘的故事！也講那些快要領坚信礼的少年忽然爱上了姑娘，生了私孩子，人家就把男女兩個都杀了头的故事！另外还講到一些女人，因为不願意尽責任生男育女，自己去动了手术，从此不能再生育，

这就是天罰！

自从到这里做工以后，貝萊还没有去看过瑪丽·聶尔蓀。他把瑪丽的事情告訴过一个伙伴。“她是在玩弄你呢，”那人說，“她是故意裝正經，叫你上鈎。女人常常有小心眼兒，最好当心些！这些年輕寡妇最是要不得，她們要的爱人越多越好，一个不够就兩個。我們做一个男子汉就應該看穿她們，別上当！”

貝萊是个男子汉，他决不讓一个女人牽着鼻子走，不管她是不是不要花招的好朋友。他打定主意要等礼拜六晚上去对她这样說，还得把十个克郎扔在桌子上还她，这样他們就可以清賬兩訖了！要是她再有什么嚙嚙的話，就打她一个巴掌！他再也忘不了她那天把柴火用光，而到外边去过礼拜日，这件事情他越想越气，覺得絕不能原諒她，因为这是她为了自己要做殉难聖人而踩在他身上。

一天，中午时分，貝萊站在海港工地上，和爆炸工人在一起。他和爱米尔在倉房里草草吃了几口东西，便跑到这儿来了。他們放弃了午睡，为了来看一次大規模的爆炸岩石，这是趁工人們中午休息，港里沒有人的時間做的。整个工地上都已經沒有人迹，附近的人家都把窗子开着，以免房屋被爆炸时的压力震坏。

火药綫已經点着了，人們都躲在一堆木材背后，一面閑談，一面等待爆炸。“大力士”也在那兒。他常常在左近，老是那样冷淡地觀望，什么也不参加。人家也不去注意他，随他爱怎么就怎么。“躲好，貝萊，”爱米尔說，“快要爆炸了！”

“奥尔遜和史脫侖哪里去了？”忽然有人問起。大家都面面相覷，誰都不知道。

“他們准是在睡午觉，”爱米尔說。“早上他們喝了不少酒呢。”

“他們睡在哪里？”工头叫喊着，从他躲藏的地方跳了出来。人人都有些不吉利的預感，可是誰也不敢說；人人都覺得應該想个办

法，可是誰也不敢動。“啊，耶穌！”裴根達把手掌拍着石壁說。“啊，耶穌！”

這時“大力士”忽然從他躲藏的地方跳出來，沿着工地邊上跑過去，在一塊塊大岩石上跳着走，一雙大木鞋一路响着。“他要去拉掉火藥綫！”裴根達說。“來不及了，怕已經燒了進去！”凡是聽見的人，都覺得這是一個悲哀的哭聲，蕩漾在他們頭頂上。他們都從躲藏的地方探出身來，屏住呼吸遠遠地看着“大力士”。貝萊忽然覺得一股沖動，往前跳了出去，可是立刻給人抓住了后頸。“一個已經夠了！”裴根達說着，把他摔在背后。

此刻“大力士”已經到了目的地。他正在伸出手去拉那火藥綫。忽然間，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他推開，只見他像一個氣球似的，倒栽着身子慢慢地向空中騰起，然後仰跌下來。跟着才聽到滾雷似的爆炸聲，淹沒了一切。

等最後一塊石頭飛落下來之後，大家都奔上前去。只見“大力士”手脚筆直地躺在那兒，安靜地看着天。嘴角邊有一點兒血，耳朵背后有一個窟窿，正在淌出血來。兩個醉漢倒是毫髮無損，他們莫名其妙地站了起來，離爆炸地點沒几步遠。人們把“大力士”抬到倉房里，打發人去請醫生，愛米爾從他的襯衫上撕下一條布，蘸了些酒，給他罨在耳朵背后。

“大力士”睜開眼睛來向四下看着。他的眼光異常敏銳，人人都看得出他活不久了。

“我聞到酒香呢，”他說。“給我一口罷？”愛米爾把酒瓶湊給他，他便一口喝光了。“味道很好，”他從容地說。“我不知多久沒有喝酒了，可是這有什麼好處？窮人應該喝酒，要不然他就是個廢料；做一個窮人可不容易！只有酒才是窮人的安慰；你們看史脫命和奧爾遜——喝醉酒的永遠不會受傷。他們受傷了沒有？”他說着

想抬起头来，史脱命便走到他跟前。“我們在这兒，”他感动得哑着嗓子說。“不过我們宁可两个都炸死，也不情願你遭到这样的事情。我們从前都亏待你了！”他說着伸出了手。

但是“大力士”已伸不起他的手来了；他躺在那兒，睜眼看着茅屋頂上的窟窿。“做一个穷人确是够苦的，”他說，“幸而現在日子已經过完了。不过你們也不用感激我。我怎么能叫你們过苦日子，而把所有的錢归自己呢，这还成个‘大力士’嗎？当然，这个計劃是我的！但是憑我一个人能造起这个工程来嗎？不行，一切都得有錢才干得成。你們是應該拿这些錢的！我‘大力士’也不过做了跟你們一样多的工作量。”他好像很痛楚地抬起手来，做了个表示寬容大量的姿势。

“哦，他自以为是海港工程的工程师呢！”史脱命說。“他神志不清啦。給他用冷卷法治治好不好？”爱米尔便提起水桶去取冷水。“大力士”閉着眼，臉上浮出一絲微笑，好像一个瞎子在听人家說話。“你們懂得吧，”他說，仍然閉着眼，“我們这些人整天辛辛苦苦地干活，可是为什么只能吃到一口冷飯？原来是老爷們整天閑坐着，把我們生产出来的东西全吃了去；等到我們放下工具想吃的时候，已經一点东西都不剩了。他們也把我們的思想都偷了去。甚至，如果我們有一个标致的爱人或者年輕的女兒，他們也要弄到手才罢。即使我們工作到衰老殘廢，他們也不会体恤我們。不过現在这些都革掉了，我們真該高兴，居然能活着看到一切都在变，难道还用等好久嗎？我常常跟媽媽說，坏日子快要过完了，可是她总不信我的話。現在看罢！我現在不是跟医生賺得一样多的錢嗎？我現在不是像他一样，也能讓老婆和女兒穿得齐齐整整，买得起書，买得起鋼琴嗎？你說，做体力劳动不也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嗎？咯命現在已經在学鋼琴了，这是我向来的心願，因为她身子不好，干

不了重活。你們跟我一起到我家里去听听她彈鋼琴罢——她彈得挺好哩！旁人的孩子也是有天才的，就是沒有人注意罢了！”

“天啊，他說些什么！”史脫侖叫嚷着。“他好像在說昏話了。”

貝萊俯身下去，对“大力士”說道：“現在你應該好好的，放安靜些，”然后随手把一塊湿的东西敷在他額角上。他耳朵背后的伤口，血还在不断地迸出来。

“讓他說罢，”奧尔遜說。“他好几个月沒开口了；他今天想要說个痛快。看来他活不了多久了！”

这时“大力士”只是很微弱地翕动着嘴唇。他的生命已經在慢慢地跟着血流走了。“你身上浸湿了嗎，小喀侖？”他喃喃地說。“哦，不要紧，就会干的！現在你一切都称心了，不用抱怨啦。做一个小姐不是很好嗎？你要什么东西尽管告訴我，用不着客气，也不用这样節約。我們已經節約得太久了！你要手套，遮遮你这双磨坏了的手，不錯，不錯，該买一双。不过你也得給我彈个歌兒。彈那支可爱的歌兒：‘在愉快的旅程中走过人間……’这一支歌唱天国的曲子！”

于是他輕輕地哼着那个調子；他不能用头点着打拍子，便用眼睛睜着来代替；他的声音慢慢地清楚起来，人們听得出歌詞了。

好像有什么不可抵抗的东西在逼着大家和他一起唱；也許因为这是一支宗教歌曲吧。貝萊以宏亮的声音領唱；这首歌辞他記得最熟。

大地何等美丽，
天庭何等光荣；
我們經過可爱的人間，
唱着歌兒走向乐园；
这漫長的靈魂的旅程，

又是何等愉快。

“大力士”愈唱愈有勁，好像想压过貝萊。他的一只脚現在也在接着节拍动起来了。他的眼睛还是閉着，头也跟着节拍一左一右地側动，好像一个醉汉，在掙扎着要唱完之后才跌到桌子底下去。帶血的口涎不住地从他嘴角里淌下来。

年去年来，光陰如流，
人生無常，新陈代謝；
但是天国的歌声永不靜止，
灵魂的旅程何等愉快！

“大力士”停住了，头向旁边一歪，大家立刻也都住了嘴。他們坐在稻草上看着他——他最后那些話还像一个噩夢似地停留在大家心上，很古怪地和胜利的頌歌声混在一起。

人人心里都感到死者的無言的控訴，因此在这严肃的一刻兒，他們都咒詛着自己。

“是呀，誰知道我們会落得个什么下場！”一个很搖擺的人沉思地嚼着一根稻草說。

“我再也沒有希望了，”爱米尔垂头喪气地說。“我的情况只有越来越坏。我学会了手艺，等到我滿了师，当上职工，人家就請我滾蛋；我白費了五年光陰，只落得一事無成。不过貝萊，他会有前途的！”

貝萊听了，不覺大吃一惊，抬起头来看着爱米尔，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穷汉想往上爬，有什么好处？他总归要給人家推下来的！”奥尔遜說。“你就看‘大力士’罢；我們誰能赶得上他的本領？不成，老各們决不讓他爬上去！”

“我們自己呢，”史脫倫訥訥地說。“我們願意他爬上去嗎？要

是我們自伙里有人想爬到我們頭上去，我們总是不舒服的！”

“我真不懂，為什麼所有的窮人不團結起來對付那些老爺們，”裴根達說。“我們受的是一樣的苦。要是我們一致行動，不去跟那些迫害我們的人打交道，那麼，馬上就可以看得出，老爺們的財富都是我們窮人大家創造出來的。聽說京城里已經有人在做這種事情了。”

“但是我們這一輩子再也不會齊心一致的了，”一個年老的石工感慨地說。“只要有一位老爺摸摸我們的頭，我們就會狗一樣地爬到他腳下，於是，我們就會出賣自己人。要是我們個個都像‘大力士’一樣，情況也許就大不相同啦。”

於是他們都默不作聲，對死者看着，人人都好像對“大力士”有點歉疚。

“唔，現在可太遲了！”史脫命嘆息了一聲說，接着便向稻草堆里摸出一個酒瓶。

還有幾個人坐在那兒，也許想說些什麼；可是這當兒醫生來了，他們便不做聲，撿起啤酒罐子到外邊去做工。

貝萊默默地收拾起他自己的東西，去找工頭，向他要工資。

“怎麼忽然就要走，”工頭問。“你在這兒干得很好啊。你去做什麼？”

“我只想要我的工錢，”貝萊回答說。此外他還想要什麼，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後來，他就回到自己屋里，把屋子收拾整齊。他的屋簡直像個豬圈，他不懂自己怎麼居然受得了這樣凌亂的環境。同時他也不免打算打算自己的出路。他想，像現在這樣已經潦倒得成為社會的渣滓，倒也心地輕鬆，反正再也跌不下去了；但是，也說不定還會有別的可能性。愛米爾剛才說過一句傻話——他倒底是什麼意思啊？“貝萊，他會有前途的！”哼，愛米爾這個傢伙，他

对别人的穷困了解了多少？他自己已经够受的了。

貝萊走到街上，打算买些牛奶喝，然后再回去睡觉。他感到必须把一些又在脑袋里起鬨的胡思乱想打發掉。

走到街尾，他撞上了那个流动鞋匠索尔特。“到底找到你了！”索尔特嚷道。“我正不知该到哪儿去找你。我要来告诉你，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在这春天里，到农庄上去走走，这生活多好；你要是老耽在这儿，就会潦倒不堪了。好吧，你好好去想过决定罢。我明儿六点鐘上路，不能再迟了！”

那天晚上，在教堂里，索尔特已经和貝萊談过这件事，几次三番地劝他一起走。“为了我，他可以再等两个礼拜的！”貝萊很有把握地想。可是他不想走！到一个个农庄上去討工作！貝萊自以为他的手艺是在作坊里学来的，对这些流动鞋匠实在有点瞧不起。他们像乞丐似地到处流浪，就地找些皮子和蠟线来干活，跟农庄上的工人一起吃。貝萊还很有些手艺匠的傲气，自从当学徒的时候起，他已经养成了一种观念，把索尔特这等人看做是旧时代的一种可憐的残余分子，一种属于农奴时代的人物。

“你会潦倒不堪的！”索尔特对他说过这句话。瑪丽·聶尔蓀对他說的那些隱隱約約的話，也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潦倒又怎样呢？既然他没有别的出路，也许他已经潦倒不堪了！但是现在他只想睡觉，不愿想这些事情。

他喝过牛奶，吃了些面包，便上床了。他听见教堂的鐘声——这时天还没有黑，气候又好，可是貝萊想睡，只想睡觉。他的心沉重得很。

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醒，跳下床来。满屋子阳光，他身上也充满了健康和愉快的感觉。他赶快穿上衣服，还有许多事要做呢！他打开窗子，深深地吸进一口春晓的空气，感到精神抖擞。远望海

面，許多小船正在開進港來，早晨的陽光照在松散的帆上，使它們發亮；每一條船都在划着槳很困難地向前行駛。从上床直到現在，他始終睡得像一段木頭。睡眠就像一個昨天和今天之間的海峽。他吹着口哨，把所有的東西收拾好，打個小包裹，挾在胳膊下，出發上路了。為了看看時間；他向教堂那邊走去。還只有五點多鐘。于是他踏着健步一直走到郊外，興致沖沖地好像走上了幸福之路。

第二十五章

兩個人從樹林里出來，穿過大路。一個是身材矮小的駝子，背上用皮帶縛住一只鞋匠用的矮凳，凳邊剛剛貼在他的駝峰上，因此在中間墊了一個小枕頭，免得背脊給矮凳擦痛。另外一個是精壯堅實的小伙子，稍稍嫌瘦一些，但很健康，血色也很旺。他背着一大堆鞋楦頭，前胸挂着一只小木箱，這樣維持了前后的平衡。那木箱里頭，從它發出來的聲音聽起來，准知道是裝着鞋匠的工具。走到一個小斜坡旁邊，他們放下了負荷的東西，又把矮凳從駝背上解了下來，兩人便躺在草地上，仰望著青天。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鳥兒正在逍遙自得地飛來飛去，唧唧啾啾，牛都在咀嚼帶露水的苜蓿，它們一路吃過去，草地上留下了好幾道很長的痕迹。

“那你怎么还老是很高兴的呢？”貝萊問。原來索爾特剛才給他講過自己兒童時代的悲慘的歷史。

“是啊，你瞧，我也常常自己怪自己，把事情看得那麼容易，但是，我實在不覺得有什麼事可傷心的，那又有什麼辦法？我要是深入考慮一件事情，我總會發現一些值得使我高興的，譬如說，現在我和你在一起。你年紀輕輕，身子堅實，無論我們走到哪里，姑娘

們总是很欢迎的，我就觉得她們的快乐都是我的功劳！”

“你这些見識到底是从哪兒得到的？”貝萊問。

“你觉得我懂的事情很多嗎？”索尔特得意地笑着說。“我到过的地方多，看見过的人家也不少，各色各样的全不相同。有些人家夫妻很恩爱，有些人家夫妻之間就像冤家对头。我接触过各色各样的人，因而知道了許多事情，因为我跟別人不一样，所以有許多姑娘都肯把她們的心事告訴我。到了冬天，闲着沒事，我就独自坐着，想起这种种事情。也想想聖經上的事情，聖經是一本好書，你可以从这里得到許多智慧。讀过聖經，你就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有一天你能懂得天下一切事情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那你就算能够运用你的聪明了。如果你能把一切事情都看到底，你就会發現它們全都归結到一个方向，就是上帝！的确，天下一切事情都是从上帝那兒来的，所以也总得回到上帝那兒去。一切都是由他支配的，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会永远很快活了。最好是能跟着一切事情的發展，一路看过去，从它們相反的地方看起，总能看到它們最后必定还会集合在上帝身上！但是我的能力还看不到这些。”

“我們該上路啦。”貝萊伸个懶腰，坐起来想走。

“为什么？这里很舒服。我們要做的事情，尽有時間去做呢。就算有一双靴子，我們倆来不及做，那也沒有什么大不了，总有別人会做的！”

于是貝萊又躺下来，把帽子拉下，遮到眼睛，他本来也并非急于要走。到現在为止，他已經和索尔特一起流浪了將近一个月，在路上走的时候，几乎跟坐着工作的时候一样多。索尔特在一个地方耽过几天，就再也耽不下去，一定要走了！他最喜欢树林和草地，能在那里消磨上半天工夫。对于这种露天的悠閑生活，貝萊也很

有些兴趣，因为在这里，他可以回味兒童时代的一切。他也能躺上几小时，嘴里嚼着一根草莖，像一个养病的人似地耐心看着太陽和風的运行。

“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講道？”他忽然問，还从帽子底下調皮地对索尔特斜了一眼。

“为什么要我給你講道？难道我是个宗教家嗎？其实你自己也是个宗教家；凡是快活的，知足的人，都是宗教家。”

“我可并不知足，差得远呢！”貝萊反駁說，于是他把手脚叉起在空中，身子打着滾。“可是你，我不懂你为什么不組織一个布道会；你口才很好啊。”

“唔，要是我長得跟你一样，我准就試一試了。無奈我是个駝子！”

“这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想追求女人！”

“当然不是，不过要是沒有女人，也成不了事；要知道，都是女人把男人和孩子引得来参加集会的。說来也真是奇怪，女人向来对上帝沒有兴趣，可偏偏是她們能帶人来开会。她們沒有能力看出事情內在的意义，她們專憑外表来挑选，她們把一切东西都看做是她們的裝飾品，甚至男人和上帝也是給她們利用的东西！”

貝萊默然不动地躺了一会兒，回想着过去的种种遭遇。“但是瑪丽·聶尔森却不是这样的，”他沉思似地說。“她情願把自己的襯衫都送給人家，不要一点报答。我待她却很坏，我走的时候也沒有去跟她說一声再見！”

“那么等我們回到城里去之后，你去看看她，道个歉。你們兩個沒有爱情关系嗎？”

“我早告訴过你，她待我像个孩子一样。”

索尔特沉默了一会。

“要是你肯帮我，我們就可以組織一个布道会！我看得出来，只要你肯，你对她們会有影响的，例如柳树农庄上的那个姑娘。我們可能号召到好几千人。”

貝萊不答話，他正在回想着他和索尔特前几天到过的那个柳树农庄。現在他仿佛又在那間又冷又潮湿的房里。在一張很大的床上，躺着一个姑娘，她那蒼白的臉几乎看都看不見。她正在把細瘦的手挽着她的長辮子，一味地看他。在他背后，不知什么人把房門給輕輕地关上了。“真是古怪的想法，”他長嘆了一声說。“要見一个她从来沒有看見过的人。現在我一想起来还要哭呢。”

“她爹娘告訴她，說我們到了庄上，还問她要不要我去念些上帝的話給她听。可是她却想要見你。那父亲生气了，不答应。‘她从来沒有想过年輕小伙子，’他說，‘她應該保全貞潔，將來才能走上天使的宝座。’我就說，‘你难道真相信上帝很看重你所說的貞潔嗎，奧萊·瓊生，我看不如讓他們倆在一起罢，要是他們能得到快樂的話。’于是我們給你关了門——后来的事情怎么样啊？”索尔特轉过臉来問貝萊。

“你想，”貝萊不很愉快地說，“她躺在那兒看着我，好像在想，‘原来他是这个样子，潦倒得这个地步嗎？’从她的眼光里，我看得出你已經跟她講起过我，我的一切丑事她都知道了。”

索尔特点点头。

“后来她伸出手来給我。她簡直已經很像一个上帝座下的天使了，我想，但是像她这样年輕就去做天使，也真是可憐。于是我走到她身边去拉住她的手。”

“后来呢？”索尔特更接近了貝萊問。他的眼睛盯着貝萊的嘴唇等回答。

“于是她对我噙起了嘴唇。那时我簡直忘記了自己是个什么

家伙，我就亲了她一个嘴！”

“她跟你怎麼說，一句話都沒有嗎？”

“沒有。她光是看着我，那眼光簡直叫我猜不懂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就不知道底下應該怎樣才好，我就跑出來了。”

“你不怕她會把死過給你嗎？”

“不，我怎麼會怕？我想也沒有想到這件事。但是像她那樣天真的人，也決不會有這種想法的！”

他們兩人都沉默了一會。“你身上有一股能征服一切女人的東西！”終於是索爾特先開口。“只要你肯幫助我，我來組織一個布道會。”

貝萊懶洋洋地打個呵欠，他無意於創造一種新的宗教。“不，我現在只想出去見見世面，”他說。“外邊一定有許多地方，人們已經在對付有錢人了，我就是想到這種地方去！”

“一個人要靠魔鬼的幫助，一輩子也做不出好事情來。你還是耽在這裡好！在這裡，你什麼都熟悉些……如果我們合作……”

“不，在這裡，一個窮人不會有什麼出息的。我要是再在這裡耽下去，就會又陷到泥淖里去的。我要爭取我的一份，你知道，即使要我杀掉一個吸血鬼才能得到，我也干！……反正不是什麼滔天大罪！現在我們該動身了吧？我們在南区這一帶農莊上差不多走了個把月了。你常常答應我一起到荒地裡去。我已經好幾個月沒得到爸爸拉賽和喀爾娜的消息了。事情不稱心的時候，我總是好像完全忘記了他們。”

索爾特立刻就站起來。“好！原來你除了杀掉吸血鬼之外，還在想別的事情呢！那麼，到石南農莊有多遠？”

“足有八公里路。”

“那麼我們立刻就去，反正我今天不想工作了。”

他們把东西背上，高高兴兴地一边談天一边赶路。索尔特替貝萊布置到了那边之后的計劃。“我先进去，問有沒有旧靴子或馬具要修补的；等我們談到一半的时候，你才进来。”

貝萊高兴得笑起来。“我来給你背这个矮凳罢？我可以把它和別的东西綁在一起，毫不費事。”

“你自己够累的了，还要給我費力嗎？”索尔特笑着說。“要是这样，你連褲子都得脫下来了。”

他們談得倦了，便一声不响地向前走。貝萊呼吸着新鮮空气，無牽無挂地大踏步走在前面。他觉得身上洋溢着精力，充滿了幸福。他什么事也不想，只想到他快要回到父亲家里去这件事，不自觉地感到高兴。他时常得放慢脚步，讓索尔特不至于落后得太远。

“你現在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忽然問。当他不做声的时候，索尔特总好像在想些什么，这使他觉得很奇怪。誰也猜不出他下一个念头会轉到哪兒去。

“你这話問得像小孩子！”索尔特笑着說。“小孩子总想知道別人肚子里是怎么个样子的。”

“那么你就告訴我罢。”貝萊說。

“我在想到人生。現在，你走在我身边，身子又坚实，又有胜利的把握，跟年輕的大衛一样。可是一个月以前，你还是个社会的渣滓呢！”

“是啊，这真古怪，”貝萊說过便沉思起来。

“可是你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的？如果你自己不想掉下去，你不至于这样潦倒！”

“实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告訴你，就像有人在你头上打了一下；于是你就乱奔乱跑，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等到你一朝搞到那个地步，觉得这倒也不坏。你工作，喝酒，把酒瓶子乱打

人——”

“你倒說得很滿意似的，這是你沒有看到事情的真相！我看見過許多人搞垮到一場糊塗；一個窮人只要稍稍走歪一步，他就會潦倒下去，不過他還自以為是個好漢呢。但是你总算运气，逃过了这一关！不过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你心里不悔恨，倒反那么高高兴兴的？”

“我們如果覺得悔恨，馬上就喝酒，”貝萊很有經驗似的說。“酒立刻就把什么都趕掉了。”

“這樣說來，酒也有它的好處，它幫助一個窮人度過困難！”

“你是不是真相信千福年的時代就會到來？那個人人都能過好日子的時代，不論窮的苦的？”

索爾特點點頭，說道：“這是上帝答應過的，我們應該相信他的話。京城里已經有人在做這種準備了，不過到底是不是真的千福年，那我可不知道。”

他們一路走過去，愈走愈荒野，石頭也愈來愈多。兩旁都是長着矮樹叢莽的崖壁，矗起在田野四周。他們的前面，遠望一片青色的岡巒，那就是荒地或沼澤地的景色。“這次到過家之後，我就打算出門了；我要過海去看看，他們在那邊到底要干些什麼，”貝萊說。

“我也沒有權利留住你，”索爾特立刻回答說，“不過從此我就只好一個人孤另另的流浪了。我會覺得好像丟失了一個兒子。不過你當然有許多別的事情要動腦筋，不會想到一個可憐的駝子了！廣大的世界盡你去闖，有一天你造好了你的窩，你就再也不會想到渺小的索爾特了！”

“我准會想念你的，”貝萊回答說。“等我的景況搞好了以後，我會回來找你——情況不好絕不來找你。我爸爸一定會反對我這

次出門的打算，他只巴望我在家里接手搞那个石南农庄；但是我想你准是支持我的，不是嗎？我不想做一个农民。”

“我准定支持你。”

“你看！这地方尽是石头，石头縫里尽是些石南草和荆棘！四年前的石南农庄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它已經变成一塊相当好的地产了。这都是他們两个的成就，一点沒有别人的帮助。”

“原来你是好材料造出来的，所以你也那么了不得，”索尔特說。“不过那边山上那个家伙是誰呀？背了一个大口袋，搖搖摆摆的，每走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似的。”

“那，那就是我爸爸拉賽啊！哈罗！爸爸！”貝萊揮着帽子喊。

拉賽蹣跚地向他們走过来；放下了他的口袋，看也沒看他們一眼，便伸出手来。

“剛巧碰到，”貝萊很高兴地說，“我們正要去看你！”

“那就不用多麻煩了！你們还是保重这两条腿罢！”拉賽消沉地說。

貝萊呆呆地看着他。

“怎么？你們要搬了嗎？”

“是啊，我們要搬家了！”拉賽笑着——一陣凄慘的笑。“唔！一点也不錯，我們各人搬到各人的地方去了。喀尔娜已經到了無憂無慮的地方，现在只剩下我拉賽光身一个！”他把脚踢踢他的口袋，掉轉头，眼睛盯着地上。

貝萊登时臉無人色。他惊慌地看着他父亲，嘴唇不住地顫动，一句話都說不出来。

“想不到我还能在这塊沒出息的野地里碰到我的兒子！我一徑在找你，打听你的消息！可是沒有人知道你到哪兒去了。‘你自己的血肉已經丢掉了你，’我想，可是我对喀尔娜只好說你在生病。她

臨去的時候還想見你一面。你得告訴他我在怀念他，她說，願上帝保佑他。她念你比許多人家的母親還多呢！可是你給她的報答太壞了。你好久不到我們那里去。”

貝萊還是一聲不響，搖搖晃晃地站着，每一句話都好像打了他一棍子。

“你別責備他太凶！”索爾特說。“這不是他的錯，他真害過病！”

“哦，原來你也倒了霉嗎？那麼我就不該怪你了。”拉賽拂拭着他兒子的袖子，這愛撫使貝萊掉下眼淚來。“痛痛快快哭一場罷，孩子，這樣心里會好過些。我的眼淚老早已經哭干了。我要看看到底我要苦到幾時；你知道，這種日子是難受的。好幾夜，我坐在喀爾娜身邊，一點辦法都想不出來。我也不能離開她去找錢，我們一下子全都弄得一塌糊塗。我差一點要咒罵你。你是應該想到我們的人，你應該常常給我們通通消息。可是，現在，什么都完了！”

“你現在是不是打算離開石南農莊，爸爸？”貝萊靜靜地問。

“人家把它收回去了，”拉賽悲哀地說。“為了這一切困難，我就付不出最後一期款子，人家不肯再等下去了。為了特別照顧我，他們答應我住到喀爾娜咽氣落葬。誰都看得出，反正是不多幾天的事。”

“如果只是一筆利息，”索爾特說，“我還有百把個克郎，攢着過老年用的。”

“現在已經太遲了；那塊地已經給別人領去。就算還來得及，沒有喀爾娜我又能干得了什麼事？我已經不中用了！”

“我們一起走，爸爸！”貝萊昂起頭說。

“不，現在我除了墓地之外，什麼地方也不去了。我的地給人家收了去，喀爾娜辛辛苦苦地做到死，我自己的精力也全都用完了，……可是人家把我的地收了回去！”

“憑我的工作來养活我們兩個，包你舒舒服服的养老！”貝萊滿有信心地望着遠處說。

可是拉賽搖搖頭。“不，我不能攔下事情不管——我不能不顧一切，站起身就走。”

“我主張大家到城里去，”索爾特說。“走到那教堂邊，總可以找到一個車送我們進城。”

於是大家收拾起東西，動身上路。拉賽走在後面，一路自言自語，還不時出聲哭泣。貝萊便默默地回頭看着他，拉着他的手。

“天下竟沒有一個人肯幫助我們，給我們出些好主意。相反的，只要他們能因此撈到幾個錢，他們倒高興看我們倒霉送命呢。甚至連做官的也不幫助窮人。窮人就是為了讓他們剝削、讓他們打劫而存在的。他們哪兒顧到我們的困難，我們的不幸！他們只會收稅，收利息！我恨不得把這批傢伙全都扼死！”

他又繼續嘮叨了一陣，愈說愈傷心，最後竟像一個孩子似地嚎啕大哭了。

第二十六章

在離城很遠的郊区，索爾特有一座小房子，於是他們就住在索爾特家里。這矮小的流動鞋匠不知怎樣才能使他們父子倆高興起來。拉賽總是喪魂落魄的，消沉得很。他整天坐立不安，時常哭泣；身子愈來愈衰弱，把湯匙送到口邊總要潑出許多。如果他們讓他做些事情分分心，他總是固執不肯。

“現在我們得想法子把你的東西去取來，”貝萊和索爾特都說過好幾次。“把你的家具都送給公家，這是沒有理由的。”

但是拉賽不願意他們去搬取家具。“他們既然把我搶得精光；這些東西也給了他們罷，”他說。“我不想再回到那兒去，討人家的情。”

“可是這樣你會成個窮光蛋的啊！”索爾特說。

“我已經是個窮光蛋，讓他們稱心罷。不過总有一天我要跟他們算賬！”

於是貝萊設法弄到一輛車，自己趕着去取家具。還有滿滿一車可以裝回來呢。他在閣樓上找到了母親彭姐的那只綠箱子，里面滿是綫團。他好幾年沒想起母親了，如今又看見這件東西，倒覺得很新奇的。“拿去做我的旅行箱罷，”他想着，就裝進在車里。

他趕着車回來的時候，拉賽正站在門口。

“你看，我給你統統都搬來了，爸爸！”他壯健地揮响着馬鞭子說。但是拉賽一聲不响，走了進去。他們卸完車上的東西，進屋里去找他，看見他躺在床上，臉對着牆，一句話都沒有。

貝萊把石南農庄上的各種消息講給他聽，讓他稍稍高興起來。“現在教區里已經把石南農庄賣給小山農庄的庄主了，作價五千克郎，人家說他買着了便宜貨，因為那農庄已經大了一倍了。他打算自己搬過去住，把小山農庄交給他的兒子。”

拉賽稍稍回轉頭來。“是啊，現在地里能長出些東西來了。現在它值到幾千克郎，給大庄主占去了，”他苦痛地說。“可是這塊地是吃飽了肥料的。喀爾娜在這塊地上做到死，剩下我一個……我們這一對配搭得多好啊！她的一千克郎也花在這塊地上了……現在我只落得個窮光蛋。我們把什麼東西都投入了這塊草木不生的石頭地上，它因此才能變成一塊肥壯的好地。于是大庄主來買了去，還要搬過去住在那裡。我們窮鬼就是給他鋪路的！否則，我們還有什麼用處？為這件事情生氣，也真是太傻了！不過，我多麼愛那

塊地啊！”拉賽忽然又哭了。

“好了！現在你該想想開，自己寬寬心，”索爾特說。“窮人的苦日子快要過完了。在將來的時代里，誰都不用拚死命為別人工作，誰下的種，就是誰的收穫。你吃了什麼虧啊？你是站在有利的一邊啊，因為人家欠了你幾千克郎。要是你欠了人家的，這才更糟呢！”

“我活不到你說的那個時代了，”拉賽撐起着胳膊肘說。

“你我也許都活不到，因為朝聖的人都得死在沙漠里！但是正因為這樣，我們窮人才是上帝的選民。至於貝萊，他准能見得到上帝應許的福地。”

“現在你應該來看看我們怎樣布置的，爸爸，”貝萊說。

拉賽衰弱地站起來，跟他們進去。他們已經把拉賽的東西布置在索爾特的一個空房間里，看來倒很舒服。

“我們打算你就住在這裡，等貝萊在那邊找到好工作，”索爾特說。“不，你不用謝我！我很高興有你在一起做伴，你遲早會明白的。”

“仁慈的上帝會報答你的，”拉賽聲音抖瑟瑟地說。“我們窮人除了上帝就沒有可以依靠的了。”

貝萊實在覺得不能再耽下去，想走的心愈加強烈了。“如果你能在我幫你工作賺來的錢里头給我一些做路費，”他對索爾特說，“那麼我今晚就走。”

索爾特給了他三十克郎。

“這是我們賺來的半數呢，我不該拿這麼多。”貝萊說。“你是老板，工具材料，什麼都是你的。”

“我不要再靠別人的手過活，光靠自己的，”索爾特說着，把錢硬塞給貝萊。“難道你可以就这么動身嗎？”

“这样的话，我的钱就不少了，”贝莱高兴地说。“我从来没有一下子拿到过这么多的钱！这些钱足够买许多衣服呢。”

“可是你千万别动用这笔钱！花五克郎做路费就足够了；余下的钱都得省着，这样你才能放心去碰运气！”

“我到了哥本哈根马上就可以挣许多钱的！”

“他永远是个没计算的孩子，”拉赛忧心似地说。“从前他进城来学手艺的时候，身边有五个克郎；这钱到底怎么用掉的，他从来说不清楚！”

索尔特哈哈大笑。

“那么我就这样走了！”贝莱毅然决然地说。

但是这样，他们也还不放他走。他们还像两只嘀嘀咕咕的老母鸡那样向他叮嘱个不休。

襯衫他倒并不缺少，因为拉赛刚想到他自己该帮助他些什么。喀尔娜照顾得他很好，他可以分出一件襯衫来给贝莱。“不过恐怕太短了，你长得这么高。现在不比从前你离开岩石农庄的时候，那时我的襯衫还得打个褶才合你穿呢。”

他脚上的鞋子可不甚妙。一个能够独立工作的鞋匠，脚上却穿了他这样一双鞋子，是很糟的。于是索尔特和贝莱合作，赶做起一双漂亮的鞋子来。“我们该慢慢地做，”索尔特说。“你想，这双鞋一定要经得起京城里的评判才行！”可是贝莱心很急，只想赶紧就做好。

现在剩下的问题只有一套新外衣了。“那么去除一套现成的罢，”索尔特说。“拉赛和我总还够得上做一套衣服的抵押品。”

贝莱和拉赛在动身以前想去看一次杜爱。他们是故意挑傍晚的时间去看他的，因为这个时候可以有把握见到他本人。他们父子俩都不很喜欢亚娜。他们走近杜爱门口，看见一个衣服华丽的

老紳士打前門進去。

“這就是法官，”貝萊說，“是他幫他們興的家。這樣看來，杜愛准是趕馬出去了，我們進去不會受歡迎的。”

“他們是這樣個情形嗎？”拉賽呆立着說。“我倒很可憐杜愛，他要是一旦知道這情形，他准會覺得他為了他的自立付出的價錢太貴了。是啊，是啊；誰要是想興隆得意，這價錢可不容易付啊！但願你在那邊能搞得稱心如意，孩子！”

這時他們已走到教堂門口。那里停着一輛大車，裝滿了綠樹；兩個工人正在把它們搬進武器室^①去。

“這裡做什麼喜慶啊？”貝萊問。

“明天有人結婚，”一個工役回答。“雜貨鋪老板拉烏的女兒嫁給那個神氣活現的吹牛朋友，人家都叫他喀爾生。他也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窮漢。但是你說他還會理睬我們嗎？爛泥得勢之後，馬上就忘記了自己的出身！現在他已經是鋪子裡的一個股東了！”

“我倒要去參加這婚禮呢，”拉賽一邊興奮地說，一邊和貝萊往前走。“有一個本家交了好運，去看看也會高興。”

貝萊覺得這句話裡大有譴責他的意味，可是他並不開口。

“我們要不要去看看新造的海港？”他說。

“不，現在太陽已在落山，我該回去睡了。我年紀大了，不過，你儘管去罷，我自己會回去的。”

貝萊便一人踱去，但隨後就折向北走，他打算去和瑪麗·聶爾蓀告別。他覺得應該去和她說句好話，報答報答她對他的盛情。此外，他以為她也應該有機會看看他身上穿着體面的衣服。瑪麗剛下了工回來，正在做晚飯。

^① 丹麥教堂門內的一間小室，古時為進入教堂者存置武器之用。

“啊，貝萊，是你嗎？”她很高興地說，“多漂亮，你簡直像一位王爺了！”她堅邀貝萊吃晚飯。

“我是專誠來謝謝你的好心，順便給你辭行。明兒我就要上哥本哈根去了。”

她很關切地看着他。“那麼你一定很得意啦！”

貝萊便把和她分手之後的一切情況告訴她。他坐在那兒，很感恩似地看着她的寒儉而干淨的房間，那只床很純潔地靠着板壁，鋪着一幅雪白的被單。她身上那種肥皂香味、那種清楚干淨，和她的鮮艷貞靜的品質，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就在這裡，她把從潦倒窮途中收留下來，她給他洗滌骯髒衣服的時候，也毫不吝惜她這張雪白的床。他到了京城里之後，一定要照個相片寄來給她。

“你現在的生活怎麼樣？”他體貼地問。

“跟你上次看見我的時候一樣，不過更孤單了一些。”她莊重地回答。

過一會兒，他說該走了。“再見，願你事事稱心如意！”他握着她的手說。“多多感謝你待我的好心！”

她一聲不響地站在他跟前，似笑不笑地看着他。“啊，別这么快就走，我到底也是一個有感情的人啊！”她突然說，並且熱烈地擁抱着他。

第二天便是貝萊的偉大的日子！他和太陽同時起來，人家還沒有起床，他早已裝好了那只綠箱子，于是他只好閑着，不知做什么才好，興奮得坐立不安。他很少開口，眼睛里充滿了光明的美夢。隨後他和拉賽一起把箱子抬到輪船上，下午就可以輕鬆些，空手到各處去走動走動。此後他們便到教堂里去參加亞爾弗萊的婚禮。貝萊心里實在不想去，因為他自己的事情已經够忙的了，再

說他對亞爾弗萊的事情也并不起勁。但是拉賽堅決要他同去。

太陽高高地掛在天空，晒着曲曲彎彎的巷子，木柵欄上的柏油都溶化了，陰溝里蒸發出臭氣。離港口不遠，有人在敲鼓，通告鯊魚市場里開始拍賣。人們川流不息地走進教堂里去，一路談論着那個爬得這麼高的幸運兒亞爾弗萊。

教堂里裝飾得非常華麗，擠滿了人。台上大風琴旁邊站着八個穿白衣的少女，她們是唱“美滿姻緣”的歌隊。拉賽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結婚儀式。“我覺得很榮幸呢！”他說。

“他是膿包！”貝萊說。“他光為了自己體面才娶她的。”

這時新郎新娘走到了聖壇面前。“亞爾弗萊頭上塗得多么亮啊！”拉賽輕輕地說。“看上去倒很像一個剛舐過的小牛的头呢！新娘倒很標致。不過她頭上為什麼沒有戴上閨女花冠，沒有什麼道理罷？”

“有道理，她生過一個孩子了，”貝萊輕輕地說。“要不然他再也討她不到手！”

“喔，原來這樣！不過他也很厲害，能搞到這麼一個財主的女兒。”

於是那些少女開始唱歌，好像一群從天上来証婚的天使。

“我們擠到前面去，好跟他們道喜，”拉賽說着，想從人叢中擠上去，但是貝萊把他拉了回來。

“恐怕他今天不認識我們了，怎麼，卡萊叔叔也在这里。”

卡萊給擠在最後一排椅子旁邊，只有在那里等眾人走完才能離開。“是呀，我很着急地要來參加這個好日子，”他說，“我還想把媽媽也帶得來，可是她說她的衣服不夠體面。”卡萊穿着一套新的灰色麻毛布外衣；他已經老得個子愈矮小，背也愈駝了。

“你為什麼站在這個角落里，什麼也看不見？你是新郎的爸

爸，應該坐在第一排呀，”拉賽說。

“我在那邊坐過了，你沒有看見我坐在拉烏老板身邊嗎？我們還合用一本聖詩呢。我是給大伙兒擠到這兒來的。現在我該去和他們一起吃喜酒了，他們再三地邀过我，不過我不知道……”他說到這里，對自己身上看了一眼，沉吟了一下，忽然像他平時那樣滿不在乎地笑起來。“哎，我干嗎在這里盡說謊話，人家也不會相信！不，皇宮里不是豬去的地方！我身上會發出臭氣來，你知道！像我們這種窮人再也出不了香汗！”

“咳！他連自己的老子都不認識了！該死的東西！跟我們一起走罷，免得餓着肚子回去！”拉賽說。

“不，我已經吃得太飽了，烤肉，酒，糕餅，這會兒一點也吃不進去。現在我得回家去把這些榮耀的事情講給他媽媽聽。我還得走二十公里呢。”

“你是走來的，來回就是四十公里！像你這年紀可太累了！”

“我的確打算在這里過夜。可是沒想到……哦，我到底是個貓頭鷹！兒女哪能爬到那麼高——連自己的老子都不認了！亞娜如今也在走上發財的路……我不知道我還認不認識我自己！哼！你看，我卡萊·喀爾生也算是大戶人家了！好吧，再見！”

他疲乏地一步步走回家去，在失望之余，顯得怪可憐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像這樣可憐，”拉賽看着他的背影說，“他准是受了很嚴重的打擊啊！”

傍晚，他們一起穿過城，去上輪船。貝萊跨着大步子，一種很異樣的莊重之感使他緘默無聲。拉賽蹣跚地走在他身旁，連背脊都挺不直了。他的情緒很憂郁。“你不會忘記你的老父親嗎？”他幾次三番地問。

“這個你不用耽心，”索爾特說。貝萊全沒有聽到，他的思想已

經旅行到很远的地方了。青色的炊烟一陣一陣地被風压下来，迷漫在小巷里。老年人都坐在門口的阶沿上，閑談当天的新聞。夕陽照在他們的眼鏡上，好像枯皺的臉上睜着一双又圓又大的火紅的眼睛。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片和平的寂靜，但是幽暗的小巷里还有些永远平息不下来的沉悶的声响，好像一头牲畜翻来滾去地睡不熟。这声响有时忽然轉为一声叫喊，或者孩子的啼哭，随后又重新輕輕地响着，好像是很沉重很疲累的嘆息。这种使人毛髮悚然的嘆息声，貝萊是听慣了的。它常常是从穷人的床鋪上發出来的，这是集合在惡夢中的穷愁苦嘆。但是这一个使人的生命在默默無聞中随着血汗一道流尽的穷苦世界，貝萊快要远远地离开了，在他的思想里，这个世界正在像挽歌一般的消失；于是他远望着大街尽处的紅光輝耀的海面。現在他要到广大的世界上去了！

瘋子安克尔站在門口高台阶頂上。“再会啦！”貝萊对他喊，可是安克尔听不懂。他还是抬头对着天說他的瘋話。

貝萊对他从前的作坊看了最后的一眼。“我曾經在这里耽过很久呢！”他想；于是他又想起了少師傅。姚尔根老爹站在他的窗前，正在和屋里窗檻上坐着的小姚尔根玩耍。“嚟，嚟！小东西！”他那个尖嗓子喊着，接着便躲到一边，随即又探头探腦的露出头来。那年輕的妻子扶着孩子，臉上紅紅地显出做母亲的喜悅。

“你一定要給我們通通消息呀，”貝萊靠在輪船的攔杆边站着，拉賽还在再三叮囑。“別忘了你的老父亲啊！”在極度的痛苦中，他簡直不知怎么才好。

“我一有事情馬上就写信給你，”貝萊說，其实這話已經說过一二十遍了。“千万不要伤心！”他很有胜利把握似地笑着，看着下面碼頭上的老人。此后他們就一声不响地大家站着呆看。

輪船終於开动了。

“再会啊，自己保重啊！”輪船掉头的时候，貝萊最后又喊了一声；他不断揮动着帽子，直到看不见他父亲为止。然后，他走到船头去坐在一堆纜索上。

过去的一切，他一霎时都忘記了。他只望着前面，好像广大的世界就要在船头上涌現出来。他心里完全没有想到將来的事，也不想一想他今后該怎么办。

他只是怀着满心的希望！